

此恨绵绵

第一章 两面神城

当时间开辟一条新的道路、一道新的褶皱出现在地面上的时候，那些原有的道路就象脸上的旧皱纹一样，失去昔日的轮廓。历史在各国之间铺下的条条道路都经历过千奇百怪的变化。有些道路以其清新、宽阔、熙熙攘攘、喧哗鼎沸而令人吃惊；另一些道路虽然还能长久地维持着威严气派，却日渐萧索而归于沉寂。荒草从石板的缝隙中钻了出来，而野树以它旺盛的生命力终于刺破了石板。在这些道路上栖息的飞禽走兽早已忘记了这里曾经走过车辆，有过行旅。原来打算维持几百年的道路还象早先那样坚固，可是却无人问津了。

处在历史的大道上的那些城市保留着这些变迁的痕迹。一些城市衰落了，另一些城市却热闹喧腾。有的城市吞噬了郊区，把街道远远地延伸到昔日的哨所、拒马、寨墙之外，而另一些城市却在自己荒废了的通衢大道上接纳了邻近的树林和原野的种子。城市废弃的教堂被树丛包围起来了，钟都蒙上了尘埃，钟壁和钟锤之间挂满了蛛网，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城市的名字都是有来历的。所以，生育了禀赋超群，而又因才遭嫉的帕格尼尼的那座城市叫做热那亚，也绝非偶然。中世纪时，这座城市叫做 Janua。在拉丁语里，janua 的意思是“门户”。它不仅指安装在合页上、可以开关的门扇，而且指把一个人封闭的居处同无垠的宇宙隔开的门槛和出口。所以，janua 不仅是门户，它还是通向新的一天的出口，是从昨天走向明天的门槛；它是凝视着未来，同时又回顾过去的目光。Janua 还是罗马传说中保护家室的门槛和城市入口的一位神灵，它是一个对称形的怪物，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划出一条界限，而使现在变得比蛛丝还要纤细。

这个罗马的神灵表现为一个具有两张面孔的生物。一张脸向前看，一张脸向后看，虽然这两张面孔不过是同一个头颅的两个部分。

每年的第一个月叫做 January，即来源于这个神灵的名字。它立足于旧的一年的最后时刻，那时在隆冬的严寒和呼啸的风雪里已经可以听到日益临近的春天的声音。

地中海地区围成一个巨大的椭圆形，在古代这里是一顶由许多象宝石般珍贵的城市组成的皇冠。在遥远的西方，在赫刺克勒斯石柱 的外面是一望无

指直布罗陀海峡两岸对峙的西座峭壁，今名直布罗陀和休达。神话说，赫刺克勒斯穿起整个欧罗巴和利比亚（阿非利加），建立这两座石柱以纪念他的漫游。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所加。另译大西洋神岛。传说大西洋上曾有过一座大岛，因岛上居民桀骜不驯，宙斯下令将此岛沉入大洋。从前西欧对地中海东岸地区的总称，大体相当于现在的近东。一首舞曲，也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人民革命歌曲，产生于 1792 年。约翰·罗（1671—1729）英国经济学家和财政金融家，曾任法国财政大臣，滥发银行券。可能有误。1798 年被法军俘虏的是庇护六世。辅币，百份之一里拉。阿斯特赖亚是希腊神话中正义女神狄刻的别名，同奥地利谐音。塔蒂尼（1692—1770），意大利杰出的小提琴家、作曲家及音乐理论家。五分的铜币。温塔是 20 人组成的烧炭党基层组织。巴拉卡意为小茅屋，指烧炭党人秘密接头的地方。福莱斯塔意为森林，也指有温塔活动的地区。十七、十八世纪时，意大利的教堂和剧院中以被阉过的男子来充任女子的声部。意大利辅币，等于二十分之一里拉。五世纪的匈奴帝国国王，曾攻掠高卢，侵入意大利，致使西罗马乞和。科列里（1653—1713），意大利杰出的小提琴家、作曲家、指挥及教育家。意大利小提琴学派的创始人。维瓦尔第（1678-1741），意大利杰出的作曲家、小提琴家及教育家。小提琴演奏的“伦巴第风格”的奠基人。浦尼亚尼（1731—1798），意大利小提琴家、作曲家及教育家。十八世纪意大利古典小提琴学派最后一个卓越的代表人物。维奥蒂

涯的大西洋。希腊人古代的航海书籍上讲到腓尼基人在赫刺克勒斯石柱以西的航行，讲到伊阿宋为觅取金羊毛的远征。柏拉图在《蒂迈欧篇》和《克里提阿斯篇》里讲到在赫刺克勒斯石柱以西的地方曾经有过一条通向阿特兰蒂达的道路。阿特兰蒂达后来沉入海底。古代部落幸存的子孙在当今的世界上还可以见到。正象阿基米得讲到沙粒一样，柏拉图谈到了古代的世界，讲述了古代世界的混灭和新世界的出现。远古人类的成就以赫刺克勒斯石柱而告终。向东方，向太阳升起的地方，向东方地区开辟道路的勇敢的航海人所取

得的成就则远远超过了向西方航行的人。寻找印度的黄金的人和渴望见识一下耶路撒冷的长明灯的人都一心向往着东方。于是，在这些世纪里热那亚就成了地中海地区城市皇冠中的皇冠，成了打开大地门户的钥匙。

热那亚出现了一个人物，他试图关上旧世界的大门，而打开通向新大陆的出口。这个人就是哥伦布。

当美洲的黄金充斥了欧洲，新印度排挤了东方的旧印度时，把欧洲通过热那亚这个门户带向古老的东方的宽阔大道就冷落萧条了。

十四世纪时，热那亚就丢掉了塞浦路斯岛。再过了四个世纪，热那亚又失去了科西嘉岛。科西嘉是热那亚的一个岛屿，被法国人占据了。而现在科西嘉的一名军官正从北面进攻意大利。波拿巴和马塞纳在向热那亚进军。热那亚力图保卫自己的自由。在波拿巴活动的那些日子里，热那亚共和国还在选举自己的执政官，在他治下还有十二个府和八个省。热那亚的贵族通过元老院管理着城市，而富裕的市民和贵族组成有三百人的市议政院……

第二章 来到人世

在连接两条街的一条小巷道里，走下三级倾塌了的肮脏台阶就到了加塔莫拉隘口的一幢灰房子门边。据说接生婆在台阶上滑了一跤。她在滑倒时，脱口骂了一句：“见鬼”，正在这时，门打开了，从门里传出了新生儿帕格尼尼嘶哑的嚶嚶哭声。

婴儿哭了一夜，到早晨还在哭。他仿佛是在抱怨专横的父母偏偏在这样一个风雨交加的不平静的深夜，在海浪象炮击一样凶猛地拍打着热那亚的两道防波堤的时刻，让他来到了世上。

帕格尼尼出生于 1782 年 10 月 26 日深夜。

第三章 贫困之家

在离加塔莫拉隘口不远的地方，当年曾经有过一幢长屋，它的窗框是黑色的，墙上满是潮湿留下的斑痕，陈旧的灰皮上长满了绿苔，许多地方已经剥落了，露出一个个窟窿。这就是穷人的避难所——“贫民客店”。

从这幢房子里常常涌出一群衣衫褴褛的孩子。他们跑出来，到水洼里去放小纸船或是小木船，再不然就喊叫着在街头打斗。在这群孩子里可以看到一只小狒狒，他下腭突出，前额宽阔，生着一头卷曲的黑发，鼻子长得出奇。这张丑陋的脸却出人意料地有一对又黑又亮的大眼睛。这双漂亮的眼睛同孩子的长手臂、瘸腿、大脚掌、细长的手掌和手指，以及他的整个外貌很不协调。当这双眼睛里闪射出好奇的光芒时，他的面孔就舒展开来，丑陋就立即消失了。然而这朵一闪即逝的彩云一旦散去，这孩子就会凶狠地吼叫着，粗野地咒骂着，同伙伴们一起扑向邻居的孩子，抢走他们在街上的水流里飘荡的小船……

在“避难所”的狭窄而阴暗的过道里，他们玩捉迷藏。星期天下午，他们就看一个上了年纪的残疾人喝足了酒之后，用拐杖打老婆。孩子们也会挤到楼梯顶端，因为从那里透过房门上面的玻璃可以看到夫妻吵架。他们也会小心翼翼地挨近穷汉聚赌的一间小屋子的门边，耐心地等着看输了钱的人同赢家打起来。在拳打脚踢、桌椅翻倒的乒乓声里，他们赶紧跑开，一面为看到了厮打的场面而心满意足，一面为脱离了父母的管束而提心吊胆。

他最初受到的打击之一是一场大病。尼科洛有三个星期高烧不退，他说着胡话，不时从床上跳下地来；他的手脚都被缚住了，头上敷着浸过冷水的毛巾。这场病把他折磨得奄奄一息。他很久很久都不能和年龄相仿的孩子们一起玩耍。在母亲缝缝补补、洗衣服、熨衣服、做饭的时候，他就一连几个小时弹诗琴。他也学会了弹奏父亲的吉他。

尼科洛是在母亲的照料下长大的。他哥哥弗朗切斯科几乎从来不待在家里，他总是同来找安东尼奥先生的老头儿们鬼鬼祟祟地谈话。他在尼科洛眼里是一个外人，而且是一个讨厌的人。安东尼奥先生也越来越经常地从家里出去。

一天夜里，尼科洛从梦中醒来，看见母亲跪在刻有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前虔诚地祈祷。父亲不在家。母亲看了儿子一眼，走到床前对他说：

“你睡吧，睡吧，他就要回来了，他没有走远。他赌钱，而且老是输。他想给我们带来幸福，可是带来的却是痛苦……”

第二天快到中午的时候，安东尼奥·帕格尼尼回来了。孩子正在弹诗琴。他专心致志地弹着，没有察觉父亲走进屋里。安东尼奥·帕格尼尼站着听孩子弹琴，脸上挂着微笑。母亲跟在他身后，在门边停下脚步。尼科洛弹完之后，父亲鼓起掌来，他走到儿子身边，把一只大手放到（也许这是第一次）他乌黑的卷发上。小狒狒张大了嘴，露出一口黄牙，巴结而又胆怯地抬起眼睛，看着父亲严峻的面孔。

“嘿，瞧你这个丑八怪！”安东尼奥先生忽然开了口。他脸上爱抚的神情消失了，他转过身去对妻子说：“苔丽丝，你去买午饭吃的菜吧。我饿了。咱们今天也来作作乐。”

他拿起吉他，在儿子对面坐下来，朝他点点头：

“《卡玛尼奥拉》！”

父亲弹得很出色，儿子怯生生地想尽力跟上。安东尼奥·帕格尼尼弹着弹着，忽然朝琴弦猛力一击，放下吉他，疾步走进隔壁的一间屋子。他从那里拿来一把旧提琴，对儿子说：

“尼科洛，你来学拉提琴吧。我要让你创造奇迹，你能挣好多好多钱。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这把琴是安葬在卡普的昂宁教堂里的我们的祖先传下来的。我在交易所里输掉的，应该由你从提琴上赢回来。今天是一个好日子。你看，这里有一架机器。”父亲指了指放在书桌上的、用硬纸板做的图表。“这是我做的，是我发明的。成功的秘诀就攥在我手心里。用硬纸板做的这些普普通通的圆圈一转起来，就能告诉我中彩的窍门……”

这时帕格尼尼太太挎着篮子走了进来。

“那我就走了，安东尼奥？”

“去吧，去吧。”他从坎肩里拿出一沓钞票，挑出一张面值最小的，递给妻子。“你看，苔丽丝，我的事情有起色了。能猜出中彩号码的机器是不会骗人的。我现在准确地知道，买哪些号码的彩票就能赢钱！……”

“哼，哼！”妻子打断他的话。“不用骗我，我知道你是在赌牌……”

“别胡说！……”老头子嚷道。“去，去，走开！你该上哪儿就上哪儿吧……”

小提琴的第一课开始了。孩子要费很大的劲才能明白父亲的意思。父亲生气了，儿子一出错，就在他后脑勺上敲一下。后来，老头子从桌子上拿起一把厚厚的尺子，儿子一拉错，就用这尺子打他。父亲用灵巧到难以察觉的敲击，把儿子的手背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到苔丽丝·帕格尼尼买完东西回到家里时，安东尼奥先生已经是怒不可遏了。他把儿子锁在贮藏室里，命令他拉第一个练习曲。

从贮藏室里传出的刺耳琴声持续了整整一个小时，安东尼奥·帕格尼尼这时却和妻子坐在桌边喝酒。他夸夸其谈地讲述自己怎样赢了钱，又破口大骂罗先生，说是他把法国的银行统统洗劫一空，让纸币在法国到处流通，用它来代替漂亮、结实而又叮当作响的金币。他也咒骂意大利的股票持有人，说他们同法国商人串通一气：当“这些可恶的法国人攻占巴黎的主要监狱，把国王关进牢里，取消了上帝和神圣的教会”时，在那些日子里海上刮过几场风暴，同早先的风暴完全不一样……可是，没有一场风暴给海上贸易带来的损害超过法国平民造反所造成的损害。英国人拦劫法国人的商船。法国商人停止偿付欠意大利的债务，交易所衰落了。法国的平民百姓起来造反了，然而诚实的老经纪人安东尼奥·帕格尼尼凭什么该倒霉呢？

“这些该死的老百姓戴着红帽子，梭镖上挑着人头在街上走的时候，唱的是我们热那亚的歌曲《卡玛尼奥拉》！他们玷辱了我们热那亚的这首动听的歌曲，真不害臊！……”

老帕格尼尼的舌头越来越不听使唤了，嘴里吐出的粗话也越来越多。他讲到可耻的贵族，讲到商人的破产，把所有的人都痛骂了一番。他忽然又拿起自己的彩票机来。他的交谈者已经不开口了，可是他毫不在意。他也不看她脸上的痛苦表情。他海阔天空地胡吹了一通之后，猛地一拍桌子：

“简直有一千个魔鬼！你听见孩子拉琴了吗？他准有出息！……”

这时苔丽丝才敢提醒他，孩子的病刚好，这样长时间地用功恐怕他受不了，而且他也该吃饭了。安东尼奥粗暴地打断她：

“等他能拉完第一个练习曲不出错时再让他吃饭……”

第四章 战争风云

在“避难所”里，人们谈论着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巴黎城里的法国人在一个广场上搭起了一座木板台，台上立起了支架。两个支架上都开了槽沟，槽沟之间固定着一个巨大的三角形钢座，钢座顺着槽沟落下时，刃口是朝下的。总而言之，法国人做了一架米兰式的机器，就是早年间米兰的屠夫用来宰牛的那玩意儿。不过法国人是用它来砍人头的。他们把国王从监禁他的碉楼里带出来，把他放到机器上，落下沉重的三角形钢铡刀，然后揪着头发把被砍下的头提起来，给聚集在四周的巴黎老百姓看，一面喊着：“看吧，这就是真正的法国国王。”

尼科洛惊异地听着这些在人们中间流传的故事。有人说，这个国王是个恶棍，背叛了自己的百姓，他被处死是罪有应得。有人说，法国农村里烽火连天，法国的平民百姓在挨饿，邻国的君主们联合起来，打算援助路易十六，现在正在同造反的法国百姓作战。

“……你们听说了吗？法国人唱的是我们的歌《卡玛尼奥拉》……”

……小帕格尼尼已经拉得很不错了。他学会了照乐谱拉琴。父亲不在家的时候，他就自己创造一些短小的乐曲。他想象法国人是怎样戴着红帽子，举着大旗向巴黎的监狱冲击的。“巴士底亚、巴士底洛，”小帕格尼尼努力回想着监狱的名字；在他头脑中忽然出现的那些声音，他都用自己那把大得出奇的旧琴奏出来。《卡玛尼奥拉》变得生气勃勃，而且声调铿锵。不过，这已经是另一首《卡玛尼奥拉》，是一首新歌了。小帕格尼尼就趁父亲外出的机会，初次走出家门演奏了这支歌，他带着这支歌，仿佛是带着自己的猎获物似的，走进了“避难所”昏暗的过道。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在许多听众面前演奏了提琴。当成年的听众忽然随着他的琴声唱起来的时候，他有一种特殊的自豪感。在“避难所”里聚在他身边的男男女女唱着《卡玛尼奥拉》，不过唱的是新曲，是尼科洛的提琴赋予了丰富色调的一支新歌。

热那亚的上空仍旧闪耀着明亮的阳光。海浪依旧温情地唱着，拍打着皇家船坞的防波堤，公园里鲜花盛开的树木依旧有节奏地摇摆着，墓地里白色大理石的墓碑在阳光下显得更加洁净，它们宁静肃穆地拱卫着热那亚显贵们古老的坟茔。

除了市议政院之外，谁也不知道掀掉了宫廷房顶的那场风暴正在从北方刮向南方，从西方刮向东方，热那亚晴朗的天空眼看就要布满乌云。有一些模糊不清的传闻，说是在西边阿尔卑斯山中，在一些山口里出现了红蓝白三色的军装，而向弗朗哥古堡，向巴德要塞逼近的骑兵也打的是三色旗。不过这些都只是传闻。人们提到一个意大利的姓，这个姓表示交上好运，表明用这个姓的人是走运的。波拿巴——幸运——这就是那个率领一支造反者的大军，从北向南挺进的人的姓。

“这是个什么人？”饭桌上老帕格尼尼这样议论着。“是科西嘉一个普普通通的律师的儿子。这个畜生连法国的贵族都算不上，他怎么敢穿上将军的制服？！难道他们这些人能抵挡得住奥地利皇帝的正规军吗？”

然而，到第四瓶酒快喝完的时候，他说：“世界末日眼看就要到了，连个逃难的地方也找不到了。”

热那亚的交易所开过两次。帕格尼尼先生每次都赚了一大笔钱。无论是赌牌，还是在彩票上做手脚，他都交了好运。邻居们交头接耳地议论说彩票

的号码上有名堂，说开彩机的齿轮是用黄金油抹过的。……老头子是时来运转了。

快到冬天的时候，热那亚的街头出现了动荡，人们公开地谈论法国军队从西面，从尼斯开始的进军。帕格尼尼似乎没有听到，也没有看见身边发生的种种事情。他的心思全都用在了错综复杂的彩票勾当上。计数机虽然有许多硬纸板做的圆圈、木制的图板、钢针、指示针，可是已经不象以前那样使他入迷了。这架机器现在蒙满了灰尘，躺在角落里，小猫毫不客气地把它翻来翻去。如今用不着象发了疯似的，通宵达旦地去计算了。钢针已经不再在硬纸板上沙沙地移动，现在是时钟的指针在为帕格尼尼先生而移动了。时间对他有利。

帕格尼尼是在顺水行船。时间的河流载着他航行。河水已经浑浊了，而热那亚昔日的经纪人却在浑水里捞到了大鱼。

北方的形势不妙。各城市有声望的、靠得住的字号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船只不能出海。英国的“军事海盗”成了地中海上的主宰。热那亚一家银行的东家罗马奈利和斯皮罗大清早就把经纪人安东尼奥·帕格尼尼找去了。他们正在读波拿巴将军的告示：

“士兵们，你们吃不饱，几乎是在挨饿，共和国政府多亏你们出了力，但什么也不能替你们解决。你们的忍耐，你们的勇敢，是可以引以为荣的；可是这些品格既没有给你们带来光荣，也没有带来好处。所以我决定带领你们走出山地，进入世界上最富饶的一条河谷。在你们面前将展现宽阔的道路和巨大的城市，你们会看到最富庶的地区，看到一个新的国家，在那里等待你们的是荣誉、声名和财富。”

“什么话！”银行家斯皮罗喊道，在帕格尼尼的眼前晃动一张蓝色的纸。“这个粗鲁的士兵由尼斯带出来一支强盗军队，他是要实现向这支军队许下的诺言吗？”他自己回答说：“是的！他会把城市抢劫一空，而且逼居民交出大笔罚款，让你活着比死掉还难受！”

“我们决定关闭银行，”他的合伙人接过话头，对安东尼奥·帕格尼尼说。“你是我们的可靠帮手，所以我们想托你办一件光荣的差事，请你带点东西到北方去。带的是一些口袋，里面装着我们的文件、典契、期票、收据、股票和债券。现金我们不打算运走。我们关掉银行，自己也离开热那亚，出去躲一段时间。你就把我们银行的心脏和灵魂运到克雷莫纳去。”

安东尼奥一言不发。他的神情越来越忧伤。他不抬起眼睛，却从镜子里观察着两个银行家的脸色。最后他才抬起头来，眼里满是故作惊骇的神色。两个银行家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我们托你办过许多大宗交易，银行的所有海上业务都是你经手的。你说吧，我们应该怎样预先酬谢你呢？”

罗马奈利说得太多了。斯皮罗忽然眉头一皱，说道：

“帕格尼尼先生，如果您感到为难的话，我可以去找我弟弟，他正打算到北方去。”

老练的经纪人这时才决定回击。他知道兄弟俩的关系。他了解那件导致两兄弟最终决裂的勾当。他明白，斯皮罗先生完全不是出于手足之情才拒绝奥地利警方干预他同兄弟之间的关系，而迅速地了结了这桩纠纷。

帕格尼尼看了他们一眼，脸色更加凄楚地说：

“尊敬的先生们，我有妻子儿女，我不能自己甩手一走，抛下他们不管。

要走就要带他们一起走。我得买一辆结结实实的马车，为了在换马时不耽搁时间，我就得比其他旅客多付钱，同时我还要让别人把我看成一个流落在外的穷汉子。说句公道话，你们这件差事等于是叫我往老虎嘴里跳，你们说，是吗？”

大家都不开口了。这个场面重复了三次，然后斯皮罗先生才狠狠心，出价五千里拉。帕格尼尼站起身来，手里拿着帽子，说：“先生们，家里人还等着我呢。我告辞了，请你们相信，我是真心实意……”

可是罗马奈利立即一挥手，不让他说下去：

“你究竟打的什么算盘，好吧，你就说一个对你一家也有利的数目吧。你干嘛一定要带上妻子儿女呢？”“算了，先生们，告辞了……”

帕格尼尼朝门口走去。斯皮罗先生赶紧走到放着银行账册的书架跟前，挡住他的去路。他拿起一本厚厚的账簿，叉开两腿，站在门口说：

“你这个人真犟，你来看，我们都快破产了，还出得起多少钱呢？”

“先生们，我不想使你们更为难了，”帕格尼尼说。“我自己也是靠了近来好不容易挣来的一点钱在勉强 口呢。”

“哎，你倒是说说，究竟要多少呀！”

帕格尼尼这才低下头说：

“你们两位一旦恢复了海上业务，我就参与分成。在我将要带到克雷莫纳去的文件里，请两位尊贵的先生加进一份保证书，表明我也参与银行利润的分成，另外，在我动身的那一天，付给我两万里拉现款。”

第五章 风尘仆仆

意大利北部的克雷莫纳城里，住着一位保罗·斯特拉狄瓦利先生。在我们的故事涉及的那些日子里，他几乎天天都做记录。他写道：

“萨瓦、尼斯、亚历山德里亚要塞、科尼要塞、苏泽要塞、布律内特要塞、埃克齐勒要塞都失陷而且被摧毁了。一个不知名的法国将军——他是个流氓兼恶棍——把最坚固的一座要塞曼图亚四面包围了。……米兰城已经被法军占领了。城门上写着几个大字：威力无比的法国武器万岁！妇女穿着色彩鲜艳的衣服，男人穿上逢年过节才穿的坎肩，欢呼着、唱着歌迎接法国人。人们向军官投掷鲜花，把花朵和葡萄藤缠在大炮上。奥地利帝国的宪兵朝北方逃跑了，教会也惊慌失措地逃出城市，而这一切都是由于那个取消了天主教、封闭了修道院的科西嘉强盗的猖狂进攻。帕尔马公爵仅仅为了停战，就付出了二百万。他交出了自己最好的二十幅藏画、帕尔马马厩中最优良的骏马，而且让整个帕尔马城都没有粮食吃。摩德纳公爵支出了一千万，还有宫廷的全部藏画和雕塑品。那不勒斯国王吓得赶紧召回了自己的军队，连罗马教皇也付给这个强盗两千一百万，还交出了梵蒂冈最好的一百幅藏画。教皇本人则从波伦亚逃到斐拉拉，又从斐拉拉逃到更远的地方，心惊胆战地祝福安科纳在接受法国警备队时遭遇会好一些。就连我们的伦巴第也付了两千万罚款。今后还会出什么事呢？同这个可怕的恶棍在一起的是些什么人？是一个小酒馆老板的儿子，姓缪拉的，还有一个无名之辈马塞纳和另一个没听说过的奥热罗。没有一个人是有爵位的，没有一个贵族。不过，有一个强盗得过男爵的封号，就是马尔博上校。”

1797年12月27日，法国将军迪福干预罗马市民和士兵在街头发生的冲突，受了致命的重伤。1798年2月10日，贝尔蒂埃率领一支一万八千人的军队出现在罗马城下。五天以后，这座永恒之城、世界的首府、耶稣代表的驻节地突然宣布自己是罗马共和国，于是法国军队奏着军乐，打着旗帜开进了罗马。法国将军迪福的遗骸被安放在只埋葬世界历史上最伟大人物的卡皮托利丘上，而罗马教皇庇护八世做为俘虏，被送往瓦朗斯，用的是一辆普通马车，由两名法国军官米奥利斯和拉德押送。

热那亚在挨饿。马塞纳将军和他忠实的助手马尔博给士兵吃粘乎乎的燕麦面团。淀粉和豆类是只有星期天才能享受的珍馐。清水汤里掺着用旧背囊剥成的碎皮块算是调料。一天天就这样熬着过了好几个月。法国人在挨饿。从北方运送给养很困难。从马赛出发的法国辎重队被拦劫了。而在地平线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白点。臃肿巨舰的硕大帆篷在晚霞里闪烁着。战舰都下了锚，地平线上一条长长的锁链封住了海面。法国哨兵在岸边巡逻，高筒军帽和头盔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在街头游荡的孩子们看到褴褛的制服、由牧师的法衣改成的行军披风、巴黎国民卫队的制服和国民议会的制服拼凑而成的军装在士兵骨瘦如柴的身躯上摇来晃去，都指指点点地笑个不停。

法国哨兵不许本地居民到岸边去。在防波堤的尽头设有岗哨。被征用的热那亚商人的船只都被改装来供法军使用。法军指挥部提心吊胆地注视着地平线上。那里帆樯如林，轻型的巡逻船都换成了庞大的主力战舰。这是一支强大的力量，是英国将军基思率领的分舰队。在大理石的堤岸上修起了炮垒；附近是卸去了轮子的铜炮和翻倒的炮架。岸上到处都凌乱地放着圆形炮弹、石弹炮、臼炮和火药箱。

马塞纳将军早就应该北上了，可是他担心英国人登陆，所以只好留在这座城中。热那亚饥饿的居民已经吃光了鸽子和乌鸦，如今猫狗在街上一露面就有被打杀的危险；而法国士兵也变成了渔夫，他们夺走城郊居民的渔网，天一黑就乘上小船，划到最远的障碍物之外去。

这些日子里，远处传来隆隆的炮声，在利古里亚海岸边，船帆被撕裂，甲板在燃烧，炸断的桅杆不断倒下，而在山间的积雪上燃起一堆堆篝火，在山坡上一群群人举着枪，呼喊，奔跑着，——在这些日子里，一辆车门上的油漆已经剥落、车窗玻璃也打碎了的破旧马车驶过科摩、贝加摩和佩斯凯洛。车里坐着一个男人、一个妇女和一个孩子，为了抵挡寒风，他们都把衣裳裹得紧紧的。车顶上捆着一些大包裹。骑在前导马上的御手和车夫打着唢哨，把鞭子抽得僻啪乱响，驱赶着几匹瘦弱的马。一碰见迎面而来的行人，马车就停下来。他们从行人口中得知，去帕维亚和皮亚琴察的道路已经被法军占领了。于是他们掉转车头，径直向南面驶去。去克雷莫纳的路很难走，他们不得不绕道而行。法军的大炮损坏了道路，在大炮经过的地方，到处都留下了一条条很深的车辙。

赶路的人不说自己是帕格尼尼先生，而自称是被战争吓坏了的、贫穷的理发匠的一家人，他们是从沿海地区迁回意大利北方的故乡去。他们就在肮脏不堪的小客店里过夜。他们和衣而睡，老帕格尼尼不住口地抱怨妻子不该死缠着非要离开利古里亚不可。起初他象个演员一样，这样说只是为了掩饰他们出走的真正原因，慢慢地他自己也信以为真了。

路在山间盘旋，越走越高。树木苍翠、浓荫蔽日的花园；低矮的葡萄藤，葱绿间着金黄，盖满一面面山坡；沐浴着阳光的橙树和柠檬树；——这些都越来越少了，代之而起的是开满郁金香的原野和灰色的橄榄树丛，被阳光照得透明的树叶泛出大片大片的绿色。在驶进一座城市时，车轴断了。只好在城里多住了三天，等着把车轴修好。这是第一次大休息。旅途劳顿，加上喝了一大瓶酒，帕格尼尼先生沉沉入睡了，而且一口气睡了整整 28 小时。

……小帕格尼尼钻进鸽棚里，打开琴匣，取出提琴。他不翻开琴谱就拿起了弓。母亲在照看行李，父亲在酣睡。下面山脚下，一个铁匠在吹旺打铁炉。一分钟以前，尼科洛还在对着镜子伸舌头，做鬼脸，那时他还没有想到自己的提琴。现在他突然强烈地希望用琴声来传达自己对旅途的印象，表现一个孩子对这片翠绿的、生机勃勃的世界的感受。

从湖上归来的渔夫们停住脚步，谛听这琴声。过了一个小时，孩子还在不停地奏着，直到他从窗口看见聚了一大群市民、拿着渔网的渔夫和背着枪的猎人。他这才放下琴，小心翼翼地顺着楼梯爬下来……

……道路越走越高。驿马却越来越差。几匹弩马吃力地拉着这辆又宽又大的轿车。每到一处村落，就常常停下来，让马匹喘一口气。这种小憩对尼科洛来说却是一场大灾难。老帕格尼尼突然象发了疯似的，要儿子在每次休息时都拉琴。他即使在深夜也会把他叫醒，逼着他一口气拉上几个小时。累得精疲力尽的孩子握不住琴弓的时候，父亲就踢他一脚，使他立即清醒过来。

旅途持续了四个星期。孩子已经支持不住了。风吹雨淋，他感冒了，开始咯血。父亲却不管他疾病缠身，依然毫不怜惜地殴打他。乐句断得不对，一个小节拉得不成功，演奏得有气无力——为这些都要受惩罚。加葡萄的米饭被推到桌子的远端。孩子只能远远地欣赏这一道美味的吃食。他一直拉到瘫软无力，盛米饭的盘子变成了一座高高的雪山。两条腿站不直了，下巴越

来越沉重地压在提琴上，孩子浑身战栗着，手指在指板上急速地移动。这儿同温暖的、阳光明亮的伦巴第河谷是多么不一样啊！在伦巴第河谷，温和的低音叙述他对温暖的、茂盛的绿叶的印象；而这里却是积雪的林中空地、高耸的山峰和终年不化的雪坡上零落稀疏的一片片树林。这儿的雪，还有带点天青色的积雪的寒光，是用突然跳到纤细的、银铃般的 E 弦来表现的。E 弦唱着，用它那清澈的高音唱出了积雪的高峰的旋律……父亲出去了，于是小帕格尼尼谨慎地解开捆住食物篮子的皮带。然后蹑手蹑脚地从屋里跑出去。他顺着山坡跑去，向老妇人讨一片羊干酪或是一碗羊奶。他跑得精疲力尽，被尖利的石头划出斑斑血痕，他一直跑到父亲找不着的最偏僻的地方。他被阳光晒得暖洋洋的，坐在树枝上打盹，一面咒骂着正在变成刑罚工具的提琴。

还在热那亚时，孩子就在古代的刑讯室里看见过木制靴筒和足枷，它们的形状象提琴的腹板，是被称为西班牙靴子的刑具的一部分，这种刑具是在审案时，用来夹紧犯人的脚的。而现在提琴对孩子的手、心、脑来说，就成了这样的刑具。肘部和肩头都疼痛难忍，手指拿不住弓，左手握不住琴颈，琴老是掉到草席上。此外，父亲灵巧的手一揪一拧，身上的青紫斑痕就好几个星期褪不下去。手上、腿上、脸上、脖颈上全是一块青一块紫的。母亲扑倒在父亲脚边，求他怜悯怜悯孩子，可是她的袒护只是使父亲更加狠心。无论什么都制服不了老帕格尼尼的倔犟。

“你这个该死的猢猻，我要把你变成一个奇迹！……你

反正是卖给魔鬼了，所以要么是你送掉性命，要么是你让我老了时能有个依靠。等到世界重新恢复正常，该死的法国佬退走以后，小子，我就让你在一大群有身分的、有钱的老爷面前登台。你要博得这些有钱人的赞叹，打动他们的心，让他们感动得忘掉了自己的怪吝……”

令人提心吊胆的日子来了。从南方各天主教区逃来的人都急匆匆地离开了伦巴第。据说意大利北部全在法国控制之下。老头子决定逃到瑞士去，于是开始了沿着提契诺河岸的漂泊。从普拉托开始，经过大达齐亚和基奥塔，沿着曲折蜿蜒的道路到布伦亚斯科、阿尔坦纳和隆诺。最后他们到了里托姆湖地区，就在那里停了下来。

晚上，当帕格尼尼一家坐下来吃晚饭时，传来了车轮的辘辘声。一辆四轮马车驰到这家小客店前，载来一位俄国将军和两名军官。护送这辆马车的是四名骑马的传令兵。安东尼奥跳起身来，奔到窗边。这么说来，这里也不太平！来救援奥地利的俄国军队是反对法国革命的，说不定他们会拧断拿破仑将军的脖子，——可是谁知道他们会怎样对待手无寸铁的旅行者呢！

俄国将军占据了整个一楼。帕格尼尼一家和行李都被抛到马厩里去了。村子里有人大声谈话，说是不远处的山顶上都架起了俄国大炮，用不了多久里托姆湖的湖岸就会被炸得弹坑累累。入夜之前，俄国士兵们唱着歌，大罐大罐地喝一种让人作呕的酸酒，他们老是看着窗外，象是在等候什么人。

天快亮时，形势忽然大变。清晨，老帕格尼尼从马厩里探出头来，看见客店主人正在院子里。他朝安东尼奥先生快污地挤挤眼睛，说道：

“理发师先生，狗熊和哥萨克都走了，有一个骑马的人来找过他们。”

路边又闪过积雪的山坡、在风中呼啸的松树和云杉。手冻僵了，脚冻麻了，寒风迎面扑来。马车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颠簸着。粘乎乎的雪又被坚硬的土路所取代，24 只马蹄的得得声立刻惊醒了老帕格尼尼（他原先就象一只无精打采的鸟一样，蜷缩在角落里），他一抬袖子，擦掉了在冻得通红的鼻子

尖上结成了冰的一滴鼻涕。

第六章 克雷莫纳

在山里提心吊胆地走了一个星期，然后沿途又是满目苍翠，时而是山坡、河谷，时而是冰凉的山间湖面和一望无际的牧场。牧人的牛角声悠悠地飘荡着，钟声一阵阵传来，自然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声音。

克雷莫纳城堡的古老城墙终于出现了。这里有两条小河和一条大河：小小的阿达河、涓细的奥格里奥河和水波浩森的波河。城堡上有一座十分美丽的碉楼。哨所到了。安东尼奥先生只好瘸着坐得发麻的双脚，弯着腰从车上下来，走进一座灰色的石头房子，向喜欢挑剔的哨长出示证件，证明安东尼奥·帕格尼尼先生的这次旅行是合法的——现在他不再是回故乡去的不知名的理发师了，而是一个有身份的、有高尚职业的、受人尊敬的人，是早先的经纪人安东尼奥·帕格尼尼，带着妻子苔丽丝和儿子尼科洛。

随后鞭子一响，马匹就朝右手的一条胡同跑去了，那里有邮政客店，是通常歇脚过夜的地方。车夫猛拽了几下缰绳，呵斥了几声，又甩了几下响鞭，于是几匹疲惫的老马才倒着蹄子，调头朝左边走去。

马车已经到了中心广场。这里有十二世纪建的日耳曼——伦巴第式的旧房子。红色的和粉红色的大理石墙，教堂高耸的尖顶。车走到一所高脊尖顶、盖着红瓦的房子前，又矮又阔的大门在客人面前打开了。伯父维多利亚·帕格尼尼站在门口。他戴着用他自己的头发编成的灰白色假发，鼻头是血红血红的，灰蒙蒙的眼神，下额于瘪而粗糙，布满了纤细的皱纹，正中间有一个黑色的凹陷，象是钉进了一颗钉子而留下的痕迹，小小的耳朵也是灰色的，仿佛很久没有洗过了。

这双眼睛给孩子留下很不舒服的印象。彼此问候之后，伯父撩起坎肩的大襟，从口袋里拿出一个鼻烟壶，嗅了一撮烟，打了个喷嚏。眼泪顺着面颊流下来。伯父用一块绣着十字交叉的大钥匙的绿绸手绢擦去眼泪。这种手绢是只有担任教职的人或者是对教会有过大笔捐赠的人才有的。

早晨过去了。尼科洛同母亲一起到教堂去。母亲在一幅画着拉小提琴的天使的壁画前热忱地祈祷着……

夜里母亲发起烧来。她一路上是强打精神熬过来的——她一直在为尼科洛担惊受怕，害怕父亲的殴打会把孩子送进坟墓，老是想省下一点让儿子多吃一口，所以她强忍着痛苦，咬牙坚持着。来到克雷莫纳的第一天，她就去教堂忏悔。突然一阵晕眩，她支持不住了。

快天亮时，她发着烧，在床褥间辗转反侧。她把儿子叫到床前，一声不响地看着他，过了很久很久，才用微弱的声音说道：

“孩子，我们在教堂壁画上看见的那位天使夜里对我说

了，你会成为天下第一的小提琴家。我们没有白来这座城市。这里出过最优秀的制琴师傅——阿马蒂、格瓦尔奈利和斯特拉狄瓦利。我觉得你要在这里埋葬自己的母亲了。你答应我，永远也不要扔掉提琴。”

孩子吓坏了，他跪倒在床边，大哭起来。泪水沿着突出的颧骨滚滚流向尖尖的下颏，这时他的脸显得更丑陋了。尼科洛保证母亲的所有嘱咐他都照办。他情愿多做一千倍的保证，只要不再听到她的泣诉，只要不再因为想到母亲可能永远离开他而感到害怕。

日子一天天过去。尼科洛并没有安葬母亲。她的病痊愈了。

伯父一天天变得快活而亲热起来，他越来越经常地和尼科洛搭讪，孩子

已经在“避难所”里获得了初步的生活经验，所以现在也有点犯疑了。小帕格尼尼象一个成年人一样警觉起来，他感到，父亲在同伯父谈话时常常是欲言又止，因此伯父打算从他尼科洛的嘴里套出父亲极力掩饰的事情。可是孩子自己也什么都不知道，而且有生以来第一次因为自己对父亲的事情很不了解而惋惜。然而，为了应付，他装模作样，仿佛他知道某些事情，但是不能说。手腕耍成功了。从这天起伯父差不多被他抓到了手心里。

“你吱吱嘎嘎地拉得我的耳朵都要裂开了，你这把琴真讨厌！”有一次伯父说。

小帕格尼尼察觉到这不过是一次重要谈话的开场白，于是做好了准备。他又装出一副保留着某些秘密的样子，转 27 而采取攻势。他问伯父说，关于克雷莫纳的提琴和给这座城市争了光的那些制琴师傅的传说都是真的吗？还有关于住在离教堂广场不远处的保罗·斯特拉狄瓦利的传说是否也是真的？伯父仔细打量着他，似乎没有明白他的意思。最后老头子回答他的问题了：

“小傻瓜，我们这座城市闻名于世的是丝厂。不错，去年来过一个发了疯的英国勋爵，他详详细细地打听了几位斯特拉狄瓦利先生的情形，而且做了记录。斯特拉狄瓦利先生是我们城里的贵族。他们都当过议员，从来没有当过工匠师傅。他们的一位远祖倒是做过小提琴，不过他也是贵族，做琴只是消遣罢了，他也从来没有把自己做的琴拿出去卖过。”

孩子满腹狐疑地听他讲着。

“听我说，”老头子想转到自己关心的话题上去。“你们离开热那亚之前，日子好象过得紧一点，是吗？”

“没有的事，伯伯。”孩子简洁地回答说。

“啊，原来是这样！你们穷过一阵子，对吧？”

“没有的事，伯伯。”尼科洛还是这副腔调。

“难道你们讨过饭？”

“没有的事，伯伯。”

于是伯父决定把问题暂时搁一搁。

“你知道吗，”他说，“保罗·斯特拉狄瓦利先生现在还活着。他跟我讲过，那个发了疯的英国勋爵怎样详详细细地打听过他那几位做过提琴的祖先。所以我要劝你，既然你爸爸的事情好转了，他现在手头又有钱，那就请他给你买把提琴，最好是向科齐奥伯爵买。这个怪人收集了好多琴，有整整六百把呢。如果有人就象那个发了疯的勋爵一样，使保罗先生感到厌烦的话，保罗先生就把他打发到科齐奥伯爵那儿去。保罗先生自己恨透了提琴。”

这些情况并没有使孩子感到满足。

于是有一天，保罗·斯特拉狄瓦利先生看见有一个长得象猴子的黑头发小鬼从树上跳进他的窗子，他不禁大吃一惊。

“先生，看在上帝面上，原谅我吧！”孩子喊道。“我敲门敲了三小时，可是没有人来开门。”

保罗先生一瘸一拐地跑到窗边，抓起手杖，想打这个他以为是小偷的孩子。但是小帕格尼尼跪下了：

“我求求您，先生，别打我！我挨爸爸的打已经够多了，请您别打我！我只是想跟您打听一下，斯特拉狄瓦利老爷们是怎样做提琴的……”

保罗先生皱起了眉头。

“你这个小猫是从哪里来的？那些关于提琴的谣言又是谁告诉你的？”

我的祖先都是议员，他们穿着红色的大氅，戴着红色的帽子。我不想理睬那些糟蹋我们这个光荣家族的流言蜚语……你等一等……”斯特拉狄瓦利先生一把抓住孩子的衣领。“你准是个小偷！你已经是第一百次对我重复现在让英国人神魂颠倒的那些问题了。在我还年青的时候，没有一个傻瓜关心过破破烂烂的旧提琴。而现在，这些英国疯子却跟我纠缠不休。是谁打发你来的？”他粗声粗气地问。

“没有人打发我来，先生！谁也没有派我来，是我自己来的，我自己要来的。我正在用的提琴是……”

“这座城市里连空气都中了毒！”保罗先生感慨系之地说。“简直是疯狂！满城都是关于斯特拉狄瓦利的提琴的风言风语。照这么说，我是手艺人的后代了！”然后他的语气缓和了一些。“嗯。你究竟是什么人？”他转过脸去问孩子。“你几岁了？你说你这么点年纪就会拉提琴，怕是说假话吧！”

“我从热那亚来，孩子答道。我是安东尼奥·帕格尼尼先生的儿子。爸爸教过我拉琴，我喜欢小提琴，虽然爸爸的所作所为只能使我厌恶提琴。”

“我还以为你是个小偷呢，”保罗先生说。“我住在克雷莫纳，对种种事情都做记录。现在我们意大利真是大难临头……”老头儿有时象是在自言自语。“这一年世上发生的事比过去一百年里发生的事情还要多。你是不是以为家里没有人，”他又转脸问孩子，“所以打算偷点东西？”

他又举起了手杖，随后又放下了。孩子这时才发现，保罗先生已经是一个衰老不堪的老头儿了。老斯特拉狄瓦利的下颚不时落下，微微张开瘪嘴。他的坎肩上马马虎虎地别着几枚奖章，在他干瘪得萎缩了的胸前荡来荡去……

“整个欧洲都卷进了某种疯狂！一会儿把国王推翻了，一会儿又把一些破破烂烂的提琴看得比现在的漂漂亮亮的提琴还要贵重。破琴比新琴好，这是从哪儿说起呢……新政策比旧政策好，这又是打哪儿说起呢，”他补充说。突然升起的一股怒气把苍老的面孔变得更难看了。他叫道：“法兰西共和国就一定比美好的古代君主国强吗？走着瞧吧！”老人的眼睛闭上了，后来他仿佛强使自己苏醒过来，忽然对尼科洛说：

“这样吧，孩子，你去找科齐奥伯爵。他这个傻瓜迷上了提琴。说斯特拉狄瓦利一家当过手艺人的风言风语就是他放出来的。科齐奥伯爵会对你谈到我们家，别信他的话，他就会造谣，就爱胡说八道。不过，他有好多好多提琴，他为人也不错。”

保罗先生从桌上拿起铃来摇了一下。进来一个四十上下的妇女，她满面红光，体格健壮。她不满意地看看老人，气呼呼地看了一眼小帕格尼尼，然后又转过脸去，很不客气地对保罗先生说：

“您吵吵嚷嚷的干什么？”

“卡塔琳娜，”斯特拉狄瓦利说，“把孩子送到大门口去，然后就做早饭吧。”

“没有葡萄酒了，”卡塔琳娜说。“这个小混蛋是怎么进来的？”

她说话很生硬，而且装模作样，仿佛是要强调她才是这幢房子的主人，而斯特拉狄瓦利先生不过是听她吩咐的人。

“钥匙不是在你那里吗，卡塔琳娜，”斯特拉狄瓦利气恼他说。

“可是钱在您手里呀，”卡塔琳娜粗鲁地打断他的话。

“钱不是在你手里吗？”老头子还想分辩几句。

“全花光了。”

斯特拉狄瓦利先生的嘴唇动了动，他想说点什么，做了一个含含糊糊的手势，又把手伸进坎肩口袋里摸索着，想掏出钥匙来。他在壁橱里找钱又找了半天。最后卡塔琳娜从他手里守走了钱袋，她飞快地转过身去，对小帕格尼尼喊道：

“走吧！”

“你到圣多明尼克广场去！”斯特拉狄瓦利追着喊了一声。

“谁放你进来的，小鬼？”卡塔琳娜气势汹汹地问道，一面给尼科洛开门。

为了早点脱身，孩子匆匆忙忙地钻过打开的大门，一步跳到大路上……

……他已经接近科齐奥伯爵的两层楼房子了，突然一记耳光差点把他打倒在地上。有人抓住他的肩膀，狠狠地摇晃他。孩子一回头，看见了怒容满面的安东尼奥先生。

“原来你在这儿呀，你这个小鬼头！你原来在这儿呀，你这个败事精！什么鬼迷了你的心窍，让你满街乱窜，而我却在为你操心，整整两天都在想方设法让科齐奥伯爵接见你。今天他同意听你拉琴，而你就象是故意丢人似的，不知跑到哪儿去了。要是你以后再未经许可就上街蹓跶……”“爸爸，你放开我吧！”孩子叫起来。“我正要去见科齐奥伯爵，我全都知道！”

安东尼奥先生放开他，困惑地看看自己刚才还抓着儿子衣领的手，说：

“怎么回事？什么？你说什么？”

“对，就是这么回事，爸爸，”尼科洛赶紧接过话头，一面支支吾吾地应付着，“是的，我就是去找科齐奥伯爵，因为……因为……别人告诉我说……”

“你撒谎！”老人吼道。“你连谎话都编不圆，吞吞吐吐的。”

“那是因为你把我的嗓子捏坏了”，孩子灵机一动，回答说。

“不对，不是那么回事，就是因为你说的假话！”

他们总算赢得了时间。父子两人来到了铁栅栏边上。安东尼奥先生敲敲门，看门人开了门。老帕格尼尼微微一踮脚，跳舞似的朝看门人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仿佛一切都决定于这个人。他请看门人禀报伯爵大人，说他卑贱的仆人帕格尼尼带着一个孩子，一个绝顶出色的小提琴手等候接见。

尼科洛不禁一怔，他象一头小野兽一样，眼睛闪闪发光，瞥了父亲一眼。绝顶出色的小提琴手！他突然觉得，他已经忘记了父亲的打骂和种种委屈，他真想扑到父亲怀里，告诉父亲完全用不着打他，他自己能把一切都做好，他很喜欢音乐和小提琴，而挨打之后却恰恰相反，他简直就不想再拉琴了……可是，孩子看到老头儿谄媚而又可怜的笑脸，他立即明白了，在这个人眼里，他尼科洛的痛苦是根本不算一回事的，老头子把儿子看做一件东西，一种发财致富的工具，一架保证能赢钱的机器。小帕格尼尼的心头一沉。他从来没有看见过父亲脸上这种狡诈而卑贱的笑容。

父亲并不因为儿子在跟前而感到害羞。老头子甚至没有察觉身边的小儿子在用审视的目光看他。对他来说，尼科洛的价值还不如鸚鵡之于流浪乐师，猴子之于江湖杂耍艺人。这只鸚鵡在不久的将来就应当为流浪乐师叼出一张最走运的讖文来。

一分钟以后，父子两人被引进了一间空荡荡的大厅。一张小桌子后面坐

着一个老年人，他长着一个鹰钩鼻子，圆圆的眼睛炯炯有神，象是一头凶猛的兀鹰。他戴着一顶卷曲的白色假发。穿一件花边褶皱已经很脏了的暗红色坎肩。发黄的套袖象两块破旧的抹布，箍着干瘪瘦削的手臂。细心人可以看出，花边是北方出品，既精致，又结实。虽然已经多年没有拿下来洗涤过，但是仍然没有磨破。花边皱皱巴巴地搭拉着，却仍旧可以看出图案的优美。这些花边同它们的主人配在一起是最恰当不过的了。时间在老人的脸上划出道道皱纹，不饶人的年岁使脸上天生的缺陷更醒目了，凹凸不平的地方更明显了。只有苍老的脸上的皮肤象麂皮一样结实，保留着原状而没有磨损。一切都经过搓揉，一切都褪了颜色，可是这个人却象从前一样结实，一看见他，人们就不禁会问自己：这个人经受了意大利气候的日晒雨淋，已经活了多少个世纪了呀？

科齐奥伯爵从头到脚仔细打量着两位来访者，目光缓缓地从一个人身上移到另一个人身上。后来他放声大笑起来。沙哑的笑声在这间又高又深的大厅里回荡着。

“可爱的麦涅盖蒂跟我说的就是这个小崽子吗？他的个子还没有阿马蒂做的最小的提琴高呢！”他两手一摊。“我上个星期把儿童琴‘蓬松’卖给一个发了疯的英国人了，据我所知，这是斯特拉狄瓦利做的唯一的一把儿童提琴。帕格尼尼先生，您的儿子用什么琴演奏呢？”

“随您伯爵老爷的意吧，”孩子答道，连看也不看父亲一眼。

科齐奥走到墙边，拉了一下软绳。一大片深红色的帷幔移开了，玻璃柜里几十把提琴在阳光下闪耀着，有黄色的、淡绿色的、金黄色的、咖啡色的、深红色的；琴弓有的朴质无华、线条严谨，有的精致华丽、镶嵌着珍珠和珠母。柜里挂着的有又大又厚的大提琴，有声音洪亮、饱满的中音提琴，也有小提琴，琴弓有长有短，琴头上制琴大师们刻出了别出心裁的群像、头像和狮子的脸面。最后，帕格尼尼终于看见了一把奇形怪状的提琴，它又短又厚，琴头上雕的是一个斗犬的头。

小提琴手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一长排象大幅墙画一样顺墙放着的、一人半高的玻璃柜。老科齐奥则用一个入迷的人和恋人的目光，透过一缕缕金色的阳光，透过由一粒粒微小的、闪烁着的尘埃组成的一层金色的、似有若无的薄雾，

欣赏着这奇妙的提琴的汇集，欣赏自己心爱的收藏品。

科齐奥走到小帕格尼尼身边。他拨开孩子额上的头发，仔细地看了看他的眉毛、前额和眼睛，说道：

“我已经九十七岁了，其中的八十年我都用于收集这些宝贝。按照我的计算，也是按照我的占星术士的计算，我还能活两年。你现时所在的这幢房子里有世界上第一个乐器宝库。地球是为了这些乐器才存在的，宇宙的创造者为了这些乐器，才使人疯狂地喜爱把丑陋的生活变成优美的乐音。”

老人说完了这段庄重的话后，走到一个玻璃柜前。他拿出一串玲珑精致的钥匙，去开一把又一把造型奇特的锁。等他取下最后一把锁的时候，柜门就吱呀一声自己打开了。装在合页上的柁木框子移开了，老人取下一把金黄色的古琴。他小心翼翼地用左手握住琴颈，也不拂去琴上的灰尘，就把它递给了孩子，然后又同样仔细地，简直可以说是隆重地交给他琴弓。于是小提琴手开始演奏了。

第七章 慧眼伯爵

帕格尼尼先生告诉苔丽丝：

“我拿了科齐奥伯爵周济的十个路易多尔。”

“难道我们自己没有钱了吗？”苔丽丝夫人气呼呼地问。

“嘿，又是你那些怪念头！”老头子怒气冲冲地应道。“我怎么能把主人托付给我的钱花在这头小狗身上呢。要想从他身上榨出哪怕是几个生地西母也不是马上就能做到的。可是得请人教他，得请老师教他！科齐奥伯爵说，如果孩子不立即跟罗拉先生上课的话，他就不会有出息。你知道罗拉收学费有多贵。我想，最好不要花钱为孩子请老师，等该死的法国人一走，就带他去周游伦巴第。法国人要走的，一定会走的，错不了。昨天这里的神甫们聚会过，有一个宪兵化装成神甫从维也纳来了，他带来了一些好消息。法国人到处都在挨打，用不了多久他们就完了。”

老头子一面说，一面掏出一个塞得满满的绿钱包，从里面抽出一沓票子。

“你看，”他说，“从1789年起，这些股票在全世界就不再流通了。法国国王被处死以后，有些国王就大袋大袋地烧掉他在位时发行的那些法国股票。这是我在全克雷莫纳收买下的股票。用不了一个月，我就是伦巴第最有钱的人了。”

“要是法国人不走呢？”

“会走的。这里的占星家预言他们要彻底垮台，星相显示他们要完蛋了。火星运行到阿斯特赖亚星座里去了，而阿斯特赖亚就是奥地利，就是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你知道，我赚了钱之后，给教会捐献过。萨格奈利神甫对我说过：‘您放手买这些股票吧，买吧。’我从他手里买股票就花了两千里拉……”

……老科齐奥对小帕格尼尼讲述小提琴的历史。

“孩子，你听说了吗，”老人说着，一边在自己府邸空旷的大厅里踱来踱去。“世界上最著名的小提琴就出在我们这儿。因为这里有红杉——只有我们这儿才长的一种树，而且大自然又使这儿的人有特别灵敏的听觉，使他们特别喜爱高超的手艺。三个世纪以前，我们这座城里出过一个叫乔万尼·马尔科·德尔·布塞托的人。他收留了一个叫安德雷亚·阿马蒂的人，待他亲如一家。布塞托是一个正直的手艺人，安德雷亚·阿马蒂却出身名门。可是他们两

人有一种共同的爱好。他们一老一少，彼此十分相投，就象我们两人一样。安德雷亚·阿马蒂再也没有回到他那个有声望的家族去。家里人认为他成了一个手艺人，玷辱了家族的封号。至今还有许多人不懂得，制作提琴是一种高尚的艺术，它不属于粗糙的手艺之列。不信你去问保罗·斯特拉狄瓦利先生，他一定极力掩饰，不肯承认自己是制琴师傅的后代，虽然他花钱买来的那个封号比起制琴大师的天赋来差多了。算了，不谈保罗先生了，他是个好人，他为遥远的后代人做大事记，写编年史，他的心思跟我们不一样……为什么阿马蒂离家出走了呢？说来好笑，小安德雷亚·阿马蒂同布塞托的孩子们是游玩的伙伴。那时候，这家手艺人的孩子被准许到阿马蒂家的花园里去玩。阿马蒂也常到布塞托的作坊里去。安德雷亚·阿马蒂起初是做玩具。他做玩具提琴，布塞托不时指点他。有一次父亲不在家，小阿马蒂把父亲花园里的梨树砍倒，送给了布塞托。你知道，阿马蒂的提琴是用梨木做腹板和

背板的。老阿马蒂回到家里，看见了花园里发生的事情，他不听老人们的劝说，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孩子关进牢房。事情就是从这里开头的。孩子从牢房里放出来之后，就跑到布塞托家里去了，尽管父亲好说歹说，他就是不肯回家。”

老人走到一个柜边，指指一片片薄薄的金黄色细纹木板。

“这就是梨木，它的果实对我们来说是甜丝丝的，而对小阿马蒂来说却又苦又涩……老人总是比年轻人先死。父亲几乎总是死在儿子前头。安德雷亚·阿马蒂继承了一份偌大的产业。可是，这真是高尚爱好的一个榜样：他已经不能抛弃自己的手艺而成了一名制琴师傅。他夜以继日，用尽浑身的气力，不住手地做呀做。除了做琴，他别的什么都不干，如果妻子忘了给他把饭送到作坊去，他就会不吃不喝，一口气干上两三个昼夜，直到做成一把琴。有人预言说，等他做成第四百把小提琴的时候，他就会永生了。所以他一个劲地加紧做琴，虽然他很清楚，所谓永生并不是指他的躯壳。每一把新琴都比先前的好一些。因此他懂得永生是什么意思。阿马蒂的双手布满伤痕，两个指头上的指甲被撕脱了，然而这双丑陋的手虽然长满老茧、伤痕累累、青一块紫一块的，却象你稚嫩的手指一样灵巧。”

老科齐奥拿起帕格尼尼的一只手，把它高高地举到自己的眼前。

“你的每个手指头都象一个鸭嘴。这是天生的缺陷，而且你本人也长得并不漂亮。可是这样的手指演奏乐器是再好不过的了。”

小帕格尼尼很快就学会了区别各类小提琴。他看着高高隆起的腹板，看着雕刻得十分雅致工整的一对音孔，它们彼此相对倾斜着，就象菲耶索莱修道士的绘画上的天使。

“这不是刚毅有力的提琴。公爵们喜欢在小房间里听小提琴演奏，他们需要的是甜美、纤柔、宁静的声音。所以，你绝对不要在大厅里演奏阿马蒂做的琴。如果你在这间大厅里，在放书桌的那个角落里演奏，那么在屋子中间就很难听清楚了。柔和悦耳的音调并不坏。可是，当我们的共和国正在同掠夺者战斗的时候，当哈布斯堡的一群恶棍扑向意大利北部的时候，另一些人需要的是另一些音调。我在米兰的时候，听过为人数众多的军官老爷们举行的音乐会。从这些人的脸色可以看出，新的带兵队长们希望在音调里找到自己战斗威力的回声。他们是新战争的勇士，他们完全不能理解阿马蒂的提琴奏出的温柔细腻的音调，可是当你们热那亚的小提琴手塞尔维托拿着斯特拉狄瓦利制造的硕大的提琴出台，奏出了足以使飞鸿坠地的刚劲有力的音调时，这些人忽然坐直身躯，挺起胸膛，眼睛炯炯发亮了……”科齐奥住了口，后来又若有所思地接着说：“在巴黎附近的凡尔赛曾经有过世界上最完备的一套阿马蒂制作的乐器。这批收藏品在1790年丢失得无影无踪了。那里有六把中音提琴、两把大提琴和十八把小提琴。这些琴全是为法国国王查理九世的弦乐队定做的。现在听人说，英国人用吓死人的高价在欧洲几个城市里搜求到了这批藏品的残余。”

帕格尼尼倾听着，不敢打断他的话。科齐奥从一个题目转到了另一个题目：

“安德雷亚·阿马蒂有两个儿子，他们都继承了父亲的工作，他们叫杰罗尼莫和安东尼奥。兄弟俩爱上了同一个姑娘。在这之前，他们在一起干得很融洽，不分彼此。姑娘嫁给了杰罗尼莫，于是这个家庭就解体了。兄弟俩分了手，各人于各人的。起初安东尼奥还常到哥哥家走动走动，后来他去得

越来越少了，终于有一天安东尼奥被人发现吊死在作坊门口了。杰罗尼莫继承了这个家庭的事业。他的儿子尼科洛是阿马蒂一家中最有才华的一个，他又接着父亲干这一行。尼科洛接受了外姓人到作坊当学徒。安德雷亚·格瓦尔奈利和安东尼奥·斯特拉狄瓦利就是这样进了他家的作坊的。这两个人后来都成了制琴技师，而且出了名。你见过保罗先生，他说斯特拉狄瓦利是名门望族，那是撒谎，是一篇鬼话，是他编造出来的，他们的名望在提琴上。”科齐奥给小帕格尼尼看了斯特拉狄瓦利带着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的一张旧画像。画上斯特拉狄瓦利是在作坊里。他穿一件白麂皮围裙，戴一顶红色山羊皮帽子，拿着一块木板和工具。

“这帧版画是我自己着的色，”科齐奥说，“我认为，选色是正确的。我让你看这幅画是要让你知道，这个普通的工匠根本不是什么议员，也不是什么贵族。然而你看，孩子，如果我有天分哪怕是做出一把提琴，就象这个斯特拉狄瓦利在106岁时做的那样的琴，我情愿不要这古老的伯爵封号！”

老伯爵把孩子带到另一个玻璃柜前。

“你看，漆是金黄色的，它不会盖住任何一条纤细的木纹。你再看，这木材就象是斑点纷除的虎皮。腹板上没有一个节疤，条条纹理都象头发一样纤细！这棵树至少有350年了。听说，在威尼斯同土耳其人打仗的时候，斯特拉狄瓦利买下了土耳其人用来造船的大量木材。这些木材都经过几十年的风干，后来，在亚得里亚海东岸被隔断之后，就没有人能买到这种木材了。在我们的山地里，有些地方有细纹的云杉，不过要把这种木材保存很久很久，才能用它来制造这样细致而复杂的物件。而在国外，在亚得里亚海的东方，高山上生长着一种巴尔干云杉，仿佛是造物主特意为提琴技师创造出来的……”

科齐奥一把接着一把让小帕格尼尼看琴。

“你看，同一个技师从来不做两把式样完全相同的琴。你一眼就能看出，这些琴全部不一样。你不妨拿一具圆规去量一量音孔之间的距离，你可以看到所有提琴上音孔的位置都是不同的，而且它们和中心线的交角也是不同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表明，提琴技师掌握了木材的秘密。他们知道，不同的树种发出的声音是不同的。你从他们怎样雕刻音孔就可以看出，他们是多么深刻地掌握了自己这一行的秘密。音孔使他们制作的每一把琴的音质都特别出色。”他小心翼翼地又取出一把提琴。“这把琴我很少取下来。这是‘天鹅之歌’。它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它是斯特拉狄瓦利生前制作的最后一把提琴，当时他是106岁，老人做的琴比年轻时做的更胜一筹。”

老伯爵把斯特拉狄瓦利做的小提琴叫做银音琴，把中吉提琴的声音比作金音，大提琴是青铜音，而低音提琴则是黄铜音。

有一次，科齐奥坦率地告诉小帕格尼尼说，他毁掉了四把斯特拉狄瓦利做的小提琴。伯爵压低了嗓门，仿佛是害怕被外人偷听了去，他踮起脚尖，把孩子带到一扇矮小的房门边。他在一间昏暗的房间里点上灯，带着无可奈何而作孽的神色，指指钉在桌上的四张木板。科齐奥拂去一支古老的音叉上的尘埃，用它在墙上敲了一下。

“听见了吗？”老人低声问道。

孩子回答说：“听见了。”

“象吗？”

“象”

“可是你明白吗？音叉会唱，从斯特拉狄瓦利做的提琴上切下来的木板也同样会唱。这个音是每秒钟振动 512 次……你再听听这个。”老人敲了敲另一片木板。孩子点点头。

他们把四张木板一一试过，小帕格尼尼每次都点点头。

“这也是，这也是一样的！”

几个声音的频率和高度都是相同的。

“看见了吧，”老人说，“全是每秒钟振动 512 次。孩子，你的听力很好！来，你再看看，这张木板是从斯特拉狄瓦利 1708 年做的提琴上取来的，它旁边的那一张是从他 1717 年做的琴上取的。这是细纹槭。它旁边是一张云杉板。琴是 1690 年做的。这最后一张板也是云杉，琴是 1730 年做的。让我们来试验试验。”

老人的眼里闪出青春的火焰。他轻轻一击，木板就唱出声音来了。孩子说：

“升 A！”

“好！”科齐奥说。

第二张木板发出同一个音。第三张和第四张也一样。在熟练的手指的叩击下，四张木板同时唱起来。

孩子一声不响，站在那里听着，瞪大了眼睛盯住一块块木板。他老师的脸上则始终挂着如醉如痴的微笑。

最后，老人又接着说下去：

“要想得到这种银铃般的声音，就必须把槭树和云杉的自然品质结合起来。自然界里始终是有声音的，但是声音仿佛是一只悄悄地在这些树上跳来跳去的鸟儿，要把它捕捉住，要把它驯化。要把它驯化到能够婉转啼鸣的程度。孩子，你注意到没有，小提琴的腹板总是用云杉做的，而背板总是用槭木做的。我还做过计算，云杉能够以比空气快 15 倍的速度发出声音。提琴是由振动速度小的槭木和灵敏度比较大的云杉结合而成，它发出的声音的比例是 12：16。可是许多人却认为，腹板和背板发出的声音是同一个调子。这是两个不同的音。自然界的和谐悦耳在于这两个音融合成一个统一的、完整的、不可分割的、完美的音。有一次我定做了一把提琴，用的全是槭木，腹板和背板的厚度也一样，这把琴简直叫人没法听，它发出的音是嘶哑难听的。孩子，自然界是不能容忍单调的。腹板和背板应当发出不同的音，两者的差应当是一个全音。由此而产生的纯净、浑厚的音，就象两种贵金属熔成的合金一样，单取其中的一种金属，它是柔软而脆弱的，但两者一旦结合，就变得刚劲而坚固。由两种软弱中生出了力量。你要记住，提琴的尺寸是不能加大，也不能缩小的。琴箱里面的空气量稍有增加，E 弦就会象一只尾巴被人踩了一脚的小狗一样，尖声嚎叫起来，而低音就变得软弱、沉闷、嘶哑，宛如一个醉汉的呓语。如果把琴箱缩小一点，就会出现相反的情况。第四根弦就会变得沉闷，而低音变得嘶哑。可是，你不要以为这一切都是一成不变的。自然界在变，人也在变。每一代人的听觉都是不同的。本世纪的音叉同过去几个世纪的音叉发出的声音就有差别。给人数很多的听众演奏和为一家五口演奏，在调弦上应该是不一样的。你的祖父和曾祖父听出的自然界的的声音是另样的，他们喜欢听这样的声音，于是就不去听别样的声音，而且他们这样做是不由自主的，并不需要故作姿态。在这些事情上人是不会欺骗自己的，要想说服今天的人按照上个世纪的音叉来调弦也是办不到的。老塔蒂尼 六十

年前曾经测量过绷紧的琴弦对琴身的压力。那时他测得的压力是 63 磅。可是你要知道，当时的琴弦比现在细，琴马比较低，琴弦离腹板也近一些。现在的这一代人提出了另外的要求，他们听不见旧的提琴声了，所以只好提高音叉，琴弦的振动也增大了，琴马加高了，琴弦象一块凸板绷在腹板上。琴马把琴弦架高到老鼠可以在腹板和 E 弦之间自由自在地跑来跑去。你知道吗，孩子，音域比上一个世纪提高了半个音，而琴弦对琴身的压力不再是 60 磅，而是 80 磅了。人们把弦绷得更紧，人的神经也绷得更紧了。时光飞逝，岁月更替，人也在不断地变化。往后会是什么样？人的变化有没有止境？我发现，世界现在就在改变自己的色彩，耳朵在捕捉另一些声音，于是我不禁想到，阳光也在日益暗淡……”

科齐奥在一张小沙发上坐下来。他掏出一块手绢，猛地擦干了泪水。然后他站起身来，牵着帕格尼尼的手，把他领出了房间。

“孩子，我们走吧，”他说。“我告诉你的话，你对谁也别讲。大自然不喜欢泄露自己的秘密，好奇的人是要遭它报复的。”

第八章 群星之间

一家人回到热那亚时，增加了新的成员。

在克雷莫纳，安东尼奥先生出人意料地同女儿鲁克莱齐娅和玛格丽塔言归于好了。在这之前，尼科洛甚至不知道有这两个姐姐，因为家里人谁也没有提到过她们。帕格尼尼一家立即扩大了一倍，因为安东尼奥先生的这两个女儿都已经成家了。

大女儿鲁克莱齐娅的丈夫是一个很不安分的人。认识了没有几天，他就同安东尼奥先生大吵了一场，差一点动手打起来，到热那亚以后，他整天同一些陌生人打牌赌博。他输掉许多钱，而在他手气好的时候，输家就跑到家里来大吵大闹，搅得四邻不安。

而且，安东尼奥先生的事情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他象一个中世纪的占星术士那样，执拗地注视着夜空，观察着星辰位置的移动，一面喃喃自语，背诵着一些复杂的天体物理学公式，他说到星辰对人的血液流动的影响，说到星辰对他一家人遭遇的影响。在他的话里，星占表的预言同对可能获得的利润的推算奇怪地混杂在一起。在这个经纪人手里，帕斯卡和莱布尼茨的计算器变成了会计结算账目的工具，而雷蒙德·卢利探寻哲学真理的逻辑机成了必须保证买到能赢钱的彩票的摇彩转盘。占星术士和炼丹术士对长命水和点金石的探寻在入了迷的中世纪人身上是同对人的幸福、对人类社会结构的憧憬联系在一起，而在老帕格尼尼手中却变成了他寻找在交易所中进行欺诈以及同黑势力勾搭的种种手段。

不过，这些都只是枉费心机。

老帕格尼尼并没有履行自己对银行家承担的义务。他推托说在途中失窃，在克雷莫纳被盗，借口由于战争而受了损失等等，可是两位经理都是老练的银行家，阅世极深。于是，迁延时日的诉讼开始了。

昔日的友人也开始躲避安东尼奥先生了。如果说他从前只须要煞有介事地坐在自己经纪人的桌子后面，那么现在他得自己东奔西走，找水手打听到港的是什么货物，即使是这样，在他出面想做成一笔买卖时，他也常常遇到一看见他就沉默不语、满脸不高兴的商人；别人往往避开他而成交。交易所中的每次失利都使这个家庭感到加倍的沉重。

离家很久的哥哥也回来了。他一看见小提琴手，不禁又是惊讶，又是气忿。

“这是怎么回事？这个小崽子怎么会活下来的？”他嗓子暗哑，粗鲁地问父亲：这个瘦得皮包骨头、咯着血、站着都摇摇晃晃的小鬼怎么会活下来的？

弗朗切斯科差一点要动手打安东尼奥先生。在这一场吓人的争吵之后，母亲跪在尼科洛的小床边，哭了整整一夜。她说，全家人的希望都在于他的勤奋了，他无论如何也要获得成功。

尼科洛回到热那亚以后，就按照科齐奥的主意，跟乔万尼·塞尔维托学琴。可是父亲连一个巴约科也不肯付。

安东尼奥先生说：“在这个苦难重重的尘世上所能得到的最出色的指点，塞尔维托先生已经全都给了。”

塞尔维托生气了，课就此停了下来。确实，这时驾驭提琴的主要困难已经被克服了，而且孩子的视奏能力要比塞尔维托本人高明得多，——不过，

要做的事还多着呢！

喜欢饶舌的女邻居们在苔丽丝夫人的耳边絮聒不休。苔丽丝夫人不知从什么地方弄到了一些钱。有一天，安东尼奥先生在法院里有些耽搁，她就利用这个机会带儿子去见贾科莫·科斯塔先生。科斯塔先生是热那亚唱诗班的教师，而且在热那亚所有的教堂乐队里都担任首席提琴。

科斯塔先生听了小帕格尼尼的演奏。

第二天帕格尼尼就到教堂去演奏了。祈祷仪式一结束，科斯塔先生就把孩子叫到跟前，让孩子每月到他家上五次课。

上过几次课之后，科斯塔先生就对学生拉出的音之清亮、罕见的理解力和迅速的进度大为诧异。半年之后，当苔丽丝·帕格尼尼背着丈夫送来 30 次课的学费时，科斯塔先生已经带着心满意足的微笑，盘算着这些钱比起他从有帕格尼尼参加演奏的教堂音乐会赚得的收入来，还有多大意义。

苔丽丝夫人得到热那亚高级宗教人士的垂青，她把家里发生的变化归之于神的意愿。

安东尼奥先生不再酗酒了。他看着儿子，露出温柔的笑容。当他会见科斯塔先生，而且得知贾科莫先生不想收他的钱时，他感到分外高兴。双方都觉得满意——贾科莫先生是为自己的学生和这个学生给他带来的收入而满意，安东尼奥·帕格尼尼先生则为科斯塔先生的慷慨大方而满意，因为这种慷慨对帕格尼尼一家的开支有很大影响。

然而，过了不久科斯塔先生的自私忽然被发现了，于是安东尼奥先生感到自己受了欺骗，上了当。他很有分寸地喝了一点酒来提神壮胆，然后去找科斯塔先生论理。在离教堂唱诗班教师简陋的住宅很远的地方都能听到吵骂的声音，他们彻底决裂了。科斯塔先生的课停了。可是他不肯为自己的学生在音乐会上的演出付钱，尽管安东尼奥先生暴跳如雷，他也没有给他一个巴约科。事情就这样搞糟了。

科斯塔先生收集了这个学生受洗和童年的情况。他最后认定，孩子的提琴天才、他非凡的音乐禀赋和在少年身上令人难以置信的音乐技巧都不能用神明的干预来解释。这里毫无疑问有魔鬼插手，有妖精的影响。接生婆的诅咒是小帕格尼尼取得非比寻常的成绩的原因。

决裂的当天，尼科洛·帕格尼尼还对父亲和科斯塔先生的谈话一无所知。他想不到会有这种事，所以象往常一样拿着琴去上课。他很有礼貌地轻轻敲了敲门。门开了，一记凶狠的耳光打得他从楼梯上滚了下去。

他差点把一个上楼去找贾科莫先生的、黑眼睛的高个子撞倒了。

陌生人一面骂着，一面抓住了孩子。

“小鬼，你从哪儿来？出了什么事？干嘛跌跌撞撞的？”

帕格尼尼一甩手，他想说点什么，可是抽抽搭搭地说不出话来。

“你怎么了？出了什么事？”陌生人还在问。

帕格尼尼向他讲了自己的委屈，他说：“你在这儿等着。”

科斯塔先生同客人在楼梯头上谈话的时候，帕格尼尼一直在楼梯下面等着。帕格尼尼听见科斯塔先生称陌生人为“亲爱的涅科”。从谈话里听得出来，陌生人是知名的作曲家涅科，他写的歌剧在意大利北部、在那不勒斯、威尼斯、米兰、帕多瓦和里窝那的所有剧院里上演。帕格尼尼在热那亚听过涅科作品的片断，他知道，连罗马的剧院也上演涅科的歌剧。

当孩子听见谈话结束了，涅科先生正在下楼对，他有一种甜蜜而又令人

心醉的预感。

涅科一言不发，从孩子身边走过。帕格尼尼默默地跟在他身后。他们走到阿基米得大街上一幢旧房子的门边时，涅科先生开了口：

“拿提琴的小鬼，我听过你的演奏。我自然不会相信什么魔鬼干预你的命运这种胡说八道，因为那样就把你抬得太高了。不过你的确是一个小小的奇迹。嗯，你爸爸打你吗？”他突如其来地问道。

“打得厉害着呢，”帕格尼尼绘声绘影地回答。

“这对你大概是有好处的吧？”涅科先生眯起眼睛，笑嘻嘻地问道，一面给孩子打开一间陈设华丽的大房间的门。

用金色的墨水写在红色五线谱上的音符使帕格尼尼大为惊异。这间屋子的所有器具都十分精致考究。有一架旧式大钢琴，还有竖琴、漂亮的各式银号、长笛、巴松管、双簧管，一套用有色金属做的红色、白色、浅蓝色、黄色的小铃铛，乐谱架、镶金头的象牙指挥棒；用压花的西班牙皮革蒙面的安乐椅、放满书籍和有皮封面的总谱的书架、用威尼斯的淡红色玻璃做的陈列柜；一张镶嵌着佛罗伦萨式图案的桌子上摆着一个盛着红葡萄酒的银杯和一只用白色金属做的、东方色调的大瓶子。帕格尼尼觉得这一切都仿佛是梦境。

涅科先生打开琴匣，仔细地看了帕格尼尼的提琴，然后把它放在一边。他走到一个带玻璃门的雕花大橱前，拿出一把硕大的樱桃色提琴和琴弓，递给帕格尼尼。他又把一个乐谱架推到帕格尼尼面前，翻开一个写满了音符的小笔记本……

“嗯，好吧，”帕格尼尼拉完之后，涅科说，“这个月我都在这儿，哪儿也不去。你每天都来吧。如果我不在家，你就等一等，自己练琴。不过，这个钟点我总是在家的。”

过了仅仅四天。弗朗切斯科·涅科先生一次也没有缺过课。当帕格尼尼心里突突跳着，走近阿基米得大街时，他每次都对使他能进入涅科先生宅第的命运怀着强烈的感激之情。

鹅毛笔、金黄色的墨水、画在结实的浅黄色纸张上的红色五线谱、微微含笑的眯起的眼睛、慈爱的语调……

“我应当祝贺你，”涅科说，“我没有见过谁有你这样敏锐的听觉。”涅科先生点点头，仿佛是要突出这句话的含意。“不过，我要告诉你，上一次听你即兴演奏，比听你演奏我的作品更令人愉快。你把我的作品改编了，而不是按我的意思在演奏。你会把生活中的一切都改编一番的。你不按自己的意思改编出来，就始终感到不满足。我要劝你一句：如果你在大庭广众中登台，你就别演奏那些现在还活着的作曲家的作品，因为你会使他们感到羞辱，尽管你也许能使别人的作品具有比作者原意更为丰富的内容。你遇上了象我这样的作曲家是你走运，换了别人，他会因为你的发挥，因为你给别人的乐章里注入了那种和你的年龄并不相称的激情而给你一记耳光……嗯，干正事吧！别担心你的发挥会让我吃惊，因为你不仅应当演奏别人的作品，而且要创作自己的……脸红什么呀，你这个小猢猻？”涅科突然脸色一沉，住了口。“我并没有抬举你，别翘尾巴！”

于是帕格尼尼怯生生地向涅科先生承认，他一向不同意科斯塔先生对他提出的要求。

“我从来没有过那种愿望，”孩子说道，把一双手放在胸前，“想去学会科斯塔先生的弓法。我认为，他教我的时候使用了一点暴力。我总是违背

自己的意志去完成他的要求的。我很高兴能从他那儿转到您身边……”

“好了，好了，”弗朗切斯科先生说，“我不爱听人奉承。等你再换一个老师时，你大约用不了一个月就会对他用同样的话来议论我。”

“永远不会这样的！”帕格尼尼满脸绯红地喊起来。“你父亲是什么打算呢？”弗朗切斯科先生问。“他逼我到教堂去演奏。”

涅科先生咳了一声。

“信奉上帝的意大利人现在卷进了一场小提琴热。人们把你叫做‘拿提琴的孩子’，你把许多人吸引到教堂里去，这就增加了神甫们的收入。小心，他们会把你也变成一个虔诚的信徒。”

“不会的，”帕格尼尼说。“我不喜欢那种慢吞吞的、拖泥带水的音乐。”

“我想，在唱诗班里拉琴只能毁掉一个音乐家，”涅科一字一顿地说。

……歌剧作曲家和“拿提琴的小鬼头”（涅科先生是这样称呼尼科洛的）之间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友谊。有一次，小帕格尼尼谈起去克雷莫纳的旅行，而且详细地讲到自己对小提琴历史的知识。涅科特别注意地听了孩子关于法国军队的讲述，他突然把话题从音乐转到政治，第一次向小帕格尼尼讲了奥地利人奴役伦巴第的历史。他讲到法国进军意大利的意义，他说得很快，仿佛是不停地自己扫断自己的话头。他告诉孩子，他是米兰人。在伦巴第古老的自由城市米兰，可以最尖锐地感受到对奥地利压迫的不满。正如彼特拉克说的那样，只要能帮助意大利摆脱这些异族人，无论什么手段都是好的。法国军队赶走了奥地利的宪兵，赶走了从维也纳来的德国神甫，而波拿巴的宣言书带来的是挣脱宗教压迫和政治压迫的解放，所以——“法兰西的武器万岁！……”

这次谈话之后，帕格尼尼对弗朗切斯科先生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依恋之情。老师信赖年幼的学生，这种信任得到了报偿。

涅科先生感觉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常常谨慎地点头示意，让尼科洛注意那些赶着装满木炭的驴车、在阳光明亮的车道上走着的脸色黝黑的人，他对尼科洛说：

“小鬼，你等着，有空的时候我跟你讲讲另一些烧炭工人，他们有另一种负担，更沉重的负担。”

帕格尼尼在“避难所”就多次听到过“烧炭党人”这个词。有一次孩子们用神秘的口气告诉他，有两个住在“避难所”的烧炭党人被捕了。帕格尼尼认识这两个人。他们脸色苍白，手臂又细又长。他们的衣裳上没有一点炭灰的痕迹。帕格尼尼问伙伴们，为什么他们叫烧炭党人，伙伴们回答说：“我们也不知道。”

涅科引导着孩子，向他揭示真情。他告诉尼科洛，有一些在山林里生活的弟兄，他们把一些老树烧成木炭。这些弟兄从山林里来到市场上。就这样，福莱斯塔、巴拉卡、温塔逐渐成了尼科洛习以为常的概念。然而，只要孩子请求解释一下某个词的含义，涅科就立即把一个手指贴在嘴唇上。

小帕格尼尼创作了意大利歌曲《卡玛尼奥拉》的一支新变奏曲，而且还创作了自己的乐章，这就是他偶然在海岸上听到法国水手唱的那支激动人心的法国歌曲，就是当年青而漂亮的马赛人走上高高的海岸的那一天，他们高声唱着的那支歌曲。这支歌召唤祖国的所有儿女拿起武器，歌中讲到被人民的鲜血染红的旗帜已经高高举起，光荣的日子已经来临。每段歌词的结尾都是：“公民们，拿起武器！”

当帕格尼尼在《卡玛尼奥拉》之后，紧接着奏起了这首被他称为马赛水手的歌曲时，涅科激动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迈着大步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涅科洛从来没有见他这样激动过。涅科先生从壁橱里拿出在意大利北部散发的、法国将军波拿巴的宣言书，而且把这一片片灰色纸张给孩子看。山林弟兄的秘密揭开了。小小年纪的帕格尼尼懂得了，什么是蕴藏着烈火的沉重炭块。

烧炭党人的活动占据了孩子的思绪，而同老师的这些谈话所具有的秘密气氛又有一种特别的诱人之处。帕格尼尼开始过他自己的、非童稚的生活。他甚至觉得父亲的打骂都比较容易忍受了。当姐姐、哥哥、父亲、母亲之间发生龃龉的时候，他也能听他们长时间的争吵而无动于衷。他有他自己的生活，有他自己的生活打算。

帕格尼尼布满红色斑点的手绢使涅科先生第一次怀疑孩子的健康。涅科先生通过友人打听到尼科洛的家境。他为了不使自己的学生感到尴尬，常常在课后让他多留一个小时，然后十分谨慎地邀他一起吃饭。然而，小帕格尼尼过了不久就坚决不肯留下了。涅科先生看到学生脸上的青紫伤痕，明白了他的不肯是事出有因，原来是他父亲不准他延长课时。

尼科洛预感到自己敬爱的老师不久就会离去，因此极力寻找机会在涅科先生身边多待一会儿。不过，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就得诬骗密切监视着他的父亲。

涅科自己参加了烧炭党人的地下活动，因此有认真、细致地观察的习惯。在这些年代里，只有涅科一个人能够确切地意识到传说对小小年纪的提琴手的生活有多大意义。当时安东尼奥·帕格尼尼先生和他生意场上的友与敌，以及他的妻子苔丽丝夫人和她博恰狄家族中气势汹汹的远亲近戚，都对尼科洛天赋的来源揣测纷纷，而且倾向于认为是一种超自然力量的干预，或者是魔鬼的干预，或者是神的赐福，而涅科则在为孩子的命运担心，孩子羸弱的体质使他放心不下。涅科担心，这种足以战胜一切的强有力的天赋会变成一团烈火，把火源连同房屋统统烧得精光。

有时候他又觉得，孩子既然能承受安东尼奥先生加在他肩头的沉重负担，那他一定是健壮坚强的，虽然看起来弱不禁风。

当帕格尼尼扬起眉毛，平静地向他讲述七岁时就长时间地练琴，累得不能用正常的姿势持琴，只好把它象大提琴那样，夹在两个瘦骨嶙峋的膝盖之间来拉时，性格诙谐、达观的涅科也不由得泪眼模糊了。涅科听着，却不忍心抬起头来看孩子一眼。他觉得，在他面前展现的是一道人类苦难的深渊。

在重读《米兰编年史》时，涅科先生不禁浑身战栗。古代的记事人讲到伦巴第的农民故意把自己的孩子摧残成畸形，以便日后将他们卖给斯福扎大公去当宫廷侍从丑角。涅科想：“新鸟唱新曲。这个罕见的人物落在一个残暴的人的掌握之中。这个残暴的人会毁掉孩子的天才，把他变成一个一文不值的市场卖艺人……”

关于尼科洛的命运，还有一个题目引起涅科先生的思索。他相信，教堂音乐对他小小年纪的学生是格格不入的。涅科看到，小帕格尼尼虽然用自己提琴的洪亮声音盖过教堂的圣歌，但他自己却一如既往，并不为圣歌所感动，新世纪的孩子的心灵对天主教人士的种种纠缠不休的、曲意奉承的僭望十分冷漠。可是当涅科先生同他谈起意大利的自由，谈到烧炭党人生动而光辉的工作时，孩子就激动得两颊绯红。

对教堂音乐的这种冷漠当时还是无意识的，小帕格尼尼对教会并无敌意和仇视。可是，涅科先生想到了天主教日后不难插手的问题。在那个时代，尼科洛在神甫面前的忏悔可能给涅科先生造成很大的麻烦。当地主教严厉要求神甫在接受忏悔时，仔细查明教会儿女的思想方式。他本人每星期都向罗马教廷驻热那亚的代表提供材料。这些材料从热那亚再转到罗马，有时还转到维也纳。在维也纳，皇帝陛下的警察大臣做出相应的结论，而且在地图上标出将来可能发生暴动的地区。

孩子的沉默寡言和恬静引起了安东尼奥先生的疑心。他同妻子商量了一番，妻子又去向神甫求教。不过，当地教会的神甫很赏识小帕格尼尼。他宽慰苔丽丝夫人说，孩子走的是正道，他每星期在教堂乐队演奏三次，他的演出吸引了许许多多祈祷的人，他们都心甘情愿地响应募捐，所以，可以把尼科洛·帕格尼尼和他的提琴看成是有益于上帝的。

这样一来，帕格尼尼先生就放了心。当小提琴手根据涅科先生的建议，被邀请参加世俗音乐会的演出时，他也不表示反对了。

那时的意大利还醉心于女高音的演唱。著名的阉伶 马尔凯齐在自己纪念日的演出中，以纯净明亮的童声高音使憨厚的热那亚听众为之倾倒。

当马尔凯齐在入迷的听众面前用尖细的童声唱出华彩经过句时，帕格尼尼带着一头小兽的好奇心，偷偷地看着他。男子用女人的嗓音唱歌，这种艺术既不能博得他的赞赏，也不会让他感到惊异。

在马尔凯齐和著名的女歌唱家阿尔梯涅蒂演唱之后，小帕格尼尼出场了。坐在楼厢的那些听众早已在教堂中领略过这位小小提琴手的演奏，可是，今天聚在偌大的剧场中的大部分人对这个禀赋非凡的孩子却一无所知。

当这个孩子拿着提琴走上台口的时候，神气活现的资产者、军官、神甫、交易所里的生意人的妻子、商人、公证人、经纪人、封号已经衰微的古老家挨出身的水手、家道中落的贵族、破了产的伯爵——这些人全部纷纷议论起来，而且不住地点头。干瘦的孩子出场时，怯生生地拖沓着脚步，仿佛他穿的是一双木头做的鞋子。他弓腰驼背，肩头支楞着，一双长长的、皮包骨头的手臂几乎可以够着突出的膝盖骨。场内掠过一阵轻微的惋惜声，闪过一阵微笑。尼科洛是第一次在如此之多的听众面前演出。如果说，在这之前关于一个小小年纪的提琴手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神话并没有越出他居住的小胡同，那么，现在这个神话展开翅膀，飞遍了全城，而且飞到了海上，飞遍了整个蔚蓝色的利古里亚海滨。

惊异取代了好奇。孩子用同他身材相比显得庞大的提琴奏出了雄壮而动听的音乐。乐队开始伴奏了，圣歌的声浪被上百件乐器的音响淹没了，然而超出于所有声音之上的是萦回缭绕的钟声，而且仿佛不是一把，而是十把小提琴在演奏。悦耳的旋律如行云流水，盖过了合唱队和乐队，最后，一个长长的、抒情的音符奏完最后几个小节，在空中凝住了。这个音萦绕着，持续了一分钟、两分钟……听众站起身来，一阵低语掠过剧场，人头象谷穗一样晃动着。全场听众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个孩子。惊异又被赞赏所取代，而在许多面孔上出现了近似迷信的恐惧的神色。

坐在第二排的年轻的宗教学校毕业生诺维面色苍白、眼里露出仇视的凶光，在邻座的耳边悄声说了几句。这种毒蛇似的嘀咕被涅科先生听到了。诺维说，这孩子身上显示了魔鬼的力量，因为如果没有魔鬼的帮助，一个人，而且几乎还是一个儿童，是不可能把一块没有生命的木板运用到这般出神入

化的地步的。

风暴般的掌声并没有盖住个别人的谈话。

“当我听到这个被鬼迷住了的孩子用琴弓拉出的声音时，”一个神甫叹道，“连我这个一贯祈祷上天的人都感到血液在汹涌，感受到罪孽的尘世生活的全部令人心醉之处。”

一个耶稣会徒意味深长地瞟了一眼穿着便衣的、最神圣的宗教裁判所的代表。后者只报以一个冷漠的眼色。他用一双呆滞的眼睛看着舞台，摇了摇头，走到神甫身边，对他说道：

“父母都是教会的忠诚仆人，孩子也在教堂里演奏。这是来自神明的音乐。”

夜里，小帕格尼尼发了高烧。第二天早晨，他怎么也不能断定，究竟是他梦见了父母亲争吵，还是确有其事。他依稀听到的片言只语使他十分难过。父亲说必须“在出远门之前，好好将息将息”。母亲一再重复说“太早了点儿”，父亲责骂她，而且说：“到时候了。”尼科洛把这些片断加以比较之后，明白了他们谈的是父亲打算让他周游利古里亚海滨的各个城市，举行音乐会。

父亲刚走出家门到交易所去，孩子就立即下了床，飞快地穿好衣服，跑去找涅科先生。当他伸出手去，打算握住门把的时候，他看见涅科先生恰好打开了这扇门，在透过楼梯上的窗户射进来的阳光里，一位姑娘爽朗地笑着，从弗朗切斯科先生的房里走出未……她一看见小帕格尼尼，脸上的笑容就消失了，神色变得庄重起来。

“看，您的小小提琴手来了，”她转身对涅科先生说。“好吧，我等着您。”

她快步走下楼去，鞋跟笃笃地敲着楼板，她一边走，一边系上面纱。帕格尼尼突然感到，一根细细的冰针刺进了他的心房，折断了，把针尖留在他的心里。

涅科先生把小帕格尼尼抱起来，举着他在房里转了一个圈，吻了吻他的额头，又把他放回地上。

“祝贺你！”他说。“很可惜，我不能带你一起走。我明天要走了。”

帕格尼尼扑到安乐椅里，泪水泉涌而出。昨晚音乐会的成功、孩子自尊心受到的鼓舞——这一切都在突然降临的沉痛面前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第九章 少年时代

少年提琴手的音乐会引起了轰动，这使安东尼奥·帕格尼尼有些不安。

一天清早，苔丽丝·帕格尼尼还在酣睡，阳光刚刚把热那亚墓地的石碑尖顶染上金色，海岸的沙滩还被在晨风中迅速消散的薄雾所覆盖，热那亚寂静的街道上只能听到啁啾的鸟鸣，小帕格尼尼肩上担一根手杖，上面挂着一个包袱，飞快地倒腾着脚步，尽力跟上迈开大步的父亲。老头子手忙脚乱地把钞票夹、钱袋、“意大利邮政”的车票一会儿装在这个衣兜里，一会儿又塞进另一个衣兜里。一个小时以后，他们就到了伏契，然后是涅尔维，接着在开阔的海岸上看见了列科，后来他们就进了山，等到太阳已经升得很高的时候，他们又顺着一条被雨水砸得很硬实的道路进了树林。他们沿着这条路到了基阿瓦里。他们在基阿瓦里住在一家便宜的小酒店里。直到这时小帕格尼尼才知道，母亲不会因为他们不知去向而担心，因为给她留了一封信。安东尼奥先生忽然对尼科洛亲热起来。他甚至拍拍儿子的面颊，对他说：

“你知道，我是山穷水尽了，现在就全靠你来支撑这个家了。你就到处去演奏吧。等我们敛到钱，那时候就能过上富裕日子了。”

在基阿瓦里，尼科洛第一次在小酒店里演出，然后他们又往南走。孩子在斯培西亚演出了两次。以后音乐会就一个接着一个——在教堂、在酒店、在旅馆。贪财的欲望把老头子从一个城市赶到另一个城市。安东尼奥·帕格尼尼仿佛又焕发了青春的活力；他不让儿子有一分钟休息，也不顾情自己的身体，他成了名副其实的音乐会经理人，而且工于心计。当初他做经纪人时没有办成的事，现在作为戏班主忽然如愿以偿了。

海报是在马萨的一家小印刷所里印的，因为价钱便宜。安东尼奥·帕格尼尼谎称是尼科洛的远房亲戚，起劲地为儿子做广告。他最寄于希望的是卢卡、比萨和佛罗伦萨，此外他打算去波伦亚、摩德纳、勒佐、帕尔马、皮亚琴察、帕维亚和亚历山德里亚，然后转而向南，在诺维演出一场，再走山路回到热那亚。这样一来，整个东部海岸都成了这个老谋深算的贪婪之徒的活动场所。

在各大城市演出的间隙里，老头子毫不怜惜地强令儿子在旅店里表演，从坐在桌边喝一盅、一边吃着海味的赶骡子的脚夫、江湖艺人、宗教学校的学生手里抠出几个巴约科、生地西母和索里多。

他们就这样一直走到里窝那。在这座小城市的第一次演出之前，老头子打开了最沉重的一个包袱。包袱里有一件灰色的短上衣、一条裤子、新袜子、新鞋和一顶插着羽毛的灰色宽边帽。这些服饰都很笨拙，而且不合身，但全是用上等料子做的。一条镶了花边的白衣领就值好几个里拉，因此，小小年纪的提琴手又一次感到，对安东尼奥先生来说，他的存在具有一种他原先不知道的、新的价值。

里窝那的听众有各色各样的人，可是这并没有妨碍音乐会获得成功。做父亲的亲自过问收入，斤斤计较，不让别人少付一个巴约科。晚上，饱餐一顿之后，老头子忽然大手大脚起来。他拿出一个路易多尔，放进里窝那的赌场，当晚就赢了一千法郎。好手气使他象喝醉了酒一样地昏昏然。老头子走到柜台边，一口气灌下一杯瓔珞柏酒，然后又回去接着赌。他一刻也不让儿子离开他，仿佛是害怕孩子单身一人时，会泄露某种秘密似的。也许，他模模糊糊地感到，尼科洛因为想家而苦恼之极，因为孩子在这次成功的演出之

后曾经向他流露过。

过了三小时，音乐会挣来的钱和这天晚上赢来的钱统统输得精光，老头子连最后一张 25 法郎的钞票也送进了水手常去的岸边赌场。

天快亮时，他们才回到旅馆。老帕格尼尼唠唠叨叨地骂着。他躺下睡觉时说，明天还要演出一场。

清早，小帕格尼尼醒来，他发现新外衣的一只袖子被撕开了。他想不起来是怎么撕开的，可是知道自己逃不脱一顿打，而且晚上也没有登台的服装。

父亲还在睡觉。孩子看着撕破了的衣服，他觉得这简直就象是撕裂了他自己的皮肉一样。他拿起外衣，蹑手蹑脚地走出房间。他在房门边碰上了一个侍女和一个茶房。侍女用手肘推开跟她纠缠不休、满脸胡子茬的茶房，而茶房一发现有人开门，就赶紧闪到一边去了。侍女想逃走。孩子叫住了她，向她借了针线。他流着眼泪，按侍女的指点走上了阁楼。阁楼上风吹得呜呜地响。天气很冷，穿堂风把大梁和桁架上的积尘刮了起来，刺得鼻孔痒痒的。小帕格尼尼骂自己没有勇气请侍女补一补外衣。可是他当即清醒地想到，那是要付钱的，于是他又平静下来。

这时帕格尼尼听见一个蔬菜贩子的高声歌唱。他清澈明亮的声音从街头传来。孩子把身子探出窗外张望着。一阵风吹来，刮走了他手里的外衣，等他顺着楼梯跑下去时，外衣已经被人抬走了。帕格尼尼跑到街上，他看到的只是人们惊诧的目光。

他流着眼泪，站在房门边。一只手几次想去抓住门把，可是每次都象被火烧了似的缩了回来。他好不容易才擦干眼泪，走了进去。父亲还在睡觉。帕格尼尼小心翼翼地不弄出声响，挂上了门钩，在自己床上躺了下来。他想脱掉鞋子，装做没有起过床的样子，可是突然发现父亲的一只眼睛正从被子里仔细地打量着他。“他看见了吗？”孩子想着，忽然煞有介事地说：

“爸爸，我跟你实说了吧：外衣被人偷走了。”

老帕格尼尼从床上跳起来，顿时睡意全消。

“你真是耍了我的命了！”父亲嚎叫着，在房里东翻西找。

“圣母保佑，”帕格尼尼想，“爸爸没有看见。”于是他也装模作样地帮父亲找起来。不过，寻找也并不费事，因为屋里除了帕格尼尼可怜的一点点行李外，什么也没有，家具很简陋，外衣没有地方可藏。几分钟之后，老帕格尼尼就跑到走廊里大吵大叫起来，说他一个子儿也不付，而且要立即报告当局说，这家旅店谋财害命。小帕格尼尼躲在房间里。有一个人大约以为是安东尼奥先生丢了衣服，所以在劝慰他。

他怒不可遏，因此一句话也听不进去。他喊道：

“我的儿子，我出了名的儿子今天要演出，可是他的衣服被人偷掉了！……”

“谁是你的儿子？”一个女人问道。

安东尼奥先生打开了房门，于是帕格尼尼看见了给过他针线的那个侍女，谎言立刻被拆穿了。

“先生，您说他是个出了名的提琴手，但是这样一个谎话连篇的人不可能是出名的提琴手！”

于是父亲挥起拳头，扑向儿子：

“你这个白吃饭的！你忘记了上帝关于要尊敬父母的戒律！为了把你培养得有出息，我豁出这把老骨头，在石头路上劳碌奔波……外衣到哪儿去

了？”

小帕格尼尼跪倒在地，朝父亲伸出双手，颠三倒四地把事情的经过讲给他听。

“你撒谎！”父亲嚷道。“你把外衣卖掉了！我的天哪！天哪！这么要紧的一场音乐会，可是我一个子儿也没有。你把它卖掉了！”他又朝儿子嚷起来。“今天晚上以前你去把外衣弄回来！”

小帕格尼尼穿上母亲给他的那件旧外衣，走了出去。起初他走得很慢，以为父亲会叫他回去的，然而老头子看来是气坏了。他没有把儿子叫回来。

尼科洛走到城外，在路边找了块石头坐下来，后来他感到疲倦了，就脱下外衣，把它塞在头下，躺在草地上。可是他没有入睡：面颊触到了一个圆形的硬块。帕格尼尼高兴得跳了起来。这是一枚五法郎的硬币。苔丽丝夫人是一个迷信的人，她在孩子的每一件新衣裳里都要缝上一点钱。

帕格尼尼的第一个想法是回去，然后他立即做出了另一个决定。他在里窝那郊外游荡到黄昏时分，天色黑下来的时候，他饥肠辘辘地走进了港湾附近的一家水手常去的赌场，就是父亲昨天赌输了的那一家。孩子顺着老安东尼奥·帕格尼尼的脚印，有生以来第二次涉足赌场。

他走下昏暗的走廊，数完八级阶梯，摸到了昨天刚知道的那扇门。帕格尼尼打开了门，通道上挤满了水手和娼妓，他顺着墙壁悄悄地走进屋里。

这里有不走运的船长，有滑头到极点的水手长，有身份不明的人；有的穿着旧坎肩，有的穿着长襟的常礼服，有一个老头儿，眼神惊悸而又温和；再往里走是一间半明半暗的屋子，里面的长凳上横七竖八地睡着被瓔珞柏酒灌得烂醉的码头工人和水手。屋里有一个喝醉了的黑人同正在为远洋航船招工的工头激烈地争吵、相骂。铅做的杯子有节奏地敲着木柜台，每次都有浅黄色的液体从杯子里溅到工头的手上。黑人吐着唾沫，咯着痰，用他会说的各种语言咒骂着。桌子上正在赌博。赌注下得不大。小帕格尼尼走到桌边，把母亲替他祝福的五法郎硬币放到牌上。

几十只眼睛一齐盯住了孩子。有人想说点什么，可是吞吞吐吐地没有说出来。赌博在进行。有人问道：

“还有下注的吗？”

小老头儿走到孩子身边。

“嗯？”他厉声问帕格尼尼。

一个水手从背后一把抓住帕格尼尼的衣领。孩子象一头被人抓住了颈圈的小狗一样，回过头去咬他。

“你干什么？放开我！”他叫道。

“我叫你见识见识什么叫赌博，”晒得黝黑的水手长说。“你从谁身上偷的钱？”

“是我自己的钱，”孩子回答说。“我要买件衣裳，没有衣裳我不能回去见父亲。”

他给大家看了他破破烂烂的衬衣，抱怨自己的衣着太不象样。

“当心点，你这个小鬼！但愿今天你别买上一件石头衣裳！”

不过，庄家显然另有看法。他只是斜睨了孩子一眼，继续赌下去。

深夜里，水手长同小帕格尼尼一起从赌场里走出来，他对孩子说：

“小猴儿，你真走运。不过，说实话，我也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走运过。你是吉星高照。可是，你听我说。我看见你赢了八十个路易多尔。你发财了。”

我一年也见不到这么多钱。你给我五个路易多尔吧，我送你回家，否则你说不定在哪条胡同里就会被人宰了。”

的确，有两个人紧跟在他们身后。水手长紧紧裤带，从衣襟下掏出一把枪柄上压有一条船的手枪。他正了正腰带，腰带上刀鞘里插着一把双刃剑。水手长煞有介事地摆弄着，仿佛是在准备打退十几个强盗的袭击。然而，根本没有人打算拦路打劫。孩子平平安安地到了家。水手长也顺顺当地拿到了五个路易多尔。

父亲在睡觉。床边是一个打破了的大酒瓶，地板上流了一滩红葡萄酒。老头子的一双鞋泡在酒里。

小帕格尼尼一夜不曾合眼。他上下牙齿碰得咯咯作响，心跳得厉害。老头子沉睡不醒。快天亮时，孩子为了不惊醒父亲，轻手轻脚地溜出了旅馆。谁也没有觉察他的出走。他腋下夹着提琴，手里拎着一个小白包袱，里面是他的全部财产：一本祈祷书，这是母亲给他的，还有用红色、绿色和黑色的带子打成的一个小结，这是涅科先生早先送他的。

尼科洛·帕格尼尼在童年时代第一次感到轻松而平静。他想吃东西。他已经两天没有吃饭了。他沿着一道长长的石墙走过了整个滨海地带，石墙后面是葱笼的树木，听得见啁啾鸟鸣。有一位姑娘洗完澡，正在岸边穿衣裳，一面高声唱歌。城市正在慢慢地苏醒过来。衣衫褴褛的小提琴手走进的第一个地方是海滨的一家咖啡店。有一个人正站在店门边擦窗户，他疑惑地看了看小帕格尼尼。

“你有钱付账吗？”当帕格尼尼要了一份和他的年龄不相称的丰盛早餐时，他问道。

帕格尼尼早把谨慎忘在脑后了，他掏出一把五法郎的硬币在手里掂了掂，同时又瞟瞟自己的长统袜，那里面塞着他其余的钱。他啜着滚热的浓咖啡，大嚼煮鸡蛋时，忽然想起了昨夜的赌博。狂热的感情终于战胜了赌场引起的恐惧心。他带着几分甜蜜的厌恶，迷迷糊糊地想起了金钱象潮水般涌来的走运时刻。

突然，他感到一阵本能的恐惧，害怕钱被偷走。他匆匆忙忙走出咖啡店，踏上了清晨宁静的街道。他走到广场时，招牌很漂亮的维也纳服装店恰好开门，一个高个子的男人正从车上卸下大包小捆。

孩子一下子就给自己买了两套外衣，他在镜子里看到衣冠楚楚的自己时，简直认不出来了。孤身一人在陌生的城市里逛商店的恐惧感消失了。他走出商店，站在街角上，忘了自己是身在异乡，他从匣子里把琴拿了出来。他奏了几个和音，然后音乐就象泉水一样汹涌而来。他心头涌起的种种情感、这一年的各种体验突然汇聚成急风暴雨式的音乐，它排开自己道路上的一切，淹没一切，拽扯着把他同家庭联系在一起的那条线。他摇摇晃晃地站着，身上一阵冷一阵热，他奏着他的琴，就象一个精神失常的人、一个疯子。他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拉了多少时间。他看不见聚在他身边的人群，看不见一个过路人替他脱下帽子，把帽子放在他的脚边，也没有看到人们从四面八方朝帽子里扔钱。他也没有察觉，眼泪遮住了他的视线，只是在他摇摇晃晃地站立不稳时，他才放下琴弓。他双膝战栗着，肩头沉重得象是压上了铅块。这时他才看见了人群，听见了整个广场都在为他鼓掌。一个马车夫从赶车的座位上站起身来，一边高声喊着，一边挥舞着帽子。商店的伙计走出了柜台，顾客在店门口站住了。人们认出了他，谈论着他。

帕格尼尼吃惊地看着帽子里的钱，他拿起帽子，笨拙地把硬币和纸币塞进各个衣兜。他收拾好提琴，径自走开，自己也不知道要去哪儿。两条腿沉甸甸的，迈起步来很吃力。跟在他身后的闲人渐渐散去了。看见他疲惫的脸色、哭红了的眼睛和沾满泪水的长睫毛，谁也不忍心再问他什么了。孩子老觉得应当做点什么，可是又说不出究竟该做什么。最后他才明白过来。他有了钱，可以雇辆马车了。坐上车以后，他感到困得难以支持。他把提琴挟在腋下，腾出右手不停地揪自己的耳朵。马车到了驿站。他打听到晚班驿车一小时以后启程，于是买了一张到米兰的票。深夜，他在号角声中离开里窝那，沿着一条古代的大道弛向北方。这条路上当年曾经走过罗马的军队。古代铺下的路面石已经被罗马的大车轧出了一道道车辙，其间夹杂着的是新铺砌的石板。

旧的生活结束了。在赌场的第一次赌博比起拉提琴来要有趣得多。“不过，我想，”帕格尼尼在驿车的颠簸中昏昏欲睡时想道，“再在街头演奏一次，我就又有钱了。父亲是在吸我的血，为什么我要回到他身边去呢？”

驿车从古老的比萨城门出了城，朝北驰去。

“天气好的时候，坐驿车是很舒服的，”旧日的旅行者是这么写的，而且补充说：“如果底板和窗户上没有缝隙，如果有一身暖和的衣服，而且饱餐一顿，如果手边的包裹里有一个银壶，里面装着金黄色的浓烈饮料，那么在12月份的雨天，蜷缩在车厢深处也是满不错的。”可是一个孩子孤身一人乘驿车在意大利北部的道路上旅行就很糟糕了。

驿车刚进卢卡驿站的大门，两名宪兵就把小帕格尼尼抓住了。老头子安东尼奥借了钱，而且不惜花费和许诺，把里窝那的全体警察都发动起来，警察用日光反射信号机通知了卢卡。

帕格尼尼在警察局里待了两天两夜。他没有被投入监狱，关进牢房，他几乎享有充分的自由，只是不准他走到警察局房子外面去。警察局的官员们跟他有说有笑，没有人来审讯他，看来他们都以为他一定是富家子弟，一切都会自然而然地解决，无须急急忙忙，免得搞僵了局面。由于警察局的官员们也不清楚应该怎样对待一个不是罪犯，甚至可能是出身名门的孩子，所以帕格尼尼在卢卡警察局里客住几天倒也没有受什么委屈。他睡足了觉，而且吃得很饱。

他问过几次，南方的驿车几时才能到，而且每次都把别人告诉他的钟点忘记了。最后，当他打开房门，又一次问站在楼下的警察时，他听到了父亲的声音：

“到了，已经到了。”

回家的路上父亲再也没有打过他，也没有说过一句粗话。他一反常态，甚至表现出一些从未见过的温柔。父亲在驿车里打盹时，孩子偷眼看过他；尼科洛一分钟也不敢放松警觉。可是出乎他的意料，老安东尼奥表现得很平静，他很少说话，常常陷入沉思。他们越是往北去，越是接近东部海岸，小帕格尼尼想得就越多。尼科洛突然感到，这次从父亲身边逃走在童年生活里有多么重大的意义。他感到自己是脱离了家庭。随着驿车接近故乡，和母亲分离的痛苦也消失了。如果帕格尼尼当时的年岁大一些，他就能把自己对父亲的态度概括为一名巧妙地改正了学生错误行为的走运教师的感受。他们两人互换了角色。帕格尼尼觉得，现在是父亲处于他的掌握之中。不过，他同时又怕父亲。

根据心照不宣的协议，父子两人回到家时，摆出一副发了财的幸运儿的姿态。他们谁也没有提起发生过的痛心事。

热那亚是一派兴高采烈的气氛。

有人把小帕格尼尼获得成功的消息带来了，于是狄涅格罗侯爵派人送来一封信，邀请帕格尼尼和意大利北方著名的女歌唱家苔丽丝·贝尔梯诺蒂同台演出。在这个音乐会上，老克莱策也用旧式大钢琴演奏了自己的作品。

帕格尼尼在狄涅格罗处的演出很成功，他沉着而镇静，这是他从第一次重大的生活考验中获得的。帕格尼尼很快就习惯了自己的新处境。虽然两个姐姐用骂人的绰号称呼他，哥哥也用忌妒，甚至是仇恨的眼光看他，帕格尼尼却感到，自己是这个家庭的中心。老帕格尼尼更加神气活现：创造奇迹的孩子是由钟爱他的父亲和不惜牺牲自己的母亲培养出来的，父母竭尽心力来发挥儿子的天赋——这就是老帕格尼尼选中的新变奏曲。

尼科洛的母亲为这种变化而高兴，以为一切都是出自真心。她因为儿子对父亲发生了高尚的影响而盲目地崇拜儿子。

有一天，克莱策先生在加塔莫拉隘口那幢房子阴暗的门边停了车。这位富有的音乐家、举止象贵族而仪容象法国侯爵的演员用一块绸手绢捂住鼻子，走上了楼梯。

克莱策先生代表狄涅格罗侯爵长久地开导安东尼奥先生说，必须把孩子送到帕尔马去，因为帕尔马有可以使小帕格尼尼完成音乐教育的唯一提琴家。孩子听说过这个名字。狄涅格罗和克莱策劝说父亲去见亚历山德罗·罗拉。

过了一个星期。山花的清香再次渗进四轮马车打开的窗子。一老一小带着提琴，乘驿车去帕尔马。

他们在正午时分抵达帕尔马。

他们被领进了一间虽有气派，却无人照管的房间。这是一个病入膏肓的忘我的人的房间。

窗边桌子上，一本极大的乐谱在正午炽烈的阳光下映出一片白光。本子上用深灰色的铅笔记着一部新的音乐作品的48行乐谱。

罗拉病了。老帕格尼尼苦苦地请求他的妻子带尼科洛去见伟大的罗拉，“哪怕是只见一分钟！”

当罗拉夫人到内室去问丈夫是否能接见小提琴手的时候，孩子拿出提琴，很有信心地从第一节开始，边看边奏罗拉的这部新作。这是一部从未有任何人（包括作者本人）在任何地方演奏过的小提琴曲。帕格尼尼并不知道这一点，他被最初的几个乐句紧紧地吸引住了，他不停地奏着、奏着。

他奏完了最初的27行乐谱，接下去是柔板，这时房门忽然打开了，一个穿着天蓝色长睡衣、敞着前胸、身材消瘦、脸色蜡黄的人站在门口。他的头发和胸前的汗毛都已经斑白，脸上布满深深的皱纹，眼神无力。罗拉一言不发，只是伸出一只黄色的长长手指示意他接着拉下去，自己则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到圈手椅边坐下来，两肘支在膝盖上，用一双手掌托着头，闭上眼睛听自己写的东西。

流畅悦耳的旋律结束了。接着是迅疾如点点火星的弹拨调，然后是延长音，孩子这才把琴放下。罗拉仍旧双手掩面，仰起头靠在椅背上。老人的肩头抽动着，可是看不到眼泪。孩子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是老作曲家在压抑着抽泣，还是他在极力克制着一阵突如其来的咳嗽。

小提琴手窘住了，他看看父亲，又青春上了年纪的罗拉，再看看他的妻子。这位妇女突然两手一拍，脸上现出既象恐惧，又象兴奋的表情。老帕格尼尼不知所措地搓揉着帽子。为了打破这种尴尬的沉默，尼科洛走到罗拉先生身边：“大师……”

可是罗拉打断了他的话：

“我绝不能做你的老师，孩子。既然现在的儿童就能达到我们耗尽了精力才达到的境界，这表明生活是在多么迅速地前进！世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生命在多么迅速地逝去！”

上了年纪的提琴家从头到脚仔细地打量着小帕格尼尼。老人的脸上露出越来越满意的神色，皱纹舒展了，激情平静下来了，他用一种坚定的语调说：

“我已经老朽了，拿不出可以教你的东西来。不过，帕尔马有一个精力充沛的年青人，他可能对你有所裨益。你从孟塔纳大街那边的门出去，那里有一座灰色的石头大门。进门以后，你会看到一个大院子，种着许多鲜花，有一条柱廊。那是音乐学校。校长是帕叶先生，你去求他吧，愿上帝赐福于你。”

老人提起睡衣的下摆，迅速地站起身来，他的肩头抖了一下，仿佛是打了个冷战；他没有向任何人道别，就走向自己房里去了。

第十章 牌和提琴

在帕尔马，转眼之间就过了半年。帕叶亲自指导小尼科洛·帕格尼尼的音乐课程。音乐理论他领会得很快。

帕叶的外貌让孩子想起水银。帕叶先生的步履沉重，仿佛在他血管里流动着的真是水银。不过，这种沉重是同他举止的出人意料的灵巧、迅速和优雅结合在一起的。同时，帕格尼尼始终感到这个人的血是冷冰冰的。水银很象是融化了的金属，但它是冰冷的。这个怪人，他令人沮丧的冷漠的瞳孔，仿佛什么都看不见的、带一点淡紫色的眼睛让孩子感到震惊；这种淡紫的色调，他的衣裳、领带、手套的浅丁香色调——这一切都对帕格尼尼产生了奇特的影响。他自己也感到奇怪，为什么常常梦见他。在这些梦里，音乐学校校长、神气十足的帕叶先生总是穿着一件淡紫色的古希腊长袍，俨然是一位罕见的天才。他挥动手臂，指挥一个由穿着和他一样的紫色衣服的人——紫色的天才——组成的乐队，他从每根手指上掷出一粒粒闪亮的珠子，既象是银粒，又象是水银滴，这些珠子碎裂开来，叮叮当地溅落到窗玻璃上，于是变为千万只教堂小钟的奏鸣。打碎了的玻璃噼啪响着，飞溅出去，变成一粒粒水晶、火花、小星星、时冰雹和雪花，纷纷落到枝头上。天气突然变冷了，冬天覆盖了整个大地，就象克雷莫纳郊外的高山上那样，孩子们七月里还在山间的湖面上滑冰，而山脚下牧放着羊群，牧童清脆的号角声把羊群召集在一起，把它们赶进洒满阳光的翠绿色的葡萄园之间狭窄的通道里去。现在这一粒粒水银落到树上，花园的林荫道上立即燃起几千盏闪烁的灯火。后来，黑夜逝去，白昼来临，于是帕尔马开满紫罗兰的原野由于帕尔马城音乐学校校长先生身上的淡紫色而显得更加艳丽。

日子一天天过去。帕尔马音乐学校的学生迦尔狄和诺维是帕格尼尼的劲敌。他们在演奏提琴和乐理方面都比不上帕格尼尼，但在作曲上却同他不相上下而能得到教师的赏识。迦尔狄和诺维彼此不能相容。起初这两个音乐学校的学生都极力拉拢帕格尼尼。可是帕格尼尼不愿意与一方交好而损害另一方。于是这两个互不相容的人又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帕格尼尼。

诺维是古老的热那亚教会神甫的弟弟。兄弟俩的通信中，彼此肉麻地保证忠于教会。哥哥把有关帕格尼尼家庭和童年的情况告诉弟弟。弟弟则让哥哥散布关于年青的提琴手的流言蜚语。当时帕格尼尼正埋头用功，不借精力，不顾健康，每天学习14个小时，而在另一个城市里却酝酿着一场对他来说是重大而严峻的考验。

帕格尼尼住在奥古斯丁娜夫人家的一间小屋子里。这间屋子的门是锁不上的。所以当帕格尼尼从音乐学校回来，发现有人来过这间屋子而留下的痕迹时，他并不感到惊讶。他的东西，包括内衣，全都被翻得乱七八糟，枕头被人撕开过，又马马虎虎地缝上了，母亲和姐姐的来信被胡乱折叠起来，扎在一起。除此之外，帕格尼尼在打开房门时，还常常看见这间屋子的常客——一只大老鼠正坐在写字台上，啃着某个人留下的面包渣。帕格尼尼不禁打个冷战，停下脚步。而那只大老鼠却满不在乎地看着他，不慌不忙地从桌子上跳下来，钻到地板底下去了。

正统的天主教报纸对重大的事件也有报道。可是这种回声却不能动摇帕尔马的气氛。帕尔马教堂的钟声仍旧那么宁静安详，脑满肠肥的神甫瓮声瓮气地主持着弥撒。年青的提琴手们都有义务到教堂去。迦尔狄已经成年，他

向神甫忏悔，而且接受圣餐。每次忏悔之后，他部同诺维一起，关上房门做一番专门的讨论。他们神气活现地告诉音乐学校的同学们说，他们俩受托监督音乐学校学生的思想是否正确。

帕格尼尼常常一连几个小时苦练几乎是无法处理的提琴乐句。这种工作一天天更多地引起体力疲乏，他受过这阵折磨之后，就走到城市的另一端去，那不勒斯上了年纪的指挥吉列蒂就住在那里。吉列蒂是帕叶的老师。帕叶先生正是请他来指导帕格尼尼的理论学习的。吉列蒂对学生特别严格，所以帕格尼尼知道，一个极小的差错，一点极小的疏忽都会立即影响到吉列蒂先生和帕叶先生对他的态度。吉列蒂是音乐学校的普通教师，他的学生则是校长。帕叶先生是吉列蒂的学生，同时又是他的上司。但是，正如在伟大而崇高的艺术世界中常常见到的那样，实际情况是帕叶先生在乐理的所有问题上都听命于吉列蒂先生。在行政事务方面帕叶先生才是绝对的主宰。但吉列蒂先生根本不承认存在什么行政任务，也不承认帕叶先生的行政工作。在吉列蒂眼里，仿佛不存在什么实际生活。这位瘦高个子、鹤发童颜的老人和涅科先生恰好相反，似乎同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关联。他对室内是否整洁全不在意。书架上、桌子上、同时还兼做吉列蒂先生卧榻的沙发上，到处都是乱糟糟的。这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指挥却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忠于两人都很看重的一种标记。吉列蒂有一间屋子，除了尼科洛和帕叶先生之外，他不准任何人进去。房里的书桌上零乱地放着许多东西，帕格尼尼注意到其中有一个黑、红、绿三色的小花结，跟涅科先生送给尼科洛的那个一样。这是山林弟兄的标记。在尼科洛半童稚的意识里，这个标记的三种颜色代表森林，这些人在绿树丛中把地下篝火红色火焰吹旺，把整片整片山岗烧成黑炭。这就是红、黑、绿三种颜色结合的由来。至于福莱斯塔、巴拉卡、温塔这些词的政治含义，帕格尼尼几乎已经忘记了，这些符号的整个体系都在被禁之列。

如果说帕格尼尼的乐理课是受吉列蒂的指导，那么他的演奏练习和作曲则是由帕叶亲自授课。其他教师把小帕格尼尼更多地看做是一个年幼的同行。帕格尼尼知道音乐学校教师对他的态度。这使他有一种少年人的神气感。不过，遗憾的是这并没有使他在和同学相处时更谨慎一些。他埋头学习，仍然不爱与人交往。他从吉列蒂处回来之后，并不象同学们那样去同帕尔马的姑娘们快快活活地消磨一个空闲的夜晚，而是关在屋子里继续拉琴。他一直拉到精疲力尽，以至提琴常常从手里掉下来。然而他已经入迷到这步田地，以至他自己并不感到疲惫，除了自己正在向既定目标前进之外，他什么也感受不到。只有在咳嗽突然猛烈地发作时，他才会有几个小时放下提琴。这时他就坐下来，用最纤细的笔法把一张张印着格子的乐谱纸写得密密麻麻的。这是帕叶给他留的作业。到他在帕尔马学了六个月时，他在不用乐器的情况下，写出了24首四手联弹赋格曲。帕叶同帕格尼尼一起演奏了这些曲子。这是唯一的一个被允许同音乐学校校长一起演奏的学生。小作曲家赋予自己的作品以极难演奏的音乐形式，这就使得跟帕叶先生学习的六名学生中没有一个人能演奏他的作品。

在跟帕叶学习了四个月的时候，帕格尼尼受命写一个小提琴二重奏曲，于是他埋头于完成这个课题。

在酝酿这支复杂而困难的乐曲时，帕格尼尼一再演奏其他学生的作品。他这样做本是出于善意，但却招致了难堪的后果。与他的本意相反，他的演奏触怒了他的同学，因为他在演奏过程中，用自己的琴弓随时改正了他们作

品中的缺陷。在他演奏时，一个平庸的作品可以改善到不至于惹帕叶生气的地步。然而同学们对这种小小的帮助非但不领情，反而更忌恨他。当着帕叶的面，帕格尼尼的同学都一声不响，他们知道帕格尼尼修改了他们的作品，替他们解了围，可是老师一走，他们就迫不及待地责备他。迦尔狄气忿地朝帕格尼尼大嚷大叫，说帕格尼尼随随便便地篡改了他的作品；另外两个同学威胁说要狠狠地揍他一顿，说是他剽窃了他们作品中的某些乐句，用在他自己的赋格曲里。

帕格尼尼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在演奏同学们的作品时，他赋予这些作品的形式中有许多东西来自他的灵感。所以某些成分在他自己的作品中再度出现是很自然的事情。当第一首赋格曲在音乐学校的礼堂里演出之后，有六名学生冲到帕格尼尼面前，高声责骂他：“小偷！”

一天傍晚，帕格尼尼走出自己的房间休息休息，他在帕尔马城堡附近坐下来。一张掉在路上的带音符的纸忽然引起了他的注意。帕格尼尼拾起了这张纸。纸上是有配法文歌词的乐谱，歌名很长，是用花体字写的，纸片的四角都有小小的花饰——这是莱茵军团的一首军歌，在许多剧院的舞台上演出过，作者是工兵军官鲁日·德·李尔。

帕格尼尼回到家里，点上蜡烛，又把乐谱读了一遍。后来，他听见在暮色四合的寂静中，远处的钟楼上响起了晚祷的钟声，他随着逐渐沉寂下去的钟声的尾音拉起了提琴。提琴奏出了《马赛曲》的头三个小节。这首歌按钟声的格调，放慢了速度演奏时，听起来是很不顺耳的。

平静而开阔的教堂圣歌被深沉汹涌的风琴声所取代了，这种乐音只有帕格尼尼才能用小提琴奏出来。接着出现的是潺潺流水声，仿佛是一条被分成许多股的小溪在山石间匆匆流过。起初这条溪水是宁静的，它逐渐变得湍急而有力，最后溪水声同潮水奔腾的隆隆声融合在一起，同由几条街道汇集到广场上的嘈杂人声汇合在一起。蹄声得得，武器叮当——只是到了这时，帕格尼尼才把《马赛曲》象一只鸟儿一样放了出来，任它自由自在地振翅飞翔。这首法国的军歌炽热地号召人们去斗争，它紧紧地抓住了提琴手本人，以致他没有发现在房子边上已经聚集了一大群人，他也不明白人们为什么欢呼鼓掌；只是在演奏完毕，放下提琴之后，他才透过小窗户看到街上已经站满了人。

清早，帕格尼尼在一堆衣裳里醒来，这是他夜间为了取暖，胡乱抓来盖在身上的。他在发寒热。

帕格尼尼在床上躺了十天。他没有下过阁楼。音乐学校看门的老妇人来探望他，转达了帕叶先生的关切之意，而且带来了一张便笺。

“人们都对你感到气愤，你这个疯子，你不知道把教堂的赞歌同法国人不信神的歌曲混在一起有多么危险。我偶然得知你病倒了。诺维来向我报告说，天使光顾了你，所以你现在手受了伤，躺在床上，保留着上帝对你发怒而留下的痕迹。我不信这篇鬼话，不过你要谨慎一些。烧掉这张便条，亲爱的傻瓜！巴尔巴拉会照应你，使你早日痊愈，使你有合适的饮食。我不能去看你。等你来时，我将告诉你威尼斯人给我发来的邀请，因为正是威尼斯，而不是帕尔马决定上演我写的歌剧。别忘了晚上一定要关好窗户。夜里已经很凉了，许多人都在发烧。”

信上没有落款。帕格尼尼读便条的时候，老女佣一声不响地等着。然后她点燃蜡烛，就着烛火烧掉了帕叶的信。老妇人严峻的目光和脸色表明，她

对年青的提琴手知道得比他本人还要多。

第二天帕格尼尼到音乐学校去把写成的二重奏交给老师。他走出家门时，懊恼地发现门是开着的，看来，女佣走后这扇门一夜都没有关。

他刚奏完第一行，左眼和太阳穴一阵剧痛使他几乎昏倒。低音弦断了。断弦头打在他的左眼脸上。他锻炼出来的忍耐力不容许他在老师面前暴露自己的疼痛。帕格尼尼鼓足勇气，决定用三根弦继续演奏。他的手颤抖着，头昏昏沉沉的，双手和肩头都感到十分沉重。

“又发烧了，”帕格尼尼想，他不敢偷看帕叶一眼。他双颊绯红，眼里仿佛吹进了沙粒。忽然，老师的一只手搭在他肩头上。

“你从哪里搞来的这把夜壶？”帕叶粗鲁地问道。“这不是你的琴呀，帕格尼尼。”

的确，这是一把乡村用的粗糙提琴，乡村的婚筵和跳舞晚会上每次必有的乐器。此外，在指板下面还绑着铅块。帕叶点亮了大烛台，仔细地打量着这把蹩脚琴师的粗糙制品。他抓住帕格尼尼的手肘，把他拉到跟前。帕叶一言不发，只是用一把小镊子指给他看，所有的琴弦都被切开了口子。他把琴朝桌子上一扔，剩下的几根弦全都发出了凄婉的哭声，绷断了。帕叶大步大步地在房里来回走着。

帕格尼尼笑了，起初声音很轻，后来就放声大笑起来。他倒在沙发上，一边笑着，一边在沙发上滚来滚去。曾经使他苦恼的那些焦虑：缺乏自信心、担心疾病已经使他的提琴天赋夭折，现在都一扫而光了，代之而起的是强烈而坚定的信念，相信自己无愧于伟大的艺术，相信今天的失败，其罪魁不是自己，而是其他人。疾病霍然而愈。在帕叶面前突然攫住帕格尼尼的那种茫然失措的感觉也消失了。

“喂，你的提琴到哪儿去了？”帕叶问道。

帕格尼尼默不作声。

“我知道这是谁干的，”帕叶仿佛是在自言自语。

后来，他顺手翻了翻乐谱本，又惊又喜地叫道：

“啊！二重奏写成了，这太好了！”

他从橱里拿出一把琴递给帕格尼尼，自己也拿起了琴。

二重奏拉完之后，帕叶带着极为满意的微笑，审慎地说：

“符合纯正、严谨风格的要求，没有一点错误。怎么办呢？我认为，你已经考试及格了，现在来谈谈我们分手的事吧。”

第十一章 鼠辈小人

帕尔马警察局拒绝寻找丢失的提琴。

帕格尼尼用帕叶的提琴演出了两场音乐会。他用所得的报酬付了提琴的价款。剩下的钱他寄给了父亲。

他的遭遇是够奇特的了。他常常长时间地坐在窗边，玩味自己的生活。从这扇窗户里可以看见城市的整个西南角。

有一次，他的思路被胡同里出现的两个奇怪人物打断了。他们就站在阁楼窗户下面的街角上，正对着一幢大房子的大门。当有人从他们身边走过时，他们就住了口；等人走过去以后，他们再接着谈，一面提心吊胆地注视着过路人的背影。后来其中的一个疾步走进胡同。帕格尼尼从阁楼上看着他们，虽然他的斗室高踞在帕尔马这幢旧房子的三层楼之上，他仍旧能够一字不漏地听清他们的谈话。

事情向来就是这样的。在静悄悄的夜里，帕格尼尼经常能听见极其微弱的声息：一会儿是从帕尔马北面的村庄里顺着河谷，穿过山丘传来的远远的声音，一会儿是从城墙外面的罗马古道上来的两轮马车的吱咯声和赶车人的吆喝声，一会儿是离他的住房两个街区以外的广场上行人的谈话声，一会儿是从周围的几条胡同的地下室里传来的患病孩子的哭喊声，甚至是远处城墙根下一条胡同的水井边上妇女轻微的拌嘴声。在帕格尼尼看来，这种异常灵敏的听觉是很自然的。

留在胡同里的那个人快步朝楼梯走来。几秒钟之后，楼梯上就响起了脚步声和敲门声。进来的是老师。

“你看，”帕叶说。“我是来同你告别的。我只同一个学生告别。”

帕格尼尼给他端过一把椅子。他焦急而又伤心地看着帕叶先生。而在他老师的脸上却不见惊悸和忧伤，反倒露出一丝微笑。

“我要告诉你，”帕叶站着说，“别到音乐学校去，尽快离开帕尔马。我很遗憾不得不离开我居住多年的这座城市，但是威尼斯人很固执，他们提出的条件比其它城市要优厚一些。”

帕叶仿佛被噎住了，他伸出一只手理了理头发，看了一眼帕格尼尼，问道：

“嗯，你难过了，是吗？你好象是在生气，对吧？”

他搂住帕格尼尼的肩头，把他的脸转向窗户。帕格尼尼的眼睛躲避着老师，在他发黄的脸上显出了一个个红点。后来帕格尼尼看着帕叶的眼睛，对他说：

“我很对不起您，您和您的同伴的谈话我全都听见了。我知道您是烧炭党人，我也知道您的同伴的姓名，他叫乌戈·福斯科洛。”

帕叶不由得打了个寒噤，朝后退了一步。

“这就是我不喜欢你的地方，”帕叶急促地说着，而且转过身去。

“可是我不认为您的不喜欢是有道理的，”帕格尼尼分辨说。“人家不喜欢我难道是由于我的过错吗？我把所有的人都看做朋友，从来不指责任何人的缺点，而别人却因为我的优点而责骂我。”

“你听见我们谈了些什么？”帕叶问道。

“看来，您在分手时，向福斯科洛先生打听威尼斯的情况。福斯科洛先生向您讲了自己的悲剧《堤厄斯忒斯》的演出情形。他讲到他自己同波拿巴

的争吵，讲到在西沙而平共和国覆灭之后，他再也不会见到自己的故乡威尼斯了。而您，您对他说，您尽力把他同威尼斯再度联系起来，您说您将住在威尼斯的穆拉诺岛上，您将演出自己的歌剧，您和福斯科洛之间将有一个中间人——诗人布拉蒂。老师呀，老师，您为什么要这么大声地在街上说话！要是这些话……”

帕格尼尼住了口。帕叶觉得又可气，又可笑。

“让你和你的听觉见鬼去吧！你简直就象是站在街角上一样。不过，我毫不怀疑你的正直。好吧，再见，我没有时间了。你尽量今天就离开帕尔马，在热那亚你会安全一些。既然你在练琴，那就别过问政治……”

帕叶走了。夜里他踏上了去瓜斯塔拉、曼图亚、勒尼亚诺和帕多瓦的大路。到威尼斯以后，过了一个星期他就把自己的学生忘记了。帕叶是本性难移的。帕格尼尼注意到了老师性格中的冷漠，这种冷漠使他在对一个人尽到了自己的义务之后，就把这个人彻底忘记了。

帕叶在去威尼斯之前的最后三天里，给意大利的许多城市和音乐中心都寄去了郑重其事的介绍信，欢欣而又严肃地介绍了帕格尼尼的出现，说他是音乐技艺史上的一个奇迹。帕叶平淡而冷静地宣称，帕格尼尼在音乐奇迹的世界中揭开了新的一页，人类的生活和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这样了不起的天才。

然而，另一股势力已经在悄悄地行动了。诽谤就象地下的潜流一样，沿着阴暗的渠道流向四面八方，首先是流向年青的音乐家正打算回去的故乡。帕格尼尼对此还一无所知，而帕叶又早已忘记了这件事。他移居威尼斯之后，把这个学生从自己的头脑和心灵中彻底扔出去了。

……山间的旅途使帕格尼尼感到疲劳，他坐在一间小房间里的桌子边。同家里人见面时，谁也没有说过一句令人不愉快的话，可是帕格尼尼觉得自己仿佛是走进了一个陌生人家。家里人暗地里观察了尼科洛整整一天，似乎在等待着一次爆炸。可是爆炸并没有发生。

年青的提琴手心里十分安定而困顿。他已经三天没有拉琴了。他象一个无所事事的人在海岸边游来荡去。他在陈旧的防波堤潮湿的石块上徘徊；租一条小船，划到莫洛·杜卡岛上去听海浪的呼啸拍击。他一连几个小时坐在石头上或是站着，双手环抱在胸前，欣赏着海风从蔚蓝色的巨浪里撕出洁白的浪花，把它象一片片羽绒那样掷出去。

他已经好几个夜晚不能入睡了。他在家跟谁也没有交谈过。只有一些毫无意义的问题和单调已极的回答。这寂寞枯燥的日子！

只有一天晚上，他回到家时比平常稍晚一些，他看见母亲满面愁容，哭得红肿的眼睛里流露出忧伤的神色，他不禁吃了一惊。他问母亲为什么哭泣。母亲一声不响，只是摇了摇头，打算走开。他小心翼翼地握住她的一只手。她坐了下来，用手指了指，让他在身边坐下。

“你为什么自暴自弃？你真的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在帕尔马的荒唐生活吗？爸爸知道是谁教唆的，是谁把你从家里、从上帝身边、从神圣的教会手里夺走的……”

尼科洛想打断母亲的话，可是她一摆手，又接着说下去：

“你的那些爱你胜过爱自己性命的朋友给我们来信，十分伤心地谈到你的情形。这些信差点要了我的命。爸爸给你写过信，我也写过，我恳求你，可是你竟是这样狠心，连封信也不回。你说回来就回来了，仿佛是一个有权

玷辱家门的人，回来之后，你不但没有悔过之心，而且这一句请求宽恕的话都不讲。”

尼科洛跳了起来。

“怪不得你们这样对待我！”他叫道。

邻室传来一阵声响。父亲醒来了，他趿拉着鞋走到门边。他手里摇摇晃晃地拿着一个大烛台，烛光使他眯起眼睛。他那原来就不漂亮的脸上挂着阴沉的冷笑，显得更加难看。由于上了年纪，嘴唇老在蠕动。

“犯得上同这个混蛋谈吗？”他对妻子说。“他那颗冷酷无情的心里连一丝纯洁高尚的感情也不会有。让这个没人理睬的畜生找死去吧。”

老头子气呼呼地喘着。尼科洛一声不响，目瞪口呆地坐着一动也不动。父亲以为儿子的沉默是一种挑战，于是火冒三丈地喊道：

“我们全都知道了。我们知道你丢人现眼，狂喝滥饮糟蹋了身体，知道你考试不及格，知道你的琴弦断了，琴也从手里掉了下来。你要记住，这都是你违背天条而遭的报应。我们恭顺地忍受了这沉重的惩罚，但愿你这个不肖的畜生不要有错不改，把你妈活活气死！你离开这个家吧，如果你不愿意离开，那就振作起来，我们俩再到伦巴第去走一遭。”

尼科洛摇摇头：

“请你们告诉我谁在造谣，是谁捏造了这些恶毒的诽谤，是谁在你们面前中伤我；在你们没有告诉我之前，对你们的指责我一概不回答。我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看看是谁在撒谎！你们说没有接到过我的信，可是你们的信我也一封都没有收到呀！”

他仔细回想在这之前一个月内发生的种种事情。他一向是把信交给音乐学校的看门人的：他收到的信也都是寄到音乐学校的。尽管奥地利宪兵对意大利公民的通信持十分可恶的态度，可是并没有发生过双方来往的信件统统丢失的事情。看来，除了警察的搜索和暗中检查之外，还有某个自告奋勇的检查信件的人。

帕格尼尼在母亲面前跪下，吻着她的手说：

“妈妈，告诉我给你们写信的人是谁！我拿自己的性命起誓，我没有收到过你们一封信。我给你们写信是很有规律的，每个星期天都写。其余的日子里我有许多事要做，我花了不少精力，但我指望能得到报偿，使你们晚年有所依靠。”

安东尼奥先生的咳嗽发作了，他咳出一口痰来，吐到地上，随使用鞋子蹭了蹭，然后砰的一声关上房门，走进隔壁房间去了。于是苔丽丝夫人拿来一扎信，放在儿子面前。帕格尼尼一封封读着。笔迹是完全陌生的。信笺是淡红色的，信的开头都讲的是对他、尼科洛·帕格尼尼的爱护之情。信里都表示对他的音乐天才万分钦佩，说他是举世无双的提琴家。所有的信都翻来覆去地声称对他崇拜、敬爱之至，然后才痛心疾首地表示惋惜，说他这样一个超群出众的提琴家却沉湎在放荡的泥坑里，在赌场里鬼混，酗酒，赌博，和一群青年男女寻欢作乐。他和教堂的圣母已经脱离了关系，不再去望弥撒，虽然他已届成年，却一次也没有做过忏悔，一次也没有接受过圣餐。在这架没有经过圣餐的火焰炙烤过的躯壳里，魔鬼的淫欲和邪念之火不仅借助音乐的禀赋烧毁了神赐的伟大天资，而且烧毁了普通人的自然情感的残余。

这个不具名的朋友还写道：

“我的挚友、我喜爱的尼科洛常常整天闭门不出，同一群奸诈之徒和烧

炭党人交往，这些人显然是打算往神圣的真理之井中投毒，他们同来自北方的邪恶的共济会会员和雅各宾党人狼狈为奸。”

所有的信结尾时都祈祷上帝发发慈悲，照应一下这个可怜的罪人。现在他读到最后一封信了。这封信绘声绘色地讲了尼科洛·帕格尼尼彻底堕落的可悲情景。他纵情声色，耗尽了精力，连提琴都拿不稳了。他双手颤抖着，琴弓也在颤抖。这个倒霉的提琴手想把自己心力的病态用琴弓表达出来，却把琴弦一根一根全拉断了。

“最亲爱的、最高贵的夫人，全校都伤心地哭了；连我们敬爱的校长帕叶先生看到您的儿子以粗野的动作用琴弓从被美酒泡胀了的、被地下室和酒害的潮气浸透了的荒疏的提琴上拉出嘶哑难听的声音来时，也禁不住落泪了。校长先生动身去波拿巴作孽的无神论眼下还没有钻进去的唯一地方威尼斯时，在学校的告别晚宴上对教师、神甫和学生说，他曾经对尼科洛·帕格尼尼先生寄予厚望，现在对他彻底失望了，所以要使他受到老师的诅咒。”

帕格尼尼无法抑制自己的气愤。他把这些信读了又读，细细地推敲每一行字。他想想自己每天一口气练 12 个小时，为了克服似乎是无法克服的困难，在第二把提琴上不拉出声音来，他把琴弓擦满了肥皂。这擦满肥皂的琴弓拉起来分外费力，而这正是帕叶给他布置的练习所要求的。他常常练到两条腿肿起来，手肘和肩头都麻木僵硬了。

他想把这些讲给父亲听。他打开房门，听到的却是一阵叫骂：

“闭上你的嘴，什么好话也不能替你开脱！你演出了五十场，挣的钱都到哪儿去了？你在帕尔马白吃了你老子半年，你拿出什么可以夸耀的成绩来了？难道我养活你就是为了在我们这个虔诚敬神的家庭里出你这么个不信神的浪荡子弟、烧炭党、要推翻上帝和他驻罗马的总督建立的合法政权的逆子吗！你这个不要脸的、遭人骂的混蛋，是命运给你送来了这么一位朋友，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心你，爱护你那龌龊的灵魂……他的好心全都白费了！你尽管有这么好的一位朋友，却仍旧堕落成了肮脏的畜生！”

老头子砰的一声关上房门。尼科洛差点来不及把头缩回来。不过他还是向母亲讲起自己在帕尔马的生活和在音乐学校勤奋学习的情形来。可是，只要他一提到写信的人是一个造谣中伤的恶棍，这家伙故意装出一副友好的腔调，为的是骗取她的信任，母亲就摇摇头说：

“我很明白你为什么这样气愤。每一个如实地谈你的情况的人，在你眼里都是恶棍。”

他们谈了整整一夜。天已经放亮了。尼科洛还是激奋地在屋里踱来踱去。苔丽丝夫人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仿佛是想把母亲的爱抚和温柔的全部热情和力量都传给这个不肖的儿子。

隔壁房里的沉重鼾声停止了。安东尼奥先生睡醒了。母亲立刻熄掉蜡烛，拉开窗帘。热那亚明亮而清新的早晨透进了窗户。有人敲门了。

“提琴家尼科洛·帕格尼尼是住在这儿吗？”“先生，我就是。”

“您受过象帕叶先生这样的雄鹰的培养，真是不可多得！”

尼科洛不认识的一位老人走进屋里来。忽然安东尼奥先生刮得干干净净的面孔伸了进来。

“请坐，先生，您请坐，”他巴结地说完，又立刻退了出去。

来人是热那亚一家大剧院的戏班主人。他来邀尼科洛到布拉斯基先生家的晚会上演出，然后在热那亚演出一场盛大的小提琴音乐会。当安东尼奥先

生衣着整齐地来见客人的时候，尼科洛故意高声说：

“这么说，斐迪南·帕叶先生给您写信介绍我了？”“那自然！”戏班主回答说。“他写了两封信呢。他说您是他最优秀的学生。”

“什么？什么？”安东尼奥先生反问道。

尼科洛洋洋得意起来。

第十二章 狮爪之下

波拿巴在意大利发表的第一批宣言规定了各阶层平等、各国劳动群众之间的友爱、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人们的团结、推翻奥地利压迫而获得自由、打倒宪兵和地主的专横而获得自由。意大利青年怀着狂喜的心情响应了这些召唤，几万意大利青年公民投身到拿破仑军团的军旗下。

波拿巴的意志每年都从意大利夺走一些年青的生命，但那些为他的意志而献身的人并没有立即理解这种意志。

最初出现的是法国的大炮，然后是军官和士兵，接着是带着一车车货物的商人，最后是国家委派的检查官、各种官吏和行政首脑，这些人勒索骇人听闻的罚款，又把各处的艺术宝库洗劫一空。最珍贵的油画、手稿和书籍被运往法国，充实巴黎的收藏。

这些倒也罢了。让人无法忍受的是，劫掠了意大利之后，又把它送给了昔日的奴役者。

那些对波拿巴最感气愤的人中就有意大利的烧炭党人。领导伦巴第和威尼斯的烧炭党组织的是乌戈·福斯科洛。他身材魁梧，长着一头蓬松茂密的火红色头发，写过许多音韵铿锵的诗篇。他是威尼斯人，波拿巴军团的一名军官；他狂热地崇拜法国革命，因而轻率地紧紧追随这位法国统帅。他曾同波拿巴一起进攻自己的故乡，衷心地赞同拿破仑“唤醒威尼斯人古老的英勇”的愿望。可是看到威尼斯被出卖以后，他又对自己早先的偶像充满了仇恨。

在一个广场上，有一座高高的钟楼，几乎可以把亚得里亚海的东西两岸尽收眼底。就在这座钟楼旁边，有一根粉红色的圆柱，独出心裁的雕刻师在柱子上设计了一个平台，上面是威尼斯共和国保护神、福音书编纂者马可的象征物。柱子顶端是一头长着翅膀的雄狮，它用一只露出利爪的毛茸茸的前脚轻轻夹住一本青铜书的书页。

1797年4月18日，波拿巴在摩德纳宣称：

“圣马可的老朽不堪的狮子不能指望我的革命士兵会怜悯它。即使我会成为威尼斯的阿提拉，我也在所不惜而要荡涤宗教裁判所的丑恶卑鄙。我不了解你们议政府的秘密，既然我能给民众的友人们以自由，那我一定也能打碎威尼斯议政府为本地民众锻造的、而且现在又同其他国家的政府勾结在一起正在为法国民众锻造的那些锁链。”

5月12日，威尼斯的议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来讨论有关首都投降的建议。法国骑兵在海岸上遥远的地方驰骋。脸色铁青、蓄着长发、戴着一顶三角帽的矮个子将军正在准备强渡。议员们放弃了投票，一声不响地散了会。古老的威尼斯的执政回到家里。他走进自己的居处，脱下元首的礼冠，把它交给仆役，说：“拿走吧，我再也用不着它了。”

四天以后，法国人进了威尼斯。本地的铁匠、裁缝、理发匠和渔夫把各个小岛上和广场上的石板打破，种下了一棵棵细小的扁桃和柠檬树苗。这是自由之树。在一棵这样的树前面，人们烧掉了威尼斯贵族的金色文书和元首的礼冠。而在圣马可的狮子用一只脚踏着的青铜书上原先写的是：“马可，我的报信人，愿你安宁”，现在则压刻了新的词句，就是《人权宣言》的序言。《人权宣言》优美动听、激越铿锵的第一段道出了多少世纪以来最美好的愿望，贯穿了费尔纳山岗以及蒙莫兰西和埃默农维尔的田园精神。伏尔泰和卢梭的智慧为法国近代史写下了辉煌的第一页。

烧炭党人乌戈·福斯科洛陶醉于人将获得幸福，而威尼斯共和国将获得自由的幻想，他欢呼道：“雄狮终于把青铜书翻过了一页！”

过了不久，福斯科洛就明白了波拿巴撒下的弥天大谎。这一页书是朝后翻的，而不是向前翻的。1798年1月18日，波拿巴把威尼斯的自由出卖给了奥地利。奥地利人的白军服出现在圣马可广场上。铸工和钳工被用粗大的绳索悬挂在圣马可纪念往上，于是带翅膀的狮子脚下的青铜书页上再度刻上了教会的旧文字。

福斯科洛逃到帕尔马去了。不久就出版了他的文集，其中大胆地汇集了他反对波拿巴的宣言和演讲。福斯科洛鼓动全意大利的烧炭党起来反对波拿巴。

斐迪南·帕叶到了威尼斯，在这动荡不安的几个月中，他始终不能离开威尼斯。可是他的朋友乌戈·福斯科洛却开始了流浪生活，而且把自己的余生部献给了反对波拿巴的斗争。

尼科洛用自己的琴声迎接朝霞，直到深夜他才放下琴弓。

父亲粗暴而又固执地向他要钱。而在鲁克莱齐娅的丈夫赌输了钱的时候，母亲也来向他要钱。

帕格尼尼为了摆脱这些纠缠，总是在晚上就把他所有的钱全部交给父母。早晨他就反锁在自己坚决要求而得到的房间里，谁也不让进来。然而，他从音乐会得到的收入越多，这些钱在家里花销得就越快。

起初他克制着自己，不同家里人争吵，倒不是因为他秉性温顺，而是因为他从来没有这样陶醉于自己的工作，从来没有这样执着地探求过提琴演奏的新技巧。那些他从前只是设想过的东西，那些他从前只是隐隐约约地觉得可能实现的东西，现在他却用前所未有的狂热和激奋去把握它。他几乎到了那种如醉如痴地大胆探索的境界，到了那种心情激荡不已的境界，对一个学者、一个艺术家、一个演员来说，这种境界往往是新发现即将问世的先兆。在新世纪威严地叩击着古老欧洲的大门的那些日子里，帕格尼尼在自己身上体验到暴风雨的那种令人神清气爽的气息，他专心致志地探索着新的音乐世界。

他感到他有可能进入一个从未听说过、从未看见过的世界。他贪婪地在书店里到处搜寻，他翻遍了一堆堆的旧书和新书。他细致地研究了提琴技巧和乐音的规律。同时他急迫地探求古老的意大利音乐的实质，正是这种音乐在他眼前复活了科列里的悲歌、维瓦尔第的史诗、浦尼亚尼和维奥蒂的甜美的抒情诗，还有塔蒂尼这个冒险家兼修士、流浪者兼狂人引人入胜的、充满幻想的音乐。这一切都在他的琴弓下复苏了，获得了新的含义，仿佛是要证明，不朽的伟大艺术对每一代人来说，都蕴含着新的、只有这一代人才能获得的发现。

有一次帕格尼尼把琴弦绷得太紧而折断了，他匆忙中随手装上了中音提琴和大提琴的琴弦。他发现自己搞错了，可是并不去纠正这个错误，而是诡谲地微微一笑，就象那些狂人、炼丹术士和学者经过长期探索之后，在早已熟知的旧物质中发现了属性的某种新组合时那样。帕格尼尼决定试试新的琴弦，结果小提琴的声音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从这一天起，对小提琴的试验就不停顿地一直继续下去。

然而这种强化练习却被迫中断了。

父母亲觉得儿子一定能有大笔收入，因此大肆挥霍起来。

必须开盛大的音乐会！而帕格尼尼对此并不热心。年青的提琴家突然感到，用演出挣来的钱去替姐夫还赌账和填补父亲在交易所投机中的亏空实在太丢人而且危险，所以他要找一个借口同他们决裂。借口被他找到了。

有传闻说，卢卡城正在准备隆重庆祝新世纪的到来。庆祝活动从圣马丁节开始，一直继续到1月1日。

这真是再好不过的借口了！从这一天起，帕格尼尼家里就开始谈论卢卡的事情了。朋友们仿佛是无意地提到，全世界的音乐家都要到卢卡去，卢卡将举办一个盛大的集市，会有许多大商号，尼科洛如果在这时到卢卡去，他准能靠演出挣一大笔钱。

由于尼科洛不断地声称自己打算去卢卡，父亲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细听他们的谈话。

“我包您满意，”儿子对父亲说。

父亲站起身来，把盘子和盛着葡萄酒的大酒杯摔到地上。

可是儿子坚定不移，老头子眼睁睁看着一天天过去而毫无变化。11月越来越近了。尼科洛已经开始梦见圣马丁节了。他决定同哥哥串通起来。他们的算计成功了。父亲同意放尼科洛到卢卡去参加迎接新世纪的庆典，条件是让他哥哥做演出的经理人，掌管全部收入。

第十三章 百年节歌

泛白的石板路上车辆行人络绎不绝。伦巴第的朝圣者、无所事事的旅行家、热衷于娱乐的人，还有从事集市上各种行业的许许多多的人，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有的步行，有的骑驴，有的乘着容纳许多旅客的大驿车，纷纷沿着这条道路赶往卢卡。

有人把它看成是圣马丁节的集市，另一些人看做是庆祝新世纪的来临，而对帕格尼尼来说，除去这两种节日之外，还要加上自己获得自由、完全摆脱父亲的桎梏的节日。他感到晕眩，心跳得厉害，虽然他对父亲守口如瓶，可是他暗自发誓绝不再回家来。出走是坚定不移的了，他决心要同家庭彻底决裂。

一方面，他是一个对生活满怀好奇心的年青人，他那尚未成熟的思想有时也感到提心吊胆，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完全成熟了的大艺术家，他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求摆脱父亲自私意志的束缚，不再把艺术当做商品交易。帕格尼尼日益强烈地感到，在父亲家里不可能扩大自己的音乐视野。如果说早先小帕格尼尼只是由于挨打、由于力不能胜的练习而感到痛苦，那么现在他的痛苦是更加深刻了，因为他对音乐的态度、他作为艺术家的感情受到了侮辱。

他早已感到窒息，即使没有这次的卢卡之行，他也会跑到船上去当一名见习水手，到英国餐厅里去当一名小厨师；只要能摆脱平庸乏味的家庭生活，他情愿去做任何事情。在他心境苦闷的时刻，在他同父亲冲突的时刻，在选择生活道路上举棋不定的时刻，帕格尼尼往往扔下提琴而拿起吉他。他演奏吉他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是炉火纯青的技巧所创造的新的奇迹。不过，他精炼了小提琴的演奏技巧，使它能充分揭示一个艺术大师的全部感受，而吉

百年节是古罗马庆祝新世纪开始的节日，祀奉神祇的活动持续三天三夜。均为法国古代舞曲。

俄语的 *mrpa* 一词既有演奏某种乐器的意思，又有赌博的意思，还有游戏的意思。制琴大师朱塞佩·格瓦尔亲利和父亲同名，人们就在他的姓上加以“耶稣的”三字以示区别。据史书记载是2月15日。参见《拿破仑一世传》，上卷，商务印书馆，第187页。酒神狄奥倪索斯的别名。波提乏的妻子引话约瑟未成的故事见《旧约·创世纪》第三十九章。此地是反其意而用之。伏打（1745—1827），

意大利物理学家。伽伐尼（1737—1798），意大利物理学家，电学创始人之一。帕列斯特里那（1524—1594），杰出的意大利作曲家。十六世纪反宗教改革时期兴起的罗马复调乐派的主要人物。其作品多为宗教音乐，但同时又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世界观和世俗音乐文化的种种特征。

罗卡台里（1693—1764），意大利小提琴家及作曲家。契马罗萨（1749—1801），意大利作曲家，最著名的喜歌剧大师之一。阿多尼斯是腓尼基的主宰自然之神。希腊神话中的美男子。阿佛洛狄忒曾倾心于他。指波河以北地区。西威拉是古希腊人、罗马人及其他一些民族的女预言家。平奇奥山丘和下文中的卡皮托利山丘、帕拉廷山丘同属罗马在其上建城的七个山丘。塞西里乌斯·梅特卢斯卒于公元前90年左右。为罗马统帅、政治家。公元前109年任执政官时，曾击败努米底亚王朱古达。俄文

一词主要有两个意思，一为演奏，一为游戏。即所丹达尔。希腊神话中奥菲士的妻子。希腊神话中伊阿宋的妻子，曾帮助伊阿宋取得金羊毛，后被伊阿宋遗弃，做了雅典王埃勾斯的妻子。复仇女神之一，愤怒和复仇的化身，转义为爱吵架的泼妇。威尼斯金币名。古代埃及高级军事及行政长官的称号。意大利旧时的金币。拉丁语，意为“请关门”。拉丁语，意为“已经关上了”。当时的德国银币，一塔勒合三马克。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常戴的帽子，为锥形高帽，尖顶前倾，通常为红色，被认为是自由的象征。

他却有着完全不同的作用，他用吉他来表现自己新的怨恨。因此，用吉他弹奏的一支普通舞曲变成了被帕格尼尼的指头故意庸俗化了的一件讽刺作品。人们越是不能领悟这位年青的吉他演奏家的讽刺风格，帕格尼尼就越是暗自得意。吉他日益成为他嘲弄自己无法摆脱的精神状态的手段，成为他嘲弄人们的手段，他要报复这些人，因为是他们使他自己有时也不相信自己的精神功绩。

一把提琴加一个小小的旅行袋。风吹日晒，尘土飞扬。然而，当前面展现着丰富的生活的时候，还有什么东西能比感受到完全的自由更美好呢？

意大利各个城市的节日几乎是世界上最迷人的场面了。全体居民都参加节日的庆祝活动。一到星期天，意大利的各条街道都是一派欢乐气氛。人们大群大群地随着由各种乐器的邻居临时凑成的乐队涌上街头。男人、妇女和孩子都用各色彩带和鲜花打扮起来，有的人一本正经地唱着歌，有的人燃放鞭炮和焰火。越是往南的城市越热闹。在那不勒斯，人们把几百响鞭炮装在一个庞大的金属框子上，一个当天到达的疲惫旅客如果在旅店里昏昏入睡，他常常会被震天的鞭炮声惊醒。他从床上跳起来，困惑地打开百叶窗，以为城里发生了暴动，隆隆的炮声正在宣告旧政权的垮台。在威尼斯，随处可以听到小夜曲，河道上满是装饰着彩灯的小船，男女歌手不停地唱着，岸上有舞蹈，海里有游船。所有这些都一定伴有意大利式的欢乐不可或缺的部分——音乐。

卢卡合唱队的经理人事先已经收到了帕叶的信，所以卢卡热情地接待了帕格尼尼。他的第一场演出被安排在晚间的节日集会上。第二天晚上他又演出了一次。年青的提琴家获得了圆满的成功。演出之后，在市政厅举行了晚宴，帕格尼尼同那些做梦也没有想到的、素昧平生的朋友痛饮了一场，以致他自己都弄不明白怎样进了旅店。这不是他下榻的那家旅店，可是音乐家对这种细节并不介意：反正都一样。

晚上又演出了一场。帕格尼尼生平第一次不经准备就出场了。他走上舞台时，有一种难以解释的自信，这种情绪很象一个新入伍的士兵在经历了最初的胆怯之后，突然奋起冲锋时感到的热血沸腾。

在几百双眼睛的注视下，帕格尼尼举起了琴弓。已经逝去的那个世纪的旋律，吕里和拉莫的旋律，美女艾舞曲和加沃特舞曲令人陶醉的节拍逐渐被猎人的角笛声所取代。庄重的教堂钟声、殡葬曲和严肃的圣歌逐渐让位于偶然掺杂进来的、叮当不绝的清脆铃声。这是那个怪诞的十年的音乐，当时在教堂的圣歌声里掺进了猥亵的轻佻舞蹈的曲调。祝福的钟声转成了警钟声，警钟声又变成了法国士兵和农民的简单歌曲。然后又是教堂歌曲《愤怒的一天》，接着仿佛是从深渊里响起一些沉闷的打击声，马蹄奔驰声和风暴的呼啸声闯进了坐满身着节日盛装的听众的音乐厅。拨弦的和音越来越急遽，帕格尼尼用声音、用急风暴雨般的音乐描绘出震撼了欧洲的那些事件的雄伟场面。在结束的节拍里，他奏出了意大利的《卡玛尼奥拉》和《马赛曲》的调子。这是新世纪前进的脚步声。这是“贺节之歌”。

圣马丁节的一周过去了，庆祝活动也过去了，被踏坏了的花束、彩纸屑和彩纸条、残留的彩带都清扫干净了，在沉醉于第一周的自由之后，帕格尼尼开始清醒了。他很想回顾走过的道路，但是这种愿望并没有获得成功。音乐和生活中的体系、调式和节奏，这一切仿佛都听命于支配世间万物的、符合某种目的的一条重大规则。帕格尼尼的这个看法是很幼稚的，它既带有

一个新信徒的谨慎小心，又有初出茅庐的思想家的羞涩。他十分明确地感到，几乎可以说是察觉到自己作为体现音乐的一个人的价值。帕格尼尼觉得自己和刚来临的世纪是同龄人。

他把整个教堂音乐看做是同其形式体现在《卡玛尼奥拉》和《马赛曲》中的那些乐音相敌对的。新时代的火光、起义的怒潮及其迅猛地扑向旧世界代表者的毁灭性火焰，这一切同宁静安详的教堂曲调、同天主教会的赞美歌、同那种认为音乐应该象奥菲士的曲调使人的野性驯服那样，使人变得俯首贴耳、谦恭温顺的看法是水火不相容的。

帕格尼尼喜欢往一杯热水里加几匙盐。然后他就看到，只消往这饱和的溶液里投进一颗小小的干盐粒，它就立即在这杯沉重而没有固定形态的物质中引起急速的结晶现象。

在这个改造无生命物质的过程中，帕格尼尼看到的现象犹如他在音乐厅里见到的情形：人的思想和意志的零散的、不定形的那些成分在音乐的影响下忽然凝成了晶体，变得极其严整。他觉察到由于把一些不常见的和声和乐音大胆地结合起来而引起的激动，人们努力摆脱突然汹涌激荡起来的情感，可是摆脱不了，因为音乐和感情的大胆结合具有十分和谐的形式，它紧紧地抓住了人的思想。于是听到了这种结合的人就被它征服了，虽然知道这种结合是违犯禁条的。

帕格尼尼在音乐会之后昏昏入睡时，往往象在梦呓中或是高烧中那样突然惊醒。他觉得，音乐应当改造整个物质世界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体系。不过，这种音乐应该是怎样的呢？在探索这种音乐的过程中，他越来越感到疲乏，而卢卡的印象更加重了他的疲惫感。

帕格尼尼追逐着另一种博戏。铺着绿毯的桌子、一段段粉笔、象牙做的记录牌、铅笔、庄家的小耙子和一把把金币——这些使他长久地撂下提琴。这一切改变了帕格尼尼的昼和夜、他的每时每刻、他的思想和感情。

快天亮时，这个年青人走出赌场，他眼皮浮肿，脸色蜡黄，眼圈暗黑。睡眼朦胧的仆人把帽子和手杖递给他。卢卡空荡荡的大街上，迎接他的是潮湿的雾气。菜贩子轻蔑地瞟了他一眼，夜游女郎嘲弄地招呼他，邀他同她们一起去纵情玩乐一番。帕格尼尼既被赌场的失意，也被过度的纵情弄得精力尽。他对生活感到厌倦：而过去他只是个孩子，虽然被过分繁重的工作，被不能由他负责的浪费精力所折磨，却没有这种厌倦感。

帕格尼尼不记得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他发誓要永远记住这一切，绝不重犯。他正躺在里窝那的一家医院里。他到里窝那有多久了？他又是怎样到了里窝那的？

围在他身边的人都穿着医院的白色衣服，大夫戴着一顶红色小帽，手里拿着一柄小锤子和一副听诊器。帕格尼尼听见有人说：“……他说过胡话。”

“也许，这一切不过是一场恶梦，”他想。“最好是对谁也别说。”

他回想起了什么事？一个妇女和被杀的孩子的哀号！……醉醺醺的人们在篝火边的胡言乱语。昏暗的山谷，还有长在远方高处的大树。他仿佛是在井底。人们围坐在树丛后面的篝火旁。一张张令人毛骨悚然的面孔、挂着狞笑的醉汉面孔。一个蓄着连鬓胡子、青鼻头、烂眼圈的人拿着他的提琴，仿佛是想用琴弓把它锯开似的拉着。提琴发出一阵阵难听的、刺耳的哀鸣。后来他又失去了知觉。

“……啊，我想起来了！”帕格尼尼忽然大声说。他掀开被子坐了起来。

他的最后一场音乐会是在里窝那演出的。

大夫仿佛是在同他搭腔似的说：

“对，我听了您的演出。可是音乐会之后的第二天，您被人发现在距里窝那城南门不远的地方。看来您是被抢了个精光，连您的提琴也没有了。当时您发着高烧，现在您必须绝对安静，这样才能痊愈。”

“我到里窝那来有多少时间了？”帕格尼尼惶惶不安地问道。

“我说不上来。我照料您已经三天了。这三天里，利伏隆先生来看过您两次。”

“我不认识他，”帕格尼尼说。

“是吗？他是我们这座城市很受人尊敬的公民，是市政委员。”

“他找我干嘛？”

“这您就得问他本人了，”大夫说，一面满腹狐疑地看看帕格尼尼。

黄昏时分果真来了一个仪表堂堂、身材高大的男人，他请求准许他同帕格尼尼先生谈谈。利伏隆小心翼翼、彬彬有礼地请帕格尼尼先生“赏光”检验一下他利伏隆拥有的一把格瓦尔奈利制作的提琴的质量。帕格尼尼一时不知怎样回答才好，不过他很快就有了主意。他向利伏隆致谢，说他希望在痊愈后的第一次音乐会上就试试这把提琴。

帕格尼尼对利伏隆先生有了更多的了解后，就搬到他家去住了。里窝那的这位市政委员原来是一位十分好客的主人。他拨出几间极为安静、便于练琴的房间听任帕格尼尼支配，而自己又很少去打搅客人，因此帕格尼尼对他很是感激。但是在这些日子里，帕格尼尼一想到自己莫名其妙地尝试过同人的意识通常的光明岁月并存的另一半可怕的生活，他就感到烦恼。现在，在练琴的时候，帕格尼尼感到必须把浅蓝色的帷幔从笼罩在世界之上的黑色天空上扯下来。他对自己说，城门外的这场恶梦向他展示了迄今为止他所不知道的惨剧。

他的这种感觉爆发为一连串魔鬼般的、支离破碎的、互不相容的旋律。他看到，当这种忧郁的、如泣如诉的、令人恐惧的声音闯进流畅悦耳的旋律中时，在音乐厅的一排排座位上掠过一阵颤抖。他看到听众脸上的痛苦表情，他感到人们在请求停止这种折磨。他看到那种保存自己的下意识的感情，它迫使人们立即用一块罩布把死亡的秘密、灾难的秘密、毁灭和痛苦的秘密遮盖起来。于是帕格尼尼觉得自己是站在高高的地方，他只能稍稍触及这块罩布，而把这块罩布、幸福的这个泡影看成是比人类的痛苦更为真实的现实，赋予它拯救人类的意义。生活终于战胜了那个偶然被稍稍揭开的、令人惊骇而又近在咫尺的世界。

格瓦尔奈利的这把提琴音色洪亮，而且拉起来得心应手，完全足以代替他早先用的那把琴。他从科齐奥伯爵处见到的石印专题著作里就知道了这把琴。它的编号是300，名字是“耶稣的格瓦尔奈利”。音乐会结束后，帕格尼尼小心翼翼地把它递给来到后台的利伏隆，一面对这把提琴赞不绝口。利伏隆却摇了摇头。

“我哪敢再碰一下圣手帕格尼尼用过的这件乐器呢，”他说。看来这是他早已想好了的话。

帕格尼尼的梦想实现了，“耶稣的”属于他了。

这把琴琴身宽阔，漫长的岁月已经使音孔的边沿微微绷裂了，漆皮上有些磨损的痕迹，腹板左面的音孔上有一个方形的裂痕，许多收藏家在琴上留

下了印记。可是它发出的声音依然使帕格尼尼惊叹不已。

“这是大自然本身的声音，是活生生的声音！”他兴奋地说。

第一次音乐会后的第三天，帕格尼尼做了一个试验。他给这把琴装上了大提琴的弦，而且请罗凯扎尼的作坊将两把图尔特琴弓并成一把远超出通常长度的弓。

帕格尼尼说：“科齐奥对日益临近的时代心怀恐惧，而我却欢迎这个时代。我倒是对闯进今天时代的那些陈旧的东西感到憎恶；我把新的琴弦装到古老的琴上，而且无法无天地加长了图尔特大师的琴弓，我这样做是对的。在法国，新的人正在发现人类社会结构的新规律。谁又能禁止别人去发现乐音世界里新的属性呢？给小提琴装上大提琴的弦为演奏开辟了无数的可能性，扩大了音域，而延长琴弓（这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是使声音具有必需的延长度的最好手段。

不知是怎么回事，谁也没有察觉帕格尼尼先生使用的乐器外部的变化。四场音乐会都很圆满。这是超出帕格尼尼预料的成功，人数众多的听众简直是如醉如狂。

不过，帕格尼尼仍然在等待着灾祸临头。演出的成功是对他越来越经常地感受到的那股抵制他的力量、那种敌对情绪的胜利。大量风言风语在城里流传，这些流言也传到了帕格尼尼耳中。

“帕格尼尼赌钱，输掉了自己的提琴，所以不能演出。帕格尼尼染上了不光彩的疾病，所以躺在医院里。”大教堂的胖神甫对来参加为里窝那港口经纪人的新生儿举行的受洗仪式的商人们说：

“我了解这个提琴手。他那把琴是魔鬼的琴，发出的是遭到上帝诅咒的声音，这是妖魔的音乐，教会的虔诚儿女不应当听这种音乐。”

来自意大利北部各地的音乐家参加了第七场音乐会。一些人怀着仇恨和嫉妒的心情听帕格尼尼演奏，另一些人则怀着宗教的虔诚和热忱。两种人的声音混杂在一起，对他形成了前所未闻的赞颂。

这时帕格尼尼才得知匿名信是干什么用的。

有人给他寄来一封诽谤信，称他为魔鬼一般可憎的人，咒他永世受苦，嘲笑他，说他把阉牛的筋绷在从商人利伏隆那里偷来的琴上，骂他这个意大利的提琴手不识羞耻，居然在这座光明正大的城市受人尊敬的音乐堂里招摇撞骗，用一把和阿尔诺河上的大桥一样长的琴弓来愚弄听众。

另一封匿名信的作者起劲地吹嘘自己的阉牛，夸它们筋骨强健，而且建议帕格尼尼购买一大群阉牛来做琴弦。写信人最后表示相信，拉琴的帕格尼尼本人是最大、最名符其实的阉牛。

还有一封信看来同上一封信是彼此呼应的，信里建议把里窝那公园里最高的树砍伐来做琴弓。信里附了一幅漫画，画的是帕格尼尼的琴房：帕格尼尼手脚并用，紧紧地揪住琴弦，同时，琴弓的两头各有十名壮汉，就象锯木厂里拉锯似的拉着一把出奇的长弓。

帕格尼尼对最初的这些恶言秽语并不在意。

“我正在成名，”他对利伏隆说，“既然是这样，那就会有一些狗跟在后面咬我的脚跟。”

利伏隆看了帕格尼尼给他看的这些信，他摇了摇头，脸上露出气恼和困惑的神情。

威尼斯曾经被置于奥地利的统治之下，可是到了1798年，罗马教皇忽然

被剥夺了世俗的权力。从旧的教皇国里划出了一个罗马共和国。1798年12月15日，罗马被法国人占领了。罗马教会并没有公开反对法国，只是通过几十万神甫秘密地展开活动，而且给这种活动涂上一层广泛的民众运动的色彩。神甫们一发觉法国军队有侵犯教会利益的打算，所有教堂里的圣徒像、圣母像和耶稣像就都流起泪来。在罗马，绘在方布上的基督遗体像一夜之间睁开了眼睛，对法国军队的恣意妄为怒目而视。城里有一些故意穿上破旧衣服、赤着脚的人成群结队上街游行。居民中交头接耳，奔走相告说，某一座基督雕像两次睁开眼睛，满面怒容。在波拉罗尔广场上，萨波纳罗雕刻的圣母像“流出了乳汁”。这些乳汁灌满了两百盏“不点自燃”的神灯。穿着法衣和肩带的神甫们只收取不多的费用，就给百姓把他们带来的念珠浸在这种含油的自色液体中。

但是，有些年青人却投奔了法国国民自卫军，而且在庆祝联盟成立的日子里，许多人穿上古代的服装，头戴花环参加了共和国的游行行列，然后在圣彼得广场上参加罗马居民同法国国民自卫军亲善的盛宴。于是有人放出风声，说“这个节日引来了几千魔鬼，他们将因为罗马居民参加庆祝活动而惩罚不笃信神祇的罗马”。

可是，就在罗马教廷以为新世纪会给罗马教会带来无数灾难的时候，事情又全都变了样。

波拿巴感到必须同罗马教皇讲和。然而庇护六世恰巧在这时去世了。罗马处于被占领状态，即使想订立一个协定，也找不到签字的人。罗马教廷的红衣主教们乔装改扮，秘密地沿着北部的道路汇集到威尼斯附近的圣乔治，处于奥地利宪兵的卵翼之下。他们在新世纪第三个月的13日召集了秘密会议，着手选举新教皇。这样就产生了庇护七世，当初他是起劲反对法国的。

庇护七世不惜一切，要保持罗马教会的威力。失掉法国，这对罗马教会的收入是很沉重的打击。他承认了教会的庄园被收归国有。这就使他丧失了四亿法郎。他同意按照新办法组织法国教会，使得政府有权任命神职人员而且支付薪俸；他只为自己争得了一点让步——罗马教皇仍旧一如既往，有权从教规上加以批准。

他的算计是很精明的：教皇麾下的天主教大军的成员能决定许许多多问题。罗马教会在法国被认为是国教会，因而可以宣称自己获得了胜利。1802年一天深夜，一名罗马红衣主教悄悄启程去巴黎。他带着一份由庇护七世签署的条约，即法国的共和派将军和罗马教皇之间的协议，按照这份条约，教育法国大部分民众的工作又交给了天主教会，而天主教会则从把法军统帅部骂得狗血喷头的敌人一变而为盟友。

这样一来，波拿巴起初宣布在意大利全境废除宗教，主张平等和博爱，而最后却把法国也交到了天主教会手中。两个不由自主走到一起的朋友——庇护七世和波拿巴将军——都感到有些尴尬。

波拿巴的同僚们听着巴黎圣母院凄凉的钟声，他们问道，既然要把这头山羊再度放进菜园里来，当初又何苦把那么多的神甫吊死在巴黎的街灯柱上呢？原先是革命的将军现在却梦想着有朝一日天主教会的主持人会把王冠戴到他的头上，他戏谑地回答说，把天主教神甫安置在巴黎和法国的乡村里并不等于说他波拿巴和他的将领们都必须尊崇天主教会。

波拿巴的下一步棋是建议教皇选择巴黎或是阿维尼翁做天主教世界的京城。

庇护七世对此答复说，在巴勒摩已经准备好了一份教皇退位的文件，如果教皇庇护七世在去罗马途中被法国人扣留，那么这份文件就将宣布废除同法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当天晚上教皇就接见了英国分舰队的司令，司令许诺说，如果教皇需要逃走，他将全力协助。

天主教会正在变成不久前的敌对双方手中的工具。英国人指望利用罗马教皇和法国之间的敌视情绪，他们仇恨波拿巴，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来制止他在亚平宁半岛上推行的种种新政。天主教会又感到自己是意大利的统治力量了。

接待帕格尼尼寄寓的利伏隆是法国人，由于帕格尼尼亲法，所以宾主之间关系融洽。可是帕格尼尼有一件事处理欠妥。他没有同利伏隆商量，就接受了英国驻里窝那领事的邀请，在他家里消磨了一个晚上。他用利伏隆赠送给他的提琴在英国领事家里演奏了乐曲。他接受了英国领事和舰队司令的建议，同意在里窝那举行一场盛大的音乐会，而且拟定了一份内容广泛的节目单。这样一来，他同利伏隆的龃龉就无法避免了。利伏隆示意说，帕格尼尼的寄寓使他很苦恼。小提琴家当天就搬到了黑马旅馆。

举行音乐会的日子到了。里窝那剧院的池座和走廊都挤满了听众。英国水兵组成的仪仗队排列在剧院门口，挡住人群的冲击。

但是，虽然听众很多，而且焦急地等着音乐会开始，帕格尼尼先生却迟迟不见露面。

音乐会开始前不久，帕格尼尼发现他放在房门口的高筒靴子不翼而飞了。他拉了叫人铃，他大声喊叫，然而没有人答应。烂醉如泥的茶役和门房在旅馆进门处的长凳上酣睡不醒。帕格尼尼穿着拖鞋，朝马路对面的鞋店走去，忽然他察觉有人在监视他。有两个人一直在注意他的一举一动。

在街上奔跑的一群孩子高声喊着他的名字。帕格尼尼身边很快就聚集了一大群人。人们认出了帕格尼尼，惊异地打量着他。人们看着他的软底鞋、裤脚口的松紧带和长袜。好事之徒打着唿哨，朝他扔石块。幸好帕格尼尼这时已经走到了鞋店。

店伙请他试试高筒靴。靴子太小，挤得脚生疼。离音乐会开始只剩十分钟了。帕格尼尼让店伙换一双。店伙摇了摇头。给帕格尼尼先生拿来的是唯一的一双靴子。店伙说他的名字时，那口气不知是语含讥讽，还是极其笨拙地表示毕恭毕敬。

帕格尼尼把钱扔在柜台上，拎起靴子走出了商店。于是他又一次尝到被人跟踪的苦头。店门口有一群人在等着他。直勾勾地瞪着眼看他的闲汉和在他身前身后跟着跑，不时拽拽他的高筒靴的孩子一直把他送到旅馆门口。

音乐厅里，人们不耐烦地高声吵嚷着。帕格尼尼从来没有这样迟到过。

当帕格尼尼打发了马丰夫，从脚蹬上跳下来，三步并作两步跑上楼梯时，剧场里既有人打唿哨，也有人鼓掌。帕格尼尼走到楼梯头上时，忽然觉得左脚的靴子里有一颗尖利的钉子。难道店伙的微笑就是要告诉他靴子里有名堂吗？

当帕格尼尼走到灯光明亮的舞台上时，他觉得血已经渗透了袜子。他走到台口时，不禁浑身战栗了一下：玻璃碴和钉子扎进他的脚里了。

他开始演奏了。

第一个节目是《卡玛尼奥拉》主题变奏曲。

下一个节目应该是他同乐队的协奏。他坐在演员休息室里，听见剧场中

人声鼎沸。不知为什么，乐队队员都没有露面。好不容易有一个高身材的人拿着一面鼓从他身边走过，后面跟着一个脸色苍白的少年，拿着一支巴松管。两人都困惑地东张西望，他们看见帕格尼尼之后，就走到他面前：

“卓越的大师，难道整个乐队就只来了我们两个人吗？”

帕格尼尼怒不可遏：的确，走廊里，演员休息室里，还有乐队队员通常聚集的地方都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来的确实只有巴松管手和鼓手。但听众却在焦躁不安地等待着。一张女人的三角脸，脸上挂着狐狸的奸笑，从帷幔后面伸出来，随后又消失了，走廊里传来吃吃的窃笑声。帕格尼尼高声喊道：

“经理！”

没有人回答他。他用客气一些的口吻又一次叫道：

“经理先生！”

还是没有回答。

帕格尼尼在走廊里奔来奔去，从一间屋子跑到另一间屋子。他听见有人踮起脚尖躲开了，有人在他进屋时藏了起来，他走到哪里都是静悄悄地没有一个人影。

帕格尼尼伸手摸了摸额头。不，这不是梦！

侧幕后面出现了英国领事先生和夫人，还有海军上将基思。他们互相问了好，简短地交谈了几句。领事走出房间去了。他夫人一面用扇子敲打着手心，一面急切地劝说帕格尼尼，即使没有乐队也必须演出，只要把节目略加修改就行了。她敏捷地拿起一支铅笔，请帕格尼尼告诉她，哪些曲子他不用乐队就能演出。她竖起食指说：

“我很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我很清楚是谁在捣鬼。都是本地那些滥竽充数的家伙。”

她说最后几个字时，略带一点鄙视，一面却仍旧朝着帕格尼尼微笑。

忽然有一个人掀开帷幔，走了进来。他迈着沉重的步伐，慢慢地走到帕格尼尼身边，他一面皱着眉头，一面微笑着朝帕格尼尼点了点头，向他伸出双手。这是诺维神甫。他拥抱了帕格尼尼，接着就滔滔不绝地说了许多温存而宽厚的话：

“是的，你今天不走运，不过上帝是宽厚的。你怎么能扔下家庭呢！你又不是不知道你父亲病倒了！你知道，上帝是要惩罚那些不孝顺的儿女的！是的，你知道家里现在很困难！不错，你是大名鼎鼎的提琴家，对，对，我弟弟说过……”

“好了，节目单排好了！”英国妇人说。“我要一直待在这里，我会帮助你的。”

“怎么？乐队没有来？”诺维说。“是的，是的，你得罪了，得罪了许许多多的人。这怎么能行呢！里窝那有自己的音乐界。有很出色的提琴家。可是你一个也没有邀请，现在悔之晚矣。对自己亲近的人不能这样无情无义。耶稣基督和教会……”

“等一等！”帕格尼尼打断了他的话。“这么说来，这是存心捣乱，是故意挑动乐队，让它给音乐会拆台啰？！”

他不容诺维分说，朝英国妇人一点头，强忍着脚掌上的疼痛，奔上舞台。

剧场里顿时安静下来了，接着就爆发出一阵掌声。这是听众对乐队队员的示威行动做出的响亮而严厉的回答。帕格尼尼觉得自己已经取得了胜利。

可是，塔蒂尼的奏鸣曲刚演奏了几小节，一根琴弦就断了，在帕格尼尼四处寻找经理时，有人割破了他的琴弦。于是帕格尼尼立即转而演奏塔蒂尼主题的变奏曲。他使用了一个大胆的跳弓。第二根弦又断了！帕格尼尼毫不畏缩，他仍旧以原来的速度，用两根琴弦奏完了他不久前才完成的、极难演奏的作品。

英国领事的马车在黑马旅馆门边停下时已经是深夜了。第二天清早，英国领事馆的书记员哈里斯就来了。庇护人派他来听候帕格尼尼先生差遣。哈里斯奉命尽力协助帕格尼尼安排演出，不仅在里窝那，而且在意大利全国各地。他身材矮小，衣着考究，瓜子脸上已经有了皱纹，可是修饰得很精心，斑白的头发与众不同，象斑马那样，一条条黑白分明。帕格尼尼很欣赏他那一丝冷冷的笑意，这一丝笑意更象是讥笑他自己的心思，而不是嘲弄交谈者的话语。帕格尼尼请他向英国领事转达谢意，领受了他的盛情。

帕格尼尼先生应邀参加了领事先生举行的午宴。

当天，有八名里窝那的提琴手拜访了帕格尼尼。他们含糊其词地解释说，他们被收到的一封封信件搞糊涂了，信里写着“里窝那剧院乐队队员向他们请教”。他们说得很快，而且争先恐后地抢着说，但是他们始终没能证明自己的无辜。只有一个人阴阳怪气地声称，他们习惯于尊重提琴艺术的老传统，所以担心象帕格尼尼这样年青的提琴家会败坏提琴演奏的声誉，而且损害当地听众的情趣。

帕格尼尼感到，他永远也不能克服这些“里窝那的朋友”暗中怀有的敌意。

最后，向他提出了乐队的一纸集体声明，宣称只有在获得一定报酬——帕格尼尼看到，这笔钱是他根本负担不起的——的条件下，里窝那的乐队才同意为以后的几场音乐会伴奏。他们对帕格尼尼说，里窝那的乐队通常有120人，而在下一场演出之前，还需要增加47个人。帕格尼尼打断了他们的话，回答说让他考虑一下再定，不过他自己更清楚下几场音乐会上究竟需要多大的乐队。

提琴手们一面亲热地客套着、微笑着，一面告辞。

帕格尼尼没有回访他们。他不肯拿生活来做交易。涅科、帕叶和吉列蒂一贯教导他要尊重那种摆脱了形形色色的算计的艺术所具有的崇高威望。他这样做也因为他是青年人。

就这样，那些对教会的事情从来不很热心的人忽然都变得十分虔诚了。

凡此种种，帕格尼尼都一无所知。他没有发觉在黑马旅馆的隔壁房间里就有两条腿的耗子在鬼鬼祟祟地活动，他没有觉察到空气已经被诽谤和嫉妒所毒化，他也没有看出有几十只眼睛从帷幔后面、从窗帘后面、从窗户外面窥探着他的一举一动。

哈里斯向领事报告了帕格尼尼的遭际。海报宣称将连续举行三场音乐会。

但是，第一场音乐会因为当天宣布要为里窝那省长夫人出殡而未能举行。

第二天，当帕格尼尼和哈里斯一起来到剧场时，他看到大门是锁着的。一张大海报声明原订近期举行的几场音乐会统统取消了。

“这是谁干的？”帕格尼尼嚷道。

哈里斯耸耸肩膀。

帕格尼尼打听不出个所以然来，只好回旅馆去了。一小时以后，哈里斯来了。他满脸惊诧，摊开双手跑上楼梯，一声不响地把一封信递给帕格尼尼。这封信是用帕格尼尼本人的名义写的，声称他因病不能演出，而且打算离开里窝那。信是写给里窝那剧院乐队队长巴尔狄先生的，署名的是谦恭有礼的尼科洛·帕格尼尼先生本人。

“我琢磨不透，”哈里斯终于开口了，“你究竟得罪了谁。”

“领事先生能不能……”帕格尼尼欲言又止，因为他看见哈里斯在摇头。

“领事先生决定不再干预这件事，他眼下正忙于处理罗马屠杀造成的后果。”

“这是怎么回事？”帕格尼尼问道。

“是这么回事，”哈里斯原原本本地讲起来，“去年马塞纳将军在罗马的时候，法国人的举止就象一群强盗一样，不单是教皇受了侮辱，一名法军的参谋硬是从他手指上拽走了一枚镶着宝石的戒指，也不只是这片地方遭到了蹂躏，被课以一千五百万金法郎的罚款，而且法国士兵和军官到处劫掠杀戮，把整条街上的居民都赶出来，把妇女从家里赶出来，只许她们穿着内衣，您知道教皇庇护六世是怎么死的吗？”

帕格尼尼低下了头。

“您知道，我们出色的将军纳尔逊击溃了法国的舰队，您也知道，红衣主教法布里齐奥·卢福率领他那支宗教大军迫使居民忘掉法国士兵的残酷，您知道罗马的宗教裁判所眼下正在积极活动。昨天，被宗教裁判所看成是法国人的一些英国人到里窝那来了，所以领事先生忙得不可开交。我们只好稍等几天了。”

哈里斯不久就得以使领事再度注意帕格尼尼的事情了。他向领事陈述了全部情况，直至最近的那一封信，详细地介绍了帕格尼尼的处境。他的房间里十分凌乱。在帕格尼尼外出时，他的提琴，包括那把名贵的格瓦尔奈利制作的琴在内，都留在没有上锁的房间里。表、戒指、金链条，这些东西都没有人保管。年青人处于一种狂热的亢奋状态，他一张接一张地把大张乐谱纸写得密密麻麻的。看来，他对自己的处境并没有觉察：他似乎没有看到正在他头顶上聚积起来的乌云。

西德尼阁下听完这段叙述，打着哈欠站起身来，他从桌子上拿起手套，一句话也不说就走了出去，同时把一个密探的简短报告递给哈里斯。

英国国王的一处秘密机关对意大利各城市里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极其关心，因此领事们除了保护英国公民这种直接的职责之外，还要执行千百种十分复杂的任务，执行的结果要提交圣詹姆斯委员会的大会议桌上讨论。把这些片断的材料拼起来就是一幅完整的意大利政治地图，图上特别标明那些“受法国雅各宾派传染和中了波拿巴影响之毒的地区”。

哈里斯从简短的报告里得知，如果提琴家帕格尼尼在里窝那的一家剧院里演出，那么所有的剧院就在一周内得不到蜡烛。

哈里斯不禁打了个寒噤。看起来帕格尼尼一定是得罪了某个炙手可热的人物。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好几个新的乐谱本在黑马旅馆里被写满了。完成了三部新的乐曲。这是帕格尼尼最早的几部狂想曲。他不得已卖掉了表、戒指和金链条。旅馆主人的账单都付清了。还有一笔钱经过里窝那的银行汇给了热那亚的苔丽丝·帕格尼尼夫人。帕格尼尼满不在意地指望举行几场音乐会

就可以摆脱拮据。可是时间一天天过去，而哈里斯先生却一筹莫展。帕格尼尼只剩下三十法郎了。

第十四章 三个法郎

到了帕格尼尼发现自己动用了三十法郎基金的那一天，他才第一次感到处境不妙了。不在里窝那举行音乐会，他就寸步难行。乘驿车到最近的城市也得花二十七个里拉。他总不能自己背着提琴和琴谱，扛着行李，沿着山路徒步跋涉吧。剩下的钱最多只够用两天。可是，还得付旅馆的账单、饭店的账单、洗衣女工的账单。一想到要同哈里斯谈这个问题，他就感到十分别扭，更不用说去向领事求援了。而且哈里斯也不再露面了。要他亲自去找领事或是利伏隆，自己开口告贷二百法郎简直是不堪设想的事。帕格尼尼把所有的生地西母和索里多都拿出来，一擦擦地在桌子上放好，精打细算地筹划吃午饭能花多少钱，喝咖啡能花多少，晚饭又能用多少。

算来算去，只剩下三个法郎了。

正是帕格尼尼踌躇满志的时刻，但他却感到非常痛苦，而且羡慕那些穷途末路的乞丐，因为他们可以乞求施舍。而他是压倒了里窝那的众多音乐家的人，他不可能去乞讨五法郎的一枚硬币，而不招致那个昨天在音乐会上如醉如痴地为他鼓掌的人的耻笑。

正当帕格尼尼在没有收拾过的房间里走来走去，为自己尴尬的处境思索出路的时候，博尔格泽公爵仿佛是凑热闹似的，派了一个人来找他。红衣主教的侄儿很想买下举世闻名的那一把“耶稣的”提琴。

帕格尼尼苦笑了一下：

“请告诉公爵，我不是买卖提琴的生意人。”

“唉，帕格尼尼先生，看您说到哪儿去了！”秘书举起双手央告说。然后他又奸笑着，再度展开攻势。“不过，先生，您将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许多年而不必为收入操心。”

“噢，您以为，”帕格尼尼粗鲁地打断他的话，“您的公爵会付给我五十万法郎吗？”

“五十万？”秘书大吃一惊，压低了嗓子反问道。“殿下愿意出两千法郎。”

第二天早上，领事气恼地蹙着眉头，把一张里窝那的报纸递给哈里斯。在第一版上有一篇镶着黑边的小文章，说是帕格尼尼先生要卖掉自己的提琴，可是读了广告赶去的买主却被他的要价之高吓坏了：看杀帕格尼尼先生的事情极不顺手。

哈里斯不敢耽搁。第二天，他高高兴兴地笑着，笑得那张未老先衰的面孔满是折皱，邀请帕格尼尼和他搭伴到卢卡去一趟。帕格尼尼无可奈何地摊开两手，回答说：

“亲爱的哈里斯，我在里窝那欠着债呢。”

“啊，不用担心！”哈里斯说。“只是别拒绝我友好的邀请，我们到卢卡去一趟。用不了几天就回来。”

“不，不，我可不愿意再回来！”帕格尼尼叫起来。“我回里窝那来干什么？”

“战胜他们，”哈里斯的口气平静而自信，于是帕格尼尼友好地朝他伸出双手。

卢卡立即扭转了局面。

帕格尼尼的音乐会一场接着一场，每隔三天就演出一次。

有一次演出时，涅科带着他年青的妻子到后台来了。帕格尼尼一眼就认出，这正是他在涅科先生处遇见过的那位姑娘。这时正是圣十字架节，涅科和他的朋友帕齐尼就以过节为名，邀集乐队和卢卡的合唱队一起为帕格尼尼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欢迎会。帕格尼尼自己说，这既是一堂考试，又是一场凯旋式。涅科先生发表了一篇简短的讲话。他说，帕格尼尼掌握了一种得到音乐家们赏识的音乐诀窍（的确，卢卡的音乐家们赞赏帕格尼尼先生对提琴做的大胆改革：使用新的、大提琴的弦和加长琴弓），而且以一个真正艺术家的技巧把这种诀窍运用到出神入化的境界。

在卢卡开始了貌似平静而幸福的生活。每天同涅科和他夫人的会面使帕格尼尼能舒畅地消磨时光，而这正是一个艺术家在紧张的创造性活动之余所必需的。

涅科向帕格尼尼讲述了威尼斯发生的事情，讲了同帕叶的会见，讲了波及全国的大动荡。涅科使他一天天接近烧炭党人的主张。

帕格尼尼心甘情愿地接受了加入北意大利联盟的建议，成了卢卡温塔地下工作的普通一员。

帕格尼尼还从涅科处得知帕叶写成了歌剧《卡弥拉》，打算和妻子——歌唱家丽卡尔迪一起到北方来，还得知罗拉到了米兰，不久就要出任米兰斯卡拉剧院的乐队指挥。

哈里斯回卢卡来了。帕格尼尼闹不明白他这位朋友做的是什么事情，而哈里斯却十分清楚帕格尼尼在干什么。涅科从哈里斯处了解到帕格尼尼在里窝那的生活情况，哈里斯告诉他，有人想从帕格尼尼手里夺走价值连城的格瓦尔奈利琴。他还谈到另一个十分秘密的建议，但这个建议被哈里斯及时截住了，帕格尼尼并不知道。帕格尼尼被困在里窝那的最后几天里，哈里斯先生得知，有一个颇有权势的人希望让帕格尼尼先生尽快离开里窝那，甚至离开意大利，在哈里斯看来，甚至是离开人世。

“博尔格泽公爵，”哈里斯说，“起初以买提琴为诱饵，想使帕格尼尼先生上钩，而他的下一个打算就是建议帕格尼尼以优厚的条件应聘去彼得堡。在彼得堡俄国沙皇的宫廷中，有一个叫约瑟夫·德梅斯特尔的伯爵可以为他做好安排。”

涅科很清楚这个博尔格泽公爵是何许人。这位好心肠的公爵是法国人和法国政策的凶狠敌人。涅科听说过他的许多事情。被称为耶稣会的那个装着各种毒药的大罐子，其碎片遍布意大利。被教皇克雷芒十四世宣布解散了的耶稣会有一块很大的碎片就是博尔格泽公爵。他是一个肥胖、瘸腿、快活而且敦厚的人。涅科知道这个老人非常仁慈，对人的种种罪过能够宽容和体谅，嗜好喝绿色的、淡紫色的和红色的蜜酒，而且酒量惊人，还开导人们对别人的弱点要宽大为怀。博尔格泽公爵尤其喜欢对教士们说，对崇拜巴克科斯和维纳斯的人要容许他们忏悔，上帝的慈悲迟早会眷顾他们。但是，一个自命头脑清醒，而且循规蹈矩的人却是教会非常危险的敌人，因为他们倾向思想自由，倾向理性的种种危险的诱惑。这才是当今一切不幸的祸根。

涅科知道，博尔格泽公爵貌似温良敦厚，而且从未担任过教职，但骨子里是一个可怕的耶稣会徒，是一个手下无情的宗教裁判官，是神圣罗马教廷的一名密探。他无孔不入，善于刺探内情。从外表看，他是一个举止稳重、待人亲切而又宽宏大度的老好人，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可怕的团体的名符其实的代表人物，这个团体被称为多米尼克僧侣会，其成员用两个拉丁词称呼自

己的团体：Dominicanes——主的狗。上帝的这些鹰犬刺探出意大利自由的新儿女——烧炭党人的踪迹，于是后者就在曼图亚的地窖里，在威尼斯执政宫的铅皮屋顶下，在威尼斯监狱中远远低于海湾和运河河底的潮湿的地下室里，在只能容一个人蹲下的圆形洞穴里，在圣天使城堡至今供人凭吊的、用大块石头砌成的、密不透风的深坑里送了命。就是这个博尔格泽公爵对帕格尼尼先生表现出特殊的兴趣。

一天，惊魂未定的帕格尼尼跑来找涅科先生，告诉他说，当地的警察局长刚才去旅馆打听过，帕格尼尼先生打算什么时候遵照他父亲的要求动身去热那亚。

“我刚给老人寄了钱去，家里收到钱还不到一个月呢。想不到这笔钱却被用来请警察局查访我。我该怎么办呢？”

涅科想了想，说：

“你是不想回热那亚去吗？”

“绝不回去！”

帕格尼尼给涅科看了卢卡警察局收到后给他留在旅馆里的一封信。

安东尼奥·帕格尼尼先生斩钉截铁地命令儿子立即返回热那亚，回到父亲家里去，否则就将遭到父亲的诅咒，而且被提交宗教裁判所审判。

“我必须逃走，”帕格尼尼说。“可是逃到哪儿去呢？”

涅科先生老练地提醒他：

“应该藏到出乎警察局意料的地方去。”

傍晚时分，帕格尼尼先生来到山里的一座小修道院。他随身带着一份证件，表明他是一名教士、都灵城里的拉丁语教员，名叫朱塞普·帕齐埃洛。帕格尼尼很快就发现了自己的疏忽：他对拉丁文一窍不通，因此随时都有被人揭穿的危险。好在修道院的众位兄弟都是无知到极点的人，所以对这个蓬头散发的教士并不在意，只以为他是在同巴克科斯和维纳斯有关的纵情行乐方面小有罪孽，因而奉命到修道院来反省赎罪的。糟糕的是帕格尼尼几乎把忏悔的规矩忘得一干二净。不过，最倒楣的事情发生在第二天清晨。帕格尼尼走进花园，在齐墩果树丛中的长凳上坐下。他看见园里的一扇小门打开了一条缝，伸出了一个头发蓬乱、烂眼圈、青鼻头的脑袋。一想到初次遇见这个人时的情景，帕格尼尼不寒而栗了。这是在里窝那城外的山谷里拉过他的提琴的那个流浪汉。这人推开园门，走进修道院的花园里来了。修道院的看门人朝他招招手，两个人就一溜烟钻进了地窖。

帕格尼尼的那间小屋子只有一扇朝花园开的小窗子，它和地面一样高，从窗子里可以看到园里的一条小路。他躺在屋里，在床上辗转反侧，一夜不曾合眼。但到天快亮时，年青人终于熬不住了。眼皮忽然沉重得抬不起来。突然他又苏醒过来，出了一身冷汗。他吓得颤抖着，上下牙齿碰得咯咯响，因为从走廊里清晰地传来一阵轻微的、小心翼翼的脚步声，有人在他的门外站住了。

帕格尼尼抓住衬衣的衣领，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他想喊，同时又觉得全身都麻木了。他就在这种状态中醒来。这是梦魇了。明亮的阳光透进了这间修道的小屋子。他第一个想法是拿起琴来，用琴弓，用声音把恐怖的梦境表现出来，可是他立即想到琴不在身边，他的全部行装在他离开卢卡南下时都留在涅科的那所小房子里了。

看来天色还早，树上还挂着露珠，帕格尼尼走到花园里的水井边去洗脸

时，在柔软的草地上留下了一长串鲜绿色的脚印。花园尽头的果树中间可以看见一扇小门，昨天使帕格尼尼担惊受怕的人就是从这扇门走进来的。小门又打开了。帕格尼尼忽然感到一阵难以抑制的冲动，想逃出修道院，于是他冒着被看门人，甚至是被那个可怕的人撞见的危险，蹑手蹑脚地走到门边。他犹疑了一下。涅科看来同修道院里面的自己人打过招呼，所以帕格尼尼待在修道院是十分安全的，可是涅科对修道院的看门人是否也很了解呢？

帕格尼尼迈出门来，警觉地朝两边看看。他高兴地发现，这条小路通向山里，而且路上阒无一人。他决定顺这条小路走去，然后离开小路折向东方，走上去卢卡的大道。不久他就从山上看见了一条泛白的、铺着石板的大路。路上有驮着货物的驴子慢腾腾地走着。邮车扬起一阵阵尘土，不停地吹着号角，消失在拐弯的地方。

帕格尼尼又饿又累，拖着两条沉重的腿，好不容易才走到卢卡。没有人注意到他，因为他满身尘土，眼眶红肿，活象一个游方僧人，又象和意大利北方二十万流浪汉毫无二致的一个乞丐。涅科先生把那些必须避开警察的人乔装改扮的本领着实让帕格尼尼叹服。

帕格尼尼敲了门。开门的是一名老妪。她嘟嘟囔囔地咒骂着，把帕格尼尼从门边赶开。帕格尼尼坚持要见涅科先生，而且声明自己不是来行乞的，请她放心。传来一阵熟悉的脚步声。涅科一面笑吟吟地想着自己的事，一面惊异地看着面前的乞丐。他的脸色忽然变得阴沉起来，他一把抓住帕格尼尼的手，把他带进了走廊。等他们走进一间似乎是供仆役使用的小屋子以后，他才说道：

“唉，说吧，出了什么事？”

帕格尼尼疲乏难支，在一条长凳上坐了下来。他看见一杯羊奶，于是顾不上回答涅科的问题，抓起杯子就咕嘟咕嘟地喝了起来。

“天哪，是出事了吗？”

“什么事也没有。我的琴在哪儿？”帕格尼尼问道。“只有两条路，你自己挑吧，”涅科回答说。“要么老老实实地躲起来，要么去热那亚。不过……”涅科抬起一只手，擦了擦额头。“我还有一个办法。你就留在我这儿。可是你必须马上换一身装束。”

第十五章 花和吉他

就在警察局要求帕格尼尼回到热那亚父亲身边去的那一天，涅科犹豫着没有把一封信交给自己的年轻朋友。信是寄给帕格尼尼的，邀请他到卢卡郊外去消磨一个夜晚。弗朗切斯科先生机伶而又喜欢快活的头脑提醒他，这里不单是一出普通的爱情把戏。笔迹是弗朗切斯科先生熟悉的。涅科觉得有必要了解一下信的内容。现在，当他看到帕格尼尼在修道院里连一天也住不下去的时候，他不禁又想起了这封信。

涅科在约定的地点找到了联络人，告诉他任何时候都可以派马车来接他的年青朋友。第二天黄昏之前，两匹漂亮的黑马来到涅利先生家门口。帕格尼尼打扮得整整齐齐、满面春风地挥手同友人告别。

两匹体型健壮的黑马，一辆漆成黑色的轻便马车。景色如画，顺着山坡蜿蜒曲折的道路，然后是森林，接着又是山坡，下一座山岗上是坐落在绝妙位置上的一幢古老的房屋。两名殷勤周到的仆人，几个枝形大烛台，桌子上放着三份餐具。帕格尼尼原以为来迎接他的一定是这座城堡的主人、一位须发斑白的可敬长者，使他大吃一惊的是出来一位生着一对黑眼珠的十七八岁的姑娘，而且径直朝他坐的地方走来。有一位妇女立即走到她身边，这妇人大约45岁，完全不象是姑娘的母亲或者亲戚。年青的女主人用一种惯于自己作主的人的大胆问候了帕格尼尼。这是意大利有声望的家庭出身的女子所具有的那种大胆，她们这些年来年纪轻轻就得自己当家，而且十分珍惜在这些动荡的岁月里，很早就过独立生活的优越性。

黑眼珠的姑娘迈着轻盈的步伐，走到帕格尼尼面前。她落落大方地看看他，并不粗鲁，却迹近嘲弄地朝他伸出一只手，让他亲吻。

“我三次听过您的演出，”她说。“我想向您表示感谢。”

她并没有向客人介绍自己的伴当，就邀他们入座了。晚餐是清淡的，有令人愉快的、冒着气泡的淡酒，谈话也是轻松的，意大利人称这种轻松为 *desinvoltura*——并不越轨的亲切。可是帕格尼尼觉得很不自在，他缩手缩脚，羞怯地微笑着，心里忐忑不安。

显然，过早失去双亲的年青女主人过着自由自在的、毫不掩饰的生活。晚餐撤去之后，她坐到一张宽大的沙发上，拿起了吉他。她唱得很好。声音柔和，但并不响亮。她吉他也弹得很好，可是帕格尼尼感到她既没有很强的鉴赏力，又不理解音乐。

这天晚上，帕格尼尼最感到奇怪的是这位姑娘——也许是位妇人——始终不曾探询过有关他的事情。关于自己、关于自己偌大的庄园她倒是谈得很多。当她注视着帕格尼尼的时候，她的眼睛闪闪发光，脸上突然现出的一片红晕表明她身不由己地要放纵自己的感情。她把心跳不已的帕格尼尼紧紧吸引住的那种轻盈，她不假思索地，甚至仿佛是极其自然地支配他的时间的那种朴质，还有在帕格尼尼看来只有经过长期交往才会产生的那种态度——这一切起初都使帕格尼尼感到吃惊，但这并不是那种不愉快的惊诧，相反，他自己也心甘情愿地怀着激动的心情迎合着女主人的愿望。他装出对这种异乎寻常的亲切态度早已习以为常的样子。

帕格尼尼习惯于应邀去为某个有钱有势的家庭为数不多的朋友演奏。而此地并不是这样的场合，这里连花钱请他演奏的迹象也没有，这不象是一个阔佬“雇用”著名的提琴家来消遣一个晚上。这个女子迷恋的究竟是什么，

帕格尼尼猜不透，同时这位卢卡的贵族又不象是一个放荡的女人。

年青美貌的女子的伴当悄悄退出了房间。女主人站起身来，从书架上取下一个精致的山羊皮盒子，从中拿出一张便笺，仔细看完又放回原处。然后她突然中断了刚才的谈话，若有所思地对帕格尼尼说：

“已经很晚了。涅科先生送来一张便笺，说是您留在卢卡很危险。我什么也没有向您打听，因为我并不是一个喜欢猎奇的人。再说，既然您的命运已经决定了，又何必多费唇舌呢。”

她双眉紧锁，脸上露出愤怒的神色，仿佛在说这几句话的时候，她极力想战胜自己的软弱无力。帕格尼尼看着她的神色，听着她的说话，越来越感到惊异。她的神态、她的谈话都说明她一刻也没有丧失理智，而她说这些最不平静的话时口气的平静，以及她同帕格尼尼交往时的那种沉着，在年青的音乐家看来都是莫测高深的，似乎他们谈的是这个女人的某种奇特的劫数。他在一刹那间仿佛觉得这些都确实是早已注定的事了，这个女人不过是执行她自己也说不清楚的他人的意志而已。他觉得，这种入魔状态、这种象失魂病人似地给自己灌输某种情感的状态是会终止的，而他却害怕这个时刻的到来。

这个女人的魅力随着每一个微笑、每一句谈吐而越发不可抗拒。

“我原以为您只会在我这儿住三天，可是由于您不能回卢卡去……”女人住了口，而且显然不是因为不知道怎样接着说下去，不是因为找不到恰当的词句。她这句话就这样中断了。她眼睛看着别处说：“我最爱自己的花园和种着郁金香的花圃。我觉得，如果您在爱我之余，也能同我一起爱上这些东西，那是很合情合理的。”

然后，她用一阵响亮的笑声打断了自己的话，仿佛是把帕格尼尼从梦中唤醒似地说：

“您忘掉了您的提琴，这多好啊！您会在这儿找到休息，找到安宁。不过，我不想看见您拿起琴来。”

整整一年间，没有人向伯爵夫人打听那个蓄着长发，面色黝黑，黑眼珠，穿着棕色坎肩，黑色长袜和黑色鞋子，在古堡里给郁金香浇水的园丁是什么人。每天早晨喝过咖啡，吃过饼干之后，园丁帕格尼尼先生就拿起剪子、锯子或是园丁用的刀子，修剪枯死了的树枝，砍去树上的节疤，治理果树的病害，捉掉落在郁金香叶片上的虫子。

小提琴早已被遗忘了，现在谁也不会在这个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的人身上认出那个小小年纪就使意大利北部各城市苛刻的听众欣喜若狂的著名提琴家。帕格尼尼陶醉在女友的怀抱里，他弹奏吉他，为自己的心上人写一些短小的乐曲。他努力忘掉自己的过去，不去触动它。这是否应该归咎于生活给他的第一阵打击，抑或是饱受折磨的童年留下的伤痕。无论是什么原因吧，反正他的心灵越来越沉湎于这场梦境。帕格尼尼的身体越来越结实，他的动作也越来越缓慢，越来越平稳，日子也过得更单调、刻板。

一年里他四次修剪花卉，春秋两季收获早熟的水果。

这时在伦巴第，仍旧在四处寻找帕格尼尼。卢卡被法国人占领之后，有过传闻说帕格尼尼到美洲去了，还有人说他成了一名走私犯，而且在卡拉布里亚率领着一帮强盗。终于有一天，一张意大利小报刊登了一条人们期待已久的消息，而且声称伤心已极的父亲认为这些材料是公正的。热那亚的理发师、店伙、账房先生、书记员、缮写员、香水贩子、小赌场老板、为带着姑

娘来鬼混两个小时的客人开设的小客店的店主围坐在小咖啡馆的桌子边，高声吵嚷着，用茶匙敲着碟子，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这条最新消息。

这条消息可以归纳如下，尼科洛·帕格尼尼先生在斐拉拉的邮车站上被捕了，罪名是谋杀自己的情妇。他在被捕时进行了抗拒，用自己的提琴去敲宪兵的头盔，把琴打破了，后来被捉住关进了监狱，现时还在狱中。同情他的狱卒给了他一把提琴，帕格尼尼就整天拉琴。但是帕格尼尼的琴弦是用阉牛的筋做的，于是他给这种琴弦派了新用场：有一次他把几根弦拧在一起，想用它来上吊，因为上帝抛弃了这个招灾惹祸的灵魂，听任恶毒的魔鬼去发落他。此后，狱卒就不再给帕格尼尼四根琴弦了。他现在只拉一根最高音的弦，可是拉得并不亚于通常用四根弦的提琴手。

这张报纸是一名法国军官带来的。他把报纸留给了接他进庄园的那个园丁。女主人答应让法国军官老爷们在古堡里停留一天。帕格尼尼剪下了许多花，少妇作为好客的主人接待了过客。帕格尼尼觉得她高贵而平静的目光在注视着他。她用笑声来回答法国将军机智的诙谐，而年青军官们却惊奇地观察着这位妇女的面部表情，发现她的每一个微笑都充满了难以名状的幸福。

帕格尼尼这天正在读托尔夸多·塔索的《耶路撒冷的得救》，他看着这些法国国民卫队的军官、“争自由的十字军骑士们”，他们的谈话是严肃的，而且不同于他从前听见过的那些人的谈吐，他不禁想到自己仿佛是一个在走向被围困的耶路撒冷的途中，在魔女阿尔米达的殿堂里沉沉入睡的十字军骑士。然而，奇怪的是当天晚上，在他同法国军官们碰杯的时候，在他的目光与女友的目光相遇的时候，他并没有因为自己背叛了艺术而感到丝毫惭愧。这只能是梦中的情景，这是意识到是一场梦，一场深沉的梦而产生的那种既紧张，又愉快的感觉。而这种意识本身就表明正在从梦中醒来。

帕格尼尼出逃之后第一次同自己的阿尔米达一起来到正披着节日盛装，欢迎法国人的卢卡。饭桌上喧闹而欢快的谈话、对宗教的嘲弄以及同一位疲惫的法国老将军关于哲理的谈话，忽然向帕格尼尼展示了不同于意大利的另一个世界。这是既不受教会，也不受奥地利宪兵约束的自由思想和欢快性格的世界。军官之间的朴质关系，他们的开朗，完全不同于在意大利各城市中窃踞高位的那些老朽的伪君子的矜持——这一切都使帕格尼尼为之折服。对教义历史的辛辣讽刺、对罗马教皇的嘲弄、对不苟言笑的意大利妇女的讥讽，关于用圣水灌溉菜园和安排牲畜到圣井饮水的故事——这些都博得帕格尼尼的赞赏。而关于革命的巴黎的各种故事更加燃起了他的激情。

第二天帕格尼尼收到一份礼物。这是一本羊皮封面的、霍尔巴赫抨击宗教的杂文集。法国人离去后，他读了几页给自己的女友听。夜里两个人躺在床上谈到了无神论，这次谈话很使夫人气忿。

“处罚和罪过都是世间应该有的，”她微蹙着眉头对他说。“宗教是必不可少的，”她凑在他耳朵边上说，语气也缓和些了。然后她眼里闪烁着光亮，把脸埋在他的肩头，补充道：“因为如果我们现在的行为不算是罪过的话，那我生活的全部迷人之处就不复存在了。”

帕格尼尼大笑起来，把这些话当做戏谑。可是他很快就看到，他女友的话毫无玩笑的意思。年青女子毫不掩饰地承认，她爱他是因为他的情欲没有满足的时候，如果她夜间作乐的伴侣稍稍漂亮一些的话，她就不会感受到爱情令人陶醉的甜蜜了。

“尼科洛先生，您相貌丑陋，”她说，“不过这更使我中意，就象酷热

的夏天里的一盏冰淇淋，或是严寒的冬天在山间行猎后的一杯温热的葡萄酒。”

帕格尼尼在卢卡的古堡里不断获得新的发现。教堂音乐变得对他具有吸引力了。地狱、天堂和炼狱的形象占据了帕格尼尼的头脑。歪着头、半闭着眼睛拉琴的弗里德洛如同克雷莫纳十三世纪的壁画上拉琴的天使形象一样，魂牵梦萦地纠缠着帕格尼尼。不过，这个幻影经常同一种大胆的想法掺杂在一起，这种想法执拗地催促帕格尼尼去实现一个庄严的愿望——把有魔力的精灵的声音注入其正直日益遭到破坏、令人难以容忍的教堂乐曲中，用两种诱惑力使心灵得到慰藉：作为无法获致，也不被容许的幸福本身的诱惑力和推翻了宗教的权力，获得了解放的人的讥讽和嘲弄。

科列虽忧郁而缠绵的小提琴、塔蒂尼富有魔力的乐句——这些在经过斗争之后在帕格尼尼心里奇特地结合起来了。这是在艺术的某种高峰上的和解。提琴家的整个精神境域都被挤满了，就象两支敌对的大军占领了同一座村落、同一条山谷，为的是进行一场血流成河、杀声震天、炮声隆隆、子弹呼啸、你死我活的决战。在卢卡古堡里尝到爱情的幸福的最初时刻，晚霞的光辉在帕格尼尼眼里是平静安谧的，现在这种平静的光辉在他的心里所占的位置越来越小了。

塔蒂尼的生平特别引起他的注意。塔蒂尼是一名提琴手、剑术家、修士、法学家，他自称是容易受引诱的约瑟，而把音乐比做波提切利美貌迷人的妻子。关于他流传着许多轶闻。帕格尼尼早先就怀着强烈的好奇心仔细观看过原属于这位提琴家的提琴。塔蒂尼用过的琴上写满了彼特拉克的诗句和民间俗语。在这些文字中，平民百姓的咒骂同但丁《新生》中的虔敬诗句混杂在一起。

塔蒂尼拐走了红衣主教科纳罗的侄女。罗马的刑事警察在途中追上了他们。为了救妻子，塔蒂尼只好离开了她。倒楣的丈夫冒死潜入她家里同她见面。他们每年偷偷地见面一两次。他住在阿西西，化名隐居在一处修道院里，用拉琴来消磨时光，同时接受一名单纯而憨厚的修士的指导。塔蒂尼 24 岁时，他这个勇敢的剑术家、走运的情人兼丈夫成了十八世纪意大利首屈一指的提琴家。他化名回到自己出生的城市，而且赢得了声誉。他凭自己的声望索回了妻子。他公开了自己的真名实姓，得到了赦免，在崇拜者和出身清寒的弟子的包围中开始了提琴家长久而美满的生活。在意大利平民中的流浪生活对塔蒂尼产生了奇特的影响：他成了在里窝那的平民中积极提倡伟大的提琴技巧的人。他常常一连几个星期在码头工人聚居区里停留。他在造船厂里演出，也乐意去访问监狱，心甘情愿地给囚犯表演。他走到哪里都带着自己心爱的学生纳第尼。直到老迈之年，他才在纳第尼的怀抱里与世长辞。

这是一份塔蒂尼亲笔写下的手稿，它正放在新世纪的新提琴家的面前。塔蒂尼写道：

“梦境可以纠正现实。那是在 1713 年，有一天夜里，我梦见我在做生意，而且正在把自己的灵魂卖给一个黑色的天使，他脸上挂着一个迷人的、就象埃及女人所有的那种微笑。我问他：‘你怎样走进圣弗朗西斯科修道院来的？’埃及人回答说：‘我的朋友，你就放心吧，要知道我是个恶魔呀！跟我一起干了这一杯，就象喝葡萄酒一样，那时你就会欣赏到事物的假象，而且学会把肉眼可见的世界上的各种事物和颜色统统变成声音。’‘好吧，’我同意了，‘不过，你应当做我的仆人。’这桩交易我们并没有立下字据，

可是我确切地记得有过这桩交易。

“他使我认识了事物，并且唤醒了，我则为了这股力量和死亡越来越爱他，而且知道这一切都是不可移易的了：我不能，也不愿活着，因为在这种死亡里，比起没有死亡的生命来，有更多的生命。当我命令我的埃及仆人拿起提琴来演奏时，梦境中最甜美的时刻就到来了。他演奏得极为出色，使人心醉神迷，久久难忘，以至我永远被尘世的幸福及其美妙绝伦的诱惑力所吸引，忘记了去寻求天上的乐园和拯救灵魂。我是那么神往，那么入迷，我的想象力就象阳光下的几千粒钻石一样闪耀着五彩缤纷的光辉，用自己的各种棱角反射出昔日的全部优美、今天的全部魅力以及来日的整个诱惑力。这种感觉使我的精神振奋起来，于是我苏醒了。我当即拿起琴和弓，唤醒了在修道小屋里酣睡的修道士，他也同我一样振奋起来，和我一起急忙记下了我在梦中听见的那些奇异的声音。我一生中写下的最优秀作品就是那天夜里写的奏鸣曲，虽然我明白，这不过是使我心灵开窍的真正阳光在月光中的反映。甚至到了今天，如果要我放弃这些甜蜜的声音，我宁肯砸碎我的提琴。然而，我始终有一种感觉，觉得在我从魔鬼处听到的和我能够记录下来的东西之间是有差别的。”

第十六章 重归故土

这是怎么回事？一条比头发还要细的界线怎么会把梦境和苏醒隔开？格瓦尔奈利的琴一经从琴匣中取出来，琴弓一经触及琴弦，帕格尼尼和他的女友立即明白，迷梦的日子结束了。每天都有觉醒的新征候，而且仿佛觉醒的不单是帕格尼尼一个人。使唐克列德流连忘返的阿尔米达自己也随着帕格尼尼奏出的新的琴声而苏醒过来了。他在她眼里正在变成一个陌生人，仅仅是一个能打动人的提琴家，一个天才。她失去了一个面貌丑陋而性格火热的情人，她甚至没有极力挽留他。有一次，帕格尼尼在卢卡过了一整天，后来又进城，在涅科存放书籍的小房子里住了一夜。

帕格尼尼在卢卡出色地演出了一个月，然后就离开卢卡北上。他重新对漂泊生涯发生了兴趣，因为卢卡不再值得留恋，所以他取道皮斯托亚、波伦亚、摩德纳、帕尔马、皮亚琴察和帕维亚，然后继续前行。他的演出到处都获得成功。最后他到了米兰。

帕格尼尼从报纸上得知，在斐拉拉被捕而且死在狱中的那个人冒用了他的名字。这人是波兰的提琴家杜拉诺夫斯基。但关于帕格尼尼去世的流言却传遍了意大利北部。帕格尼尼知道，家里人早就认为他已经不在人世了。一想到自己被从整个生活中勾销的这段时间，他就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对生活的一种新的、对他来说是不寻常的、勇敢的认识同把他羁留在卢卡的魔女的炽热的感激之情融合在一起而产生的。

帕格尼尼觉得自己是一个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人。现在再也不会发生里窝那乐队队员那样的事情了。现在再也用不着英国领事的庇护了。

他在米兰偶然遇见了一位从里窝那来的女歌手，这次萍水相逢突然唤起了他同这位姑娘逢场作戏的欲望。女歌手高高兴兴地把自己的住址告诉了他。傍晚时分，他登门造访去了，可是他却搞错了房屋主人的姓氏。在一条昏暗而宽阔的楼梯上他摸到了一个门把手，就推门而入。门里是一个宽敞的前厅，有一面大镜子和一张圆桌。可是一个人也没有。他推开了下一扇门。一位年青妇女躺在一张大床上，盖着一条粉红色的被子，惊骇地看着打开的房门。然后她微笑着伸出双手，说：

“啊，原来是您呀，大夫！我还以为您不会这么早来呢！”

帕格尼尼自己也弄不明白是什么东西怂恿他象一个医生那样庄重地在病人的床边坐了下来。她很中他的意。一些荒唐的想法飞快地在帕格尼尼的头脑里盘旋着。他身上潜伏着的放荡和机灵忽然苏醒过来，而且强烈得出乎他自己的意料。他握住病人的一只手，关切地看着她的眼睛说：“您看起来比昨天好多了。”

“是的，”年青女子答道。

他仔细地按了脉，不过同时唐突地轻轻捏了捏她的手。

帕格尼尼忽然忍俊不住，笑了起来。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滑稽的场面。他努力摆出一副一本正经的面孔，可是他的努力全部无济于事。妇人惊奇地看着他，仿佛在回忆往事。忽然她缩回了手，嗔怪地说：

“哼，您不是提琴家帕格尼尼先生吗，您哪里是大夫。”帕格尼尼纵声大笑。他越是笑得厉害，越是想忍住笑，女病人就越是生气。这时从门外传来了脚步声。一个老人走了进来。转眼之间女病人脸上的神色变了。她欢快地对老人说：

“爸爸，你看，大夫说今天我的病……”

“是的，是的，”帕格尼尼郑重其事地接过话头，“再有几天病人就可以下床了。”

老人感激地看了帕格尼尼一眼，就同他长篇大论地谈起医学问题来。他谈到现时医生的无知，说是新世纪已经来临，伏打先生正在做一些试验来利用新的自然力，伽伐尼先生找到了那种或许再过几年就能使死者复生的力量，因为只消用一根金属线把硫酸和锌板同一条被剃下来的青蛙腿接通，这条腿就会象活的一样动起来。

帕格尼尼装出一副内行的神气，不时点点头。话越说越长了。帕格尼尼不知如何是好。多亏年青女子搭救了他，在危急时刻打断了谈话。

“大夫，您是不是给我开张药方？”她问道。

一枝鹅毛笔，一个青铜墨水瓶和几张裁口喷了金的纸呈放在帕格尼尼面前。帕格尼尼稳重地拿起笔，蘸上墨水，斟酌起来。

“您看，”他说，“病不是太重，还不到要用药的地步。不用药也行。大自然是既慷慨，又富足的，所以令爱完全可以指望自行痊愈。我们不妨再观察一下。”

“是的，是的，大夫，”年青女子忽然插嘴说，她努力用殷勤有礼来掩饰脸上欢快的笑意。“我希望您明天再来时，会看到我比今天更好。”

“哦，这么说，您是愿意我明天再来啰？”帕格尼尼问道，这一声又惊又喜的问话差点使他露了马脚。

“是的，大夫，您一定要来，否则我的病会加重的。”

“哦，原来有这么重要！”上了年纪的父亲说。

帕格尼尼得到一个天蓝色的信封，上面印着米兰贵族罗马涅齐的纹徽。信封里装着一张十里拉的票子，这是他收到的第一笔诊费。

帕格尼尼深深地呼吸着街上清新的空气，一回回味刚才的事情。这一段意外的奇遇使他忧喜参半。米兰人居然能根据画像认出他来，这使他感到惊喜，这表明他的名气不小，可以指望音乐会获得成功，但是，从另一方面说，他又害怕罗马涅齐先生说不定也会来听音乐会。

最近的一次音乐会被取消了。

第二天帕格尼尼又扮成医生，他在病人家里同客气的老人谈了两个小时，一面向青年女子频频投去炽热的目光。女病人吃力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不过表演得也不错。帕格尼尼起身告辞时，她执意请他明天再来。做父亲的两手一摊说：

“只好让苔丽丝给大夫开门了，因为我明天要到市政厅去。”

老头子要去市政厅，这句话帕格尼尼听了正中下怀。

拜访继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而且总是同年高望重的罗马涅齐出门的时间相吻合。这段韵事的结局是帕格尼尼在米兰音乐学院大礼堂恢复举行音乐会的那一天，他必须去接罗马涅齐小姐，自然又是在她父亲不在家的时候。

帕格尼尼着迷并不太深。有一天他忽然觉得应该回到父亲家里去了。他自己也闹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但是这个愿望强烈得无法遏制，于是他就在当天晚上乘南下的驿车离开了米兰。

坎肩口袋里放着一本热那亚银行的支票簿：在他父亲的名下存有两万法郎。他之所以没有荒废拉琴，仅仅是因为父亲的铁石心肠把小提琴变成了大自然捆在他，年青的帕格尼尼，身上的一件乐器，现在一想到这一点，他就

感到欣喜。他原谅了父亲，也原谅了母亲对天主教的虔诚，原谅她经受不住某个神甫的盘问而把握不住自己。童年时代的种种尖刻的线条和棱角都变得柔和了，获得了温柔的玫瑰色折光。“这是性格早熟的征兆，”帕格尼尼这样想。某种想法一闪而过，引得他笑出声来。帕格尼尼不认识的一个黑头发、蓝眼珠的年青人审慎地打量着他。帕格尼尼也同样仔细地看着他。

“您笑什么？”年青人问道。

“您真爱打听。我笑自己的想法，很难对您说清楚。”“您要是知道了一个小时以前发生的事情，您就不会笑得这样轻松了！”

分明是凶多吉少的语气。

“喂，究竟出了什么事？”帕格尼尼相当粗鲁地问。“波拿巴将军当上了法国的皇帝。”

“是吗？而且在一小时之内这消息就传到您耳朵里了？您是什么人？”

“我是费德里戈·康法隆尼里伯爵，米兰人。您无须通报自己的姓名，因为我一眼就认出来您是受尊敬的提琴家。老实说，我原来以为是法国政策的改变把您吓坏了，所以您才离开米兰。”

“啊，不是那么回事，”帕格尼尼说。“政治和提琴之间的距离远着呢。”

康法隆尼里怜惜地笑了笑。

“您是这样看的吗？”他问道，口气里透着怀疑。帕格尼尼忽然活跃起来，早先的想法又在他头脑里活动起来。

“是的，有时候我的确是另一种看法。可是，在我们这样的年月……大炮轰鸣的地方，艺术就得沉默。”

康法隆尼里摇摇头。

“您自己知道，音乐在培养精神方面有多么大的作用。”

“是的，”帕格尼尼说，“不过，我从来没听说过饿着肚皮的人会去听音乐会。”

谈话很快就无法继续下去了。

在一个讨厌的小站上，马车夫一声大喊：“换车！”把他惊醒了。帕格尼尼醒来之后，忽然想起了刚才那一个可怕的梦。他梦见一条白色的大阶梯耸立在黑洞洞的深渊上。有一个声音告诉他，他必须顺着阶梯爬上去。可是，中间有三个台阶是用麻布片做的，只是涂上了石头的颜色。如果踏上其中的一个，他自然就会掉进深渊，在渊底尖利的岩石上摔得粉身碎骨。他梦见，后退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他吓得透不过气来。四周一片死寂，一个人也没有。崇山压迫着他的思想。可是意志却象一根钢弹簧，强迫他朝上跑去。当他正一鼓作气，三级一跨地朝上飞奔时，忽然一个普普通通的想法却要他停下来。如果他一跨三级地冲上去，跑累了时，就会从这没有扶手的阶梯上掉下来，那时会怎样呢？如果他一步三级地朝上跨，一旦他计算错了，不知道哪里是陷阱，正好踩在麻布做的台阶上，那时又会怎样呢？死亡就无法逃脱了。他不知道这三个靠不住的台阶究竟是在阶梯开头还是在最后，就这样跑上了二三百级，同时感到自己一定不得善终，而且有受不完的磨难。就在快爬到阶梯顶端的时候，他突然觉得一脚踏空了，于是身子吊在半空中，两手却死死抓住一个石头台阶，一个坚硬可靠的台阶。他得救了。一条腿搭上了一级石头台阶，肩和头搁在另一级石头台阶上，他在深渊上面又挣扎了一分钟，总算摆脱了危险。他又以坚定自信的步伐沿着阶梯攀登上去。头顶上闪耀着明亮的白昼，太阳正在升上深蓝色的天空，他自由自在地呼吸着，生活也变得

欢乐愉快了。一股股温暖的蔚蓝色气流迎面扑来，正在这时，传来一声鸡啼似的尖叫：“换车！”原来是马车夫在他耳边喊了一声。

旅客们在用早餐，从驿车的颠簸中逐渐恢复过来，法国国民自卫军的士兵正在检查护照，小店主人在给客人斟上有一般酸味的红葡萄酒，帕格尼尼则在计算着再过多少小时他就可以抵达热那亚。

哎，总算到热那亚了。

帕格尼尼感到分外激动，他以为，同家里人完全和解的时刻终于到来了。他相信母亲一定是很怀念他的。他以为当轻而易举地说明老安东尼奥·帕格尼尼拥有两方法郎的那张纸片沙沙地响着被置于老人眼前时，父亲不会再因为他徒劳的追求而生他的气，求助于警察一事也许会唤起老头子的某种内疚。

他本来已经想好了要说的话。只要说明这一点就行了：他为了家庭，为了自己在音乐界的前程，必须脱身出来，走上一条宽阔的道路，而用一种或许是荒唐的方式同家庭决裂。而现在，到了家门口，那些在旅途中没有想到的事情，那些原来以为是简单而自然的事情，却忽然使他担起心来。蜚声意大利北部各城市的提琴家帕格尼尼突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一个犯下过失的可怜的小学生，是苔丽丝·帕格尼尼的儿子，是“避难所”里的一名衣袖上沾满泥土、裤脚上打着补丁的顽童。他准备了那些可以立即赢得父母的钟爱的话语。

他敲了敲门，可是没有人应声。帕格尼尼准备好了的那些话忽然忘了个一干二净。一阵莫名其妙的担心袭上心头，帕格尼尼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举起双拳，发狂似地狠狠捶门。

这一敲才敲出了一声气呼呼的、粗鲁的回音。他听出来是母亲的声音。但这声音同昔日的声音相去多远啊！为什么她发这么大的火？因为她不知道敲门的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就是在童年时被她唤做小尼克的那个儿子。

“砸门的是哪个混蛋？”声音在帕格尼尼耳边又重响了一遍。

在昏暗的走廊里他看出了姐姐的面孔，原来是她在说话，只是嗓音极象母亲。当他走进餐室的时候，他看见房间深处有一个老妇人，正拿着一本祈祷书，数着念珠在祈祷。

姐姐立即认出了帕格尼尼，母亲一见来人，惊得把祈祷书掉在地上，她稍稍抬起身来，朝后退了一步，碰歪了圈手椅。姐姐一句话也不说。帕格尼尼三脚两步赶到母亲面前，她象见到鬼魂似的吓得朝后一退，家里其余的人听见动静，也都出来了。哥哥身后跟着一个陌生女人。他打破了尴尬的沉默，高声招呼尼科洛，向他问好。随他一起进来的妇人用尖刻凶恶的眼光看着帕格尼尼。母亲仍旧一声不响，用她那双忧郁的蓝眼睛紧紧地盯着他。哥哥的问题就象破口袋里漏出的豌豆一样，一个接着一个，帕格尼尼好不容易才回答过来。最后帕格尼尼总算止住了他的问题，仿佛是为了让母亲说话，他问道：

“妈妈，我能不能在您这儿住些时候？”

母亲一开口说出的几句话，对他宛如晴天霹雳：

“食物可是涨得厉害呀。这里哪有地方安顿你呢？凯塔娜带着个孩子住在家里。策列斯蒂娜也生了孩子，法布里齐眼看着又要娶亲了。我把你安顿在哪里呢？要不你还是住客店吧？食物太贵了，只好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算计着过，而且……”

她住了口，眼泪却滴滴答答地顺着面颊向下淌。

这时，老头子安东尼奥一瘸一拐地走了进来，一面打着喷嚏，一面朝绿色手绢里吐着痰。他看见了儿子，似乎并不感到奇怪。他用毫不掩饰的鄙夷神色看着尼科洛。

“大家在用最难听的话议论你。要是你并不想给家里带来痛苦，你最好和我们分开过。对于一个人来说，家是最好的朋友，可是你为这个家做了什么呢？”

帕格尼尼立即想到：“他们十分喜爱的圣经里说，‘一个人的仇敌就是他的家里人。’我还可以补充一句：世间最大的幸福就是失去最好的朋友。”

他克制着气愤，装做恭顺的样子站起身来，走到父亲眼前，他解开坎肩，迅速掏出钱夹，朝桌上一探身，把一张两万法郎的支票放在老头子面前。老帕格尼尼的脸色顿时开朗起来。

“啊，原来是这样，”他说。“好呀，让我们来给你接风。苔丽丝，你坐着干什么？策列斯蒂娜，法布里齐，你们干嘛站着不动？他回来了，尼科洛回家来了。跟我们住在一起吧。”

仿佛是一堵冰墙在一刹那间融化了。大家都扑过来拥抱帕格尼尼，忽然，他感到一阵难受。他已经长大成人，又结实又高大，却象童年时候挨了打那样，一把搂住母亲的脖子痛哭起来。他哭了很久很久，好象再也不会平静下来似的。他自己也闹不明白这次冲动是怎么回事。但是家里人对这种非同一般的软弱却各人有各人的看法。

他看到这个未老先衰的妇人似乎是神志恍惚了，她身上的慈母之情已经消逝殆尽了，他为这种可悲的状况而痛哭；而她看着儿子，心里却是另一番滋味。她以为，儿子是悔恨交集，悔自己在生活里作了许多孽，恨自己是她最不争气的一个孩子。帕格尼尼伏在母亲的肩头，为自己的童年，为自己今天的形影孤单而痛哭，因为站在他面前的都是些实际上同他毫不相干的人，而老头子却以为，既然儿子象旧约中的浪子一样，回到了父亲的家里，那么如果他以为只须要给按父亲的吩咐送到餐桌上来的小牛犊付钱，他可就大错特错了。老经纪人看着泪流满面的帕格尼尼，心里想着：“孩子，安静点，我的牛犊可不是两万法郎就能买到的。既然我做父亲的接纳了浪子回家，我就能逼他花起钱来慷慨一些。”

哥哥是真心诚意欢迎弟弟回来的。因为只要他能同尼科洛亲密相处，那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摆脱经济困境。鲁克莱齐娅则在盘算着怎样从这些钱里挖出一些来偿还丈夫的赌账。

帕格尼尼为自己对生活的天真看法而痛哭，不过，为伟大的心灵所独具的那些思想和情感逐渐排斥了他那种自私的自怜。

他不再想到自己的孤单，他感到这些心灵和感情都被引入了歧途的人们十分可怜。

意大利北部这些年来经历的动荡，决定家庭处境和父亲心情的交易所气候的变幻莫测——这一切看来都挫伤了两位老人。在尼科洛身上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他们的生活也有许多变迁。尼科洛感到自己牢牢地站稳了脚跟，他非常清楚，他演奏提琴的高深造诣现在是他的特色，即使他想忘掉也是忘不掉了，除非他失去双手，否则他是不会丧失提琴家的才气的。他是提琴天才的体现者。然而，站在他眼前的父亲和母亲，哥哥和姐姐，却都是一些庸俗不堪的人，所以帕格尼尼感到，他的内心世界同意大利北方的这个普通

家庭的世界之间有天壤之别，而这种差别很快就会产生出使他身边的这些人由嫉妒他转而仇恨他的种种情绪。可是，他出于一种本能，仍旧不能摆脱伤心的感情，怜惜的感情和无私的爱的感情。

老头子拿了安东尼奥·帕格尼尼抬头的支票去取钱，同时他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不住地向银行家打听他儿子究竟有多少钱，都存在什么地方。银行家感到他问得很奇怪。老奸巨滑的交易所经纪人这才第一次感到意大利银行相沿已久的种种机密都是些令人气恼的、多余的麻烦。

在同儿子谈话时，老头子一再说明，母亲为他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而他自己为了让儿子学音乐，虽然年事已高，却宁愿忍饥挨饿。他极力向儿子描绘他做父亲的远见卓识，让儿子体会到他抚育的艰辛，他的打骂只是为了使不听话的孩子勤奋起来，把他身上拉提琴的点滴资质变成提琴家名符其实的、完满无缺的天才。奇怪的是帕格尼尼并没有看出父亲的种种狡诈。他对父亲的每一句话都信以为真，心甘情愿地迎合母亲的愿望，把他汇到热那亚银行的第一批存款高高兴兴地交给家里支配。然而他的顺从只是加重了老头子的疑心。

家庭内部的关系变成了两个敌对营垒之间的较量。母亲、父亲、哥哥和姐姐在帕格尼尼外出时不断地商量。有时候尼科洛觉得自己是家里的宠儿和保护人，而在另一些时候，父亲却对他又吵又骂，母亲眼泪汪汪地向他要一两百个法郎去填补老帕格尼尼未曾料到的开支。

虽然帕格尼尼原来并不打算在热那亚演出，他却被逼得非演出不可了。他本想在家里只待一个月，然后就到北方去演出。他渴望去米兰、都灵和威尼斯。他甚至想过他会再度出现在里窝那和卢卡。在热那亚他只想做自己母亲的儿子，只想做自己姐姐的兄弟，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尼科洛·帕格尼尼。

然而，在他终于把所有的钱全交出来之后，他又象从前那样依赖于老头子了。父亲只同意每天给他至多 20 法郎供他花销，于是帕格尼尼突然感到父亲的吝啬几乎到了神经失常的地步。

他试图同当局商量演出的事情，可是起初并不顺利。热那亚城的天主教会反对让教会不驯服的儿子，而且是受到自己生父指控的人在舞台上露面。这不是直截了当的禁令，但是这种不赞成对热那亚的民政当局来说就已经足够了。

帕格尼尼费了很大的周折才得到一份奇怪的通知：大主教作为一种例外，而且作为参加教会主办的慈善音乐会的一种奖励，准许尼科洛·帕格尼尼在教堂里演出世俗音乐。然而到了他可以利用这个准许的时候，又碰上了新的、意外的障碍。

和意大利北方的其他许多城市不同，热那亚成立了最高音乐委员会，主席是诺维先生，就是同帕格尼尼一起受业于帕叶的那个诺维。如今他的头衔是热那亚城首屈一指的提琴家。帕格尼尼必须去见他，因为在热那亚举行的所有音乐会都要经过这个委员会批准，以保证“风化的纯洁和艺术的完美”。起初事情进展得似乎极其顺利。诺维象亲兄弟一样接待了帕格尼尼。他扶着帕格尼尼的手臂，殷勤地把他安顿在安乐椅里。诺维详细地询问了他生活中的痛苦和欢乐，又面带笑容地告诉他一位音乐学校同学的死讯。他们昔日的同窗在威尼斯的海湾里淹死了，而神圣的教会认为不便为他祈祷，因为他死前没有忏悔，而且在世时同那个不信神的科西嘉人有瓜葛。

帕格尼尼有点懊恼地打断了他滔滔不绝的谈话，提起自己即将举行的音

乐会。诺维的脸色忽然变得严厉而冷酷了。

“我的朋友，你是否知道，”他回答说，“我们的规章要求你事先经过委员会的考核？我了解你的技艺，可是你作为热那亚城的公民，总不能破坏它从古代沿袭下来的典章律令呀。你对我们已经生疏了。眼下先别安排音乐会，在我们这儿住一段，同我们适应适应，以后我们再讨论你的要求。”

帕格尼尼抬了抬身子：

“想把我当做毛孩子一样考试一番吗？我要等多少时间呢？”

诺维温柔地摸摸他的手臂。

“哎，何必这样激动呢！等不了多少时候。至于说考试，那纯粹是走走形式……好了，好了，住一段时间吧……也就是一两年。”

“什么？！”帕格尼尼叫起来。“你是在跟我开玩笑！”

“安静点！”诺维回答说。“神圣的教会并不禁止音乐。相反，在帕列斯特里那的宗教作品中，音乐才达到最高的成就，全世界的教会都以这些作品而自豪。你一定知道，无论哪个时代的最优秀的音乐家都是为宗教而写下自己的乐曲的。一个提琴家如果不为教会写一点东西，他就因此而自绝于教会的恩泽。你当然会演奏自己写的教堂音乐那样的作品，是吗？”

说到这里，诺维脸色一沉，走到一个红木书架眼前。他从书架上取下一个山羊皮的红色皮包，从里面翻出一张伦巴第出版的奥地利小报。小报上说，帕格尼尼赌博输光了自己的钱财，只好卖掉提琴来还赌债。

诺维读完之后，又痛心又同情地接着说：

“我完全理解，你在经受了这些创伤之后，很长时间恢复不过来，所以才回到了热那亚。你奶奶已经饿死了，因为你不给家里寄钱。你的老父亲挨过饿，老母亲为你流了不少眼泪，祈祷上帝让你回到神圣教会的怀抱里来。你想为自己赢得一个著名提琴家的名声，为此使用了一些不光彩的手段，可是，你别忘了，”诺维突然提高了嗓门，厉声警告说，“我很了解你的底细。真理迟早是会获胜的。当年你夜间纵酒之后，连一把提琴都握不稳了，琴弦也绷断了，这些我都还记得。当时帕叶说，你考试不及格，这想必你也记得。这些我们就算是偶然事件吧，我是爱你的，你可以指望我的友情，这些事我对谁也不会讲……”

帕格尼尼感到他的双拳不由自主地越捏越紧了……这个混蛋说要袒护他，看来是想让他上圈套。然而帕格尼尼在热那亚的命运攥在诺维手里。诺维答应把自己龌龊的交情给他，居然敢于预他家里的事情，而且要评判他的是非——可是他没有别的出路，只好忍气吞声，咽下这杯苦酒。

“你看，”诺维说，“我并不赞成我的那些同行对你的严厉态度。他们怂恿你父亲到宗教裁判所去告你。我会尽力克服我的同行不愿意看见你登台演出的情绪。可是他们对你提出了——我并不想使你难堪——，提出了指控，所以你应当在我提出这个问题之前为自己辩白清楚。”

帕格尼尼觉得，诺维准备的是凶狠的一击，他只是志得意满地在拖延打击的时间而已。然而，他想错了。诺维确实感到为难，的确是害怕说出他几乎是一口气说出来的这些话：

“你要为自己辩白清楚，你要把你演奏用的琴交上来，让音乐委员会事先审查。”

诺维说完之后，感到一阵轻松，他忽然咯咯地笑了起来。

帕格尼尼实在难以忍受。诺维越是说下去，帕格尼尼的火气就越大。而

诺维却以为，既然帕格尼尼在听到最初几句话时并没有什么反应，那他就没有什么值得人害怕的了。

“关于你，人们有种种骇人听闻的说法，’他接着说，又故弄玄虚地停下。“不过我当然不信那些传闻，你是我的老朋友嘛。”

帕格尼尼觉得已经无望了，于是平静地朝门口走去。诺维看到帕格尼尼自己认输了，而且想逃避最后的侮辱。

“人们说，”他赶紧说，“你把图尔特的琴弓延长了一半，而且在格瓦尔奈利先生制作的杰出的古琴上安上了大提琴的弦。当然，你会把这些弦拿掉的，当然，你会呈交一把普通长度的弓。可是人们说你的琴上画满了符咒，所以在你登台演出之前，我们必须亲自查看一下你的琴。”

“凭什么？”帕格尼尼气愤地嚷起来。“我愿意用什么弦就用什么弦，法国人把旧式大钢琴改成了三角钢琴，把旧乐器变成了洪亮一千倍，漂亮一千倍的新乐器。”

“法国人？”诺维忽然脸色苍白地反问道。“你说法国人？！你谈的是那些砍掉自己国王的脑袋的人？在这里，在这间屋子里，你居然敢说出这种话来？你知道法国人在干什么？……你难道不知道，孩子们染上天花就会送命，而这些无赖却把天花接种到小牛犊身上，然后再把牛的天花传染给成千上万的儿童？！你知道不知道，他们把牛痘接种到孩子身上的同时，也就把牛的思想接到了上帝创造的人的身上？！”

“你是胡说八道！”帕格尼尼叫道。“全是无稽之谈！你知道他们这样做是使孩子们免于染上天花。接种了牛痘的孩子不仅不会死掉，而且可以终身不受传染……”

“这是同教会的规定唱反调！。诺维气得跺脚。他的眼睛里已经充满了毫不掩饰的敌意。“告诉你，我们和罗马天主教会已经禁止在意大利任何地方接种牛痘。”帕格尼尼不再多说一句话，他转过身子，径直走了出去。热那亚的报纸报道了提琴家帕格尼尼失踪的消息。安东尼奥先生有三个月时间尽了一切力量去寻找儿子，可是毫无结果。哪儿也没有发现他的踪迹。奥地利宪兵和教皇警察的密探开始搜索里窝那的赌场了。

第十七章 走向顶峰

波拿巴的妹妹、埃利兹·巴乔基女公爵让帕格尼尼在卢卡当了她的乐队指挥。帕格尼尼在生活的新要求面前让了步，有生以来第一次同意使自己的独立性稍受限制。这使他获得了某种地位，摆脱了一些多余的困扰，而且在一段时间里使他动荡不定的生活有了秩序。

帕格尼尼在热那亚时就开始写一部庞大的作品，这部作品在卢卡完成了。奇怪的是他的所有新作都是小提琴曲，而用吉他作伴奏。他一阵风似地接连写了六部小提琴、中提琴、吉他和提琴的四重奏曲。

在节日庆祝活动中，卢卡的江湖艺人和流浪儿都要用吉他演奏别人点奏的曲目，他们来找帕格尼尼，请他给他们一些乐曲。帕格尼尼对这些请求从不推托，而是按他们的要求，迅速写出一些小段吉他乐曲。

为吉他写的无数小段作品就这样从卢卡传到了意大利各地。这些作品被人出售、翻印、发行，也被人庸俗化、篡改和曲解，最后，由这些玩笑作品形成了为数可观而又纷乱杂沓的乐曲，其中多半并非出自帕格尼尼之手。这些作品总的说来只是败坏了帕格尼尼的声誉，可是他毫不介意别人对他的创作的种种议论，从不驳斥涉及这类乐曲的传闻。卢卡最贫困的乐师说，在极其艰难的日子里，帕格尼尼作为救济，常常给他们一些乐谱，上面涂满了吉他乐曲的手稿，这些乐谱有时能使整个一家人免受冻馁之苦。帕格尼尼在卢卡工作时，还继续勤奋地学习，以高超的技巧演奏罗卡台里的“变调”，同时他也没有放下吉他。甚至当他在小提琴的演奏上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当他无须再为音乐会做准备练习，在家里不再拉琴，而只是在出合之前才拿起琴弓的时候，他仍旧和往日一样，以弹奏吉他自娱，但是从不在公开的场所演出。

他就这样违背了在年青时代为自己立下的誓言。帕格尼尼成了宫廷的提琴师，如果可以把眼下屈就意大利女公爵称号的法国皇帝之妹身边为数不多的扈从称之为宫廷的话。巴乔基公爵本人从他学习提琴。因此，帕格尼尼成了公爵宫廷的常客，而且同另一位教师迦里教授一起受到在卢卡荣居首位的家庭一贯的恩宠。

卢卡爱好音乐的年青人非常愿意在城里组织一个大乐队。附和这些青年的有在马赛纳将军的骑兵乐队离去之后留在城里的法国人。他们听到帕格尼尼将指挥这支乐队的消息后，都感到分外高兴。

当帕格尼尼走进紧靠着卢卡剧院舞台的大厅时，一大群穿着破旧军服、灰色和黑色坎肩的年青人正在高声谈笑，他满心欢喜地倾听着这喧嚣的人声和调试乐器的嘈杂声。人们没有立即认出他来。大家都在等待他的到来，他们以前也见过他，可是直到他走近乐谱架时，闹哄哄的声音才突然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才转到他身上。

帕格尼尼在一面大鼓上坐下，这个随便的举动表示他希望首先作为一个朋友同乐队谈谈，这一来他就立即赢得了全体人员的好感。新任指挥迅速地把大厅扫视了一遍：墙上挂着各种布景片，椅子之间的过道堆满了档板、方木、圆木和道具，正在同邻座闲谈时偶然停住话头的乐队队员站在自己的乐器旁边。

帕格尼尼并不擅长讲话，他说话声音很轻，吐字也不清楚，乐队队员纷纷向他凑近一些。帕格尼尼简短地向乐队致意，队员们向他热烈鼓掌。

帕格尼尼抬起一只手：

“请你们答应对我绝对真诚，而且完全同意我对乐曲的理解。你们必须记住，音乐是不容许迁就的，凑凑合合的演奏是不行的。”

有人高声说道：

“我们不可能个个都是象帕格尼尼一样的大师呀！”

帕格尼尼迅速扭过头去，朝说话的人看了一眼。他稍稍停顿了一下，想了想又说：

“这话错了，音乐里既没有个人的名字，也没有次要的东西，你们大家都是演员。愿我们的乐队成为技艺出众的乐队。”

据熟悉当年意大利音乐生活的历史学家说，世界上从来没有过一支乐队象当时卢卡的乐队那样和谐、协调而娴熟。卢卡的音乐生活蓬勃地开展起来了。帕格尼尼在所有的歌剧演出中都担任卢卡剧院的指挥，他还在宫廷里演出，而且每隔 15 天就举行一次盛大的音乐会。

帕格尼尼在卢卡的最初半年里，有两件大事情。

帕格尼尼很清楚，女公爵的青睐是由于有一个不知名的朋友对他暗中相助。有一次他见到了这位朋友。这就是昔日的阿尔米达。尽管她比过去更加光艳照人，帕格尼尼还是立即认出了她。她坐在第一排。帕格尼尼看见她同女公爵轻声耳语的样子，就明白她们俩是不拘宫廷礼仪的亲密朋友。他想要在幕间休息时去拜访一下帮他摆脱困境的这个女人。帕格尼尼并不感到激动。当他在幕间休息时走进演员化妆室，脱下手套，站在小桌边上时，他自己也惊异地打量着镜子里面自己平静的神情。他整理了一下衬衣的花边折皱，把落到前额的头发甩上去，拿起一副干净手套，走了出去。他走进池座，穿过一排排座位，可是第一排里既没有女公爵，也不见他的女友。女公爵推说头疼，不等歌剧演完就走了。

久违了的魔女又出现了。帕格尼尼发现自己极少回忆同她一起度过的那一段幸福时光。在他眼里，卢卡现在不同于上一次，而成了另一座城市。

帕格尼尼生活中的第二件大事是一张引起街谈巷议的奥地利报纸。这张报纸起初落到了卢卡城教会的手里，后来又传到了音乐界。帕格尼尼发觉人们用好奇的眼光注视着他。当他和某个朋友打招呼时，他常常发现那人本来正在细心地观察着他，现在却慌乱地极力掩饰自己的好奇。过了很久很久，帕格尼尼才弄清了个中原委。

意大利北方的所有报纸都登载了一个维也纳记者写的消息。记者报道说，意大利出了一个卓越的提琴家，一个前无古人，足以使全世界为之倾倒的提琴家。这就是帕格尼尼，他又是一个危险的罪犯，他犯有违背良心，违背宗教，甚至是违背人间法律的罪过，因为他杀害了自己的妻子，但是他从苦役中逃脱了，至今尚未被当局捕获。

没有一个人想到去请提琴家本人说明一下情况。没有人用枯燥的盘问去打搅帕格尼尼。只是女公爵对他稍稍冷淡了一些，也严厉了一些。而公爵的提琴技巧并没有什么长进，所以依旧起劲地跟他学琴。

卢卡的马车夫驾着一辆轻便马车沿着熟悉的山路把帕格尼尼载到他在阿尔米达身边度过被俘的幸福时光的地方。他敲了敲大门，圆答他的是一个粗鲁的嗓门。帕格尼尼看见了一个新园丁，一个蓄着满脸胡须、弯腰驼背、目光尖刻的人的老头儿。老头儿伸手指了指钉死的屋门和紧闭的绿色百叶窗，说是夫人早已不在这儿住了。帕格尼尼消磨了幸福时刻的这所房子如今确实

是荒芜冷落了。

这么说，阿尔米达是住在城里了。可是为什么从她那天在卢卡剧院露面之后，他再也没有遇见过她呢？

回到卢卡后，帕格尼尼在自己住处看到了一封信，笔迹是他熟悉的。“别寻求同我见面。我仍旧象过去一样地爱您，但是我们不应当再见面。”这是否就是对他拜访她的古堡的回答呢？

晚间在音乐会上，他又在第一排座位中看到了自己的女友。

第一首小提琴协奏曲演完之后，她仍旧留在场内，虽然女公爵起身走了出去。巴乔基女公爵对音乐过于敏感。她能很好地领会契马罗萨和莫扎特的音乐，也能听帕格尼尼指挥的乐队演出，然而她却声称只有极少的几个作品可以听他直接演奏。她这样说是真诚的，而不是为了使这位提琴大师难堪。帕格尼尼也相信她的真挚，因此他们之间

逐渐建立了温暖的友谊，尽管宫廷人士私下认为女公爵对卢卡乐队首屈一指的天才提琴家的热情已经冷却了。

帕格尼尼满足了女友的愿望。他没有谋求同她会面。

过了两个星期。他没有抛开对这个女子的思念，反而越来越经常，越来越深切地怀念她。为了摆脱这种痛苦的感情，帕格尼尼就象他在生活的危急关头那样行事。他用音乐来寄托自己的感情。他很快就拟出了一篇音乐对话，而且在下一场音乐会上用两根琴弦演奏了这篇作品。他把这支曲子称为《维纳斯和阿多尼斯》。他用两根弦对话的形式，以鲜明的音乐节拍表达了爱情的幸福和痛苦。

入了迷的听众要求再演一次。帕格尼尼拒绝了。他走到台口，深深地鞠了一躬，提琴几乎垂到了地毯上，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坐在他前面不到十步远的妇人的面孔：他还在演奏时就欣喜地看到，她唇边的微笑逐渐消逝，眼睛越睁越大，他看见了这张面孔上的种种变化。

女公爵并没有嫉妒之心，当她看到大自然赋予这位提琴大师的奇丑面貌时，她气愤得浑身战栗。但是，帕格尼尼居然敢当着她的面对池座中的一位女士表示抑制不止的倾慕之情，尽管这位女士是她的至交好友，她也认为帕格尼尼这种不知分寸的举止是对她的侮慢。第二天帕格尼尼到宫廷去为公爵上课时，女公爵终于发作了。她对提琴家按宫廷礼仪的鞠躬问候只是冷漠地点了点头，对他说：

“您真是越来越高明了，只用两根弦演奏。听说是监狱使您练就了这手本事的？”

“殿下，我从来没有进过监狱。”帕格尼尼答道。

“可是，我认为，对于帕格尼尼这样的音乐天才，一根弦就足够了。”

帕格尼尼觉得血往上涌。显然，关于一根琴弦的流言也传到了巴乔基的宫廷里。提琴家决定接受这个挑战。

“殿下下的愿望在下次晚会就可以实现。”

“您不必仓促行事，”女公爵说，“我要出一次门。我希望等我回来时，能听到帕格尼尼用一根弦演奏。”

8月15日举行庆典，祝贺法兰西皇帝的生日。

早晨女公爵收到皇帝发来的一封公文。她被正式册封为托斯卡纳女大公，她的亲哥哥拿破仑一世命令她离开卢卡，移驻佛罗伦萨。这天早晨，帕格尼尼也收到一封公文，信封上印着托斯卡纳大公的王冠。

信封里是托斯卡纳女大公颁发的一张近卫军上尉的委任状。

傍晚时分，卢卡的军用裁缝已经为他赶制了一身绣着金线的军服，当晚11点，在法兰西皇帝33周岁的正式庆典结束之后，舞台上出现了一个身材削瘦的人，他身着军服，袖口和衣领上都有金线绣的蜜蜂，一头茂密蓬松的黑发，一双又细又长的手，骨节兀突着，象是两根枯树枝。他拿着一把小提琴，上面只有一根琴弦。

开阔、宏伟、欢庆胜利的英雄奏鸣曲《拿破仑》紧紧地抓住了听众。他们听到的似乎是许多提琴的齐奏，而实际上帕格尼尼却只用了一根提琴的低音弦。

这天晚上，卢卡城里所有旧政权的拥护者和虔诚的天主教徒众口一词地用惊惶、不满、甚至是愤怒的口气谈论卢卡的居民受了魔鬼的诱惑，说是这个只用一根琴弦演奏的、可恶的近卫军上尉自己就是化身成女公爵侍从的一个魔鬼，为的是用闻所未闻的诱饵勾引人类，正如统率着屡战屡胜的大军，旌旗猎猎，以百万雄师践踏着欧洲大地的那个人一样。

女公爵鼓起掌来。她扯下了手套，把它扔在地上，用光着的手掌不停地拍着。她的丈夫俯下身去拾手套，听见她气恼地悄声说：

“马上把这个仆役赶出去。我送给他近卫军的委任状，不过是表示我的恩宠，而他居然敢穿上这身军服，真是小人得志，一点礼仪也不懂。”

当帕格尼尼重新出现在舞台上时，仿佛是作为这个思想的回答似的，大厅里有人喊了一声：

“大师，脱下这身仆役的打扮吧。”

帕格尼尼的身子微微一晃。他稍一疏忽，琴弓碰到了乐谱架，乐谱被碰掉了，纷纷飘落在第一排座位前面。帕格尼尼不用乐谱演奏了第二支曲子，然而，又是一个不小心的动作，乐谱架被碰倒了，烛台也砰地一声摔了下来，蜡烛熄灭了，可是——这简直是奇迹！——提琴立即神奇地再现了这些声音，使人觉得帕格尼尼的所有动作都是有意的，是按计划进行的。又惊又喜的听众压下了自己的不满。整个大厅都被提琴大师的技艺震慑住了，宽容了他的乖戾。

演出结束后，女公爵继续鼓掌。她的一名侍从跑上舞台，走到帕格尼尼身边，对他说：

“殿下命令您立即离开大厅，换上普通的黑色燕尾服再回来。”

帕格尼尼扬起头，高傲地说：

“我有委任状，这身制服是委任状授予我的。”

近卫军上校同他谈话时，没有称他上尉，这也激怒了帕格尼尼。他象是自我解嘲，又象是对命运发出某种挑战，他放肆地逼视着上校的眼睛说：

“您怎敢不称呼我上尉？”

帕格尼尼把提琴交给乐队的的一个年青队员保管，自己走下舞台，迈着大步走进池座，一会儿扶扶这位朋友的臂膀，一会儿扶扶另一位朋友的臂膀，频频点头，答谢人们的躬身为礼和鼓掌相迎。他身材清瘦，肩肿骨突起，一面走，一面平稳地摇晃着，仿佛是在对女公爵挑衅，而女公爵却装做同围在身边的贵妇们谈话，极力掩饰自己的激愤。

宫廷女官举起一只手。站在女公爵身边的一名法国军官庄重地宣布：

“拿破仑皇帝陛下在万寿日宣布巴乔基女公爵为托斯卡纳大公爵女大公。女大公殿下将驻节佛罗伦萨城。”

乐队的演奏淹没了最后几个字。大厅里响起了一片欢呼声。帕格尼尼觉得耳后有一股轻微的气息，不禁回头看了一下。宫廷女官嘲弄而又狡黠地悄声对他说：“帕格尼尼先生，大公殿下命令您立即离开这里。”

帕格尼尼深鞠一躬，而且朝女官伸出一只手。他抓住她的左手，同时又握住她的右手，把她的一双手捧到唇边，长久地吻着。

舞会开始了。托斯卡纳女大公气愤地看着同宫廷女官组成第三对舞伴的帕格尼尼，可是害怕有失身份，所以并没有用任何激烈的举动来发泄自己的愤恨。

帕格尼尼整个晚上都分外活跃，只是一次也没有靠近女大公身边。

按照宫廷礼仪，女大公应该向来宾们最后一次致意，然后告退。就在这之前几分钟，帕格尼尼走出了大厅。

三小时以后，一辆轿式马车在北方的道路上急驰。

“真可惜，哈里斯不在身边，”帕格尼尼想，“路上没有人可以说说笑笑了。”哈里斯没有回信。是哪一股政治风暴刮走了哈里斯？他被刮到哪儿去了呢？

帕格尼尼把旅行大氅裹得尽可能紧一些，而且蜷缩在马车的角落里，可是他这些掩人耳目的打算都落了空。在布雷西亚站上，路易吉·塔利齐奥上了这辆马车，他一眼就认出了帕格尼尼，而且向同车的八名旅客揭穿了他的化名。

塔利齐奥先生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见多识广的旅行家，仿佛是一个生在驿车里，长在驿车上的人。几只刨光了的扁平木箱塞满了车顶，箱子已经很旧了，有许多磕碰的伤痕，挂着沉重的大锁。他一身出门的装束，腰里还插着一把手枪，腰带上挂着一壶酒，围一条大方格围巾，戴一顶宽沿帽。很难断定他究竟是何许人——让·巴尔特，还是“太阳王”时代的海上走私犯，或者是意大利的提琴贩子。实际上路易吉·塔利齐奥先生是最后那种人。他现在是第65次从意大利到法国去，目的地是巴黎。这个彬彬有礼，说起话来细声细气的人却原来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旋律。他能叫出所有马车夫的姓名，也知道所有马匹的名字，他还知道这辆驿车什么时候，在哪家铁匠铺里修理过，至于沿途的城市、驿站、村庄、某个地方的保护神的名字，他更是倒背如流。他只消听一下教堂的钟声，就能立即告诉你这座教堂的名字。

塔利齐奥走遍了意大利的寺院，同各城市的乐队指挥都有交情，认识大大小小的村庄教堂唱诗班的指挥，他查看，而且收买被废弃了的寺院遗留的产业，因为到处都有他的代理人和朋友，所以总是有人把他要的物品按时送到驿车的停车处来。他就利用等候换马的工夫，和卖主谈生意。同他一接触，就立刻可以感到他目光敏锐，手脚灵便，还有常年奔波在外的人的那副健壮体魄。他那双明朗清澈的蓝眼睛和一个善于处世的人所具有的灵巧而熟练的言谈，使他能用极低的价格买进提琴。

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也不管是换马还是换车，塔利齐奥先生总是亲自搬运自己的全部行李，亲手用一块油布把车顶苫好，用麻绳系牢。在过分挑剔的税吏查验旅客行李的那些地方，他总是走下驿车去。“在意大利几乎每走一步都会遇上关卡，”——当年法国军官就是这么说的。总之，这个国家里的每一小片领地只要变成了欧洲无所事事的王公们的产业，就一定有它自己的关卡。塔利齐奥先生自然十分熟悉每个税吏的姓名和他的亲属关系。

如果大瓶大瓶的红姜汁酒或是白姜汁酒落到了河北 宪兵的边境关卡

上，那么物主最好是干脆砸碎瓶子或者是同在车上萍水相逢的旅伴一道把它喝光。由于同邻近地区买卖葡萄酒是办不到的事，而托斯卡纳的居民又喝不了这么大量的酒，所以难怪有好几千桶上好的基安蒂酒被托斯卡纳的酿酒人倒掉了。互相为敌的小国家、公国、伯爵领地都用密密麻麻的宪兵刺刀彼此隔绝着，奥地利的护照制度则管制着所有的人，但是当塔利齐奥先生乘坐的驿车需要过境时，这一切便统统无能为力了。

这个老老实实的生意人不仅能自己带着提琴来去自如，而且能陪送自己的至交密友过境，这些人有时候把一些最不光彩的东西带到托斯卡纳大公国境外去。最可怕的货物要算落到了邮局的秘密工作者手中的一袋袋私人邮件了。一两千封密封的信件就足以使这样的旅客在曼图亚的深井中或是在遥远的摩拉维亚的施皮尔伯格城堡的秘密刑讯室里送命。

有经验的旅行者都知道，只要有塔利齐奥先生同行，一路上就无需操心劳神。令人费解的是奥地利当局并没有把这个做提琴买卖的人记录在关卡的名册上，也许是因为塔利齐奥先生这个欧洲各乐队、歌剧院、宫廷合唱队在全意大利的唯一代理商还没有引起奥地利宪兵的注意。说不定是由于当时有某位显赫一时的老祖母给自己受尊敬的孙子做靠山。不管是什么原因吧，塔利齐奥先生反正在所有的关卡上都通行无阻。税吏感到满意的是塔利齐奥先生在越过边境时为那些并不属于违禁物品之列的提琴付的钱，比那些到小河对岸的邻人家参加婚礼的意大利商人自己携带的酸溜溜的葡萄酒付的钱要多得多。

塔利齐奥先生在蒂罗尔买到过德国技师制做的古琴，所以现在蒂罗尔就成了他去巴黎途中的一个主要停驻站。塔利齐奥先生喋喋不休地向旅伴们介绍巴黎的生活。他讲到克莱策，讲到一个优秀人物巴约先生：

“这是当代提琴技巧之王。这是对提琴艺术的种种秘密都了如指掌的人。”

“是巴约吗？”帕格尼尼反问道。“我听说，巴黎有世上最好的一套提琴收藏品，巴约当初是后来被处死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宫廷琴师，而现在是在拿破仑皇帝官中的首席琴师。”

塔利齐奥点点头。

“那些提琴已经失散了，”他说。“多亏了装扮成革命者，而实际上却是上帝的驯服工具的当今法国皇帝的决心，否则法国的那些伟大艺术不消说早就湮灭了。”

塔利齐奥说得委婉而动听。帕格尼尼兴致勃勃地观察着他的言谈举止。

在从比萨到佛罗伦萨的途中，山间道路的颠簸使旅客疲倦了，大家都昏昏欲睡。塔利齐奥先生也有点睡意朦胧了，然而看来是白天强打精神的习惯最后占了上风。帕格尼尼发现，他仔细地从小窗朝外望去，看了一眼后西御者的脸色，然后仿佛放了心似的，拿出一本皮封面、带有铜环扣、裁口喷金的书来。帕格尼尼读了朱砂描金的书名。这是《西威拉论大地变迁，并附关于大地上即将发生巨变的齐根消息》。

“这位先生，”帕格尼尼暗自思量，“想装成普通人的样子，实际上并不简单。”

的确，帕格尼尼同塔利齐奥先生谈得投契之后，他就确信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代理商了。塔利齐奥先生把欧洲历史上的所有重大事件都同地壳下面发生的变化以及各个行星和星座的运行联系起来。他察觉帕格尼尼对他正在读

的那本书很感兴趣，就用指甲在读到的那一页上划了个记号，把书给了帕格尼尼。

“先生，请您注意，”他说，“最近三百年来，罗马遭受了大水灾，台伯河溢出河床，冲毁了房屋田庄。您看，1772年雨一口气下了整整五个月，连一分钟也没有停过。请您特别留心一下，我们亚平宁半岛上的各个国家在发生政治动荡之前，总有大地震作为先兆。如果您昨天还处在峰顶上，那您明天就可能跌进谷底。因为山岳和海洋的表面本身都在变化。有些升高了，有些则降低了。海底忽然会上升到山峦之巅的高度，于是海里的怪物就会被神的意志突然暴露出来而处于光天化日之下。不错，这些怪物都是要死去的，可是他们的灵魂却栖身在主宰者的心里。正因为如此，在由海底干涸而成的那些地方才常常出现一些最凶残、最作孽的统治者。他们仿佛是来取代那种在自己的心灵里培育了魔鬼的倨傲，而忘记了顺从神的慈悲的山地居民的。您不妨回想一下，二十年前在整个意大利，从西西里岛到伊斯特拉半岛，甚至是到的里雅斯特，地震毁灭了整座整座的城市，居民成百成百地被倒塌的房屋砸死了。墨西拿毁灭了，这座美丽的伟大城市在六分钟之内被毁得干干净净，没有留下丝毫痕迹。卡拉布里业原来有375座城市和村庄，毁掉的有320座，其中130座完全被埋进了地下。既然整个整个的国家、整座整座的城市都会被推翻，国王也会送掉性命，而卑贱的小人却步步高升，那我们这些经常被历史的风暴刮得一去不返，不知所终的普通人又有什么好说的呢！无怪乎书上写着：‘强者将从御座上被推倒，而谦恭之辈将飞黄腾达。’”

“波拿巴先生可不象是谦恭之辈，”帕格尼尼想。

快到佛罗伦萨的城门口了。暮色苍茫，柔和的教堂钟声在山谷中回荡。装着大车轮的板车吱吱嘎嘎地响着在满是尘埃的道路上摇摇晃晃地前进。

忽然，从他们后面追来的一辆轿式马车吹响了嘹亮的号角，号角声吸引了帕格尼尼。

一辆考究的英国式小车用四匹马拉着，超过了这辆笨拙的驿车，而且在下面山坡上的哨所前面仿佛是有意地横着停下，挡住去路。这个举动立即使帕格尼尼想到了追赶。果然，驿车不得不停下来。帕格尼尼把大氅裹得紧紧的，把帽子拉下来挡住眼睛，而且请求塔利齐奥先生，如果有人问起的话，就说帕格尼尼先生不在这辆车上。然而，他的防范只是白费心思。

贝尔佐约夫人的攻击十分巧妙，叫人无法抵挡。为了避免落入尴尬的处境，帕格尼尼只好脱下大氅和帽子。

夫人宣称，托斯卡纳女大公殿下同意宽恕帕格尼尼先生，而且今后不再重提他的狂妄举止，但是……

帕格尼尼看见夫人做了一个不合礼仪的粗鲁手势，亲自走下马车来到驿车跟前。他本来应当走到她面前去剖明心迹，可是他感到十分别扭。夫人很机警，她懂得帕格尼尼的为难之处，所以毫不留情地高声嘲笑他。帕格尼尼也学着她的腔调自我解嘲。不过他相信，对这个女人不能开诚布公，所以他说他当然是要回去的，他只是需要从女大公突然发怒而引起的惊吓中恢复过来。帕格尼尼稍稍停顿了一下，为的是观察一下这几句话的效果。他看见夫人将信将疑的神色，于是低声下气地曲意奉承说：

“为女大公殿下效力对我来说自然是世上可能得到的最大幸运了，”帕格尼尼说。“不过，我要在佛罗伦萨演出十场，然后再回去。我需要有一段时间才能赎回在殿下面前犯下的过失，您说不是吗？”

帕格尼尼还没有忘记塔利齐奥先生关于地球上发生变化、关于海底上升和山峰下沉的谈话。他对回卢卡去完全没有兴趣。不过，从另一方面说，女大公无疑即将到佛罗伦萨来。帕格尼尼忽然灵机一动，有了一个好主意。他对女大公的使者说：

“请您转呈殿下，我是殿下忠顺的仆人，我恭候她驾临佛罗伦萨。”

帕格尼尼掏出笔记本和一个信封。

他撕下一张纸，写了几行字，并不粘上封口，就把信交给了夫人。双方就算是讲和了。

驿车继续前行。塔利齐奥先生甜滋滋地打了个哈欠，预感到有可能在旅店安安稳稳地睡上一觉了。

贝尔佐约夫人出于谨慎，决定先看一下信。一读之后，她不禁勃然大怒。帕格尼尼写道：“为殿下效劳终生，死而后已，是我最大的幸福。但这次事件对我震动太大，为了忘却它，至少需要八九十年的时间。在这期间我将无缘再见殿下。”贝尔佐约夫人立即撕掉了这张纸条。她知道帕格尼尼是言出必行的，佛罗伦萨只是他因为换马而偶然停留的地方，新受封的女大公再也不会见到自己的乐队指挥了。“夜莺不应该养在笼子里”，贝尔佐约夫人想。“可是他曾经使我们的城市增光，真可惜。她的遭遇又会是怎样的呢，可怜的……”她想起了暗中相助的帕格尼尼的女友，她同著名提琴家的关系已经成了卢卡全城街谈巷议的话题了。

帕格尼尼不知道离开佛罗伦萨后该往哪里去。他踌躇再三，决定到北方去。他疲惫难支，在马车里时而苏醒，时而又昏昏入睡。

夜深时，他在海岸边的一家小旅店醒来了，他听见从打开的窗户里传来的海浪拍击声和海风呼啸声。

一轮明月和点点繁星照亮了灰白色的浪峰。

下一个鲜明的记忆是：在他面前有两个完全陌生的人，一个人拿着一条用醋浸湿的毛巾，另一个人看来是在数他的脉搏。

“喂，怎么样，您觉得好一些了吗？”帕格尼尼听见一个人俯身对他说，“您没有什么危险，可是您需要绝对安静，您这是阵发性神经病。”

“您是谁？”帕格尼尼问道。“这是什么地方？”

“我是大夫，跟您一样，也是出门在外。这家旅店叫‘四季风旅店’，驿车十个小时以后出发。您争取在这之前恢复一下精力吧。”

一杯葡萄酒帮助帕格尼尼实现了医生的叮嘱。过了一个小时他就复原了。

帕格尼尼仔细打量着大夫的同伴，他越看越觉得自己见过这个火红头发的人。但是，这个陌生人的外貌看来发生了一些巨大的变化。这两个旅伴都是不爱多打听的人，所以帕格尼尼也不便多问。他们两人在谈话中也没有提到过彼此的姓名，而他们谈到的那些事情显然是双方都极为关心的。他们谈到里昂的贤达咨议会，他们时而称它贤达咨议会，时而称之为里昂咨询会；谈到意大利又承受了波拿巴的欺骗造成的全部重负，波拿巴掠夺了法兰西的自由，现在又想在意意大利建立奴隶制；谈到拿破仑的前妻之子欧仁·博阿尔内受封为意大利总督。

他们毫无顾忌地谈着，仿佛房间里根本没有帕格尼尼这么一个人。看来这两个人是从不同地方来的，所以急于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告诉对方。

朝霞升起时，邮车的号角也吹响了，沾满尘埃泥泞的米兰驿车驶进旅店

的院子里来了。

两个陌生人得知帕格尼尼决定去米兰时，他们表示很高兴，因为“举世无双的提琴家”——他们是这样称呼帕格尼尼的——将和他们同行。

帕格尼尼在米兰宣布要举行音乐会。他又一次为曾经大力襄助过他的哈里斯不在身边而感到遗憾。

举行音乐会的前两天，他又遇见了那两个萍水相逢的旅伴。他们俩邀请他一起到比纳西奥村去。他们骑马走出米兰，到比纳西奥之后就把马交给了一个长着满脸黑胡子、相貌象强盗的农民，然后沿着一条小路朝邻近的村庄走去。

帕格尼尼终于知道了长着火红头发的彪形大汉的名字。这是他的老师斐迪南·帕叶的老朋友乌戈·福斯科洛。大夫原来是米兰的名医朱塞佩·帕斯卡列里。

钟声一响，就有几个人聚集在森林里。他们掀开一块巨石，找到了一个洞穴。穴底是一层看来不久前才铺上的新鲜树叶。他们扒开树叶，抬起一扇铁门，然后点燃了一支绕在金属棒上的蜡烛（帕格尼尼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这种古老的照明设备）。洞穴里的架子上放着几十根这样的铁棍，边上还有网状的金属小罩，这是给蜡烛挡风用的，也是为了避免接触易燃物品——门帘、帷幔、装饰物品，这里是这些人的地下住所，虽然叫人感到纳闷。

弗朗切斯科·涅科先生早先送给帕格尼尼的那枚徽章忽然有了新的身价。按照秘密会党的规矩，由上一级的弟兄赠送的这枚徽章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使得徽章的持有者有权上升一级。

这就是那些山林弟兄们，这就是那个奇特的组织。关于地下的罗马、关于水井和屋顶、关于秘密通道、关于莫尔干角的林间住所、关于卡拉布里亚的山谷、关于西西里岛上涨潮时被海水淹没、人迹罕至的岩洞、关于被英国的快速艇、奥地利警察的小艇和教皇的巡逻艇追踪的一些可疑船只在岸边消失的种种故事，其线索原来都在这里！在地道的岔路口，昏暗的走廊里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支白色的金合欢。这支花被交给了一个在场的人。帕格尼尼当即明白了，在烧炭党人中，授予一支白色的金合欢表示特别的信任。得到这种殊荣的烧炭党弟兄都负有秘密的使命，处于会党的特别监视之下。白色的金合欢表示他奉命在指定的时间内处死一个暴君。从他伸手触到金合欢时起，他就不再属于他自己，而且不能脱离烧炭党了。其实，一般说来，只要走进了烧炭人简陋居室的窄门，再想出来就不可能了。如果参加这个会党的人有志于此，那他的一生就变得分外光辉。但是，正象共济分会首领说的那样，“举起来容易，背着走可就难了。”货儼一旦丢损，脚夫也就毁灭了。

红衣主教拉法屠杀了一万三千名烧炭党人，南方各城市里有好几千共和派被投入监狱，教士们正在为加速被捕者的死期而奔忙。

“……从1月1日起，拿破仑法典被译成意大利文，现在成了我们意大利的基本法。由波拿巴的走狗萨利切帝选派的米兰那批蠢驴的代表团已经动身去巴黎参加为那个科西嘉的无赖汉戴上意大利王冠的加冕典礼。这个代表团里有一个当初曾经为奥地利效过劳的人，他是一名密探、耶稣会教士，名叫诺维。这个人带着一份意大利各共济分会新建组织的人员名单。诺维要求政府把秘密会社控制起来，但是不要破坏烧炭党人的组织，而是把它抓在自己手里，使得每一个秘密组织中、每一个意大利秘密会社中起主要作用的都

是为陛下效力的人。这些人应当有广泛的可能性来组织新的共济分会，保证大量发展秘密组织，来吸引动摇不定的意大利青年，查清他们的真实情绪，以便及时消弭可能出现的密谋。”

说话的人停了一下。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消息确是叫人担心。诺维是热那亚教会的神甫，移居到米兰来的，据说他是一个秘密的耶稣会徒，可是却装做拥护法国当局……

“这怎么可能，”有人插嘴说，“一个属于耶稣会的人怎么会给法国皇帝上这样一纸呈文？再说，拿破仑会接见一个热那亚的神甫吗？”

“会接见的！”报告人说。“我下面就要讲这个问题。首先，请你们注意，我们的主要敌人耶稣会教士早就在采用更巧妙的方法来暗中拉拢人。”

“不对，帕斯卡列里，不对。”一个年青的声音粗卤地回答说。“我们的组织比他们的要古老得多，我们的开山祖师出身于……”

“我知道，”帕斯卡列里大夫打断他的话。“我感兴趣的不是那些幼稚的传说，而是一本正经的事情。我要说，当法国商人通过东方地区开始同中国做生意的时候，法国的传教士就着手把最有声望的中国人变成天主教徒，为此有上百种中国古老的仪式都被天主教会承认是合法的，是容许的。你们都知道，路易十四的忏悔牧师米歇尔·台里耶神甫写过一本著名的书，谈对孔夫子的崇拜。他把这位中国的贤哲说成也是天主教会的圣者，从而挽救了耶稣会教大插手的那些城市的局面。你们不妨想一想，这些人当初怎样在我们的印刷所里印制依纳爵·罗耀拉和罗马教皇的画像。两幅画像都印成仿佛是中国人画的。教皇和耶稣会创始人的眼睛都是外斜的，而且都留着长长的胡须。现在，在同罗马教廷签订了条约之后，拿破仑也可能被认为是圣者，而且被描绘成依纳爵·罗耀拉的真传弟子，甚至是他的嫡亲兄弟呢。我认为情况很严重。”

这时在意大利的各个阶层中已经有了三十万左右烧炭党人。耶稣会教士正在酝酿的计划使所有听帕斯卡列里大夫报告的人都十分焦虑。在场的八个人都忐忑不安地猜测着什么人会装扮成共济会烧炭党人的好朋友和拥护者混进他们这里来。确实，聚会的人为了革命的利益，警惕地互相注视着，彼此怀疑是叛徒的那种时刻还没有到来。可是，耶稣会教士放出的可能有人叛变的风声却已经有了成效。这引起了惊慌不安，虽然地下工作者已经锤炼出了钢铁一般的意志，这种惊慌不安仍然是他们的革命义务之外的沉重负担。

这八个人之中就有提琴家尼科洛·帕格尼尼。他在这个奇异的会党里能做些什么呢？他的艺术同地下革命斗争的艺术有什么关系呢？然而布拉蒂先生和康法隆尼里先生经过周密的考虑和权衡，提出了建议。他们向分会首领帕斯卡列里先生指出，福斯科洛先生在意大利待的时间不会太长了，过了今年，他将在瑞士住好多年，也说不定命运会把他抛到更远的地方，使他在不列颠群岛栖身，他将在那里帮助一个也是会党成员的意大利银行家同亚平宁半岛上的弟兄们取得联络。最最活跃、其奔波始终对组织有利的这个人要离去了。留下来的人中，现在有谁能从一个城市跑到另一个城市而不致招人怀疑呢？谁能出入宫廷和富豪之家呢？谁能够公开在大庭广众之间出头露面，挑选三四个人来谈话，而且能使这几个人作为一个城市的代表轻而易举地同意大利任何一座城市的任何一个小组取得联系呢？不消说，是声名远扬的提琴家，他的职业要求他在各个城市巡回，在任何一个阶层的民众面前公开演出，而且同他们交往。因为他自己希望把两种艺术结合在一起，因为他把自

己为音乐服务这件大事献给了意大利人民，所以我们应当给他兄弟般的嘱托，来回答他兄弟般的誓言。如果需要，帕格尼尼先生可以化名演出。在不认识他这个提琴家的那些地方，他完全可以不用帕格尼尼这个名字。

第十八章 双重生活

米兰会晤之后一年过去了。著名提琴家的名声传遍了意大利。在罗马，每一场音乐会之后，狂热崇拜他的天才的人都有增无已。

对烧炭党组织有幸的是，推崇他的提琴才能而对他的双重生活并不知情的成千上万人中，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这个人常常在傍晚时分悄悄到平奇奥山丘，也就是帕格尼尼的新朋友秘密接头的地方去。

有一次，他从接头的地方回来。伙伴们的谈话还在他耳这回响，他们的思想还在使他兴奋、激动。

白昼在无声无息地消逝，城市上空燃起了晚霞。这是一个罗马城特有的黄昏，粉红色里掺着一点紫色、瓦蓝色的黄昏，城市上空缓缓升起的细微的尘埃在夕阳的余辉中闪烁着金色的斑斑点点。帕格尼尼抬头看了看耸立在蓝灰色轻烟中的卡皮托利山丘。他看到在远方的广场上穿红色制服的龙骑兵骑在自马上，穿天蓝色制服的骤骑兵戴着金黄色的高筒帽。红色的、天蓝色的、绿色的、黄色的斑点仿佛是最细腻的水彩画成的，在罗马黄昏的炊烟里掠过。这些飘浮着的五彩斑点象水藻一样轻盈、明亮，摇曳而去。帕格尼尼喜欢登上陡峭的山脊，观赏古罗马的遗址。集会场上的三根柱子，帕拉廷山丘上房屋的遗迹，再远处是巨大的凯旋门，边上有一棵古松，还有被夕阳抹上了一层金色的科洛西姆斗兽场沉重的轮廓。而在极远的地方，在紧贴着罗马贫民窟的大堆大堆石块的后面是萨宾山脉的层峦叠嶂。罗马，这个词总是在帕格尼尼的心中唤起一阵轻微的颤动，而现在，同朋友们的谈话以及年青烧炭党人罗塞蒂激昂的言词又使他的心灵充满了新的振奋。

他一边走着，一边看着一排排屋顶，看着在清亮的蓝天里高飞的鸽群。罗塞蒂谈到他们烧炭党人建立了一个寻找金羊毛的新勇士的联盟，说他们要经历一段漫长而危险的路程，才能获得人类幸福和意大利自由的金羊毛，这些话在他心里唤起了许许多多形象。

康法隆尼里和率直而暴躁的科诺比扬科在他看来是新时代的天才人物，他把自己看成是神秘的“阿耳戈”船上的奥菲士。对洒满阳光的金色的科尔希达，即自由的新意大利的幻想鼓舞着他们起来斗争。康法隆尼里就是伊阿宋。获得胜利的意大利应该拔掉拿破仑的龙牙。新伊阿宋将把这些牙齿撒遍意大利。就象在寻求金羊毛的勇士们的科尔希达，从这些被播撒在地里的龙牙中生长出战士一样，在意大利也会出现一群群新的武装勇士，为意大利的幸福而战斗。

傍晚的露珠在青草上闪闪发亮，帕格尼尼忽然感到空气的潮湿而觉得很不舒服。晶莹的露珠在他看来仿佛是标枪长出的嫩芽。这些铁刺很快盖满了原野，接着又出现了头盔和面罩，然后又从地底升起了头颅和肩膀——于是从头到脚浑身披挂的人手执刀剑、盾牌和标枪开始行进了，武器叮叮当地磕碰着，大地在他们隆隆的步伐声中呻吟、哀号。

“新世纪是在铁和血中诞生的，”乌戈·福斯科洛这样写道。大厮杀的时代来临了。

在塞西里乌斯·梅特卢斯 的陵墓附近帕格尼尼离开大路向灌木丛走去。他弯下腰去，跺了一下脚，然后把一块大石板慢慢地推开。一个黑头发的人在睡意朦胧中挡住了他，问了暗号，然后又把入口盖上。

帕格尼尼因为白天的提心吊胆而十分疲倦，他在草垫子上躺下，点燃一

盏古老的油灯。他从画着肩上横担着一只绵羊的善良牧人的壁龛里取出几张乐谱纸。这天夜里他就写完了烧炭党人的组曲《伊阿宋的播种》。

这部杰作只是在罗马的狂欢节上演过唯一的一次。在罗马的狂欢节上帕格尼尼才第一次懂得自己的造诣到了完美无缺的地步。迄今为止的每一次演出都是这座漫长阶梯上的一级台阶。现在他终于登上了顶端，闻所未闻的艰难历程总算走完了。

如今在帕格尼尼想象中，他今后的生活就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的生活。演出对他来说成了一个洞悉自己宗教的全部秘密的祭司所做的奉献。在全世界的音乐里，没有他解决不了的难题。演奏对他具有了双重意义，即在孩子语言中的意义和成人语言中的意义，不过小有差别，就是除了从作为在公众面前高超地运用提琴技巧的演奏获得的享受和作为轻松而幸福地摆弄玩具的游戏之外，他还不同于往昔，要为一些事费心劳神。他开始计算生命力的消耗。演出并没有成为他的负担，不过他仿佛在计算每场音乐会上耗去的精力。他走下舞台时，并不感到疲劳，可是也没有在卢卡每次举行音乐会时总能体验到的那种令人愉快的亢奋。

罗马的最后一场音乐会获得了新的成功。这场音乐会是星期五举行的，而天主教会是禁止在这一天举办音乐演出的。帕格尼尼深得那些在教廷很有权势的人的欢心，所以这场音乐会出人意料地获准举行了。帕格尼尼声称他第二天就要离开罗马，因此他一提出申请，就立即获准了。

音乐会开始前，通常从旅馆陪他去剧场的朋友们在他那里聚齐了。一位罗马朋友对他说，该动手写一部大歌剧了，在这部歌剧里小提琴应当同人的歌喉同样重要，而且帕格尼尼的第一部歌剧无疑应当在罗马写成。帕格尼尼迷惑不解地问：为什么应当在罗马写呢？

“应某座城市之约写的歌剧应该在这座城市里完成，”对方说。“您想一想了不起的契马罗萨就会明白了：他向来是在演出某部歌剧的城市里写这部歌剧的。”

“是的，不过我要走了呀，”帕格尼尼说，“而且我未必会动手写歌剧。”

“不管怎么说吧，”对方说，“这是我们的愿望：这里既有题目，也是订货。”

他把几张乐谱纸交给帕格尼尼。帕格尼尼惊讶地看着这个人。大烛台边上站着另外两个人，他们一边谈话，一边呷着咖啡。帕格尼尼看了一眼交给他的纸张，就赶紧把乐谱纸合上了。他的朋友压低了声音告诉他：

“您在佛罗伦萨举行第一场音乐会时，有人来找你取这一份订货，别弄丢了。”

然后他又若无其事地谈起契马罗萨来。他说，这位伟大音乐家被毒死的消息已经得到证实了。

契马罗萨是歌剧《秘婚记》的作者。他是烧炭党人，在1798年为了意大利的自由发动了反对那不勒斯国王的起义。他开始推翻国王的活动时，已经快五十岁了。他被捕了，而且被投入监狱。这时要不是费迪南皇帝的地位不稳，他本来是一定会被处死的。皇帝害怕张扬出去引起纷纷议论，所以决定释放他。契马罗萨在等待重新审理自己的案子时，跑到俄国去了。在那个野蛮荒凉的国度里，不穿皮大衣就不能到户外去，这种生活对他来说是太艰难了。契马罗萨又回到了意大利。卡罗琳娜王后认为无论如何也不能允许契马罗萨到威尼斯的领地上来，于是采取了卑鄙的手段。1801年，在威尼斯，四

滴毒药就结束了这位伟大音乐家的生命。

“这难道是真的吗？”帕格尼尼吃惊地问道。

“是真的，意大利的所有优秀人物都参加到我们的运动里来了。现在没有一个团、一个连队、一个骑兵分队里没有我们的人。”

这时年青提琴家派齐埃罗走过来了。同帕格尼尼谈话的人住了口。帕格尼尼收拾好乐谱，拿起提琴就同陪送的人一道往剧场去了。演出极为成功。帕格尼尼谢幕时，惊骇地发现教皇的两名宪兵走进剧场，抓住了陪他来剧场的那个人。帕格尼尼朝听众鞠躬致意，一面紧紧地握住卷成一个圆筒的乐谱纸。

当他回到家时，他看见看门人正站在旅馆门口。看门人用一把大钥匙敲打着手掌，一面不停地转动着这把钥匙。钥匙敲击在骨节上，可是看门人似乎并不感到疼痛。他用锐利的目光紧紧地盯着帕格尼尼。

房间里凌乱不堪。有人在这里把东西全部翻了个底朝天，可是又枉费心机地想掩盖痕迹，尽量把物件放回原处。已经是深夜了。帕格尼尼忽然害怕起来。他点燃一支蜡烛，把房门闩好，打开满是泥污的乐谱纸。他在作为订货交给他的那张乐谱纸上读到一份打进烧炭党温塔里来的教皇密探的名单。仅仅这一份名单就足以使帕格尼尼被关进圣天使堡里去了。

必须逃走，可是深夜出走会引起警察的怀疑，所以帕格尼尼强自镇定下来，决定不动声色地等到天亮。不过，他只能和衣而睡。天快亮时，有人敲门。帕格尼尼猛地坐了起来，床咯吱一响，再想装睡已经不可能了。他飞快地看了一眼窗户。窗户被窗板从外面关死了。敲门声又响了。帕格尼尼下了床，蹑手蹑脚走到门边站下，心怦怦地跳着。“我的音乐生涯就此结束了，”他想。他拿起从不离身的手杖，把杖柄朝左一拧，抽出一把细长的四棱匕首。“格瓦尔奈利的提琴只好扔掉了，真可惜！”他决定突然打开门，用匕首为自己闯开一条逃生之路。他还没有想好逃到哪里去，但是认为只要他能跑到西班牙阶梯，那么特里尼塔·德伊·蒙蒂教堂的敲钟人一定会给他找个栖身之处，先把他藏在花园里，然后再另寻出路。这些想法都是在一瞬间出现的。忽然他听见一个响亮而有力的声音：

“先生，马备好了。”

不曾露面的朋友在照应帕格尼尼尽快离开。帕格尼尼大声打了个哈欠，说：

“我还没有睡醒呢。”

他急忙藏好匕首，打开房门。陌生人要帮他帮他把行李搬出去。“这是要抓我了，”帕格尼尼想。“这人准是密探。”提琴和乐谱仍旧在帕格尼尼手中。其余的东西全由陌生的送行人拿走了。帕格尼尼走到门外，看见一辆四轮马车，套着两匹健壮的马。

“怎么，我们俩一块儿走？”帕格尼尼问道。

“是的，先生，给我的命令就是这样。”

睡眼惺忪的旅店主人收了钱，祝帕格尼尼一路平安，一句多余的话也不说，就走向自己屋里去了。

他们顺利地到了佛罗伦萨。分手时，帕格尼尼的旅伴给他留下了自己的地址，告诉他说可以陪他继续北上，因为帕格尼尼先生看未不会在佛罗伦萨久停。

托斯卡纳女大公的权势正是炙手可热的时候，帕格尼尼却又做了一件不

通人情的事：他没有拜谒宫廷，而只是象往常一样，向当局呈请在城里举行音乐会。帕格尼尼的打算并没有受到热情欢迎，虽然他在佛罗伦萨一直享有很高的声誉，这使他大为诧异。当局向他指出，如果他愿意留下来为女大公爵下效力，那他就可以指望获准演出。帕格尼尼毫不客气地拒绝了。于是当局暗示说，在殿下领地上不便为他举办音乐会。

帕格尼尼会见了朋友，知道了佛罗伦萨的种种消息，他对拿破仑军队的行动感到震惊。在罗马什么消息也听不到，因为不准出报纸，人们在罗马教皇和法国皇帝面前吓得战战兢兢，以至分辨不清两者究竟是不是一回事。“我既不承认罗马教皇，也不承认法国皇帝，这就使我的处境更糟糕了，”帕格尼尼对朋友们说。

“……可是，我必须在佛罗伦萨登台演出，”最后他说，更象是在自言自语。佛罗伦萨的一位老画家米沙特里理解了他的思虑，他贴近帕格尼尼身边对他说：

“不演出也行，我可以帮助你。到我家里来一趟，不要声张。”

“究竟怎样做呢？”

“晚上到我家来，搞一个小小的音乐会。”

帕格尼尼刚刚演奏了《拿破仑》奏鸣曲，米沙特里的窗户下面就聚集了一大群人。后来来了一个近卫军上尉，他仿佛故意似的穿着一身军服，同帕格尼尼在惹恼了巴乔基女公爵的那个倒媚的晚上穿的一模一样。上尉命令帕格尼尼先生停止在殿下的领地上演奏。

帕格尼尼在同米沙特里告别时，在门口被人叫住了。米沙特里的儿子是拿破仑军队中的一名军官，正在佛罗伦萨养伤，他走近帕格尼尼身边，悄悄对他说：

“您是否知道，一个月以前弗朗切斯科·涅科先生在威尼斯被人毒死了？”

“什么，他被毒死了？！”帕格尼尼感到一阵晕眩，他赶紧扶住门框，才没有跌倒。

“是的，怀疑是中毒而死。”

“请您说说，究竟是怎么回事！”帕格尼尼急切地叫道。

正在这时，他发现米沙特里的仆人就是把他带出罗马的人。这个小伙子带着使帕格尼尼害怕的纠缠不休的神气，走到他面前说：

“先生，您的行李已经装上车了，这是您的大氅，穿上吧，不然会着凉的。”

“我没有说要走呀！”

“先生，该走了，”年青人不客气地答道。

帕格尼尼赶紧告别了青年军官。

他们沿着去帕尔马的大路北行。然而在波伦亚却被迫改变了方向。由于一次倒霉的邂逅，陪送帕格尼尼的人显得很沮丧。这个青年人叫罗多维科，他故意装做是在修理车轮的样子。他几次说要走，却都没有走，一直等到暮色降临之后才启程前往斐拉拉。

离波佐·勒纳蒂诺不远时，天刚刚放亮，罗多维科勒住了马，他从车夫座位上走下来，吹灭了风灯里的蜡烛，夹去烛芯，擦干净灯玻璃，然后在昏暗的晨曦中继续前行，惊起了栖息在枝头的鸟儿。帕格尼尼一夜不曾入睡。得到涅科的死讯后，他感到难以抑制的惆怅。他就带着这样的心情迎来了

1810年。

罗多维科在斐拉拉找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落脚之地。可是到搬东西时才发现，当帕格尼尼离开马车，而罗多维科在打扫房间时，手提箱和钱袋都被人偷走了，只剩下一把提琴。

帕格尼尼根据这一点，断定小偷是不懂音乐的。

“哎，说不定是太懂音乐的呢，”罗多维科回答说：“根据您这把琴，要破获整个小偷集团是很容易的。”

由于出了这件事，他们决定在斐拉拉举行一场音乐会。

斐拉拉城的音乐厅被心甘情愿地提供给帕格尼尼先生了。他的名字曾经一再被斐拉拉的音乐家和奥地利政府的代表们提到过。斐拉拉城的执政原来以为帕格尼尼是一个为罗马教皇治过病的名医，现在赶紧改口说，他早就听说过提琴家帕格尼尼先生是一位杰出的音乐家了。

这座音乐厅对一个音乐家来说真称得上是富丽堂皇了。帕格尼尼很高兴能在这里演出。他正在仔细查看音乐厅的设施时，音乐会主办人突然来了，并且宣称，根据城市执政的命令，马科里尼小姐将参加演出。

音乐会开始前一小时，帕格尼尼到这位女歌唱家那里去排练一下音乐会的节日。从最初的几小节乐曲起，帕格尼尼感到她是在装腔作势，虽然她的嗓音是不错的。他四次开始演奏，又四次在同一小节上停下来。马科里尼小姐用化妆品小摊上女商贩的手势请帕格尼尼重新开始。于是帕格尼尼又耐心地从头拉起。第五次才算闯过了这道难关。排练好歹算是结束了。

帕格尼尼感到疲乏，不过总算放心地走了。

然而，就在音乐会马上就要开始的时候，有人递给他一张马科里尼小姐写的便条。小姐写道，她“今天无论如何也不能演出”，同时帕格尼尼得知，马科里尼小姐是城市执政的情妇，所以要同她的任性计较是没有用的。

听众已经挤满了音乐厅。人们不耐烦地跺着脚，扬起的灰尘使大吊灯的光线部变得暗淡了。

帕格尼尼听了罗多维科的主意，他们跳上马车，赶到帕列利尼小姐那里去。帕格尼尼邀请这位拥有一副动听歌喉的芭蕾大师在今天的音乐会上演出。帕列利尼同意了。帕格尼尼回到马车上，在她窗子下面等着。帕列利尼一面更衣，一面透过窗帘不时看看他象一只鸟那样驼背的身影，看看他戴着大礼帽、象一只猛禽的头一样转来转去的脑袋。她脱下日常的衣衫，对着镜子舒展着四肢，欣赏着自己裸露的身躯，她脸上挂着调皮的微笑，想着穿好了衣裳、在窗下等着她的帕格尼尼。她收拾停当之后，就出门上车了。

一路上，帕格尼尼想着马科里尼小姐将因为自己的任性而受到惩罚，他感到一种突然的喜悦。他捏捏帕列利尼小姐的手，帕列利尼也捏捏他的手，接着又热烈地吻了他一下。帕列利尼小姐是热情奔放的芭蕾演员。她喜欢这个著名的提琴家，喜欢他明快的谈吐，喜欢他那双魔鬼一般的眼睛。她想他一定很容易被勾起炽热的情欲，她高兴地感到那不勒斯的热血在自己的血管里汹涌。好在马车已在音乐厅门口停下，这才使帕格尼尼得以幸免。

小姐吃惊地发现，她对音乐会已经没有兴趣了。她的声音是暗哑而无精打彩的——她不是装腔作势，她是在唱，不过仿佛变成了一个对提琴大师奏出的无与伦比的琴声入了迷的听众。她看着帕格尼尼，看到了音乐家那种生疏的目光，那种不可思议的怪物和魔法师的目光，她忽然晕倒在台上。大厅里响起了口哨声、狂笑声、嘘叫声，听众强烈地表示出自己的愤怒。音乐会

主持人走到正搀扶着晕倒的姑娘的帕格尼尼身边，凑在他耳边悄悄告诉他，城市执政和市政当局很不满意帕格尼尼先生对马科里尼小姐的失礼，既然本城首屈一指的歌唱家拒绝演出，那就应当取消这场音乐会。“告诉我，这场音乐会卖了多少钱？”帕格尼尼粗暴地打断他。

他知道这笔钱数之后，估算了一下，这笔钱足够到威尼斯的路费了，于是他点点头。

“马上把钱给我，否则我明天就去法院控告您。”这句话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主持人举起双手，高声宣布：

“音乐会继续进行。”

帕格尼尼把帕列利尼小姐送进后台，让她闻听众中一位心脏病大夫送来的嗅盐，他抚摸着她的头发，呼出的热气温暖着她的面颊，他轻轻地在她耳边说：

“安静一点，时间还富裕着呢，趁夜晚还没有到的时候，您听一听下面的节目。”

帕格尼尼抓起桌子上的指挥棒，发狂似地敲打着椅背，直到剧院主人慌慌张张地跑进来。

“钱呢？”

“在这儿，先生。请您签个字。”

帕格尼尼飞快地把一叠钞票探成一团，胡乱塞进口袋里，拿起提琴，安详地走上舞台。他举起了琴弓，忽然他转过身去，背对听众，朝着帕列利尼小姐说：

“请您走进一点，当一个见证人。”

然后他向听众宣布：

“不能老是愁眉苦脸的呀，也应当容许自己开开玩笑才是。”

一团奇怪的声音倾泻而出，起初听不出是些什么声音。后来大家听见了运水小车的吱咯声和水在桶里的溅泼声，然后是脚夫的吆喝声和驴叫声，再往后是公鸡召唤母鸡的啼叫声，被马踩了脚的小狗的哀号声和房顶上猫儿发情时的厮打声。惊得目瞪口呆的斐拉拉人听着这支狂乱的曲子，大厅里发出几声短促的讥笑，前面几排听众高声嘲笑起来。

琴弓忽然在空中停住了，最后的几个音也在有雕塑装饰的天花板下面凝住了。只有蜡烛烧出的灯花噼啪响着，打破了这深沉的静寂。帕格尼尼朝前走了几步，弯下身去，以至第一排听众能听见他沉重的呼吸声，他就在第一排听众的头顶上一扬琴弓，顺着E弦拉过去，然后立即一跳，跳到了低音弦。听众清清楚楚地听见提琴发出一声令人难堪的叫喊：“Hi-han！”而且是带着人的噪音的种种吐气声和人的鄙视的全部表现力。这声叫喊重复了两次，然后又重复了三次。这是活生生的、真实的叫喊声，是在意大利的所有道路上追逐着斐拉拉人的那一声侮辱性的叫喊。“Hi-han”的意思是蠢货、捣乱鬼，这是头脑迟钝、前额低矮的斐拉拉傻瓜，只知道数钱的守财如命的笨蛋，除了发财、吃喝和向脑满肠肥的神甫忏悔之外一无所知的半人半兽的相沿已久的绰号。《不列颠评论》的尖刻的观察家就是这样写的。

帕格尼尼握着琴弓的手还停在空中，他一动不动地站在台上，忽然一阵风暴向他袭来，听众都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气愤的叫嚷声、砸坏了的椅子、手杖、节目单、帽子，统统朝台上飞去。帕格尼尼不慌不忙地朝后台走去，他在把前后同演员休息室隔开的帷幔旁停下脚步，于是琴弓又一次喊出了这

个最令人难堪的绰号。

他走了，剧场里还吵嚷了很久很久。

清晨疲倦而幸福的帕列利尼最后一次把帕格尼尼紧紧地搂在胸前。四点钟他就动身北上了。

第十九章 浪迹天涯

帕格尼尼在米兰的演出很成功。头六场音乐会便把来到意大利的旅游者、来自维也纳的小提琴家吸引到这个城市。他们带来一个消息：斐迪南·帕叶跟随法国皇帝拿破仑前往巴黎，在那里担任了意大利剧院院长的职务。在米兰帕格尼尼又遇到了故人。罗拉恢复了健康，似乎又青春焕发。他在米兰的斯卡拉剧院演出并指挥乐队。他担任了宫廷职务，是欧仁总督的独奏演员。罗拉接待帕格尼尼时表现出对他的信任没有被辜负而感到高兴。老人看着年青的帕格尼尼，仿佛看着奇迹，青着世界上最珍奇的瑰宝。

米兰市民当时正议论着不定期停止一切烧炭党温塔的活动、直到重新召集的消息。运动的中心转移到南方，最高温塔消失了。外省的支部被勒令解散。

法国人的到来使米兰的生活走上了另一条轨道。没有一点宗教压迫的迹象，却使人感觉到强大的波拿巴专制权力无所不在。

巴黎和米兰之间有法国邮班来往。帕格尼尼怀着浓厚的兴趣注视着法国首都的音乐生活。意大利人维奥蒂和克鲁比尼与法国人巴约一起，把意大利音乐移植到巴黎。理发师马里—安图阿内塔·列奥纳尔为了商业目的发起邀请意大利歌唱家和音乐家前来演出，现在这一事业由于费多·德勃鲁先生投入资本而兴旺发达起来。费多剧院变成了最优秀的意大利歌手和音乐家竞技的舞台。帕格尼尼也动了心，想到法国首都一游，但为谨慎起见，他暂时还只是想而已。

帕格尼尼喜欢米兰的生活，他决定长期留在这个城市。他在这里没有感到他在里窝那、卢卡和佛罗伦萨感到的那种对机遇的羡慕。他忙于演出，尽量不引起故意。他的音乐会没有给他带来惊人的巨额收入，也没有引起意外的轰动。画家帕齐尼赠给他一把斯特拉狄瓦利制作的小提琴。再次来到米兰的塔利齐奥卖给他一把阿马帝制作的提琴。帕格尼尼成了出自克雷莫纳最伟大的提琴制作师之手的三把小提琴的幸运的拥有者。他还弄到了两把中音提琴，以及斯特拉狄瓦利制作的一把小型儿童提琴，从此心满意足。

雕塑家巴托利尼雕刻了小提琴家的一座大理石半身像。雕像被陈列在布烈尔画廊的一个大厅里。在这里，第一次看到他的观众们说他是“年青的魔法师”，这后来便取代了帕格尼尼的名字。魔法师以自己的方式对他的外号作出反应。他写了一首女魔法师舞曲，在斯卡拉剧院数千名听众面前演奏。这场音乐会奇妙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乐曲的神奇魔术性质：这再好不过地符合了听众的情绪。

迷惘的灵魂总是要寻求非凡，力图避免和现实冲突，用古老咒语的语言、魔术的语言以及重新复活的相信魔法的语言来把它的形象固定下来。

当时，那不勒斯国王乔基姆·穆拉已把最后三万五千名那不勒斯青年派往北方。这些年青的穆拉军队的骑兵身穿白衣白裤和深棕色斗篷，与那不勒斯国王的内兄——拿破仑一起向莫斯科进发。

穆拉在自己的王国内部开始有计划地搜捕意大利青年组织。罗马教皇宫廷内的秘密组织派特务打入烧炭党温塔，而穆拉千方百计地恢复了烧炭党组织对自己的信任，从而查清了他们的组织。1811年他获得了他们的名单，他必须把南方烧炭党的心脏挖出来，他去寻找科诺比扬科，而其他人由欧仁亲王在北方加以镇压。

这样一来，意大利自由的追求者们腹背受敌了。科诺比扬科越来越向南方转移，进入了阿普利亚的大森林和卡拉布里亚的深山，最后终于在一些假朋友向他介绍的一位乡村神甫那里落脚，结果他猝不及防，头部被手枪击中而死。但穆拉好景不长，欧仁亲王在宝座上也没有能坐多久。列蒂契娅·波拿巴当时爱惜每一条床单、每一个枕套和每一块手帕，总是企图尽快地把它从洗衣女工手中收回，她这样做是对的。“这些国王走马灯似的被赶下台，我该拿我的孩儿们怎么办呢？”这个突然变成了欧洲大多数国王和亲王的母亲的直爽而朴实的科西嘉女人说道。

离开米兰来到都灵，帕格尼尼有幸前往拜会波利娜·博尔格泽公爵夫人。在那里他和秘密耶稣会徒博尔格泽公爵父子见了面。公爵的儿子是个英俊的年青人，刚刚和拿破仑的妹妹波利娜·波拿巴结婚。传说法国皇帝对他的妹妹怀有超出兄妹关系的感情。波利娜·波拿巴的命运很奇特。她因胞兄的邪恶依恋而感到痛苦，于是嫁给了曾在困难时期帮助过波拿巴的一位法国将军。当时波拿巴还是个年青的将军，正打算用武力赶走五百人院，宣布自己的铁腕专政。他在远征埃及后回到巴黎，由巴黎的城防司令变成了执政内阁成员，接着又成为第一执政，后来当了皇帝。波利娜·波拿巴的丈夫勒克雷克被派往遥远的安的列斯群岛去镇压黑人首长、海地黑人领袖图森·路弗杜尔的起义。他在那里与自己的远征军全军覆没。黑人首府被黑人自己烧毁了。于是波利娜·波拿巴回到了法国，但她不想留在巴黎。她嫁给了年青英俊的博尔格泽公爵，现在住在都灵。对于意大利人来说，她现在成了使人想起波拿巴远征失败的生动象征。

勒克雷克的远征军在海岛的酷热中覆灭了。现在又传来了不祥的消息：皇帝亲自率领的远征军也即将在俄国的冰天雪地里灭亡。正如岛上的黑人烧毁了自己的首府一样，俄国人也烧毁了自己的莫斯科。这些传言虽然没有得到证实，却是如此活龙活现。不过帕格尼尼亲眼看到了他在生活道路上偶然遇到的这位波拿巴的二妹脸上的愁云。但是另一张女人的面孔对帕格尼尼的吸引力要大得多。和帕格尼尼同台演出的女歌唱家安托妮娅·比扬基使他神魂颠倒，他感到自己的眼睛实在舍不得离开这位美人儿。

音乐会结束后，帕格尼尼邀请女歌星前往米兰和他共同举行音乐会。安托妮娅稍加思索，便欣然应允。她估量了一下剩下的时间，爽快地说：

“聘约还有一个月到期！一个月以后请在米兰等我。”

米兰到都灵的邮件经常不能按时到达。帕格尼尼感到从未有过的焦急。他从来没有这样长时间地等待信件。

他在这段时间里拼命从事各种活动。虽然禁止结社，但根据帕格尼尼的提议，一个名叫“米兰奥菲士”的音乐团体还是成立起来了。

然而世界上的事情就是那么奇怪。法国警察丝毫没有注意这个音乐团体。他们忙于别的事情。欧仁·博阿尔内亲王下令停上递送任何北方报纸。

有一次帕格尼尼纯属偶然地来到邮局：他在附近经过时，双腿总是不由自主地把他带到这里来。人就是这样，有时候不知不觉地会走到根本不需要去的地方。他再次询问邮局职员，是否有来自都灵的信。都灵的信倒是没有，但却有一封来自英国的信。真奇怪！是谁来的？写信人是乔治·哈里斯。他要离开伦敦到汉诺威去当外交官；他请帕格尼尼先生写信详细告知，是否同意作一次环欧旅行，哈里斯能否与欧洲各国首都的报纸大张旗鼓地宣扬南方魔法师会面。随信还附来一份英国报纸。帕格尼尼不识英文，但有两个词

他看懂了：拿破仑失败。

啊，英国人多么幸灾乐祸。他们怀着对波拿巴的强烈仇恨，来报道法军的溃败和全军覆没！他们津津有味地描写拿破仑如何可耻地逃回巴黎，描写他在宫中火烧得旺旺的壁炉旁说的那些丑话。这个法国皇帝把靴子搁在炉栅上，恬不知耻地说：“这总比莫斯科的严寒要好”。古老而快活的英国听到这些消息后活跃起来了。以后不再有来自法国的危险了；英国已经在海上沉重打击了法军，现在，也可以不必担心陆上的威胁了。

显然，获悉这一消息的不仅是帕格尼尼。在整个米兰各种传闻不胫而走。人们在街头巷尾窃窃私语，又很快四散走开，街上气氛十分活跃。但这一消息传开后，最为活跃的是教皇的宫廷中，修道院的办公室里，以及已经停办的圣玛格丽特修道院所在的那条街。不久后，将在那里恢复弗兰茨皇帝陛下的总督的宪兵指挥部。哈里斯的每一个词都在作出各种暗示。“罗马教皇现在究竟在哪里呢？”帕格尼尼想。

近来教皇被带到萨沃纳去了，与外界隔绝，身边没有顾问。他们让他签署教皇通告、训谕和信函，建议在凡有天主教会的忠实儿子的广大区场内完全服从法国政权。罗马教皇又被急急忙忙挟往法国枫丹白露，弄得他疲惫不堪。在那里签订了协议，实际上把罗马教皇变成了法国皇帝的驯服工具。这样一来，所有耶稣会组织、被取消的耶稣会的成员，听到罗马教皇被扣押的消息后都幸灾乐祸了。过去他们受到歧视，过着可怜巴巴的日子，没有权力，没有财产，没有教会，没有教堂，但他们的秘密组织仍然存在。报仇的日子很快就可能到来。在吓破了胆的、不声不响地发财致富的凡夫俗子面前，他们熟练地放出了恐惧的幽灵：在意大利公民面前他们树起了断头台的幽灵，竭力提醒意大利人记起国王被砍下的头颅。但是这些都是枉费心机。波拿巴使他们的打算落了空，他自己当了皇帝，不想在任何地方实行共和制。而现在，报仇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波拿巴的失败标志着耶稣会的复活。过了不多久，1814年5月24日，教皇回到了罗马。8月7日，在庄严的祈祷仪式上，罗马教皇宣称，如果在这个对于基督教会十分危险的时刻忽视上帝赐予的帮助，如果置身于经常受到暴风雨冲击而摇摇欲坠的圣彼得城堡内，他却拒绝起用强有力而富有经验的桨手的话，他将感到自己在上帝面前犯有大罪……

强有力而富有经验的桨手们此时被赶出了俄国，共有358人。这是在生活的拼搏中久经考验的耶稣会徒，以会长塔德乌什·布若佐夫斯基为首。他们来到罗马，立即投入行动。按照会长的命令，他们着手恢复遭到破坏的产业，挖掘埋藏的装有黄金的大桶，制定在所有欧洲国家接管学校、教育儿童的计划，把自己的秘密力量公开表现出来。他们满怀在地下耶稣会时期积累的热情，决心把拿破仑在意大利的权力彻底粉碎，同时摧毁一切可能产生烧炭党运动的温床。

帕格尼尼只知道报纸上报道的事。报上不时登出些简短的、干巴巴的消息。一则消息告诉米兰居民，拿破仑到厄尔巴岛当总督去了。另一则消息更使帕格尼尼吃惊：它报道了耶稣会的恢复。帕格尼尼怎么也没有想到，在关于科学和艺术影响到意大利居民对罗马教会的信仰程度的议论中，竟也谈到了他的名字的意义。

诺维神甫以最严肃的方式证明说，首先，“帕格尼尼”这个名字来源于“Paganus”一词，意思是多神教徒，或者信仰假神的人；其次，他赌咒发誓

说，真正的帕格尼尼已在监狱中死去了，目前在米兰的音乐会上演出的人是一个逃犯。他的一举一动都表明，他曾长期被镣铐锁住双脚。诺维还拿出了逃犯的像片，并说，这个人从服苦役的地点逃跑后第一个潜身之处是一个岛屿，是握有掌管地狱的大权的一个魔鬼居住的地方，他还发誓说，帕格尼尼为了获得自由，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

耶稣会神甫们关闭了在意大利的所有法国学校。与法国青年、法国艺术有接触的所有团体都被解散。除了早先已经实行的禁止种牛痘的禁令外，耶稣会又禁止在各城市的各种新花样，违者将予逮捕，例如禁止在罗马点煤气灯，将所有煤气灯立即销毁。

罗马国王是波拿巴的小儿子，他被送往奥地利，软禁在维也纳宫中。奥地利皇帝的女儿玛丽娅一路易莎现在成了波拿巴的活寡妇，她得到奈佩尔格将军作为宫廷高级侍从，极度悲哀的玛丽娅一路易莎的父亲亲自下令要他满足孤独的公主的一切愿望，包括她本人难以启齿的愿望。

昔日的皇帝现在住在厄尔巴岛，很快就收不到他夫人的来信了。他又一次象滑铁卢战役前那样大发脾气。乔基姆·穆拉变成了普通的村民，他又一次试图带着一伙科西嘉匪徒在那不勒斯海湾登陆。

博尔格泽红衣主教写信给穆拉说，在法国复辟的波旁王朝路易十八的王位摇摇欲坠了，朋友们在等着穆拉。

在岸上等着穆拉的是英国军事法庭和罗马教会的代表。审判进行得极为简短。前那不勒斯国王在那不勒斯海岸上指挥士兵向自己开枪，击毙后被埋葬了，没有举行任何军事仪式。

历史的急转直下在意大利伴随着人骨的碎裂声。这时帕格尼尼正打算离开米兰到南方去，追寻一直没有到米兰来的安托妮娅·比扬基。

他要到波伦亚去，因为一年前安托妮娅小姐演出的那家剧院的好心的朋友们告诉他，这位年青的美人正是要到波伦亚去。在城市里这样赫赫有名的演员是不难互相遇见和找到的。

男中音蓬蒂略老头是歌剧中扮演喜剧角色的老演员，他以敏锐的目光打量着帕格尼尼。水果，酒杯里没有喝完的葡萄酒，零乱的物品，这一切证明了心情的不安比一般动身外出时应有的更为强烈。

老人把小提琴家拉到一边，对他说：

“看来，您受到的创伤很重。您看，我的朋友，您到了那不勒斯，注意一下大公博物馆里南边一个房间里躺卧着的大理石神像吧。难道您的那位小姐，不，您的那位圣母，”蓬蒂略纠正说，“她的歌喉没有告诉您，她具有这位两性神的一切特征吗？”

帕格尼尼费了好大的劲才勉强笑了笑。他看看老人的眼睛。老人不是在开玩笑。去波伦亚的一路上帕格尼尼都在想这些话。一种奇异的感觉伴随着这种想法：这不是厌恶，不是恐惧，而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好奇心。

在波伦亚没有我到比扬基小姐。帕格尼尼经受的第二个失败是，他的行李几乎又全丢了。不幸中之大幸是，不但格瓦尔奈利制作的那把小提琴完好无损，而且他收集的所有提琴都留在米兰罗拉夫人那里了。米兰的“奥菲士协会”章程的初稿也保存在那里。为了挽回局面，必须在波伦亚开音乐会。好机会来了。一位非常年青的作曲家愿和他在音乐会上合作。这是了个英俊的小伙子，温文尔雅，举止象个法国人，也可能是有意模仿法国人，他名叫乔基莫·罗西尼，是佩萨罗市人。

他们首次在这个幸运的崇尚欢乐的意大利城市的音乐会舞台上相会时，帕格厄尼 32 岁，罗西尼 22 岁。音乐会前他们一面阅读威尼斯报纸，一面热烈地交谈。

“啊，卡尔帕尼！”帕格尼尼叫了起来。“您知道米兰的这个挂着皇家诗人头衔的蠢驴吗？他崇拜奥地利人和罗马教皇，是个平庸的诗人，他写的歌剧任何地方都永远不会有人上演。”

罗西尼和帕格尼尼两人津津有味地阅读着卡尔帕尼同某个法国人就六年前去世的作曲家海顿的传记进行的争吵。卡尔帕尼宣称：“……海顿患病时在场的不是我，根本不是这个厚颜无耻的法国人。”

“这个厚颜无耻的法国人是谁？”帕格尼尼问道。

“一个叫路易一亚历山大一他撒·蓬贝的。瞧这名字！它把波旁王朝的代表人物的名字、罗马皇帝的名字和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结合起来。显然，蓬贝先生的教父教母具有强烈的保皇党感情。”

小房间里，波伦亚的演员、音乐家和音乐迷济济一堂。他们当中有一个面色微黄的法国人、拿破仑军队的军官亨利·贝尔先生。在米兰人们都叫他阿里戈·贝尔先生。他和罗西尼有交情，是音乐的崇拜者，当然站在卡尔帕尼一边。他轻松而俏皮地证明了，蓬贝先生偷走了奥地利总督的谦恭的仆人。

“不过您这样说象是在为贼辩护，”帕格尼尼说道。

贝尔先生耸耸肩膀。谈话转入另一个话题。只有贝尔先生自己知道他和路易一亚历山大一他撒·蓬贝是一个人，只有经历了远征莫斯科和横渡别列津纳河的恐怖之后正在米兰、波伦亚和威尼斯休养的贝尔先生，才知道那本关于约瑟夫·海顿及维也纳音乐的书出自他的手笔，是他的第一部文学作品，而其中涉及生平材料的部分是完全从卡尔帕尼的小册子中抄来的。正因为如此，他才在两位音乐家面前如此违心地、宽宏大量地为卡尔帕尼先生辩护，这两位音乐家更喜欢贝尔先生编著的海顿传。

乐队集合时，贝尔先生走进池座。他拿了一本极薄的巴塞罗那蓝纸笔记本，记下他关于地中海的意义的思想——他认为地中海是世界的摇篮，还把他对罗西尼的印象也记录下来。“罗西尼是多么了不起的音乐家！……也许，罗西尼将是新的契马罗萨，”贝尔一斯丹达尔写道。

音乐会进行得极为成功。波伦亚人是细心的音乐鉴赏者，这一天作为难忘的节日留在他们的记忆中了。

一连几个晚上都在友好的交谈和散步中度过。女演员格拉尔迪对罗西尼的音乐发表看法说，罗西尼在最华丽、最抒情的地方违反了音乐谱写规则。贝尔先生指出，他记得，当人们向里瓦罗尔伯爵证明说，伏尔泰犯了违反正字法的错误时，里瓦罗尔回答说：“这就更证明了正字法的缺陷。”

“你们都是雅各宾党人，”格拉尔迪对罗西尼、贝尔和帕格尼尼说，“革命把你们变坏了。”

对此谁也没有回答，各人有各人的想法。最不认为自己是革命者的是罗西尼。帕格尼尼打了一下颤，想起了咄咄逼人的“庞然大物”——想起了阴谋组织的多年沉默。

一个星期过去了。帕格尼尼才得以继续登上旅途。在波伦亚很难打听到寻找那个杳无音信的女人所必需的消息。

突然帕格尼尼感到，在波伦亚演出以后有一种奇怪的疲惫感。他毅然改变已确定的路线，一星期后便在威尼斯堤岸边住了下来。

天下着蒙蒙细雨，淡淡的烟雾笼罩着房屋，玫瑰色、白色和浅蓝色大理石的宫殿变成了一个个灰白色斑点。大黑船刚刚驶近“月亮”旅馆门前，黑乎乎的浅水池塘、发霉的屋基、水藻和污水的气味，这一切部即使帕格尼尼感到不舒服。一个破衣烂衫的老乞丐用钩子拉住“贡多拉”的船头，马上向人要钱。一个穿皮围裙的人把东西搬进没有生火的房间。墙上潮斑累累，镶金边的天花板上灰泥剥落，窗户破损不堪，床上的大帐子上满是灰尘和蜘蛛网。

平坦的岸上那些曾经风光一时的房屋，现在却无人居住，在浸入水中的石头屋基上，依稀可辨的植物象是水藻的斑痕。玻璃厂女工的脸色象蜡一样苍白，仿佛木乃伊的脸。

第一天，他的心情沉重得难以忍耐，他感到疲倦，渴望安静。起初他很想立刻回南方去，以便见到太阳，但突然又变得只想休息一下，什么也不看，喝上一瓶红色的伦巴第葡萄酒，躲进帐子蒙头大睡。睡意过去以后，他又产生了看看阳光下的威尼斯的愿望。雨停了，隔着白云的太阳象是一面银白色的古镜。沉睡的运河映照着宫殿、令人叹为观止的寺院以及岸上鳞次栉比的房屋的倒影，还有栏杆和楼梯的影子伸向墨绿色的河水中。

第一次无目的漫游莫名其妙地拖延了很久。帕格尼尼已四次经过封特哥桥，又第五次来到这里，寻找回去的路。没有一个行人来往，死一般地寂静。但第二天，帕格尼尼已经领略到这座城市的魅力。到他第一次在帕尔菲先生的大厅里举办音乐会时，他更加感到这种魅力了。大厅里的大烛台上烛光莹莹，但在几百面镜子、雪白的磨光地板和石膏天花板上银饰物的辉映下，大厅显得十分明亮。

帕格尼尼在威尼斯过了一年。这一年如梦岁月过去以后，他慢慢地、不无惆怅地回到现实中。他有一种奇怪的癖好：在圣马可图书馆里他津津有味地阅读帕列法特的神话长诗《非凡事件的故事》。他首次读到奥维德的《变形记》，为之惊叹不已。生物转化为新的形式，生者的死亡和死者的复活把他的想象力吸引到对现实的特殊感受的领域。这时他觉得威尼斯的暮霭仿佛有了城市的形状和轮廓，而石头城威尼斯本身却在水上溶化成飘渺的云雾，仿佛变成了某种幻景。以奇异的节奏凝固起来的音乐，威尼斯的巴洛克式建筑，上世纪建筑风格的奇妙作用——这一切在小提琴家的想象中堪与奥维德充满奇思异想的创作相比。

渐渐地，威尼斯变得让人感到象是阴影的王国，河水开始变成忘忧之水。

关于变化的神话使帕格尼尼的思绪沿着幻想的边缘滑行，再往前走一步，幻想便将转化为癫狂。他发现自己的在玩弄想象的神奇游戏，这时小提琴的弦音和安托妮娅女士的歌喉之间的差别消失了，小提琴变成了女人，女人变成了小提琴。而他本人，米兰奥菲士协会的创始人，他在这里，在这个阴影王国里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一心一意在地狱里寻找欧律狄刻的人。

第二十章 爱的追寻

帕格尼尼象一个有经验的战略家和军事统帅一样，把都灵定为寻找失去的幸福的出发点。离开威尼斯后第四天，一切神秘的虚无飘渺的形象都消失了，他寻找的是完全现实的安托妮娅·比扬基，他骂自己不该在威尼斯浪费了整整一年时光。他的身体好起来了，自我感觉不错。在都灵他举行了一系列出色的音乐会。

安托妮娅·比扬基的朋友们又说她到波伦亚去了。

又是波伦亚，又象当时一样见到了罗西尼。罗西尼写了一部十分好听的歌剧《阿尔米达》。他的《灰姑娘》写完了，《玛蒂尔达·迪沙布朗》将在罗马上演。帕格尼尼打算和罗西尼一起到永恒之城去。

行李已经托运，他们上路前在波伦亚一家小咖啡馆喝最后一杯咖啡。突然，两名留小胡子的宪兵拍拍帕格尼尼的肩膀，粗暴地给他戴上了手铐。咖啡馆里的客人一下子四散逃走了，好奇者隔窗张望。帕格尼尼惊呆了，他由气愤变为不解，又从不解变为大怒。满街是人。宪兵把像片和特征给罗西尼看。一名苦役犯逃跑了——这就是他。

“你们胡说些什么，混蛋！”罗西尼吼道。“这哪里是什么苦役犯！这是著名小提琴家帕格尼尼，我们祖国的光荣！”

“您说‘祖国’吗，”宪兵长官打断音乐家的话。“您的祖国，这就是弗兰茨·约瑟夫皇帝陛下的国家。”

“我们的祖国是意大利！”罗西尼大叫一声，用拳头在桌子上一击。

过了一会，一切都平静下来。市长来了，误会消除了。帕格尼尼先生获得自由，宪兵们道了歉。

“他长得多象那个苦役犯！”咖啡馆里的侍者们交头接耳地说。“简直一模一样。”

咖啡馆老板和他的妻子摇摇头，互相对视了一下。

在罗马，帕格尼尼兴致勃勃地参加了《灰姑娘》的演出。罗西尼泡沫飞溅的、闪耀着金色火花音乐非同寻常地甜美、饱满、和谐，博得了帕格尼尼的好感，有一次他紧紧抱住年青的朋友，笑着告诉他自己的故事。这也是一个“灰姑娘”的故事，在家里不受喜爱的儿子、自己闯出通往荣誉之路的男孩子的故事。

在罗马演出《塞维利亚理发师》的事情要复杂得多。博马舍本是个好人，但他不慎嘲笑了耶稣会代表人物。如果说在最后一个凡尔赛国王的时代，作者差点因路易十六的牧师请求正在打牌的国王下令逮捕博马舍，而被投入监狱，那么现在罗马也几乎发生类似的事，差点把胆敢写以《塞绝利亚理发师》为题的音乐的人投进监狱。好象有一道密令把罗马城所有神甫都发动起来了。

起初，油漆匠把一桶黄油漆倾倒在罗西尼礼眼的坎肩上，帷幕升起前，帕格尼尼递给罗西尼一件不合身的棉毛混纺服装，它穿在削瘦的作曲家身上就象挂在竹竿上一样。时间过得飞快，乐队已经到齐。罗西尼卷了卷太长的袖子。这时帕格尼尼恐惧地看着阿尔坚廷剧院座无虚席的观众席。看来，神甫们和修道士们已经紧密联合起来，摆开阵势，准备向不幸的作曲家发动进攻，而罗西尼却未曾料到面临的进攻。

演唱阿尔马维瓦的加尔契亚吊儿郎当地直接用酒瓶对着嘴喝葡萄酒。唱

费加罗的桑博尼找不到自己的曼陀林。这时罗西尼出现在剧场里，他起初的动作并未引起听众注意，但当他象登上断头台一样登上指挥台的台阶时，全场以哄堂大笑迎接了这位因衣服不合身而显得滑稽可笑的作曲家。罗西尼举手示意乐队开始演奏，场内安静下来，乐声充满全场。但这时加尔契亚出现在罗季娜的窗下，乐队停止演奏。阿尔马维瓦开始唱歌。如位如诉的第一和声以后，吉他的弦断了。刹那间安静的场内响起了哄笑声和喊叫声。讽刺的鼓掌声夹杂着叫骂声。终于，幕后伸出一只仁慈的手，递给不知所措的加尔契亚一把新吉他。下一场里，桑博尼先生的曼陀林也发生了同样的事。同一只手又递给他一把新的曼陀林。

幕间休息时，帕格尼尼好不容易才说服半死过去的罗西尼振作起来，把戏演到底。下一幕开始得很好。罗西尼镇定下来，聚精会神地沉浸于指挥的充满灵感的工作。该由丑陋的修道士堂·巴季利奥唱咏叹调《诽谤》了。歌手退到舞台的一角，没有发现阴险的手把一根细网绳拉到他膝盖的高度。他绊了一下，鼻子撞到钢琴上。鲜血如注顺着白衣领流下。倒霉的演员赶紧用僧袍的下摆擦脸。场内听众大哗。罗马僧侣们象内龙马戏团里的术士一样大吼大叫。街上快乐的孩子突然冲进剧场，吹着口哨，喊叫着。鲜血淋漓的修道士步履蹒跚地退下舞台。被搅断的歌剧的作者恐惧地跳下指挥台，魂不附体地跑回家去了。乐队一哄而散。修道院长、教堂执事、神甫和教堂唱诗班歌手们面露得意之色走出剧场。他们向罗西尼报了仇。

几天过去了。帕格尼尼坐在朋友身边。罗西尼不相信，“阿尔坚廷”剧院管理处居然坚持继续每天上演《塞维利亚理发师》，场场爆满。他头缠绷带躺在自己的房间里。

有一天半夜里，罗西尼被街上的喧闹声吵醒了。喧闹声越来越靠近他房间的窗口。罗西尼吓坏了，抬起头来喊帕格尼尼。帕格尼尼没有答应。罗西尼恐惧地听到，嘈杂的人群在呼喊他的名字：“罗西尼！罗西尼！”他急忙穿上衣服，打开朋友房间的门。帕格尼尼不在。床铺得好好的，床罩没有揭开。罗西尼跑回自己房间，钻进沙发底下。“这是神甫，”他想，“现在该打我了。”这时候，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有人敲门了。粗鲁、快乐的声音要求他开门。罗西尼不吭声。他从沙发下伸出头来，害怕地望着门。一扇薄门受到许多有力的拳头的敲击，突然，从门下方为猫开的小方洞里伸进来一个可怕的红头发脑袋，他高声大叫：

“罗西尼，醒醒！胜利者，醒醒！”

说话人的眼睛突然看到了沙发下面伸出的罗西尼的头。红头发的人把头缩回门外。门外响起一阵友好的哈哈大笑声。罗西尼很快从沙发下爬了出来，掸去身上的灰尘，装出刚睡醒的样子，打开房门，走出房间。人们一下子静了下来。人群中走出四个人来，其中一个代表大家讲话，祝贺罗西尼的《理发师》获得非凡的成功。罗西尼克制住自己，稳重而体面地向大家鞠了一躬。但这群不速之客有自己的行动纲领。他们是歌剧散场后直接从剧院赶来的。他们手擎燃烧的火把，照亮了整个街道。他们把罗西尼抬了起来，嘴里喊着“往东，往东，往东”，一直抬到小餐馆里。一连三天，罗马为罗西尼举行了盛大的宴会。

庆祝活动结束后，帕格尼尼可以放心地把自己的朋友留在罗马了。

帕格尼尼动身前，罗西尼默默地把一张报纸递给他。

在威尼斯时，帕格尼尼曾举行了自己最好的音乐会之一。年老的、德高

望重的小提琴家施波尔当时正在威尼斯。报上刊登的就是他评论帕格尼尼的小提琴的文章。

“我是到施波尔那儿去过，”帕格尼尼回答罗西尼的问题说，“我在他那里度过了整整一个上午。我觉得同音乐界人士交往是理所当然的。我是在去的里雅斯特以后到他那里去的。我想休息一下，忘掉威尼斯留下的印象，以及威尼斯老是对我产生的那种催眠作用。”

帕格尼尼读道：

“今天一清早，帕格尼尼来访，于是我终于有机会亲自结识这位传奇性人物，我一进入意大利境内，每天都有人向我叙述有关他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整个意大利都为之倾倒。虽然在我们欧洲这种音乐会一般没有多少听众，但人们却乐意听帕格尼尼，他的12场音乐会全部满座。我详细打听过，帕格尼尼这样的提琴手究竟是以什么使听众入迷的。可是听到的回答总是说明这些人不懂音乐。人们兴奋起来，一个劲地称他为魔术师、魔法师，说他创造了小提琴过去从未产生过的音响。这就是广大听众对帕格尼尼演奏的反应。而专家们，有音乐修养的人，他们虽然不否认这位小提琴家双手的灵敏，但却证明说，他用来使听众震惊的东西，其实正好贬低了他，使帕格尼尼降低到平庸的招摇撞骗者的水平，无论如何不能弥补他的缺点，那就是在表达优美旋律时缺乏宽广的调性和深刻的音乐鉴赏力。所有这一切并未超过德国外省老魔术师——舍勒尔的魅力。帕格尼尼以自己不礼貌的粗鲁态度把本地的许多音乐爱好者变成了自己的敌人，而我在自己家中演奏了一点东西以后，他们便一有机会就吹捧我，以便使这个自吹自擂的帕格尼尼感到沮丧。这是不公正的。不能把我和帕格尼尼进行比较。而且，这对我也是有害的，因为所有帕格尼尼的狂热崇拜者都会变成我的敌人。仇恨帕格尼尼的人在报上登了篇短文说，我在意大利复活了古老学派的迷人的、无与伦比的经典演奏法，而这种演奏法一向受到与帕格尼尼截然不同的真正意大利小提琴家浦尼亚尼、塔蒂尼、科列里等人的崇拜。这篇文章在报上登出是我事先不知道的。它登在今天的报上，对我有害而无益，因为令人遗憾的是，威尼斯人和广大听众至今仍坚信帕格尼尼是别人望尘莫及的。”

帕格尼尼放下报纸。

“不过，施波尔从来没有听过我演奏，他一次也没有听过我的音乐会！”

“可是你听过他的音乐会吗？”罗西尼问。

“没有，”帕格尼尼回答说，“这位德国著名音乐家来到威尼斯，一次音乐会也没有举行过。”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罗西尼问。

帕格尼尼耸耸肩膀。

“是啊，”多西尼说，“你的样子是完全真诚的。但你要知道，我感到苦恼的是：你阻挡了施波尔的道路，他只比你大几岁。有你在，他就不能在威尼斯演出：如果没有你，人们便会给他献上桂冠，给他鼓掌，而有你在，他连台也不能上。大师啊，您不知道，您的才华在我们这块罪恶的土地上驰骋，在何种程度上烧毁了自己道路上的一切。”

“可是，他部说了些什么！”帕格尼尼说，“奇怪，我听说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他确实有一种德国式的高傲，不过这次他在报上发表的言论，却是不正派的、虚弱的行为。好在我从来不看威尼斯报纸，我只看英雄史书和神话书。我还读过拉丁文诗歌。你知道吗，我现在突然想起来了，我忘了告诉

你，现在出现了一位杰出的诗人。他是一位英国勋爵，曾经到东方旅行……”

“拜伦，”罗西尼打断他的话。“我听说过。他现在住在米兰。”

帕格尼尼的面容突然变得严肃起来。

“波伦亚发生的事使我担心，”他说。“那确实是我的像片。”

罗西尼一阵颤抖，紧盯着朋友的眼睛看。他想起了自己听说的有关帕格尼尼神秘生涯的传闻：帕格尼尼被称为两重存在的人，被称为危险的烧炭党人，教会的敌人。罗西尼总是只相信自己的印象，但生活毕竟总是充满惊人的意外。

不久，帕格尼尼遇上了新的公开仇视的表现。他再次来到米兰，当选为“奥菲士协会”主席。这时，法国小提琴家拉封表示希望加入协会。他们相识了。拉封狂热地崇拜克莱策，在第一次交谈中便表示对这位音乐家钦佩得五体投地。

“您喜欢的是哪一个克莱策？”帕格尼尼问道，“有两个克莱策呢。”

“完全正确，两人是亲兄弟，鲁道夫和奥古斯特，两人都出生于凡尔赛，两人现在都在巴黎。我的老师是小提琴家奥古斯特·克莱策，而鲁道夫·克莱策是我所崇敬的作曲家，贝多芬曾把自己写的一首小提琴奏鸣曲献给他。”

帕格尼尼点点头。

……不久以后，米兰报纸上登出一篇匿名短评，谈到法国小提琴家比名噪一时的“奥菲士协会主席”要高明得多。这家报纸说：“……毫无疑问，拉封先生的小提琴一响，就会把这个以疯狂的诱惑污染了我们所有城市的拿着小提琴的幽灵驱走，就象驱走夜间的蝙蝠一样。”

“岂有此理！不过，不知您意下如何？”见面时拉封问道。“我准备接受这个挑战。不过请告诉我，这篇文章是您的哪位朋友写的？”

帕格尼尼皱了皱眉头，脸色阴沉起来。他打断拉封的话：

“您这样提出问题，我就要开始怀疑您的朋友了……那么，如果我们一起在音乐会上演出，您看我们演奏什么曲子好呢？”

“我们来演奏那首奏鸣曲吧，就是克莱策本人和著名的罗德一起演奏过的那首。”

他们立刻着手准备，确定了一个星期后演出。

帕格尼尼显得满不在乎。他出城到乡下去听“西蒙内塔的回声”去了，他在那里观察一个黑头发、稍有些跛足、面容十分英俊、有一双黑黑的大眼睛的人的行动。此人经常沉湎于一种奇怪的娱乐。仆人把手枪放在银托盘里递给他，老爷拿起枪来朝空中射击。无数次回声重复着这些枪声。

“这位英国勋爵在取乐，”有一次一个不认识的人告诉他，一面指着帕格尼尼所看的方向。“这是拜伦勋爵。”

拉封先生打发时间的方式却不同。这位杰出小提琴家和一帆风顺的人一贯具有的那种法国人性格的轻松自如到哪里去了！他向女佣人打听消息，他派奥地利仆人到旅馆去询问，帕格尼尼先生一天练几小时琴。一个小时也不练，帕格尼尼根本不练琴。可以肯定地说，当地的米兰医生发现，帕格尼尼先生象是得了奇怪的阵发性神经病，忽冷忽热的。每一次演出都引起他身体的疼痛，在家里他从来不拿起小提琴。拉封开始感到胆怯了。

终于，举行音乐会的日子到了。

各种各样的人蜂拥而至。有欧洲各家报纸的大记者、维也纳各家剧院的业主、靠别人的才华发财致富的音乐经纪人，还有一大堆好奇的寄生虫，对

他们来说天才的失败和成功同样宝贵，只要能从他的桌上打扫到一些残羹剩饭，只要能谄上六十行新闻，只要能解开领带，大胆地宣布天才名不副实，哪怕在想象中、在一瞬间感到自己站得比帕格尼尼高。

帕格尼尼心情沉重地走进演员休息室。

一个乐呵呵的、样子有些怪诞的小提琴手，留着长头发，身穿灰坎肩、灰色条纹袜和灰色便鞋、红裤子，扣眼上还古怪地挂着荣誉军团的勋章，说着问候的话向自己的对手迎面走来。

帕格尼尼首先演奏。他忘记了比赛，象往常一样集中全力演奏着，表面上显得很轻松，这使听众感到惊奇和入迷。但他演奏的是一首简单的小提琴曲，科列里的悲歌。选择这样简单的东西来参加比赛，这使听众迷惑不解，几乎目瞪口呆。拉封登台了。帕格尼尼兴致勃勃地听他演奏。他拉得深沉、优雅，越来越赢得听众的同情。场内鼓掌声震耳欲聋，对帕格尼尼怀有敌对情绪的听众激动了。全场紧张，好多排座席上的听众站了起来。帕格尼尼的下一个曲子引起他的意大利崇拜者们活跃的反应，维也纳的来客也和他们一样。帕格尼尼的尖利而带刺激性的音乐引起了一派听众暴风雨般的掌声和另一派听众的愤怒喊叫。剧场变成了战场。有人在喊：“帕格尼尼必败！”

在第二回合中，充满激情的法国人以出人意料的精湛技艺开始压倒意大利小提琴家。第三首曲子，法国人简直洋洋得意。但还有第四首、第五首，终于轮到第六首了——克莱策的奏鸣曲。拉封是怎么搞的？他拉得无精打采，听众几乎感觉不到他在演奏。楼座上响起了友好的笑声。这时候，帕格尼尼登台了，他拉了同一首奏鸣曲。

场内一片肃静，连心跳声都听得见。心跳声有碍于听琴，于是人们把手按在胸口，屏住呼吸。突然，在延长音之后，全场都理解了这种运动员、拳击手和角斗士在决定性时刻到来前先退后一步的巧妙策略。帕格尼尼起初的失败越显得大，他的充分优势就显得越明显。帕格尼尼默默无言地站着，垂下双臂，左手拿着琴和弓，仿佛将自己交给全体听众审判。

垂下大拇指并喊“打倒！”，这种古老的罗马习惯突然在这场比赛中得到新的用途。欣赏高超艺术的纯粹享受现在突然掺进了意大利的爱国主义。意大利公民们忘记了礼貌，高喊：“意大利万岁！帕格尼尼万岁！世界第一小提琴万岁！卓越的大师万岁！”

出席音乐会的一位奥地利军官皱眉头了。他向检票员挥手，他要喊奥地利警察来。他指着一个包厢，那里坐着罗多维科·布烈姆先主、费德里戈·康法隆尼里先生，他身边坐着他的小秘书西尔维奥·佩利科和诗人蒙蒂。就是从那里发出了喊声：“意大利万岁！”

场面迅速变化。两个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都伸出双手，大步向对方走去。两个对手紧紧拥抱，手位手走向前台谢幕。现在很难搞得清楚，欢呼声是对谁而发。第十次谢幕以后，帷幕拉上了。

帕格尼尼下台往演员休息室走去，主办人急忙追过去，在他耳边咕哝了几句。帕格尼尼甚至连头也没有回，然后不屑地说了个“不”字，就走开了。

法国人得到了双倍的酬金，足以保证他在欧洲旅行一年。

对欧律狄刻的寻找没有成功。都灵、米兰和波伦亚都没有她。一个月过去了。有一次在米兰的大街上，他无意之中听到两个过路人在谈话中提到比扬基的名字和佛罗伦萨。谈到的可能是费德里戈·比扬基先生，也可能是阿尔贝蒂尼·比扬基先生，也可能谈到的是在里卡素利大街上卖肉的佛罗伦萨

商人、胖胖的、面颊红润的比扬基先生。帕格尼尼没有问。第二天一早，他就动身到佛罗伦萨去了。

那时，波兰小提琴家利平斯基正在佛罗伦萨举行音乐会。两位小提琴家在友好会见后联合举行了两场音乐会。然后，帕格尼尼劝利平斯基和他一起到皮亚琴察和热那亚去。

他们谈论音乐，谈论当时音乐界所关心的事，不止一次地谈到了巴黎发生的一场使所有欧洲音乐家激动不已的争论，两位音乐大师——思想深沉的格柳克，《奥菲士》的作者，和“轻松的旋律家”比契尼之间的争论。帕格尼尼不理解这场争论。“纯粹为美声服务和纯粹为音乐思想服务”，他在自己的演奏中出色地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了，对他来说比契尼和格柳克的音乐都同样可以理解。这都是“合法”作品。但他觉得格柳克派和比契尼派之间的争吵是不合法和可笑的。他认为这些名称都是可笑的术语，只适用于意大利歌剧。

一艘非洲船把霍乱带到了那不勒斯。

“这些游客是魔鬼撒旦带来的！”帕格尼尼的房东吼道。不论这位著名提琴家如何对自己的房东说明，他根本不能算是海上来的游客，他是乘驿车从罗马来的，房东仍然寸步不让。帕格尼尼决定要强硬些。房东、房东的大儿子、二儿子、女儿、妻子，全都手持各种厨房用具，站在帕格尼尼门口。他们把他的床抬到街上去，把小提琴家不多的财产全堆在床上，最上面是那把著名的格瓦尔奈利制的小提琴。天下雨了。帕格尼尼从房间里跳出来，把自己的宝贝盖好。他不得不留在街上，因为制高点已被对方占领。突然降下的秋雨淋得他直打哆嗦，他象孩子一样孤苦无援地站在大街上，这时利平斯基来看他，才把他拉到自己的住处。帕格尼尼病了。患病期间，他获悉北方发生了可怕的事件。都灵爆发了起义，就象一年前那不勒斯的起义一样。人们悄悄议论这件事。确切消息帕格尼尼听不到。他和自己的波兰朋友分手后，来到米兰。他恐惧地看到了发生的情况。烧炭党人的起义在不同时间爆发，由于南北方组织的行动缺乏协调配合而失败了，结果引起大逮捕。被烧炭党人抓获的那不勒斯国王发誓忠于人民后被释放。现在他又在外国联军的帮助下重登王位。由于烧炭党领袖过分轻信，都灵和米兰的起义轻易被镇压下去。费德里戈·康法隆尼里先生、西尔维奥·佩利科、马隆切利和其他数千人被奥地利当局投入监狱。

罗马教会以建立锅炉工的部队来回击烧炭党运动。耶稣会代理人请了草莽流寇、大小盗贼来为罗马教会效劳。接受教皇的祝福后，锅炉工的部队开始采取行动。首先要搜集情报。在广场上安放了检举箱，让人往里面投名单。神甫就在检举箱旁给检举者恕罪。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审阅名单，不久以后，烧炭党嫌疑分子便失踪了。帕格尼尼终于不得不买了一辆马车，他乘坐自己的马车走遍意大利，又再次来到米兰。罗拉把一封收到很久的信交给他。帕格尼尼急忙拆开信封，感到万分激动。

请早，他又赶往南方，一路上反复重新阅读这封使他激动不已的信。

“莫非这就是爱情？莫非她爱我？”他高兴得心儿怦怦直跳，暗自询问自己。他已不必问自己是否爱她。

带着一颗怦怦直跳的心，他走近西班牙阶梯附近的一座小屋。屋顶上方，在月光照射下，特里尼塔·德伊·蒙蒂教堂闪闪发光，一支流浪乐队在演奏风笛，一个身穿白色衣裙的姑娘和一个身穿浅蓝色上衣、头戴缀有参谋部军

官帽徽的浅蓝色帽子的小伙子在小巷的一角分手前热烈地亲吻。帕格尼尼敲了一下门。又敲了第二次。门里响起一个不高兴的含混不清的声音：

“什么事？”

帕格尼尼问道，他能否见到比扬基小姐。门微微打开了一条缝。

“比扬基小姐三天前就走了。”

“什么？”帕格尼尼再次问道。

老太婆把门砰地一声关上了。帕格尼尼把小包袱放在地上，疲惫不堪地坐在包袱上，用手捂住脸。门吱扭一声开了，老太婆走了出来，拿灯照照他的脸。

“您叫什么名字？”

得到回答后，她递给帕格尼尼一个洒上香水的粉红色信封。帕格尼尼给她一个里拉，老太婆脸上似笑未笑。帕格尼尼请求她给他照个亮，手颤抖着看了信。比扬基小姐要他在那不勒斯会面。信很简短：“我在那不勒斯等你。在‘太阳’旅馆。”

早晨他又急忙赶路，第二天晚上——又是在月光下——他到达了目的地。人家让他进屋等候。比扬基小姐并不在旅馆里，而是在主人住的厢房里。有人对他说去问一下。帕格尼尼坐在外观和陈设没有什么特色的房间里。他心中忐忑不安地计算着重逢前的最后时刻，仿佛想加快时间的脚步。突然，一个身穿白色衣裙的姑娘飘然走进房间，她爽朗地笑着，不断按华尔兹的节拍哼着：“帕格尼尼，帕格尼尼，帕格尼尼！”

“怪人！”她在他面前再一次转身，在他鼻子跟前拍了一下巴掌。“您白等了，鸟儿今天早晨飞到巴勒摩去了。”

……又到了那个路口，绘有帕格尼尼画像的巨大海报上面写着：“新的奥菲士，卓越的大师。”“这是去年的海报，”帕格尼尼心里想。噢，不，这是三天前举行的一场音乐会的海报。

“这是怎么回事？”帕格尼尼想让马车夫停下，于是点点头说。

“好啊！”他喊道：“好在您回来了。”

帕格尼尼又问道：

“如此说来，那个人到北方去了？”

“哪个人？”

帕格尼尼感到不安。有人冒他的名演出。这是谁呢？这个狂妄的家伙。

……离巴勒摩越近，天气越热。愤恨使他的心变得冷酷起来，而换马又耽误了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一共耽误了十八个小时。自等了整整一夜，到海边了。这里已是意大利的南方，这里的龙舌草和人一样高。

收人们头戴宽边帽，背上背着猎枪，在驱赶牛羊。阴沉沉的古铜色的脸。头发上插着羽毛。这是些长着鹰钩鼻、鹰眼，动作轻捷、体格强健的人。他们是象匪徒一样的教士，象牧师一样的匪徒。一个专门带路的人身背火枪坐上马车。为这个带路人又得交付十五里拉，这是强制护卫。“如果不要，那就更糟，”旅馆里的一个人告诉帕格尼尼。终于，要渡海了。海面不宽，完全没有风，只有平滑的巨大绿色波涛。

巴勒摩。再往前没处可跑了。再往前是大海和非洲海岸。再往前是突尼斯和阿尔及尔，还有大沙漠。“假如她是逃避自己，”帕格尼尼想，“那将持续终生。可是，假如是逃避我呢？……”

突然，脑海里清楚地闪现出一种想怯，确切些说，是一种回忆，更确切

些说，是一个形象。那不勒斯博物馆的一个小房间里，一块墓碑一样的长方形石头，石头上躺着一座白色大理石雕像，那是一个伸直身子的两性人。

西西里人不是音乐的热烈爱好者。来到巴勒摩剧院听音乐会的主要是英国舰队的水兵、奥地利军官和偶然来此的游客。阿布德—阿尔—拉赫曼全家，父亲和四个儿子，总是占第一排。

宣告安托妮娅·比扬基和尼科洛·帕格尼尼联合举行音乐会的海报越来越少。安托妮娅对音乐的荣誉很计较。第三场音乐会开过后，开始了争论。夫人认为，小提琴家只应该为女歌唱家伴奏。帕格尼尼笑了，他劝她说，对他俩这样的关系来说，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伴奏；两人都是独立地按乐谱演出的。但后来他又高高兴兴地让了步。

安托妮娅眼中异样的光彩和脸上再次出现的红晕很快就被他发现并正确理解了。安托妮娅含羞承认了。在佩斯图姆附近的乡下，在山区居住着她的姑母。处于这种状态的女人需要女人的帮助。

安托妮娅的姑母是个年老而爱唠叨的老妇人。鹰钩鼻，脸长得象巫婆，明显地看得出有希腊血统。她对帕格尼尼很友好。她喜欢这个人，他这样伶牙俐齿，迫切地想要孩子；她喜欢他富裕、无牵无挂；她很快就因为经常不如节制地夸奖帕格尼尼先生而和侄女争吵起来。只有一次，由微不足道的原因引起的小小不和使她和新亲戚的关系蒙上少许阴影。姑母感到很奇怪，安托妮娅竟不撒娇：有孕在身的男人应该是爱撒娇的。帕格尼尼央求老太太千万不要向安托妮娅灌输这种危险的思想。

但是姑母的启发起了作用，安托妮娅决定撒撒娇。

第一场争吵是由于得知帕格尼尼的许多朋友在意大利北方阵亡的消息而发生的。争吵持续了两天，夫妻之间不说话。比扬基女士突然生气地责备丈夫不该同情造反者。

她坚决声称，她要“亲手掐死每一个烧炭党人”。

在巴勒摩，帕格尼尼喜欢和少数熟人在一起。他喜欢在离城外不远的渔村休息。他说，他的小提琴演奏在那里得到了最高的奖赏，这时有数百名西西里渔民从各地赶来，在小港上围成半圆圈，听他拉琴。这是在寂静的无风之夜举行的露天音乐会，打鱼归来的渔船挂着彩色的风帆，在夕阳下映出斑斑光点。

1825年7月23日，阿希利诺·帕格尼尼出世了。在我们所知道的有关这位伟大小提琴家的生平材料中，只有这个日期是绝对准确的。即使对尼科洛·帕格尼尼本人的出生日期，传记作者们也说法不一。伟大小提琴家的崇拜者肖特基撰写的歌颂性传记、音乐家本人的书信以及后来的研究文章和文献，都难以使我们确定帕格尼尼生平事业的年表。但是孩子的诞生日期却是一致肯定的：1825年7月23日。

第二十一章 夫妻反目

孩子的第一次笑容的出现，使帕格尼尼心醉神迷，对他宠爱得要命。似乎整个世界都已退居次要地位，整个生命都集中在这双浅蓝色的眼睛上。帕格尼尼盲目到了这种程度，竟然对妻子的某种不满浑然不觉。她抱怨地说，她的嗓子不如以前了。他也没有注意到女人的嫉妒：孩子从她那里偷走了丈夫的关注。

还在阿希利诺出生前很久，安托妮娅就渴望到北方去旅行，到欧洲各地举行音乐会。而现在她无可奈何地听丈夫念叨说，他喜欢住在巴勒摩，他从小就在阿尔卑斯山区湖泊的下雪天，在克雷莫纳的寒冷中度过，一直没有暖和过来，他需要晒晒西西里的太阳。

帕格尼尼享受着巴勒摩生活的平静。他觉得，他再次进入了曾在卢卡经历过的梦境。

但处于阿尔米达地位的是欧律狄刻，她逐渐变成了美狄亚，这一迅速的变化使帕格尼尼发现，在他妻子因日晒而变得粗糙的脸上开始出现成熟的阴影，两颊和上嘴唇之间出现了细细的皱纹，有可能使美狄亚愤怒的脑袋变成美格拉的脑袋。

帕格尼尼晚上常把儿子带到海边去。渔民的孩子跑来给他们看桔黄色的和鲜绿色的小鱼，奇妙的水藻和海星。阿希利诺张开小手，但只要海花的花瓣一动，小手就吓得缩回去了，孩子开心地哈哈大笑。

阿希利诺四岁时，无所事事的生活开始使发胖的安托妮娅夫人感到厌倦。她开始为印象的单调而感到痛苦。帕格尼尼从她不认识的北方朋友那里收到的信越来越少。而她又提出要到北方去，帕格尼尼越来越闷闷不乐。这时候夫妻关系紧张起来，只是因为害怕离婚和失去孩子，帕格尼尼才不得不让步。

这是转折的时刻。帕格尼尼突然感到一种巨大的创作热情，他在一天之内就收拾好，动身到北方去了。他把马车、马匹都装上船，还带上姑母、保姆、姑母的狗，以及四只绿色的金丝雀。这些金丝雀是小阿希利诺喜爱的玩物。

在卡拉布里亚山，帕格尼尼一行遇上了每天都在暗中等待着他的不愉快。在经过十字路口时，帕格尼尼没有下车。他没有在自己胸口划十字，没有表现出对教会的足够尊敬。乡村宪兵在神甫示意下拦住马车。马扭向一边，孩子醒了，笼子里的鸟叽叽喳喳地叫了起来，狗也吠叫起来。被吵醒的孩子的哭声使帕格尼尼沉不住气了。“这神甫想干什么？”他大声问道。

宪兵要求出示证件，记下了旅客的名字，然后板着脸一声不吭地把证件还给帕格尼尼。

他们晚上才到那不勒斯。

进城时在关卡上，一个年老的白发税吏惊奇地说：“先生，您一个星期就变年轻了！”帕格尼尼大惑不解地看了他一眼。税吏鞠了一躬，不好意思地向后退了几步，犹豫不决地转身背对帕格尼尼。

在君士坦丁堡大街的“太阳”旅馆，看门人一面放马车进去，一面喊道：

“大师，阁下，您年轻多啦！”

“这些那不勒斯人都疯了，”帕格尼尼心里想。但大餐厅里悬接着一张大幅海报，上面说，伟大的小提琴家帕格尼尼刚刚从萨莱诺来，打算举行音

乐会。帕格尼尼抓起盘子摔到地板上，揭下桌布，吼道：

“你们那不勒斯是怎么回事？！”

旅馆老板慌忙跑进餐厅：

“先生有什么吩咐？先生，是怎么回事？”

先生指指墙上的海报。

“是的，是的，”老板说，样子仿佛他的消息使帕格尼尼极为高兴。“他被捕了，三天以前被捕的。他原来是萨莱诺的一个会计，曾在阿马尔菲、阿特拉尼、拉维洛的城市婚礼上演奏。”

帕格尼尼气得用拳头敲桌子。

“还在拉卡瓦、萨莱诺、那不勒斯、佩斯托呢。让你们大家都见鬼去吧！……”他又加上几句早已遗忘的宗教歌集《避难所》里的话。

第一场音乐会带来了新的意外。对帕格尼尼来说，那些曾经对他的艺术佩服得五体投地的那不勒斯老居民变得认不出来了。一部分听众仍象以前一样热烈鼓掌，但帕格尼尼发现，前四排及场内还有些地方一直保持沉默。

一个身穿黑礼服、眼露咄咄逼人的凶光的高个子坐在第一排，他的目光老是在帕格尼尼身旁扫过。

全场满座。第二天一早，帕格尼尼和安托妮娅出门去拜访那不勒斯权贵和音乐家们。所到的人家多数让他们吃了闭门羹。不凑巧的事总是有的！帕格尼尼对此并不介意。但当他的马车第六次不得不开紧的大门时，帕格尼尼看了安托妮娅一眼，说他不继续这种徒劳的尝试了。

午饭前安托妮娅没有出门。有两个女友来看她，她们都是那不勒斯的芭蕾舞演员。她们走后，安托妮娅说，那不勒斯的情绪发生了巨大变化，必须尽快离开这个城市。波旁王朝东山再起以后，进行了严酷的镇压，把这个城市的欢乐气氛一扫而光。

“记得吗，先生，”安托妮娅说，“这里是反基督教的烧炭党匪徒的老巢。那不勒斯的音乐家们确信你和魔鬼有交往，只是魔鬼的帮助才给了你可怕的力量。而且，帕格尼尼先生，请开诚布公地告诉我——您的生活伴侣，您的小提琴上绷的是什么弦？”

“啊，太太，这些弦的声音无论如何比不上您那现已停止歌唱的嗓子。”

他感到一阵窒息。他是一个有坚定信念的人，对艺术的爱在他身上驱走了一切。这些野蛮的中世纪愚昧及对文明的摧残的余毒，人们渺小的可耻行为及天主教会的残暴，突然使他觉得十分荒谬。但是他却对人们的愚昧无能为力，这使他感到压抑。

他的可爱的孩子的母亲，他的妻子，以冷静的目光看着他。她似乎理解了那种使他的意识分裂为两半，一时打击得他头脑发懵的苦痛。她向他点了点头，她的迷人的睫毛合拢了，美狄亚的眉毛动了动，脸上出现了痛苦和沉思的表情。他的欧律狄刻以平静、清澈、洞察肺腑的目光回答他。

“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她说，“那我们的收入就完了，音乐会不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巴约科……”

帕格尼尼没有听。

大清早，安托妮娅抛开孩子和丈夫，急忙乘邮政马车到罗马去了。她在一切有可能的地方，利用她当演员时和教廷首府的行政当局及宗教界头面人物的旧关系，积极为丈夫的到来作准备。

来到罗马后，帕格尼尼在旅馆里，在为他准备的房间里，突然看见了老

朋友罗西尼。他俩紧紧拥抱。放开帕格尼尼后，罗西尼告诉他，指挥病了，他罗西尼来请朋友指挥乐队。还能有什么怀疑吗？帕格尼尼当然同意了。两个朋友坐了下来。这时候，一个男孩子跑进来递给罗西尼一张便条。

“可怜的贝洛，”罗西尼说，“他死了。是命运派您来接替他的位置。”

“什么时候排练？”帕格尼尼问。

“太阳落山以后。”罗西尼惊奇地回答说。“对不起，今天星期几？”

“今天星期五。”

罗西尼的脸色变得阴沉起来：

“星期五？这么说，我又荒废了一天。由于贝洛生病，已经整整荒废一星期了。我的歌剧什么时候能上演？”

楼梯上响起了咚咚的脚步声和快乐的笑声。安托妮娅满面春风地笑着上楼。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奥地利军官在楼梯口向她道别。门开着，一切都看得见。安托妮娅微笑着，军官在吻她的手，左手，右手，左手，又是右手。“这要什么时候算完？”帕格尼尼想。罗西尼一声不吭。安托妮娅夫人走进房间，她身后有两个教士紧跟着也上了楼梯，他们身穿淡紫色教士服，披着棕色长袍，系着腰带，后面还有一个身穿军服的年轻人和一个身穿黑衣服的老头。他们都跟着太太进了帕格尼尼的房间。她接过话头说：

“星期五又怎么样，罗西尼先生。您已被准许排练了。今天早晨我就从特拉斯特维勒到警察局长红衣主教大人那里去过了，他准许您星期五排练。还有你，”她走近帕格尼尼，托住他的下巴，“他准许你举行音乐会。”

排练进行了三天。罗西尼满意极了。乐队起初对帕格尼尼的挑剔感到恼怒，后来终于变得象驯服的动物一样听话。但是这个贝洛……“据说，天生的乐感是意大利人的特点。但这些怪音是从哪里来的？”帕格尼尼问自己。

又过了两天，乐队的面貌焕然一新。这些人曾经认为他一皱眉头就是对自己的侮辱，现在却变得紧张地注视着他的脸。看到这张因饱经风霜而早已出现皱纹的脸渐渐舒展，他们感到是一种快乐。“就这样！好极了！”帕格尼尼喊着。这些本来素不相识的人萍水相逢地聚集在小提琴家的指挥棒下，关于他有各种流言蜚语。突然之间他们燃起了从未有过的对艺术的渴望，开始把艺术看作一种功勋，看作毕生的伟大事业。他们服从着这个怪人手中的象牙棒的指挥，都感到自己变成了大艺术家、音乐大师。

罗西尼的歌剧公演的日子到了。被奥地利军官称为乔基姆先生的作者面色苍白地坐在幕后单独给他准备的小房间里。他面前的桌上有一杯桔汁加冰块，还有一本红色封面的书。帕格尼尼迟到了一会儿。

他一进来，罗西尼就抓住他礼服的袖子，把他拉到桌旁。罗西尼给他看那本书，上面有题辞：“作者的话”。他特意翻到第451页。这是斯丹达尔先生写的《罗西尼生平》，1824年印于巴黎布杜瓦尔大街。

“你记得他吗？你在波伦亚看见过他，——他是第六龙骑兵团最最声名狼藉的一个军官。而布杜瓦尔大街，你知道吗？那里住着最鲁莽的法国诗人——贝朗热，他和《马赛曲》的作者鲁日·德·李尔住在一起。鲁日·德·李尔被刽子手打伤了，他现在非常穷困。我去过这条街，在那里买到了这本书。”

帕格尼尼阅读着斯丹达尔先生谈到他的那些话。作者说，他是意大利第一小提琴，也许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小提琴家；但他的惊人才华不是靠在某个音乐学院内潜心学习得到的，而是象人们所说的那样，由于爱的迷误多年陷身囹圄的结果。在狱中他孤独地远离人群，时刻受到断头台的威胁，

手头只有一件事可做——拉小提琴。他就是在狱中学会了把自己心灵的语言转化为琴声。被囚禁的漫漫长夜使他有可能完全学会这种新的、非人的语言。仅仅在音乐会上听到他象赫刺克勒斯一样把他竞赛的北方国家的小提琴手打得落花流水是不够的。还应该听听他在全神贯注时的灵感状态下演奏他的随想曲。在谈到这些随想曲的特点时，作者还说，从难度来说这些曲子简直是演奏不出来的，一切高难度的协奏曲在它们面前都显得微不足道。

帕格尼尼想把书放到桌子上，但掉在地板上了。书页弄折了，更糟的是，帕格尼尼戴上白手套时，不小心把脚踩到了干净的书皮上。

他青春焕发地快步走向乐队，登上指挥台。他用指挥棒短促而冷漠地敲敲乐谱架，这是紧张的时刻，场内响起了意大利从未听到过的极为美妙动听的乐音——这是罗西尼的新歌剧的旋律。

第一幕结束后休息时，一个身材矮小、留着小胡子的军官迈着与他的身材不相称的大步走进房间。帕格尼尼正和歌剧的作者坐在房间里。两人都默然无语，结果这个年轻军官站在门口，有点不敢往里走了。罗西尼第一个发现了他，头脑中闪过一丝顽皮的念头：“他马上要咳嗽一声，用右手摸胡子了”。军官就象受到暗示似的果然这样做了，罗西尼忍不住哈哈大笑。帕格尼尼抬起头来。

“您有什么事？”他问道，并站起身来。

军官敬了个礼。“耶稣保佑，”帕格尼尼想，“见你的鬼去吧，看来，这还不是逮捕！”军官从皮包里拿出一个大纸袋，交给帕格尼尼。封套上打了五个红色的火漆印，角上露出丝线绳。军官鞠着躬把纸袋交给帕格尼尼后，以灵敏的动作掀开门帘，走出门去。帕格尼尼看到走廊里有不少人。他心不在焉地拽了一下绳头。纸袋打开了。里面是一份印有教皇冠冕和交叉的钥匙的证书，宣布教皇、基督的全权代理人，为罗马教廷的仆人、世界教会的忠实儿子帕格尼尼天使般的效劳祝福，封他为金马刺勋章获得者，现将勋章送去。帕格尼尼手中捧着绶带和精致、漂亮的勋章。他象孩子在海边捡到美丽的贝壳一样看着它，但是莫名其妙。

帕格尼尼被人抬到前台，手里拿着钻石和黄金，大惑不解地向听众鞠躬。他弯腰深深地鞠躬，把右手放在心口，表示完全不明白罗马教皇为何如此错爱，也表示他谦恭地请求罗马的人们宽恕他具有超群的、压倒众人的才华。他请求人们宽恕他的天才，请求硕大的剧院原谅他的灵感的不可逾越的威力。对卑鄙小人和宪兵，盗贼和小公务员，理发师和拉皮条者，对罗马的银行家，他请求他们原谅他不知比他们高明和高尚多少倍，因为他每分钟都把自己的生命在熊熊的不可熄灭的艺术之火上燃烧。他请求他们原谅他永远既不会成为卑鄙小人和盗贼，也不会成为神甫的小办公室里默默无闻的小公务员；这时候，坐在第一排的主教们和担任总督的红衣主教赞赏地笑了，用肥胖的手向这位受到教皇恩宠的卑微的小提琴家鼓掌。他们看到这位小提琴家的卑躬屈节，而没有感到这个不被人理解并仅仅因此而有罪的天才在为自己抑制不住的才华而请求宽恕，此时他心里只想到一个眼睛明亮的小人儿在睡着，带着至为聪慧的微笑，象大自然本身一样，带着孩童的快乐面容，他的生命完全取决于他的父亲。

但是，掌声越来越热烈。人们在喧哗、喊叫。帕格尼尼越来越感到自己比所有这些人优越。这种熟悉的感觉使他陶醉。勇敢的航海者古老的热那亚血液骄傲地在血管里奔腾，涌向额头。然后，他又感到这些人十分可怜。

帕格尼尼带着沉重的孤独感坐进马车。安托妮娅坐在他前面；她的绯红的脸，过分鲜艳的嘴唇和闪耀着光辉的眼睛表明，她对产生的效果满意极了。她在等着丈夫开口说话。他应该说些感谢的话。但是帕格尼尼疲倦地把头垂到肩上，心不在焉地掉下了打着教皇印记的纸袋。鲜红的火漆碰到黑漆皮鞋，发出了响声。

安托妮娅瞪了丈夫一眼。这样藐视教皇的恩赐使她感到震惊。安托妮娅恐惧地叫起来，在帕格尼尼脸上打了一巴掌。车夫没有回头看，马车往前一冲，马受了惊，狂奔起来。帕格尼尼闭眼靠在靠垫上。夫妇俩直到第二天一句话也没有说。

早晨，帕格尼尼拿起“蓬松”，把它放在阿希利诺幼弱的肩上。孩子高兴地接过弓，他已经会模仿父亲，机械地用细小的手指按弦，发出仿佛哭泣的、幼稚可笑的声音。

“他是我的竞争对手！”帕格尼尼笑着叫道，“说老实话，他是我的竞争对手！他无论如何拉得比我好。你是我的金马刺骑士，”他抱着小帕格尼尼在房间里打转，说道：“教皇陛下把这一最高奖赏授予三个人——莫扎特、格柳克和我。啊，我的宝贝，你多么配得上你的父亲！”

安托妮娅走进房间。关于昨天的事她只字不提。

帕格尼尼憨厚地、毫不惊奇地看着他的妻子。他决定将昨天的风波玩笑置之，而不考虑自尊心，这完全是为了她，为了安托妮娅。

但是安托妮娅什么也没有忘记，她记得每一秒钟的事——她的沉默只是因为对自己的口才没有把握。此外，她作为天主教会的忠实女儿，认为对宗教旨意的最小反抗也是可怕的罪过，无需用显而易见的道理来劝说一个胆敢违抗基督代理人及其助手的人。她感到为难的主要是，在她打算实行的计划中，并不是一切都只取决于她。她几乎毫不怀疑，帕格尼尼不会同意晚上去拜会警察局长红衣主教阁下。

她终于发动进攻了，但与她所预料的相反，帕格尼尼没有抵抗。他简直什么也不明白。坐在马车里，他感到不安的只是，昏昏欲睡的阿希利诺咳嗽了三次；他懊恼的只是，没有人提醒他带上提琴。

在主教家举行的晚会上，一个矮小的人向帕格尼尼走来，他头戴扑上粉的假发，满身是星花、勋章和装饰华美的绶带。他对著名小提琴家的琴技感兴趣，询问他高超技艺的秘诀。有人拿来一把琴。这是一把专为在婚礼上奏乐的乐师制造乐器的蹩脚工匠制作的便宜货，但帕格尼尼用弓一接触这把琴，它便发出了从未有过的美妙乐声。帕格尼尼放下弓以后，戴勋章的矮个子仁厚地说：“您到我们维也纳来吧，就说是波尔塔拉公爵邀请您来的。现在欧洲各地的道路对您都畅通无阻。当局是完全按照基督和罗马教皇的谕示来行使权力的，只要一提起您在罗马来见过我，您就可以相信，通往阿尔卑斯山以北的道路到处都是通畅的。”

回家的路上，安托妮娅不安地问他会见情况和印象如何，帕格尼尼突然想起来，应该和梅特涅亲王殿下谈话。

“不过他不在呀，”帕格尼尼辩解说。

“怎么不在？！”太太叫了起来，面孔气得通红。眼睛愤怒地盯着倒霉的丈夫。

他从来没有见过她这样。

“梅特涅公爵就站在您面前，仁慈地和您说话，可是您却只顾拉那个讨

厌的提琴。”

“什么梅特涅公爵？”帕格尼尼忧郁地说，“那是波尔塔拉公爵。”

“是啊，波尔塔拉公爵就是梅特涅公爵……”谈话被打碎玻璃的声音所打断。一辆双套单辕马车在交叉路口撞到了他们的车上。喊叫、吵闹、车夫们对骂，小警官干预，帕格尼尼想不到一个身穿黑衣服的年轻人竟对他进行侮辱性的盘问。然后，大家各奔前程。

……拖着疲倦的身子躺倒在沙发上，帕格尼尼昏昏欲睡，想起了不久后将到欧洲各地旅行。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他不可能预料到的、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事。

严厉的、冷冰冰的目光停留在送到梵蒂冈第 249 号房间的一份记录上。

这个房间的陈设值得注意：一张非常窄的白色小床，床的上方有一个黑色木制十字架，上面有象牙雕刻的耶稣像；糊墙纸破了，地板上铺着印度黄麻席；两把椅子，一张没有铺桌布的木制桌子。一个瓷瓶和一个玻璃大碗，碗里装着清水。桌上有蘸水笔和墨水瓶，一叠印有主教会议标记的蓝纸，旁边是小些的浅蓝色纸张，上面盖着耶稣会会长的大印。窗户边上有一个保险柜，柜子的门开着……一只手开始在一个蓝色大信封上写地址，还没有写完第一个词。这只蜡黄的手的长手指上没有戴戒指。桌旁坐着一个人，他掌握着耶稣会首脑的大权。

塔德乌什·布若佐夫斯基于 1820 年去世后，他的职位由阿洛伊斯·福蒂斯接替。这时耶稣会会长出门去了，于是由年轻的荷兰人彼得·罗塔安代理他的职务。他少年老成、稳重，冷漠无情，律已极严，并鄙视一切人类的热情，因而赢得了耶稣会同道的尊敬。明于分析的智慧使他能准确和果断地处理问题，无论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小事还是与耶稣会在世界五大洲开展工作的庞大计划有关的问题。罗塔安先生并不是直接收到关于帕格尼尼马车事件的报告的。小警官们先把罗马城内发生的事报告给了警察局长红衣主教大人。

“疏忽大意的车夫逮捕了吗？”罗塔安问道。

“没有，”报告人回答，“他是在暗处，不是有意的……”罗塔安做了个手势，于是报告人住了嘴。

“那么，帕格尼尼先生和他的妻子平安到达了，现在正在休息吗？”

报告人点点头。

“你们知道吗，车夫打碎了谁的马车的玻璃？他受到教皇的恩宠，并且是梅特涅公爵邀请到维也纳的。”“知道。”

“车夫说什么？”

报告人摊开双手：

“他说下次注意些。”

罗塔安把纸放到一边。

“奥地利首相的突然关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对谁也没有约束力，”罗塔安小声说，“不过，教皇给予的奖励——这倒是不应重复的疏忽。帕格尼尼先生的儿子几岁了？”得到回答后，罗塔安沉思起来，然后象是自言自语：“应该让帕格尼尼先生的儿子的教育由富有经验的人来负责指导。”

离开罗马时，罗西尼的冷淡态度使帕格尼尼感到惊奇。近来罗西尼从各方面都听到对帕格尼尼的一片赞扬，甚至是过分的夸奖。虽然歌剧出自罗西尼的手笔，但许多人似乎是故意当着罗西尼的面强调自己对指挥的钦佩。有人甚至直截了当地说，由象帕格尼尼这样富有经验的人来指挥乐队，使歌剧

大为增色了。罗西尼终于觉得：既然人们这样一个劲地谈论帕格尼尼，而且说得都一样，那么这样的看法一定有些道理。

帕格尼尼对于这些议论一无所知。

安托妮娅准备了一打介绍信。帕格尼尼名声大振，更加雄心勃勃。他想去巴黎。帕格尼尼听说，被人称为伟大的大师的斐迪南·帕叶已成为法国音乐界的思想领袖。

但是怎么到法国去呢？奥地利人实行了严格的护照制度，给出境增加了许多麻烦。帕格尼尼先生，您是哪一个意大利国家的臣民？不错，您是意大利公民，但意大利是一个地理概念，亚平宁半岛上有整整二十个国家。如果现在您被允许离开巴勒摩，经过罗马到北方去，那得感谢您的夫人。每一步都要多加小心。落到您口袋里的每一个金币，每一个杜卡特 的响声，在那个房间里都听得见，那里有人瞪大眼在注视着您，哪怕您跑到天涯海角，也能把您找到。他们关心着您的收入，帕格尼尼先生，您应该留下一大笔遗产，您的儿子应该成为天主教会的虔诚儿子。于是，金马刺骑士阁下，您被允许踏上通往北方的道路了，尽管您不知礼数：您自己就想不到，应该写些教堂颂歌，在教堂里拉拉小提琴。在这种情况下，是您夫人的美妙歌喉帮了您的忙。而由于波尔塔拉公爵、梅特涅公爵和考尼茨公爵殿下的垂青，才使您荣幸地在弗兰茨皇帝陛下的城市里受到隆重的接待。但是以后可要小心谨慎，不要再看那些危险的书，不要以为音乐天才使您成为世界公民了，摒弃这种想法吧。在伦巴第一威尼斯地区，您只是陛下的臣民，而在罗马城，您还得受警察局长红衣主教的管束。帕格尼尼的好朋友中只剩下一个皮诺了。帕格尼尼把几乎所有财产——书籍、乐谱、信件，都留给他，动身北上了。

在的里雅斯特、威尼斯、佛罗伦萨、佩鲁贾和波伦亚举行的音乐会忙忙碌碌地过去了。

夫妇俩在科莫湖岸边度过了一个星期。意大利北方的湖泊是安托妮娅喜爱的地方。帕格尼尼这才知道，他的妻子是在这里出生的。

接着是急剧转折。他们带上护照，开始了经过克莱因纳、卡林西亚、什蒂里亚的艰难的山路。他们过了泽默林。远处，在峭壁上 是骑士城堡的废墟。

夜间，赶车人唱起了古老的斯拉夫歌曲。他们当中有一个叫洛伦齐诺的，在停车场上低声告诉同伴们，这里常有死人从坟墓里出来，他们专喝人血。他还打开一个绸包袱，上面粗针粗线地绣着教皇的钥匙和十字架。他从包里拿出一头蒜来，并说蒜是抵御吸血鬼的灵丹妙药。

这些话对帕格尼尼发生了作用，特别是关于吸血鬼吸小孩血的故事。他好几夜睡不着觉，担心地看着暗处，保护着熟睡的阿希利诺。

第二十二章 去维也纳

报纸报道了伟大小提琴家的到来。帕格尼尼的眼光停留在维也纳一家旅馆的门口，他看到一幅奇怪的海报：

“被判处死刑又逃出监狱的意大利伟大小提琴家尼科洛·封·帕格尼尼即将来维也纳举行音乐会。

皇帝陛下已赦免他的大量罪行和杀人罪。

门票每张一杜卡特，欲购从速。午夜十二时开始售票。维也纳大剧院。”

怒不可遏的帕格尼尼吩咐马车再往前走。但下一家旅馆门口也张贴着同样的海报。安托妮娅耸耸肩，嘟哝说经办人不会办事。她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帕格尼尼默不作声。他知道，在新的土壤上安托妮娅不那么满怀信心了。她被在意大利的胜利冲昏了头脑。由于感到自己是一家之主，她自信得过了头，显然中了哪个招摇撞骗的剧院班主的圈套。事情已无法挽回。所有街道上都张贴着帕格尼尼在狱中铁窗内的画像。他忧郁地坐在稻草上，面容俊秀，年轻，在刻有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面前拉琴，仿佛想祈求宽恕。

深夜，一名仆人来问帕格尼尼要证件，帕格尼尼用拳头敲敲桌子，要求见旅馆老板和警官。

两人都不明白，这个刚刚来到的演员要他们干什么。当帕格尼尼提出要把侮辱他的、说他是罪犯和杀人犯的海报统统撕掉时，警官摊开双手说，如果新来的意大利先生对维也纳当局不满意，他可以向警察大臣谢德列尼茨基先生提出申诉。

这两个可爱的人走后，帕格尼尼决定严肃地和安托妮娅谈谈。但他在房间里没有找到她。帕格尼尼开始等候。他在圈手椅上睡着了。夜里他醒来一看，安托妮娅还是不在。她直到早晨才回来，说她是在曾和她一起在威尼斯演唱过的一个女友家过的夜。帕格尼尼把这话当耳边风。

“您看来没睡觉？”安托妮娅问，“躺下睡吧。”

帕格尼尼平静地回答：

“我这就走，但是首先您要向我保证，以后不要插手举办我的音乐会的事。”

于是，欧律狄刻发生了奇怪的变化。她的一切神话般的魅力突然消失。帕格尼尼面前站着—个肥胖的女商贩，眼睛瞪得滚圆，气急败坏，两颊显出红色的斑点。她把手往大腿上一搁，对丈夫破口大骂。这时，从夫妻之间第一次吵架时起帕格尼尼常常具有的那种越来越强烈的孤独感一下子突然又压倒了他。孤独感变成了厌恶感。安托妮娅嗓门越来越高，她握紧拳头，开始向丈夫进攻。帕格尼尼把手放在背后，无言地看她要干什么。但这时孩子醒了，他哭着把小手伸向妈妈。他得到的回答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人家都对我说，”这女人嚎叫着，“您不信神，都说您是烧炭党人，都说您不肯听神甫的话把小提琴浸在圣水里，来证明关于您的提琴是献给魔鬼的这种指控是无稽之谈。您是基督教会的敌人！”

“那还用说！”帕格尼尼喊道：“难道神工巧匠格瓦尔奈利制作了这把提琴，就是为了让您的神甫们把它泡在水里吗？为了陷害我这个音乐家，这伙伪君子什么背叛行为都干得出来！不错，我的确和魔鬼有关系，不错，我的确被捏在魔鬼手中。不过，这个魔鬼就是神甫们，这个魔鬼就是您，太太！”

突然，安托妮娅太太一个箭步跳到了墙边。她从挂钩上扯下琴匣，抓住

小提琴。

阿希利诺睁大眼睛看着。他睡醒后认不出妈妈来，哭了。他从小床上跌了下来。帕格尼尼赶紧跑过去，做了个莫名其妙的动作，仿佛是在选择，哪里更需要他的帮助。他跑到孩子跟前，看到他脱臼了。

安托妮娅太太不在家，尼科洛先生也不在家。断了弦的小提琴躺在地板上。保姆拿不定主意，是否要把它拿起来放好。房间里空空荡荡。

直到时近中午，尼科洛先生才回来，手里抱着孩子。孩子睡着了。一位护士坐在他的小床边，她是乌尔苏拉女修道团团员。帕格尼尼闭着眼在圈手椅上打盹。

“拒绝担任神职的人们在从事诗歌写作和音乐创作，”梅特涅首相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怀疑年轻的涅伊的前程。他这个拿破仑的元帅的儿子，铁匠的孙子，拒绝了最有益的建议，变成了巴黎乐队普通的小提琴手。这是他为被打死的元帅向我们报仇。”

梅特涅想起了苏沃洛夫元帅对米兰市各界代表说的话。针对一位奥地利军官认为音乐有害的看法，这位俄国元帅说：

“我认为音乐是有益的事，尤其是响亮的音乐，主要是鼓。”

“音乐是有益的事，”首相想，“如果音乐家有名，并能吸引外国人注意皇帝陛下的首都的娱乐”。从这一观点出发，首相丝毫不反对维也纳因意大利小提琴家的到来而引起的热闹。

似乎由于命运的安排，维也纳这一年成了欧洲大音乐家云集之地。因此，帕格尼尼在维也纳的演出使他在欧洲所有城市都有了名气。维也纳报刊的反应，以及欧洲小提琴家和作曲家的书信，不仅成为当时整个音乐世界的财产，而且源源不断地涌现在全欧洲发行的报刊上，占满了音乐批评栏的全部版面，很快，帕格尼尼的名字就挂在所有人的嘴边上了。

维也纳演员麦泽德尔也许是真正诚心诚意地高度评价这位意大利小提琴家的最忠实的、唯一的朋友。这时在维也纳已经有人表现出想把这位小提琴家掌握在手的意图，想把他当作某种吸引力，某种能保证主办人得到巨额利润的磁力。3月25日的《戏剧报》上以纯粹官方的、政府人士授意刊登的下面这些话来欢迎帕格尼尼：

“著名热那亚小提琴家尼科洛·帕格尼尼来到我们城市，是音乐世界最有意义的新闻。帕格尼尼第一次出国演出便来到我们光荣的首都。维也纳是艺术之城，当然要以对这位意大利小提琴家的才华应有的赞扬，来报答他对于我们首都的重视。”

这时帕格尼尼完成了他自己称为“缺弦曲”的巨作。这是正在消失的弦的音乐。这是形式极为复杂的音乐主题的奇妙混合，在帕格尼尼死后这一作品已经无人能够演奏。这一神奇般高难度作品的序幕部分在所有四根弦上演奏。接下去变奏曲不知不觉地变成了轻松的、在两根弦上演奏的舞曲。最后，第四部分是在一根弦上演奏的柔板。帕格尼尼本人对这部作品是感到满意的。他说：“如果有可能写

出一首回旋曲，并且不在任何弦上演奏，那么这将是我心中发出的声音的纯粹体现。”

于是，在维也纳，人们对帕格尼尼的印象就好比在不可思议的自然现象面前不知所措的人们的印象。维也纳的头几场音乐会完全成功。

《文艺编年史》写道，不能把帕格尼尼和任何人相比，这是不可重复的

现象。《音乐思想》写过，“在自己的柔板里，演奏者仿佛是按照神奇手势而再生：音乐技巧的魔法师让位于充满灵感的歌手，他演唱得极为朴实并且十分清晰”。还有人写到了乐谱及和音，说它们给人产生了十把小提琴、整整一支小提琴乐队在演奏的印象。此外，还有人写到四声构造的出色发音，这时两种声音的弹拨同时在旋律背景下进行，造成一种完全是魔法般的印象，这时听众发狂地站了起来，开始在帕格尼尼背后寻找那些以许多小提琴为他的主旋律伴奏的乐队队员。

当帕格尼尼走出剧院，四下张望着寻找自己的马车时，他遇到了几千只眼睛在好奇地盯着他。这是他想得到普通人的同情的时刻。这时有一个穿黑丝绒连衣裙的姑娘以好奇的目光看着他。她刚刚为他鼓过掌，她刚才把手帕贴在脸上，因为脸上流下了莫名其妙的兴奋和赞叹之泪。她目不转睛地看着小提琴家，可是一等到帕格尼尼以自己那双疲惫而无限忧郁的眼睛去看她，她马上报之以充满仇恨和鄙视的目光。这里什么部有——既有时髦的维也纳贵族小姐的庸俗，又有总是害怕和仇视一切高于自己的人的平庸之辈的卑微感情，也有斯文的女天主教徒听到某种若明若暗的传闻时的怀疑心理。

“小多瑙河的波浪在这里被污染了，”帕格尼尼说。

维也纳音乐界名流之间的争论很有代表性。施波尔先生起初认为对帕格尼尼先生可以不予理会，后来又开始发表意见，想把帕格尼尼置于死地，或者在公众心目中把他搞臭。但是发生了一点小小的误会：各人的反应不一致，因此当帕格尼尼的敌人在施波尔鼓动下在报刊上对帕格尼尼发动攻击时，调子的一致坏了他们的事。

他们的主要意图是这样的：证明只有鉴赏力低下的听众可能对帕格尼尼表示钦佩，而帕格尼尼先生不仅不是高水平的音乐家，而且更象平庸的马戏团魔术师，拉小提琴招摇撞骗的人。“这是把纯粹的艺术变成贪财之徒偶然的卖弄琴技，我们认为，这个意大利暴发户就是这样的贪财之徒。伟大的和强有力的小提琴艺术荡然无存，被这个手持发响玩具的野蛮人的弓一扫而光。”

另一方面，没有仔细读过这些反应的施波尔却发表了完全不同的声明。他写道：“帕格尼尼的画像下写着题词：‘卓越的’。但是使他获得这一美称的是一系列相当陈旧的优点。帕格尼尼没有给伟大的小提琴演奏艺术带来任何新的东西。我们的同胞舍勒尔在德国各外省城市旅行时，也曾使我们的祖母们赞叹不已。这种廉价的集市乐曲的好处在于，小提琴手事先从琴上取下三根弦，或者只用在手弹拨而不用右手帮忙。总而言之，在于所有这些违反自然的和不符合小提琴的本质的魔术。如果帕格尼尼让小提琴发出巴松管的声音，能在琴上模仿老太婆的哭声，那又有什么好？我国的乡下女人曾说：‘天上只有一个上帝，地上只有一个舍勒尔。’”

施波尔的反应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维也纳报纸公正地问道：“究竟谁说得对？一些批评家说，帕格尼尼没有带来任何新东西，另一些则说，他推翻了一切旧的东西，他的演奏非常新颖，以致老派音乐家接受不了。”

如果我们打开施波尔的日记，我们可以读到下面一段话：

“今天早晨帕格尼尼来访，就我的演奏和我举行的音乐会说了许多好话。我也请他拉点什么，因为我至今从未听过他拉琴。这时我的学生们也在我身边，他们也附和我的请求。但帕格尼尼坚决拒绝演奏，借口说他的胳膊

摔伤了。于是我直到离开这里，一直无缘听到这位魔术家和魔法师拉琴。”

“教会的圣母也常有不肖之子。这样的不肖之子当中的一个曾迷惑了罗马教廷和金马刺勋章的高贵的获得者们。这个受贿者接受了已不幸成为抢劫犯帕格尼尼的受害者的比扬基女士的大笔贿赂。她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孩子至今未接受神圣的宗教仪式，因而注定要堕入地狱。现在尼科洛·帕格尼尼，这个魔鬼的仆人，恩将仇报地把妻子从家里赶了出去，虽然她曾为他的成功竭尽全力。因此我要求把我引荐给公爵殿下，以便使我能制止这场由于世俗当局的错误可能发生的大骗局。帕格尼尼不是教会的儿子，他的演出是没有得到许可的。”

这是一个神甫在首相秘书的办公室里说的话。

“这些您是从哪儿知道的，神甫？”秘书大声说道。

耶稣会徒装出谦恭的面孔，说道：

“有耳朵的人都听得到。”

他把一只蓝纸大口袋放在桌上秘书面前，把衣服的丝绸里子弄得悉悉作响，然后快步向门口走去。

蓝纸口袋是一件非常危险的公文，里面装着耶稣会徒送来的关于开除出会的简短通知。“这些神甫的耳朵是不是太长了？”秘书心想，并开始翻阅装在浅蓝色山羊皮公文包里的羊皮纸、便笺和信件。蓝口袋是送给矮小的胖神甫，首相的牧师的。呈递的方法说明了事件的特殊性。公爵殿下的秘书收到了送给公爵殿下的牧师的蓝口袋：显然，耶稣会非常愤怒，必须把这件事立即报告殿下。

一个宫廷军需官手拿一封皇家公文没有报告就走了进来。秘书接过公文袋，和年轻贵族握了握手，询问是谁在第二接待室等候。

“阁下，”宫廷军需官回答说，“那里有一个黑脸皮、头发浓密、长得象伏尔泰的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有趣的丑八怪。如果您不想见这个来客，请把他打发到美泉宫的动物园去吧。雷赫施塔特公爵正感到寂寞呢。也许，他见了这个丑八怪脸上会露出笑容。”

这样的玩笑是奥地利贵族的家奴对拿破仑一世的儿子、弗兰茨皇帝的外孙通常的鄙视表现。他被奥地利人俘获后正软禁着。

“我还不知道您说的是谁，”梅特涅的秘书说。“把这个人请到我这里来。”

一分钟以后，帕格尼尼站在办公室里了。他面色蜡黄，眼睛里燃烧着怒火，他以冷淡而生硬的口气对秘书说：

“我什么时候可以见殿下？”

“您大概是伟大的帕格尼尼吧？”秘书问。

小提琴家默默地低下头。“殿下命令我，”秘书宣布说，“来接待您，做到您对我的任何吩咐。”

用纯粹的意大利语说出的婉言拒绝接见的的方式是如此巧妙，以致于帕格尼尼没有听出他遭到了拒绝。他立刻抓住机会说出积郁多日的情绪。

“阁下，”他说，“我刚来到维也纳就被当成一个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罪犯。除了这种说法以外，这里的报纸还登了各种胡言乱语。我不想帝国城市的舞台上演出了。”“是啊，是啊，”秘书打断他的话，然后拉了一下丝绳。进来一个人。秘书伏在桌子上，迅速地写了几行字。“现在就去让警察大臣立即通令全城。这是殿下的命令。”

那个人出去了。秘书以十分迷人的笑容转向帕格尼尼，然后敛起笑容，问道：

“您想请求殿下下的就是这些？”

“我什么也不想请求，我只要求……”

秘书再次打断他的话：

“报纸利用机会想靠耸人听闻的消息赚钱，海报写得不知分寸，不过您不能认为，这些都是皇帝陛下的政府中哪一个人的过错。我现在就下命令要书报检查官仔细审查涉及帕格尼尼先生您的文章。我们将指示检查官只许在报上刊登您本人认为合适的东西。此外，还向您保证提供最广泛的机会，可以利用我们这个小城最好的场所来进行音乐会演出。”

帕格尼尼突然忘记了他想说的一切。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外表修饰得过分的人，冷漠、文雅、黑眼睛、尖脸，脸刮得干干净净，梳着好看的卷发，脸上擦着粉。他泰然直视帕格尼尼，目光中露出冷冰冰的善意和寒森森的客气。帕格尼尼感到自己象是一个落到了冷酷无情的狱吏手中的孩子。他怀着对自己的懊丧笨拙地鞠了个躬，然后转过身去，用另一种口气说出一句突然来到嘴边的话：

“受到殿下下的关照我感到非常荣幸。”

“好，好，”秘书点点头，“我们知道您住在哪里。什么时候殿下下想听您演奏，会通知您的。”

三天以后，整个维也纳到处贴满这样的海报：“无与伦比的、伟大的世界性小提琴家”。巨大的广告牌上画着他的像，把他画成了油头粉面的美男子，佩戴着金马刺勋章。海报旁和售票处拥挤着人群，有仆役、小公务员、侍女，以及甘愿为女士们殷勤效力、前来为自己的太太们买票的男人们。军官们马刺叮 响，推开人群直奔售票处；仆人们急急忙忙跳下带有徽号的马车，购买第一排的票。还有维也纳伯爵夫人使女、倒卖戏票的黑市商贩……所有这些人喧闹着、叫喊着，吵得剧院门口乱哄哄的。荣誉的机器在充分运转。

音乐会后的晨报说，听众们期望很高，期待从美妙的演奏中享受到从未有过的喜悦，但迷人的现实超过了所有的期望。多瑙河畔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甜美的音乐。书店里悬接着帕格尼尼的画像，上面印有奥维德写的关于奥菲士的诗。在逝世于多瑙河畔的这位诗人的诗后面，又加上了歌颂这条古老河流上游出现的新奥菲士的诗句。阿希利诸的身体渐渐康复。每天早晨，帕格尼尼躲开众人，去逛玩具商店。他在儿子床边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听着他嘟嘟啾啾的话语，给他讲古老的意大利故事。午饭前的一段时间他完全单独度过。

他不断地读和写。《缺弦曲》完成后，他在家就完全不碰琴了。他只是到了音乐会的舞台上，才拿起琴来。唯一能在任何时候去见他的人，是小提琴家、维也纳老犹太教牧师的儿子麦泽德尔。客套了几句以后，忽然好象坚冰打破了一样，帕格尼尼感觉到了年轻人的语调中热烈的真诚，突然向他伸出手去，并吻了他。聪明而稍为有些爱嘲弄人的麦泽德尔很好地理解了帕格尼尼这个罕见的动感情的举动。从这天起，帕格尼尼在维也纳不感到孤单了。麦泽德尔目光敏锐，熟悉维也纳的生活，很快就明白了伴随帕格尼尼在维也纳发生的所有现象，帕格尼尼没有死在这个城市全亏了他。麦泽德尔使他摆脱了维也纳报刊的胡言乱语所造成的麻木状态。麦泽德尔毫不费事地、

轻松而从容地带着帕格尼尼和小儿子乘车到佛罗里达斯多夫去了，他们在那里一起逛马路、买东西。

有一次他们在买手套。

“这是长颈鹿皮，”帕格尼尼对女商贩说。她建议他们买一种带有奇异的花点的手套。

“不，先生，”女商贩回答，“这是最时髦的手套，叫做‘帕格尼尼’”。

“可怜的小提琴家！”不认识的顾客叫道。

“他一点也不可怜！”女商贩快活地露出牙齿，回答说。“听说，他化大价钱在罗马买了金马刺勋章！”

麦泽德尔和帕格尼尼笑着走出商店。麦泽德尔说：

“您的金马刺刺伤了多少蠢驴啊！但是您把顾客吸引到商店里来了。”

他指指另一家服饰用品商店的橱窗，那里陈列着帕格尼尼式手套和领带。

帕格尼尼能够在陌生的街道上漫步，全亏他的画像一点也不象他。麦泽德尔在食品店的橱窗前叫住帕格尼尼。一个用红冰糖做的半身塑像上有用蓝墨水写的题辞：“无与伦比的小提琴家帕格尼尼”，另一个地方有一个硕大的糖做的人头，安在帕格尼尼的半身像上；还有一个地方挂着用各色绸布拼成的有整个橱窗那么大的帕格尼尼像。麦泽德尔常常取笑自己的朋友，有一次为了挽回尴尬局面，他把雕塑家和木刻家兰格带到他那里来了。在短暂的谈话期间，当帕格尼尼和儿子玩耍时，兰格画了几张侧面速写。他也许比任何人都善于抓住相象之处。

画小提琴家的侧面像时，兰格说：“今天我亲眼看见有人消灭了牛奶铺里你的奶油半身像。而晚上在近卫军俱乐部里，一些玩弹子的军官发明了一种特殊打法，他们把它叫做帕格尼尼打击法。这难道还不光彩！您从生活中还需要得到什么呢？”

帕格尼尼皱起眉头。这些日子以来他最关心的是阿希利诺的命运。他第一次感到必须为自己和阿希利诺争取独立，这只有大量卖座才能办到。然后离开这个可恶的城市，到巴黎去。他渴望到那里去：那里有帕叶先生，罗西尼现在也到了那里，那里有真正的音乐生活，那里有小提琴家巴约、克莱策和拉封。

一个星期过去了。帕格尼尼从兰格那里收到一枚铜质徽章，上面镌刻着这样一句话：“声音会消失，荣誉将长存。”背面刻着他心爱的旋律的几个小节，以及“赠给尼科洛·帕格尼尼，维也纳，1828”的字样。

同一天，宫廷军需官把一个小匣子和一个纸袋送到帕格尼尼家里。匣子里是一个同样的金质做章，纸袋里是任命帕格尼尼为皇家歌队独奏乐师的任命书。这一切都是非常光彩的。从这一天起，在维也纳的逗留充满了对艺术家来说危险的安宁，这种安宁会使真正的天才感到不安，却会使庸才忘乎所以。

但是这种安宁为时不久。有一次他带着阿希利诺散步回来，发现桌上有一个玫瑰色大信封。匿名的朋友又登台表演了。他从柏林来信警告帕格尼尼说，他的荣誉是不会长久的，他“对妻子的所作所为”在音乐界已广为人知。信中说：“这已经不是您的自私和贪婪的第一个受害者了。上帝不会不惩罚暗中犯下的严重罪行。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我们掌握着确凿的证据，证明您是烧炭党的小头目，您第一次发财靠的是政治谋杀犯和盗贼腰包里的钱。

我们知道，您本人曾被判处死刑。我们还知道，您曾和五名死心塌地的强盗一起拦路抢劫。您曾在波伦亚被搜捕，但您推说是外貌的偶然相似而脱了身。但现在我们将把这个消息报告维也纳警察当局，让他们逮捕以小提琴家的面貌掩盖自己的匪徒。”

敌人赤膊上阵了，公然写信进行威胁。

帕格尼尼把麦泽德尔叫来。

“您不会拿着这封信去警察局自首吧？”麦泽德尔嘲笑地说，“撕掉它，扔掉它吧。”

但是不久就在晚报上出现了象是导火线上的火星的话语。“显然，炸药桶就在附近，不久就会爆炸，”帕格尼尼心想。

一家天主教报纸上的一则小消息不指名地提到了五年监禁对提高小提琴技艺的好处，并说一些小提琴和音证明了失去内心平静的大罪人的极度哀伤。在监禁的孤独中产生的魔鬼的声音，这对沉湎于使用这种毒药的人是一种危险的游戏。

这样的小文章和匿名信的攻击持续了22天，这是一些小箭，但事情达到了这样的地步，连旅馆里的仆役也拒绝为不信神的帕格尼尼先生收拾房间了。

终于，他想起了梅特涅的秘书的建议，于是到维也纳书报检查总署去了。吱嘎作响的木楼梯上满是灰尘，肮脏不堪，角落里还挂着蜘蛛网。他上楼后走进一个狭小而昏暗的房间，直接来到了令人生畏的维也纳书报检查官的办公室，全城所有报刊都在他的监视之下。使帕格尼尼十分惊奇的是，接待他的却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神甫。

“我的助手太蠢了，我真拿他没办法！”他微笑着对气乎乎的小提琴家说，“我本人当然不相信这些胡说八道，我每天都在我扣下的那些文章里读到关于您的这些胡说，尊敬的帕格尼尼先生。但是今年刚刚从宗教学校毕业的那些年轻人对基督教会特别热心。您应当对他们宽宏大量些。要是您的儿子为了让父亲高兴而莅某件事上过分积极，您大概不会因此而惩罚他吧？同样，我也不好阻止圣母的忠实孩子们的热情。不过我建议您做一件事：给戏剧报写一封信，驳斥关于您的种种流言蜚语，如果报纸拒绝，我就下令要它刊登。这样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您一定没有毒死您的妻子，也没有杀死过您的情人吧？我是不相信这些谣言的。”

老神甫心平气和而婉转的声音，他的客气态度和他的言词中散发出来的某种特殊的静谧气息，说服了帕格尼尼。回到家以后，他一连几个小时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托病拒绝举行例行的音乐会，整晚上都在写。歪歪扭扭的字变得直竖起来，笔不听使唤了。由于心烦意乱，他老是写不顺畅。弄脏的、划掉的和撕破的纸扔得桌子上、地板上、窗台上到处都是。终于，他拉铃了。长长的象哭一样的铃声在走廊里响起。没有回答。他又拉了一下铃绳。还是白搭。他气得扯断了铃绳，走廊上远处一个角落里，拉铃掉到地上发出一声巨响。睡眼惺忪的侍役来到房间，不声不响地站在门口。帕格尼尼封好信封，写上地址。“把这封信送走。”

“您怎么了，先生！”侍役不解地说。“才早晨四点钟，谁会收您的信！而且，现在大街上走路也不安全。”帕格尼尼猛然醒悟，看了看钟。原来，绞尽脑汁写出这封短短的信，竟用去他将近12个小时。

他让侍役离去，然后和衣躺下。

两天后，报上用黑体字刊登出这样一封信：

“帕格尼尼谨向本月5日刊登在《戏剧报》上的文章的编辑表示感谢。最近为有教养的、值得尊敬的维也纳市公众举行的音乐会受到了好评，帕格尼尼对此表示谢意，同时认为，文章中有些说法和句子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以在维也纳居民各阶层及欧洲其他城市的公民中流传的谣言为依据的，因而有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质上加以彻底和坚决驳斥之必要，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和人格，为了说明事实真相，帕格尼尼谨向维也纳市社会各界郑重保证，本人从未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被任何政府和任何当局、任何人、任何社会团体和私人团体，从未因任何原因被强制过监禁生活或与世隔绝的生活。帕格尼尼从未被迫过有别于正直的人及严格遵守公民和人类公共生活准则的人的生活。这可由帕格尼尼曾受其管辖的任何当局所证明，在它们治下帕格尼尼始终保持着自己的自由、全家的荣誉和体面，并首先致力于达到崇高的艺术，由于为这种崇高的艺术服务，帕格尼尼才享有崇高的荣誉，能为精通高尚音乐的维也纳市听众演奏。”

报上登出的这封信下面是更粗的黑体字署名：“尼科洛·帕格尼尼”。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写出这些刻板的句子以后，帕格尼尼等待着这封信的刊出。但是他看到的却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东西，他感到十分激动。加上黑框的短短几行文字宣告：

“今天中午，世界最伟大的小提琴家帕格尼尼由于经受不住对自己身世的可怕揭露，因心脏病发作而在蒂尔加腾逝世。”

帕格尼尼和麦泽德尔一起读了这则讣告。它是在“已故”帕格尼尼拜访了报社后立刻在报上登载出来的。诚然，在专门谈到帕格尼尼之死的晚报上刊登了辟谣声明，而第二天在《戏剧报》晨刊上发表了信，但帕格尼尼已经感受到了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受到嘲弄的人所尝到的种种滋味。素不相识的人纷纷来找他。有三次他不得不开门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委托了谁来张罗葬礼，献花圈的次序如何。任何匿名信，任何报上的谣言给予他的打击，都比不上这次表自己无罪的激动的声明。这一声明突然向维也纳公众显示了被揭露的帕格尼尼，被谣言中伤的帕格尼尼，感到恐惧的帕格尼尼，陷入诽谤和怀疑的罗网的帕格尼尼。

“关于帕格尼尼逝世的消息只是时间上早了一些而已，”柏林一家小报这样写道，它还转载了帕格尼尼的信。这家报纸对每一句话都作了批判性分析。没有充分理由地否认一切罪过成了帕格尼尼新的罪行。他的信的语调是不能容忍的。帕格尼尼只是躲躲闪闪地为自己辩护，并没有逐条驳斥对他提出的严肃的指控。

麦泽德尔在和自己的朋友说话时责怪他：

“唉，您为什么不和我商量商量呢？我认识维也纳的小提琴家，认识柏林的音乐家，我知道维也纳记者们每行字拿多少稿酬。难道您以为他们需要什么事实真相吗？他们为了赚钱，最肮脏的谎言比什么都宝贵。无可指责的帕格尼尼不会给报纸带来收入，对它来说一文不值，尽管他是天才的提琴家。帕格尼尼是贼窝的窝主，是教唆犯，是杀死了自己情妇的坏蛋，这些东西的价值要高一千倍。您怎么不懂这个道理！难道您以为，这些人会对您的活生生的人格、您的现实痛苦感兴趣吗？难道您以为，维也纳市的音乐评论家会对您洗刷感兴趣？难道您以为，您想对施波尔表示宽容和感谢的高贵意图会得到正确的解释吗？”

帕格尼尼沉默着，眼睛看着别处，但一提到施波尔，他很快扭过头来。

“您知道我去拜访施波尔的情形吗？”他问麦泽德尔。

“我知道施波尔是怎样对待您的，”年轻的提琴家回答。“我是施波尔的学生。帕格尼尼的名字第一次在北方出现时，施波尔正处在自己名声的顶峰。报纸上的小文章不可能吓住施波尔。我敢断定他听过您演奏，这使他感到害怕。您想想看，施波尔现在走下坡路了，他拉得不好，脸上的皮肤松弛了，开始对自己的绝对正确感到厌烦了，他不愿再做音乐界的耶和華了。他收了一些年轻的学生，只有他们答应诋毁您，才教给他们获得天才的药方。为什么施波尔不理睬我呢？那是因为有一天，施波尔的十五名虔诚的学生本应出席为他举行的庆祝会。就在那天，我的母亲病危，所以我没有参加会。我的缺席被认为是对他的不敬。我写信给老师说明缺席的原因。他让别人转告我：他说，所有的人都有母亲，每一个人都难免一死。这里显然话里有话。这个老家伙竟然要我离开病危的母亲床边去向他致敬。从那天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您应该明白，对这个人来说您的每一个失败都是宝贵的，为了损害您，他不惜倾家荡产……不过，您也有朋友，”麦泽德尔说完这番话以后，把诗人卡斯特利写的一首由十二首歌组成的长诗拿给帕格尼尼看。

长诗题为《帕格尼尼之歌》。卡斯特的诗句过于堆砌词藻，充满对天才提琴家的溢美之词。诗句死板干巴，节奏象响板一样。帕格尼尼读了第一行，就把诗扔在桌上。

“这儿还有，”麦泽德尔说，“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卡内，也是一首十二歌长诗。”

帕格尼尼要求把两部长诗都留给他。

“不，这样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帕格尼尼不再往下想了，他站起身来。

麦泽德尔没有泄气。他从软皮乐谱夹里拿出一叠法国报纸《音乐评论》。

“啊，巴黎！”帕格尼尼叫了起来。“啊，法国！这正是我一心想去的地方。”

“不为时过早吗？”麦泽德尔问。

帕格尼尼生气地扭过脸去。

“我的意思是，”麦泽德尔赶紧解释说，“您的性格不够坚强，比较容易冲动。巴黎对您来说可能是危险的。”接着，他又拉住帕格尼尼的手，说道：“天才和才华出众的人需要一种坚硬的外壳，来抵御气候的变化。要不是您写了那封辩解的信，我决不会反对您去巴黎。在维也纳它还会给您带来许多麻烦，而在巴黎，万一在第一场音乐会后它出现在巴黎的报纸上，它将成为您毁灭的原因。”

“不，”帕格尼尼说，“我已经学会理解人，现在我知道了，荣誉的机器是什么东西。把报纸留给我吧。”

麦泽德尔走了。帕格尼尼在圈手椅上改变了一下姿势，好坐得舒服些，开始一期接一期地看起报来。一个叫费底斯的人给他的音乐会作了总结。费底斯没有使用惊叹号，没有说那些掩盖着对音乐的一窍不通的恭维话。他简单而平淡地逐一描写了帕格尼尼的所有音乐会，文章谈到了3月23日只在雷杜特的音乐会，描写了帕格尼尼本人的作品，阐述了用第四弦演奏的军事奏鸣曲的主题，作者正确地写道，节目的下一个曲子改成了罗西尼《灰姑娘》中的变调。他简单地指出，乐队队员加入了听众的欢呼。文章还提到，5月11

日全体皇室成员出席了帕格尼尼的音乐会。文章还描写了在梅特涅的大厅里举行的音乐会，提到了听众对帕格尼尼演奏的罗德协奏曲的反应。“这个费底斯懂音乐，”帕格尼尼心里想。但是接下来有些话提到了麦泽德尔。是他把刊登着费底斯的评论文章的《音乐评论》带来给我的。虽然按照所有评论家的惯例，费底斯也不能不作些比较，可是为什么他要贬低麦泽德尔呢？关于麦泽德尔他写得多不好！但麦泽德尔还是把这些剪报和文章带给了我，作为无私友谊的证明。这里还有费底斯写的巧妙的笑话，显示了他的智慧和对所情况的了解。“这是怎么回事，”费底斯写道，“维也纳听众竟认为可以把自己最后一个崇拜对象从宝座上推倒？帕格尼尼使维也纳忘记了埃及巴夏作为礼物送给奥地利皇帝的巨大长颈鹿”。

帕格尼尼轻轻喘了口气。生活在酝酿着发动进攻，需要回答挑战，帕格尼尼决定以完全忘却自己自尊心的一切要求来进行回答。

担任书报检查官的神甫坐在维也纳市书报检查总署的办公室里，他突然在帕格尼尼眼前显得个子十分高大，就象罗西尼的《塞维利亚理发师》里的诽谤者堂·巴季利奥一样。帕格尼尼笑了起来。“为什么天主教会这样仇视我的艺术，这个问题难道对我来说还不清楚吗？我对这个问题的提法有所不同。天主教会问我，我为什么对它如此冷漠。意大利已经从襁褓中长大了，黑暗的迷信，虚假的奇迹再也骗不了它了。但是伟大的音乐艺术以和谐的方式来安排这个世界中的事物，这就是能在人的心灵中产生新的和谐和对世界的新的感受的东西。音乐使心灵的音律摆脱一切把人束缚于昨天的东西，因而不能被教会接受。由此必须得出最后的结论：教会是人的敌人。”

第二十三章 生死之谜

八月末的一天，当维也纳报纸热衷于寻找新的长颈鹿，对一位失踪的富家千金的奇遇津津乐道时，在昔拉特尔附近的一个驿站，有一个毫不起眼的人下船登岸。此人的穿着打扮有点象公证人的雇员，又有点象服饰商店的店员。但是这个神秘人物很快就打掉了漫天要价的马车夫的神气劲。车夫讨价还价一番之后，让这位毫不起眼的人上了车，把他拉到了圣斯帝芬大教堂神甫宅邸的大门口。在这里，毫不起眼的人必须耐心等待。主人不在家。两小时后，响起了敲门声。一个年老的女仆眼睛盯着来客，走去开门。进来的是一个老人，衣服肮脏而磨得发亮。看到来客，他脸上似笑未笑，拿起鼻烟壶，往每个鼻孔里猛嗅了两下，然后说道：

“我的孩子，是什么风把你吹到皇帝陛下的城市来的？有什么重要的事把你召唤来了吗？热那亚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城市之一，那里的生活怎么样？”然后，老人又仿佛自言自语地说：“年老的时候你就感觉不到岁月的沉重，而会渴望在养育了你的土地上安息了。”

“我的神甫，我和您是在艰难的年代相逢的，您记得吗，马尔博男爵的法国政府曾下令把您吊死，而让我来拉绳子。这是在该死的波拿巴的同伴们……”

保罗神甫举起左手止住他的话，在胸口划了个十字。

来人又开了腔：

“马塞纳将军象猛虎一样扑向平原，占领了我们可爱的热那亚……”

“记得，记得，我的孩子，”保罗神甫打断他的话。“我很明白，要不是你的机智，我恐怕活不到今天。你告诉我，你还需要我怎样感谢你？或者你有什么事情……”

“是啊，神甫，我错了，我大错特错了。我犯了罪。在您面前是一个贼。”

神甫的眼里发出光辉。他喜欢和罪犯以及一切越过一般道德界限的人打交道。受到震动的心灵总是想和世界寻求和解，总是害怕人。这样，有经验的教会的仆人就能找到真正的忏悔者，利用时机把人变成宗教的狂热信徒，使他完全献身于宗教。如果一个人是正直的并且充满自信，那是最糟糕的了：那样的话他便心情坦然、淡漠，不需要圣母的帮助。但这种想法突然中断了，老人皱起眉头。

“什么教堂，”他问道：“什么修道院的财产，你这亵渎神圣的手胆敢去冒犯？这样的罪行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永远不能宽恕。你这个不幸的人，你要知道，帝王的东属于帝王，神的东属于神。圣福马·阿克维纳特在他的宗教论文中说：‘为了教会的利益而征税并交纳什一税的帝王是遵守教规的帝王’。你怎么敢觊觎基督教会金银？我要告发你，告发你。”

“请原谅，神甫，我没有动过教堂和修道院的财产。我只盗窃了一个老太婆的钱财，她已经死了，对谁也没有用了，我伪造了她的签名。”

老神甫立刻安下心来：

“总是需要由此开始的，我的孩子。那末，你是畏罪潜逃。你是用什么姓名，我的孩子，到我们这里来，到多瑙河畔来的？”

诺维拿出护照，一份整洁的文件，上面盖满各种必要的印戳，并有奥地利边防宪兵盖的绿色签证章。老人把这一大张文件折叠起来，还给自己的门徒。

“好吧，欢迎光临。我，基督的有罪的仆人，原谅你，答应你。是谁给你的护照？”

“蓬巴尔侯爵，他是我们耶稣会的可怕敌人的兄弟，”诺维说。

“是啊，是啊，”老人点点头。“你是在哪儿见到侯爵，怎样见到他的？”

“我是偶然碰到他的，神甫，在热那亚，在海滨，他喊了我。”

“蓬巴尔侯爵穿什么衣服？”

“他穿的是海军军官的军服，我很久没有见到他了，所以把他当成了世俗社会的人。”

“唉，你不是孩子了，”老人严肃地说。他走近嵌入墙壁的一个小柜，从抽屉里拿出一份印刷的通告。“读一下，这是我们耶稣会会长的通令。”

诺维读道：

“亲爱的弟兄们，我无法向你们充分表达，得知国会和国王作出反对耶稣会的决定后，我的心中有多么悲哀。如果国王和国会强迫我们在新世纪到来时和公共社会疏远，那么你们不要允许这种疏远，即使牺牲我们的依纳爵神甫的服装：因为即使穿上世俗的服装，我们也可以仍然是统一的神圣耶稣会。暴风雨过后寂静就会来临。要准备多年忍受困苦，以便在寂静来临时联合起来。努力联合得比公开联系时期更加紧密。要记住，没有一种政权能取消我们耶稣会的誓言。要忍受痛苦，耐心地服从上帝。耶稣会将永远存在。我保护你们，领导你们这群驯服的羔羊，我必须承受落到你们大家头上的打击。我含着眼泪向你们祝福，愿你们随时随地打入各种世俗团体，可以利用各种面目和衣着，各种公开的口号，但要保留耶稣会的口号秘密。”

诺维没有见过这份秘密通令。他读后深受感动地流泪了。

“你也要这样做，”神甫说，“你面前有两条路。我们可以送你去摩拉维亚监狱，受巴甫洛维奇神甫管辖，他在那里接受烧炭党人的忏悔。那里由于世俗当局的放纵，看守纪律松懈了，犯人们十分顽固。在那里，烧炭党人康法隆尼里、马隆切利、佩利科和另外 20 个同样具有不良思想的人，毒害着各国首都居民中的基督教徒的思想和感情。”

“千万别让我到那里去！”诺维叫道，“千万别这样，神甫！那里的人太熟悉我了！我曾参加过米兰圣玛格丽特教堂对烧炭党人的审问。”“那么你想怎样？”老人问道。

“进城时我看到了海报。教会的敌人、提琴家和烧炭党人帕格尼尼正在维也纳演出。我有确凿的情报，是在热那亚和米兰向教会的忠实儿子们打听来的，我把它们带来了。为了聚敛财富，这个可恶的家伙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在卢卡他爱上了一个富有的女人。由于嫉妒，他把她杀死了，在疯狂发作时于通往里窝那的大路上被抓获，身上几乎一丝不挂。他受到审判，被判处苦役。您看，他是怎样拖着弯曲的腿在地板上走路的。他企图掩盖自己腿上因多年戴脚镣而造成的缺陷。有一次，帕格尼尼拜访了魔鬼，做了一笔大交易：帕格尼尼出卖灵魂，得到了百万金币。”“好，好，”老人说，“说下去，我听着呢。”诺维感到，他的老师一听到“百万”这个词，对帕格尼尼的故事更感兴趣了。

他继续讲述自己的有趣故事。

“最近你干了些什么？”老人终于打断了他的话。“在罗马执行了蓬巴尔侯爵的各种吩咐。”

“是啊，我听说你给他当马车夫。”“是的，神甫。”诺维回答。

“那么，关于这位提琴家你有什么话要说？”“蓬巴尔侯爵从罗马得到建议，要他注意帕格尼尼。”“那么，”老人又喃喃地说，“你注意他了？你认为，会长会赞赏你的做法？”

诺维没有作声。

老人从小柜里拿出一个小山羊皮口袋，从袋里掏出一个袖珍笔记本，然后扶了扶眼镜，仔细翻了几页。“好吧，从今天起我委托弟兄们准确地打听到这个音乐家钱财方面的一切情况。提成数字掌握在我们手里。较难的是银行秘密。不过，这也有办法。”

老人很快地想了想，他的命令的浪潮明天应沿哪些渠道流去。银行小职员，会计，收集酬金情报的记者——所有的人都在他手里。

“他身上不会带现金的，”老人说出声来，仿佛在肯定自己的想法，“你的哪位助手……”老人停了一下，又说：“不，我们给你派人。我有一个皇家歌队的歌手乌尔班尼，我们派他象幽灵一样到处陪伴帕格尼尼，这将是他的烧炭党阴影，他的影子。”

“在明亮光线下帕格尼尼周围的阴影会散开，”诺维说，“帕格尼尼是卑劣的山羊腿魔鬼，他带着希腊魔鬼的芦笛在欧洲各大城市游荡。扯下他的上衣和裤子，您就会看到，他不是人；剪掉他的头发，您就会发现他头上的角，脱下他的鞋，您就会看到双叉的蹄子。”

老人以绿松石颜色的清澈眼睛看着这个眉飞色舞的诽谤者。

“这你都是亲眼看见的吗？好，好，”他肯定地说，不等诺维回答。“普哈尔斯基神甫担任书报检查署长官，他对我说起过这个小提琴家，”

他的眼睛嘲笑而理解地看着交谈者，使后者一愣，说不出话来。

“你干嘛不说话？”老人说。“也许你不知道，神甫和罗马教皇很赏识你这位小提琴家，你的这个山羊腿魔鬼，你的这个苦役犯！也许，你想知道他是谁吧？他是教皇的金马刺勋章获得者，这就是他，而你是一个狗崽子，你竟敢……”

“我的天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神甫他……”

“啊，你不知道！”老人忽然用公鸡般的嗓子抑扬顿挫地说，“那么现在我来告诉你，让你知道知道：你是个好孩子，但是如果你在暴风雨中硬得象冰块一样，那么在暖风吹起时就可能融化。如果由于你的过错，弄掉了金马刺勋章获得者、皇家歌队伟大的音乐家、上帝的奴仆和基督教会的忠实儿子尼科洛·帕格尼尼先生一根头发，那你就不仅要掉头发，而且要掉脑袋。懂吗？”

诺维吓得面无人色。他感到，他的衣服突然由于出冷汗而湿透了，他的手在发抖，膝盖在打颤。他明白耶稣会的规矩，望着可怕的老人，似乎感到老人的手在向蓝信封伸过去。但是，他没有看到蓝信封，于是彻底泄了气。这就是说，他不仅将被开除。而且只要一出这个暖烘烘的房间，他就将在大街上被抓住，并因伪造签名非法获得他人遗产而被投入监狱。一个月后他就将象违犯世俗法律的普通刑事犯一样，在牢里长期受苦受难。诺维感到恐惧极了。这时候他要比一个小时前更加痛恨帕格尼尼。

老人望着他，似乎视而不见。老人早就知道帕格尼尼在帕尔马的遭遇。帕格尼尼存放在帕尔马的所有手稿和乐谱都被人盗走了，而西沙而平军团的将军、烧炭党人皮诺先生十天以前猝然身亡。按照警察大臣谢德列尼茨基伯爵的命令，查封了皮诺在米兰的住宅。在他的文件堆里找到了帕格尼尼先生

的乐谱、书信和日记。将猝死的将军与帕格尼尼先生联系起来的全部线索现在掌握在维也纳警方手里。老人知道，11个烧炭党温塔把自己的活动从意大利转移到了法国。但他也知道，查理十世国王日益受到耶稣会的影响，法国早晚会成为这样一个地方，从那里将开始恢复教会在整个欧洲的治疗。

如果说路易十四的牧师拉雪兹神甫临死前曾提醒国王找一个耶稣会牧师，那么对现在这位国王就不必提出任何请求，他自己会这样做的。如果说拉雪兹神甫必须提醒说，他不能再对国王的安全负责了，请陛下另找一个牧师吧，那么现在这位国王自己就很清楚，和耶稣会抗争是不可能的。

决定性斗争的年头来到了。应该不应该忽视这样一种可能性呢：一个唯一继承人是个羸弱幼子的人，手中聚起巨大财富？假如帕格尼尼成为拥有无数财富的教会的儿子，那么这笔财富将是教会的财富。

有两种可能性：这位小提琴家要末灭亡，要末成为上帝的光荣。

“所以，”老人对诺维说，“从现在起这个人的道路将由上帝的手通过我们神圣的耶稣会来指引。我把这个崇高而光荣的任务交给你，但要提醒你，我的孩子，你要是偏离道路而自行其是，那你将象普通的盗贼一样被送交世俗当局，受到惩办。现在有蓬巴尔侯爵的名字为你作担保。但是为了使以后还能继续信任你，你得告诉我，只要说出一个名字。”

“您说的是谁？”吓得半死的诺维欠了欠身子。“您是不是想说，我们真正的领袖不是教皇，而是那个由于权势炙手可热而被传说叫‘黑色教皇’的人？”

老人没有看诺维，他似乎连听也没有听。他把两肘撑在桌上，用手托住头。他已经获悉，就在诺维来到的当天，罗马发生了变化。他必须使谈话对方感到恐惧，然后给予突然打击，了解他的消息灵通程度。但是狡猾的诺维自己也非常了解耶稣会的办法。说完上面这些话后，他停住了，没有说出名字。偶然地在北方的驿车上，一个消息象一阵风似的刮到他耳朵里：耶稣会会长阿洛伊斯·福蒂斯神甫逝世了。他死得有些蹊跷，他的职位由另一个人接替，此人确实被称为“黑色教皇”，秘密地领导着罗马教会。

老神甫的沉默不是什么好兆头。诺维被镇住了。他微微动了动嘴唇，感到舌头不听使唤，他又接着说：

“……耶稣会会长，罗塔安红衣主教。”

但是老人仿佛没有听见，他断断续续咳嗽了一阵，突然说道：

“好，好，我们将认为我们已经达成协议。那么，以我们神圣会长的名义，我，上帝的虔诚奴仆，命你，我的孩子，坚定不移地、绝对严格地，日夜留神、警惕，密切注视我们所说的上帝的奴仆所走的道路。”

然后，他话锋一转，谈起了实际问题。老人用手掩住打哈欠的嘴，对诺维解释说，他将在不同的城市有四个接头人。将为他准备四张羊皮纸，两张写小捐赠数目，两张写大数目。

“按我们耶稣会的规矩去做吧，”老人说，“在最上面一张上，你把给教堂的捐赠标上小数目，而在由接头人证明无误的副本上标上大数字。给予亲属的遗赠数目你在遗嘱真本上标上大数目，而在副本上标上小数目。如果成功了，立遗嘱人签了字，你就拿上所有四份文件，上面两份交给接头人销毁，明白我说的意思吗？”老人问诺维，口气里含有鄙视的怀疑。

诺维得意地说：

“明白了，我的神甫，明白了。”

“我和你在这里说话时，你是明白了。但是要注意，不要让最近十年的流浪生涯使你糊涂起来。”

诺维默默地从圈手椅上站起来。他脸色苍白，双膝跪下，恳求地垂下手。

“你要注意，可不要有一天早晨睡醒过来，你拿到一个蓝信封，里面装着可怕的最后判决。”

“万万不能这样，我的神甫，万万不能啊！”诺维哀求道。

“不，我的孩子，就得这样！”老耶稣会徒说，一面把手放光荣的任务交给你，但要提醒你，我的孩子，你要是偏离道路而自行其是，那你将象普通的盗贼一样被送交世俗当局，受到惩办。现在有蓬巴尔侯爵的名字为你作担保。但是为了使以后还能继续信任你，你得告诉我，只要说出一个名字。”

“您说的是谁？”吓得半死的诺维欠了欠身子。“您是不是想说，我们真正的领袖不是教皇，而是那个由于权势炙手可热而被传说叫‘黑色教皇’的人？”

老人没有看诺维，他似乎连听也没有听。他把两肘撑在桌上，用手托住头。他已经获悉，就在诺维来到的当天，罗马发生了变化。他必须使谈话对方感到恐惧，然后给予突然打击，了解他的消息灵通程度。但是狡猾的诺维自己也非常了解耶稣会的办法。说完上面这些话后，他停住了，没有说出名字。偶然地在北方的驿车上，一个消息象一阵风似的刮到他耳朵里：耶稣会会长阿洛伊斯·福蒂斯神甫逝世了。他死得有些蹊跷，他的职位由另一个人接替，此人确实被称为“黑色教皇”，秘密地领导着罗马教会。

老神甫的沉默不是什么好兆头。诺维被镇住了。他微微动了动嘴唇，感到舌头不听使唤，他又接着说：

“……耶稣会会长，罗塔安红衣主教。”

但是老人仿佛没有听见，他断断续续咳嗽了一阵，突然说道：

“好，好，我们将认为我们已经达成协议。那么，以我们神圣会长的名义，我，上帝的虔诚奴仆，命你，我的孩子，坚的一条山路上，带着阿希利诺、保姆以及乌尔班尼先生，这是他不久前遇到的一个意大利人，表现出耿耿忠心 and 无私的愿望，愿意帮助帕格尼尼先生。”

又过了一个星期。刊登帕格尼尼音乐会广告的报纸发行量增加了一倍到两倍。复活的帕格尼尼引起了人们更大的兴趣。但是如果说有人真正为帕格尼尼没有进棺材而感到遗憾，那就是布拉格音乐学院，它对维也纳音乐家们怀有刻骨仇恨。维也纳使小提琴家帕格尼尼得到的荣誉已是足够的理由使他在布拉格受到愤恨。尽管布拉格评论家的无情攻击发动了反对帕格尼尼的大合唱，但是仍未能阻碍听众们象在维也纳一样争先恐后地去听他的音乐会。帕格尼尼在布拉格也有真正的朋友和崇拜者。一个名叫麦克斯-尤利乌斯·肖特基的年轻人紧紧追随着帕格尼尼。看来，和帕格尼尼呼吸着同样的空气，这使他感到十分高兴。他喜欢小阿希利诺，他向乌尔班尼提出各种问题，他给帕格尼尼拿来各种报刊杂志，他向帕格尼尼倾诉他对各种抨击的看法。肖特基在音乐上不得志，于是想在文学上有所作为。他把对伟大小提琴家的无私热爱化为颂辞作者的工作，想在帕格尼尼在世时为他树碑立传，同时也使自己出出名。

当肖特基使帕格尼尼感到厌烦时，他便拿出两三封匿名信来对他高声朗读。帕格尼尼对这种笨拙的恐吓办法感到很好笑。另一方面，遇到肖特基这样一个对他怀有好意的人，他又感到很高兴。的确，有时候谦虚使他不好意思

思开口谈论他的恋爱纠葛、还没有冷静下来的敌对情绪、自己的成功以及个人恩怨，但是帕格尼尼自己也说，有时候，舒展这些时间的皱褶，拉起往昔的帷幕，挪开记忆的屏风，这使他感到愉快。

肖特基力图确定事件的准确年表。帕格尼尼把年代、日期、星期几都弄混了。他能清楚地记得朝霞的光辉，大海上空的云彩，山路急转弯时的铃声，但是记不清日期和月份。肖特基自己把它们填上了。认真的传记作者越来越顽强地向帕格尼尼进攻，直到追问起帕格尼尼根本不想提到的那些年代。

他面前坐着的是一个被桂冠和佛罗伦 压上沉重负担的人，正如巴黎报纸所说，在布拉格流传着有关这个富翁的无数财产的传说，他对自己的音乐会要价如此昂贵，人们要整整一年取消娱乐，才能听他一晚上的演出——这个人不想谈论贫困、父亲的殴打、艰苦而顽强的劳动。肖特基不相信在音乐会前不经常练习就能登台演出，而帕格尼尼什么也不读，什么也不做；他不碰琴，不碰乐谱，他直到上台时才拿起乐器。肖特基感到不可思议。他弄不明白的不仅是这件事。正因为如此，在 1829 年付排的帕格尼尼传记中，许多记载都仅仅象是一幅不可靠的草图，并因时隔太久而受到损坏。

第二十四章 医道高手

乌尔班尼被吩咐去请医生。入秋时帕格尼尼着了凉，得了重伤风，躺倒在床上。两小时后，一个尖瘦脸的年轻人来敲小提琴家的房门。在令人难受的检查之后，他对帕格尼尼先生如何打发时光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惊奇地获悉，小提琴家从来不去参加忏悔仪式，从来不领圣餐。他摇摇头说：

“这会引来很多病的。您的嗓子疼，咽喉上有白膜，这不好。”

他拿出一个小药瓶，瓶里装的是气味刺鼻的药水，他用小刷子蘸了药水涂在帕格尼尼的咽喉上。这以后病人便昏过去了。夜里，病人浑身出汗，老说胡话。

第二天，牙床开始疼痛，面颊肿了起来，耳朵也疼。报纸向读者报道了帕格尼尼先生患病的消息。海报用醒目的蓝色粗线条划掉，下面写着：“取消”。

他又说起胡话来。他多次从床上爬起来，拉铃叫仆人。他觉得，似乎阿希利诺要从窗口掉下去了。他拉拉绳，窗帘打开了。窗外是布拉格的白昼，可他还以为仍是难熬的漫漫长夜呢。一种可怕的孤独感和为孩子的担心占据了帕格尼尼的心。

肖特基问，为帕格尼尼先生看病的是哪位大夫。但这时恰好乌尔班尼先生不在房里。

有一次，肖特基正坐在病人床边，忽然听到楼梯上有脚步声。

“医生终于来了，”帕格尼尼说。

年轻的教授上楼来了。门很快便砰地一声关上了，但是，进来的是乌尔班尼。

“我还以为是医生呢。”

“不，先生，是邮差。”

他很快地在侧面衣袋里翻了一阵，拿出一封信来，这是一封皱皱巴巴的信，它在口袋里已经躺了三天了。帕格尼尼没有注意到，信封背面的邮戳由于重新粘过而对不上。信是哈里斯写来的，他建议在柏林会面。他已离开外交界，想作一番环欧旅行。他记得昔日有的在先，因此建议和帕格尼尼先生结伴同行。

“太好了！”帕格尼尼欢呼道。“我要给他写信……不过，我觉得医生来了。”

“没有，没有，”乌尔班尼摇头否认。

牙疼妨碍写字。帕格尼尼已三天不能进食。他实在忍不住了，于是连夜派人去请医生。

来的是一个油头粉面、身上洒了香水的年轻人：他的同事到城外给一位匈牙利伯爵夫人看病去了。医生给病人做了检查，做了灼喉术，然后在牙床上涂了药，把病牙拔掉。帕格尼尼的头眩晕起来。他清清楚楚地听见身边的拉丁语谈话。有人说：“ClandeJanuam”，另一人回答：“Clausa-est”。这是谁说的，帕格尼尼记不得了：他这时已失去知觉。

早晨，医学院派来一个新的医生梅兰荷勒尔，他诊断说帕格尼尼坏了八个下牙、两个上牙。

“这样糟糕的手术，是谁给你做的？”梅兰荷勒尔问道。

帕格尼尼的舌头不听使唤。梅兰荷勒尔耸耸肩。

“他得了喉头麻痹……您没有得过法国病吧？”他粗鲁地问道。

帕格尼尼摇摇头。梅兰荷勒尔又做了一次灼喉术，忧郁地耸耸肩，走了。

帕格尼尼躺了37天。日子寂寞难熬，真是度日如年。每日每夜他都在半昏迷状态中，几乎如在梦中。肖特基做了病人所希望的一切。帕格尼尼惦记着孩子，但又无能为力。隔壁房间里各种玩具摊了一地，孩子在拍手欢笑。帕格尼尼感到舒服一些的时候，便做出无忧无虑和高兴的样子。他喊孩子过来，想跟他谈会儿话，但顶多只能说出五六个词，于是便给肖特基写出阿希利诺下一天的活动安排。他累得精疲力尽，把铅笔从麻木的手里放下，闭上了眼睛。有时候似乎生命就要结束。每天早晨阿希利诺都走过来，瞪大眼睛看着他。

一个月过去后，可以安安稳稳睡觉的时候终于来到了。胸口不再发闷，嗓子也不堵了，头脑摆脱了那种奇怪的感觉：仿佛它是蛛网编织成的，这网有粘性，把眼睛、嘴巴、耳朵都封住了，但却捉摸不到。帕格尼尼的手指不由自主地想揭开这蛛网。这样寻找爬进耳朵里的细丝，实在令人难受，后来发现这些细丝挂在手指头上了，必须把它们抖落，但它们却缠住了嘴唇、眼睛，落到嘴巴里、牙齿之间，呼吸越来越困难。

当睡意来临时，突然有人大声喊叫，一大堆玩具倒塌了，掉在地板上。帕格尼尼醒了，他觉得比萨斜塔被闪电击中了。一个穿着饰有银线绣花的白衣服的小人儿跑进屋来。一根红色匈牙利宽腰带系在丝绒上衣腰间。带有帽缨的高筒军帽戴在淡黄色头发的脑袋上，浅蓝色的眼睛闪闪发光。阿希利诺抽出玩具马刀向父亲进攻，刺中了帕格尼尼的胸口。帕格尼尼忘记了疼痛，开心地笑了。到第35天，嗓子恢复了。帕格尼尼第一次感到他不再低声细语，而是大声说道：“我的天使，你看，我受伤了！”孩子听到这句话，看看闭眼躺着的父亲，跳到他的胸前，骑在他身上，动手去扒他的眼皮。

1829年1月，帕格尼尼起床了，能在屋里走动了。他写满了一张又一张大乐谱纸，但后来还是感到摆脱不了的惆怅。他体验到一种无以名状的介乎生死之间的状态。

哈里斯来了。他带来了快乐和英国式的幽默。他关切地向布拉格的医生们尽可能详细地打听，小心翼翼地掩饰着他心中因种种怀疑引起的恐惧。

哈里斯没有白白浪费时间。他带来了一大堆报纸、音乐杂志、公报。他笑着把一些剪报指给帕格尼尼看，上面洋详细刊登着有关帕格尼尼收入的材料。

“您很快就要成为欧洲最富有的人了，”哈里斯说，“但您知道，有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在汉堡、莱比锡、柏林，都有您的乐谱卖，上面还印着您的像，价钱贵得令人难以置信。出版商辩解说，您的乐谱上那些小小的豆芽菜，还有倚音等各种装饰音，还有各种很少用的符号，这些在刻版时花费很大。”

“这有点不对劲，”帕格尼尼在一块象牙做的小板上写道，“我是卖过罗西尼的《摩西》的变奏曲，我完成了新版《罗卡台里》，但没有来得及卖，我卖过《船歌》和二十四首随想曲”。接着，他列举了一长串写好但没有出售的作品名字。

您说什么呀！”哈里斯说，“我亲眼看见过您的《帕多瓦的魅力》、协奏奏鸣曲、《两个怪人》、二十五首美女艾舞曲、《春天》、《拿破仑》，我还见过您的《女魔法师》。”

帕格尼尼在床上微微抬起身来，恐惧地看着哈里斯。

“这是怎么回事？所有这些东西我都留在我的朋友皮诺将军那里了。”

“对不起，皮诺将军……皮诺将军早就死了。”

“您说什么，早就死了？”“皮诺将军几个月以前就死了。”

“天哪！我的乐谱，我的书信，我的日记，我的文件！”帕格尼尼大叫起来。

哈里斯明白了，他犯了一个大错误。

从这天起，帕格尼尼一直惊恐不安。

“难道这些东西部被人盗走了？”帕格尼尼不时打断谈话，惊叫起来。

“放心吧，”哈里斯说，“这不可能。”

他通过英国驻欧洲各国首都的领事馆搜集出自帕格尼尼名下的所有乐曲。很快，伟大的小提琴家便断定，他是被欧洲的出版社盗窃了。留在意大利的一切被风刮到了欧洲各国首都。但哈里斯很快就作了补救。通过英国的关系施加的司法上的压力起了作用。帕格尼尼没有离布拉格一步，就拿到了两万弗罗伦。乌尔班尼到各大城市四处奔走收钱，弄来了支票簿，按照哈里斯的指示把从出版商那里收到的钱中相当大的一笔数目存到了银行里。

从布拉格到意大利南部去是再近不过了，他想无论如何也要越过阿尔卑斯山，去看看绿水环抱中的威尼斯！但是哈里斯坚决反对：

“现在可不行。您待在布拉格我不会感到担心，但在意大利，几个月来您的许多朋友可吃了苦头。祖国的土地现在将以毒汁来给您尝。”

“这种情况还要继续多久？”

“不知道，”哈里斯说，一面狡黠地皱起眉头。“我看，大概几年功夫吧。”

很难理解他究竟是开玩笑还是说正经的。但帕格尼尼决定听从哈里斯的劝告：这些劝告曾多次在他一生中的困难时刻解救了他。

他在德累斯顿举行了第一场音乐会。萨克森报纸报道得最多的不是音乐，而是帕格尼尼得到了1250塔勒的门票收入，还得到了王后的仁慈微笑和镌刻着国王头像、饰有钻石的金鼻烟壶。

在莱比锡，音乐会出乎意料地没有开成。报纸过多地谈论帕格尼尼的巨额收入。莱比锡被关于他腰缠万贯的传说所震惊。

莱比锡以不友好的态度来迎接帕格尼尼。市政当局对音乐会的节目横加干涉。莱比锡音乐学校校长提出要让他的情妇在音乐会上演出。这个要求是以非常露骨的方式提出来的，实在厚颜无耻。帕格尼尼两手一摊，请哈里斯转告：他无法在欧洲各地的任何演出中都让老爷们的情妇和姘头们参加，尽管市长们提出要求时以他们治下的城市将对他不客气来进行威胁，剧院经理们威胁说他们将拒绝提供演出场所，而报纸编辑则威胁要刊登诽谤文章和谩骂性评论。哈里斯试图劝他把拒绝的口气改缓和一些。但帕格尼尼无论如何也不同意。哈里斯仍坚持力争，于是帕格尼尼变本加厉地一官孤行，使局面更加紧张起来。他给莱比锡剧院负责人写了一封信，信中用了一些必然引起大争吵的词句。

结果，乐队人数比往常增加了一倍，已经开始的排练不得不停止进行，因为新的乐队队员水平太差。一些在餐馆和小酒店演奏的老头子，早已退休并在天主教机构打杂的婚礼提琴手和风琴手，在警察乐队里混饭吃的鼓手长和军乐师们——这些人都是被派来跟帕格尼尼捣乱的——第一次排练时便以

令人憎恶的咬牙切齿声和尖声怪叫吵得他心烦。给这样一个新的乐队班子付报酬的单子就象是勒索苛捐杂税的单子。帕格尼尼委托哈里斯削减乐队。于是前一半人——莱比锡剧院乐队的固定成员——便拒绝参加音乐会演出。

在排练中帕格尼尼的嗓子又坏了，于是只好又去看医生。医生是一个德国外科大夫，他当着哈里斯的面摇头对帕格尼尼先生说，他显然让一个江湖骗子看过病。喉头溃疡，看上去好象是法国病。

“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德国人说，“不过，情况是够严重的。谁给你看的？”

帕格尼尼回答不上来。他们想问乌尔班尼，可是乌尔班尼不在家。

“我可以给您治好，”医生说，一面意味深长地看了哈里斯一眼。

帕格尼尼到隔壁房间去了。医生提出要一大笔钱，哈里斯拒绝了。医生走后，哈里斯劝帕格尼尼到柏林去治疗。

帕格尼尼忘却了莱比锡的遭遇，不顾柏林报纸因为他在莱比锡一场音乐会也未举行而感到恼怒，因而大肆攻击他贪得无厌，3月4日，他在柏林剧院举行音乐会。这次演出引起了轰动。肖特基来到柏林。他去找自己的朋友路德维希·雷尔施塔布，而人一起写了一系列文章，在《福斯报》发表。这些文章写得十分精彩，结果帕格尼尼的首场演出取得了完全的成功。连施波尔也亲自光临，聆听了音乐会。他咬紧嘴唇坐在第一排。

雷尔施塔布写道，帕格尼尼做到了令人难以通信的事，超越了大自然赋予人的可能性的极限。这样的胜利决不是能够轻而易举地取得的。提琴家给人留下了超凡脱俗的印象。很难理解这究竟是天使还是用凡人躯壳包裹着的魔鬼，但这个躯壳带有提琴家注入自己艺术中超人的巨大劳动的印记。帕格尼尼脸上留下了极度疲劳的痕迹。没有一个提琴家的外貌和帕格尼尼哪怕有一点点相象，没有一个音乐家能把一块木头变成象这位天才手中的提琴那样通灵性的乐器。这位《女魔法师》的作者本身就是一位魔法师。有谁能象帕格尼尼那样超越人类世界的界限，为大自然所永远限定的界限？有什么尺度可以用来测定这位天才的力量呢？

卡尔·霍尔蒂的诗这样说，柏林的报纸也这样说。

春汛毁灭了许多普鲁士村庄。数十万人遭到破产。4月6日和29日，这两场音乐会在人流如潮涌的情况下举行，票价贵得出奇。柏林听众对此大为不满，但还是争先恐后地涌向音乐厅。栅栏和旋转栅门被人群挤倒了。报纸上一片气愤的叫喊声。帕格尼尼被称做吝啬人，讨厌的守财奴，贪婪可恨的意大利恶龙。

使柏林听众感到开心的讽刺摹拟作品作者和滑稽讽刺歌曲演员萨菲尔两次请求帕格尼尼给他提供赠票，但由于他不慎在提出要求时威胁说，如果他的要求遭到拒绝，他将公开取笑帕格尼尼，于是哈里斯在帕格尼尼坚决要求他高举勇气和尊严的大旗的情况下拒绝了萨菲尔的要求。结果在报上便登出一篇题为《帕格尼尼，两个塔勒和我》的小品文。萨菲尔写了一篇评论帕格尼尼的贪婪的恶毒文章，文中将自己和伟大的提琴家相比。

“我们俩也许在同样程度上努力吸引柏林公众的注意力。帕格尼尼用一根‘Saite’，我用几张‘Seiten’……”醉心于“琴弦”和“纸页”的文字游戏的萨菲尔没有想到，帕格尼尼举行的这两场票价昂贵的音乐会的门票收入，根据演奏者的嘱咐，全部由哈里斯捐给赈济水灾灾民委员会了。

卡塞尔、法兰克福，德意志同盟的大小城市都听到了帕格尼尼的演奏。

施波尔在 1830 年写道：

“帕格尼尼最近在卡塞尔剧院举行了两场音乐会。我极为仔细地注意了他在这两场音乐会上的演奏。他的左手动作无懈可击地准确，使我赞叹不已。但在他的结构中，在他的风格上，我发现明显的天才与幼稚、粗糙及缺乏审美力奇怪地混合在一起，因此帕格尼尼的演奏给我留下的总的印象并不是令人满意的。

我曾两次和他一起参加威廉宫的午宴，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一个十分快乐、容易接近、伶牙俐齿的人。我和他一直挨着坐。”

与此同时，在别的德国报纸上登载了古尔的文章，他写道，“帕格尼尼这个令人讨厌的性格怪僻的人，在交往中使人十分不愉快。应该认为，他健康受到了损害，这就是他总是心境恶劣的原因。

乌尔班尼是一个忠心耿耿的仆人，但因主人有了新的宠爱者而感到嫉妒，他固执地坚持必须到巴黎去。哈里斯带来了一些巴黎报纸的剪报：报上已登载了帕格尼尼的像片——又是那一套故事，什么杀人啦、赌牌输掉了提琴啦、蹲监狱啦、意大利匪帮的头目啦，等等。一个记者报道说，帕格尼尼化名在巴黎“又看又嗅”，但他，这个记者，设法和帕格尼尼谈了话。报上还刊登了与帕格尼尼的谈话、帕格尼尼的像片、比扬基女士及小阿希利诺的像片。帕格尼尼的像是普通的、专为在报纸上作这类用途制的铜版，而比扬基女士却象个绝代佳人，采用的是一幅古老的意大利木刻圣母像。

至于阿希利诺，显然，记者采用了一只马戏团叭儿狗、一只肌肉发达、颧骨突出的机灵的小狗的铜版。“去巴黎为时尚早，”帕格尼尼想说。但他什么也没有说出来。哈里斯惴惴不安地看着自己的朋友。帕格尼尼喉头象被人掐住了似的，嗓音嘶哑，说不出话来。他烦躁地抓起一块象牙薄板，用铅笔写道：“我不去巴黎。”

他从桌上拿起一个硬币。这是一枚古老的萨克森杜卡特。金币的一面是奥古斯特·萨克森的头像和纹徽，另一面是在海岸边的棕榈树下，一个黑人鞠着躬，把一个盛满南方

国家的珍宝的大盘子高举过头。帕格尼尼在板上写道：“如果萨克森国王扑倒在地，那么黑人将给我们指引通往东方的道路。如果萨克森国王脸朝上，我们就到西方去。”他把金币向上高高抛起。金币铛的一声落在石板地上。

“黑人！”哈里斯叫了起来。

第二天一早，他们便动身到华沙去了。

第二十五章 信和旅客

当时还没有铁路。最有组织的马车运输线是由拉菲特先生在法国开办的。不止 1000 辆马车从他的驿站被派往四面八方，拉菲特先生由此每年得到 1100 万法郎净收入。波拿福斯和卡里亚尔这两个老头都得给他让路。拉菲特先生在巴黎拥有一家银行，它的支行遍及欧洲各国首都，其中包括华沙。拉菲特先生秘密收购邮局和邮车行的股票，把自己的代理机构从巴黎一直扩大到俄罗斯帝国的边界。拉菲特先生在巴黎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如果不是因为查理十世的政策方针太奇怪，拉菲特先生肯定会是政府成员，而且肯定比政府中的任何贵族更具有影响力。至少帕格尼尼的法国旅伴们是这样想的，他们正和他乘坐同一辆邮政马车到卡利什去。

帕格尼尼再次乘邮政马车旅行。哈里斯、阿希利诺和提琴家的所有动产都留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了。

在华沙将举行重要的音乐会。俄国沙皇镇压了自己的敌人，在军官和士兵们聚集在议会广场上暴动时对他们开了枪。他来到华沙给自己戴上波兰国王的王冠，把仇恨深藏在心，装模作样地向波兰宪法宣誓。

华沙将举行盛大庆祝活动，帕格尼尼决定就在这里采用一下他写作的几个风格庄严的仪仗曲。其中包括一首被他改编为小提琴曲的英国赞美歌，因为据说这首歌在俄国已被采用为国歌了。

……同一辆马车上还装有一些挂着大锁的皮邮袋，上面打着火漆印，拴着钢链条。这是国际邮件。小提琴家尼科洛·帕格尼尼就坐在这辆蓝色邮车里，而在上面的网里，在皮邮袋里有一个鼓鼓囊囊的大灰纸信封，帕格尼尼就在这封信的收件人监视下来到华沙。信封里的几张纸上，用漂亮的英文字写着：

“华沙

克萨维里奥·科热涅夫斯基神甫

亲爱的神甫：

我向您报告的仅仅是我所记得的和不久前听说的事。我很匆忙，因此写得很乱。

玛尔特小姐只是在达尔图阿伯爵在兰斯戴上法国国王的王冠，成为查理十世国王的时候，才回到巴黎。那一天，玛尔特小姐正好满 89 岁。她变化不大：虽然从一个美貌女郎变成了小老太婆，但目光仍炯炯有神。长长的黑眉毛还没有变白，眼睛仍然又圆又大，眼球乌黑，富有表情。她甚至脸色仍然红润。只是眼角出现了一些鱼尾纹。凸起的鼻子使她更象一只爱好和平的家禽。她曾住在小毕普斯她堂妹家，但后来又迁居图伊尔里，在曾经属于一位官中女官——她的母亲的房间里住下。多年的流亡生活丝毫没有改变她的性格。她总是极为善良和温柔。她对上帝的虔诚是无限的。

在孔德亲王的随从和布朗施韦格公爵的宫廷里，她享有无可争辩的威信，在任何时候都能以简短的一句话改变宫廷的决定。但她从不为了自己的利益来利用这一点。她宁愿自己挨饿也要养活孤儿寡母。雅各宾恐怖的受害者们总是能从她那里得到帮助和关照。被处决的国王被她认为是圣人，她取得拉科德尔神甫的准许后，把国王当作站在上帝的宝座眼前的天使来为他祈祷。

她得过两次重病。第一次是在看望住在布朗施韦格附近的修女们以后，

她从马车上下来时浸湿了双脚，结果发高烧在床上躺了六个星期，尽说胡话，主要是说她离开的那个伯纳德家族的修道院。第二次是路上碰上了大雪；她一般穿得很朴素。她的肺充满了血，差点死掉。此外她还吃斋，并且领圣餐。但是她坚强的性格又一次发挥了作用。她对忏悔牧师说，在她没有重整好自己的修道院以前，上帝不会要她死。

她真的痊愈了，但是不顾朋友们和崇拜者们的劝说，执意不肯在路易王朝时期回巴黎去。她提出她重返巴黎的必要条件是，根据革命法律占据她的修道院的人统统要撤出去。她要求归还所有伯纳德家族的财产，因为在罗马教廷的名单上她仍然是维西塔齐亚修道院的院长。

亲爱的神甫，怎么对您说呢？您自己在您在瑞士的僻静之所已经知道了命运的转折。您不要为我给您寄往华沙的信的世俗口吻而生气。我已习惯于把您看作骑兵连长，看作我的上司，所以我不能遵循法语的教会用语的规则。下一次我将用拉丁语给您写信，我相信那时您一定会喜欢我的口吻。拉丁语是不适宜于闲聊的，而我们的法语受到雅各宾专政的损害，和世界上一切东西一样，现在充斥着贱民的用语和喝得烂醉的臭工匠的词汇。世界完全颠倒了。您瞧，三十年前我无论如何不会写这句话。而现在我大胆地写下了这句话，并且毫无畏惧地说出许多别的话。

玛尔特小姐的远见、坚定和正直很快受到了人们的普遍钦佩。那些不久前还劝她赴巴黎、来圣克鲁官并亲自向国王提出请求的人，都看到了她放弃这一特权是正确的。路易十八下令让令人憎恶的阴谋家和自由派蒙罗齐埃写信答复玛尔特小姐，给予彻底拒绝。‘不过，’蒙罗齐埃补充了一句自己的话：‘您的问题可以提交议会例会讨论’。

您可以想象得到，亲爱的神甫，玛尔特小姐是多么气愤！我见到她的时候，她正好刚读完信，坐在圈手椅上。她左手拿着黑念珠和信，胳膊搁在椅子扶手上，右手捏着块手帕，按在心口。眼睛乌黑，象深不见底的井，井里燃着无限的悲伤和对魔鬼的阴谋诡计感到愤怒的火焰，这种愤怒既没有用言语，也没有用手势来表示，这是因为圣伯纳德教导过她要温良恭俭让。

我们的目光多么迟钝，而她的目光是多么敏锐！整整九年来她一直等待着国王神智清明的时刻。但是正如现在您知道的，这一时刻没有来临。拉科德尔说得对，上帝的惩罚既是秘密的，也是明显的。国王在世时已开始腐朽。他的指甲和肉分离，皮象脏手套一样脱落，眼皮爆裂，鼻孔塌落。这是对藐视教会的可怕惩罚。玛尔特小姐的想法却不同。她可怜国王，为他祈祷。但是‘议会’两个字引起了她身上的疼痛，她每次听到这两个字，都对自己划十字。她早就这样做了。但在1825年，每天都有马尔桑亭来的信使。她又活跃起来了，全身沐浴着静静的光辉，在晚间点在圣像前的神灯中出现了某种青春的太阳的能量。您看，我在用完全世俗的语言说话了。‘太阳的能量’，这是不久前我们的院士们想出来的词儿。它是毫无意义和荒谬的，因为太阳除了神的能量，还能有什么能量呢？如果没有神的保佑，太阳立刻就会停止发光。

那么，亲爱的神甫，请您原谅，现在让我来继续讲述这位杰出的妇女，就象通常对那些不朽的人们一样，现在我才想起来，我还没有告诉过您玛尔特小姐的童年和青年时代。

作为达布兰特公爵夫人的侄女、热拉尔男爵夫人的表妹，德卡东伯爵小姐从小就性情娴淑安静。命运驱使她的担任驻办公使的父亲前往各国和各

大城市，因此她对他记忆不深。她的童年是在格勒诺布尔的沙特尔附近度过的，她在那里的修道院寄宿中学读书。她可以引以为荣的是，她从来不读禁书。我想，她只是由于道听途说，才知道了伏尔泰或霍尔巴赫是何许人。我甚至想（我毫无顾忌地把这一点告诉您，因为我想您决不会把我出卖给自由党人），她除了圣经及为拯救灵魂而写的书，什么也不读。

玛尔特小姐的性格特征是，她对男性完全无动于衷。她从来没有爱上过谁，对于任何人的求婚都委婉而坚决地加以拒绝。19岁时她第一次受封，24岁时，当伯纳德修道院的主持人、巴黎大主教的情妇、面色红润而性格乐观的弗朗素瓦莎逃走，她成了修道院长，后来一直担任这一职务。她是最早说出以下想法的人之一：革命和雅各宾恐怖不是简单的偶然事件，而是神对法国贵族的惩罚，因为他们闹自由主义，不注意教会的利益。她以斑鸠般的温柔和智者的冷静忍受了革命。她坚信她的善行会有好结果，虽然从心底里为那些曾经信奉上帝，而现在却引起上帝义愤的人感到痛心。

玛尔特小姐对贵族血统十分看重，她认为骑士精神和高贵品质实质上是促使人建立宗教功绩的品格。她说过，贵族是宗教封号的第一等级。她承认，平民百姓也可以博得上帝的欢心，无怪乎上帝的儿子召唤渔夫成为圣徒。不过这样的事是极为罕见的，因为平民只是贵族晋升的一个台阶。谁也不记得她提到过波拿巴的名字或者对他的存在作出过反应。在战争的暴风雨年代，她表现得好象拿破仑不存在一样，只是悄悄地划十字表明她听到有人提到这个可怕的名字。

在致已故国王的信中，她向他提出了明智的忠告，建议在学校中禁止提到一切与革命有联系的事件，因为她深深相信，言词即使轻如微风，也是有外壳的，立刻就会化为，确切些说是产生千万个魔鬼。在这一点上她当然是正确的。

下面谈谈1793年她的生活中的一个细节。那时国王还没有被处决。玛尔特小姐每天都为他祈祷。可惜啊！没有人听见。在这些使她忐忑不安的日子里，她仿佛变成了飘忽不定的幽灵；她离开市区，和她的哥哥一起离开圣热尔曼，在圣安图旺门附近一个面包店老板的房子里住下，空闲时她常常关照她的小侄女（安图阿内塔现在已长成一个漂亮姑娘，是克鲁佐尔子爵的未婚妻）。

市区长官列布兰有一天夜里带着部队冲进来，发现了他们的住处。搜查毫无结果，但是应该看看玛尔特小姐表现出的那种天使般的镇静。她一句抱怨的话也没有对老总们说，虽然这些足登厚骑兵长靴的人用枪托敲打，脚踩在椅子上，在架子上乱翻，扯下了墙上挂的圣像。我从未听说过有更为温良恭俭让的人。老总问她：‘您的钻石首饰在哪儿？您的家传黄金在哪儿？’她微笑着回答说，她对这些东西不大感兴趣。小安图阿内塔笑着看看姑母，说道：‘玛尔特姑姑，您忘了吗？那些东西都在墙角的地板下面呢。’她还用小手招呼那些好心的叔叔们到她父亲把所有财产都藏在地板下面的那个房间里去。玛尔特小姐默默地抚摸着安图阿内塔的头，而小侄女则为自己的机灵感到得意，她指点着她父亲埋藏黄金和钻石的地方。

列布兰和国民卫队走后，玛尔特小姐拉住她哥哥的手，悄悄地嘱咐他什么也不要对他女儿说。安图阿内塔还高兴地以为她以自己的小脑袋瓜帮助了记性不好的姑姑。她双手交叉着放在胸前，睡着了，玛尔特小姐坐在她身边，轻轻地哼着歌。这是全家彻底破产的一天。剩下的只有已经运往布朗施韦格

的钱了，但是能不能取到手还很难说。必须准备流亡国外。

玛尔特小姐在国王被处决的第二天乘邮车上路。她的精神是那样坚毅和刚强，连她的哥哥也不能掩盖对她的钦佩。兄妹二人穿上农民的衣服，提着乡下的篮子，在老管家安图旺陪伴下，顺利到达凡尔登。那里发生了极为凄惨的场面。满心希望雅各宾专政很快结束的德卡东伯爵乘车前来迎接他们。这位果断的老人把财产都花在建立德国自卫队上了，他在邮车离开凡尔登时，在肮脏的小酒店里拥抱了儿子。父子二人被认出是冒名旅行，于是边防站的上尉和头戴红帽子的皮鞋匠一起对他们进行审问。

玛尔特小姐照旧保持着镇定，关心着小安图阿内塔。父子二人假装互不认识，但为时已晚。父亲开始顶不住了。他差点想坦白承认自己的身份。他用目光恳求儿子也这样做。

小德卡东忍不住了，他跪倒在地，喊道‘别说，爸爸，拯救法国的希望在您手里！’后来，两人被带到肮脏的马厩里，在马粪堆旁被枪毙了。

这时，玛尔特小姐正在另一个房间里，她听到枪声，心里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于是安慰小安图阿内塔说，爸爸和爷爷一起走了，以后就由她带着她了。那些人把她忘记了。安图旺悄悄地把她们带到乡间牧师那里，过了一天一夜，她们越过了国界。玛尔特小姐连病也没有生。她的脚上出血了，衣服撕破了，头发弄乱了，但双眼照旧闪发着温柔、娴淑的光辉。当她乘卡塞尔公爵的马车奔驰在去布朗施韦格的路上时，小安图阿内塔在她怀抱中睡着了。她就这样从恐怖中逃脱。

路上，亨利·舒瓦泽尔伯爵、德布尔多纳子爵和拉瓦尔伯爵夫人大声谈论说，法国贵族在上帝和人们面前都是有罪的。玛尔特小姐和颜悦色地回答他们说，对受压迫的和无辜受苦的人们不应该说这样的话，她感到更可怜的不是那些被压迫的人，而是那些利用在这块土地上短暂的统治来压迫他们，结果使自己无可奈何地受到地狱的折磨的人。她认为，有几千个魔鬼降临巴黎，流出的血染红了弗利季亚帽；在被称为革命的血的海洋里，淹死要比浮在表面上游泳要好。

人们望着她犹如望着圣母，没有人和她争论，大家有事都和她商量。在布朗施韦格，她参加了为派外国军队开赴法国而举行的所有宗教仪式。她说，基督率领着骑兵团，天使们无形地保护着去讨伐雅各宾党的部队中的连长们、中尉们和上校们。有时候，她用谆谆告诫的言语要求士兵们为了自己的军官而献出生命；她用简洁而有说服力的语言说道，农民生来有成千上万，而他们的军官的高贵的血，由于上帝的意志，在法国土地上却少得可怜。几千名士兵应该高兴地作为一名军官而死。任何人类法律，任何《人权宣言》对农民来说都不能代替主的仁慈之心和父亲般的关怀。孩子对父亲的驯服是所有农民的本分。

对于布朗施韦格公爵关于烧毁和消灭巴黎的宣言，她简直奉若圣经。

‘火将清洗一切，’她说，‘当世界末日来临时，天火将烧毁大地。世界将要毁灭，首先巴黎将要毁灭。’

她认为自己必须每天读一章《默示录》，虽然她谨慎地对待在修道院里作出预言的狂热和有病的姐妹们，但是当有人指出约翰使徒指定的期限就要满了时，她并不认为可以加以反对。

现在，亲爱的神甫，我来告诉您，她的一生最后一个月的情形。她坚定不移地据理力争，终于使国王作出了决定。我们仁慈的查理十世是不能拒绝

玛尔特小姐的。但是正如您所知，与教会的振兴有关的一切问题都突然遇到了障碍。许多阴谋家毒害了这位笃信基督的贞女最好的仆人们的生活。关于波利尼雅克大臣退休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一般使玛尔特小姐感到震惊。

发给备受革命之苦的贵族们的十亿金币使玛尔特小姐重新成为巨额财富的拥有者。她把它们用来帮助受雅各宾恐怖苦难最深的家庭。她的生活可以说是幸福的，如果不老是惦念着，她生活的主要目标远未实现的话。

她充满忧愁地走过修道院门前，院中还未响起修女们的悄声细语，还未响起茹农制作的古老风琴的声音。在这所修道院里，在师范学院课程的幌子下（您想想，亲爱的神甫，这有多荒谬！）教授各种虚幻的世俗科学，响起学生们的叫喊声，被革命精神毒害了的青年们粗野无礼和不和谐的噪音。每一个礼拜日的弥撒以后，玛尔特小姐都要吩咐车夫拉她去大铁门，透过铁门可以看到修道院的正门和栗树林。她望着侧面尖塔巨大的塔座和彩绘玻璃，克制着内心的痛苦，心儿怦怦直跳，不禁潸然泪下，她默默地祈祷，祝愿她那尚未实现的愿望能得到实现。

她坐在小凳子上，国王低垂着头，站在她跟前对她说，他宁可花费半生精力来加快归还修道院，他将为停止王国政权的荒唐行为而竭尽全力，他给她看了一些专门证书，那是颁发给最古老、最富有骑士传统的家庭中杰出的勋章获得者的；他还告诉她，再过一年，他的军队里就没有一个魔鬼般的波拿巴（听到这个名字时玛尔特小姐划了个十字）教养出来的人了。他还抱怨说，他常常连一个外省的邮政局长都不能够任命，而大臣们常常不执行国王的意志，却服从议员们的愿望。

受到国王的亲切对待的玛尔特小姐，和在乌尔苏拉死后与她形影不离的护士苏尔比西娅一起坐上马车，观察着陌生的、已变得面目全非的巴黎。她去看望一直安闲地住在克拉里斯修道院的童年好友，欣赏这所美丽而高贵的修道院里的花圃、林荫道和小路。她在塞纳河畔一座小市民住宅的阳台上，以疲惫而忧伤的目光观看徐徐落山的太阳，计算到不眠之夜还有多少小时和分钟。

她睡得越来越少。侍女替她宽衣，伺候她在床上躺下。大烛台上四枝蜡烛点了一夜。苏尔比西娅夹去烛花，放好枕头，这时玛尔特小姐睁着眼睛，穿着硬麻布衬衣，用一只蜡黄的手攥紧念珠，几乎一动不动地躺着、等待着，直到古老的时钟有气无力地呻吟着，报告黎明的降临，这时她便起身到附近的教堂去。她在那所阒无一人的孤寂的寺院里，在德卡东家的老位置上迎接早晨。

然后，她的一天便开始了。她内心燃烧着的火焰一刻也没有熄灭。她脸上的皮肤起了皱纹，眼下的皮搭拉下来了，嘴唇干燥了，一对小耳朵变得象蜡一样透明，但纤细、干枯而文雅、曾经弹得一手好琴的手指，现在依然能迅速地、按祈祷的节拍一一翻动又大又圆的念珠。她有一种感觉，象是医生看到街上的尸体已被清除干净，但空气中仍然充满瘟疫的气味。玛尔特小姐害怕巴黎，不理解新人。有时候她觉得，上帝彻底离开了可爱的法兰西，葡萄园内果实结得少了，畜群繁殖得差了，繁荣的农村在渐渐死亡，居住在古堡里的贵族们感到没有出路，忧心忡忡。

是谁感到高兴，有谁过得愉快？上帝的恩宠现在给予谁了？谁感觉到了大地上永不枯竭的仁慈？

约瑟夫·德梅斯特伯爵是教会的一位出色的世俗捍卫者。她来到巴黎

后和他在一起呆了几个小时。苏尔比西娅叙述了有关这个人的传闻。约瑟夫·德梅斯特伯爵是古老的神权国家的捍卫者，是教皇的世俗权力的捍卫者，也是扼杀革命的刽子手职责的捍卫者。他兴高采烈地、声音颤抖地讲述了这个白衣天使如何把钢铡刀提起，砍向缚在断头台上的恶龙的头。但是，有一个卢威尔杀死了法国的继承人、年轻的贝里公爵，现在他躺在断头台上了，根本不是什么白衣天使，而是最最普通的、总是醉醺醺的快乐的汉子西蒙在按断头台上的按钮。卢威尔头发乱蓬蓬的脑袋落到筐里，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巴黎木匠，一点也不象恶龙。恐怖在继续。但革命没有被攫垮。这些甘愿献出生命的人，图的是什么呢？

玛尔特小姐一点也不喜欢约瑟夫·德梅斯特先生。他谈论教会、谈论罗马教皇的权力时所用的词汇只能在雅各宾派俱乐部才能听到。他谈论无神论的科学时就象一个一辈子坐在实验室里的人。思想的谨慎到哪里去了？心灵的纯朴到哪里去了？神圣教会的捍卫者却用异端邪说的哲学家的语言来写作。和约瑟夫·德梅斯特先生分手时，他低着头恭敬地站起来，玛尔特小姐对他说：‘您在危险的道路上，伯爵。您用伏尔泰的语言来谈论教会。这位作家的作品我没有读过，但他可能嫉妒您。新时代带给我们的就是这些！’

从那时以后，她再也没有接待过伯爵。不久前，就在不久前，发生了一件更加使玛尔特小姐难过的事。苏尔比西娅越来越频繁外出，她告诉玛尔特小姐，只要花五十万法郎来收买资产阶级议员，就足够使伯纳德修道院在原地恢复。玛尔特小姐气愤地拒绝了这个计划。她知道她做了什么。国王在最近一次接见时告诉她，国会维持不了多久了，被废除的法国，天上的法国，在巴黎大主教用带十字架的笔在国王的额头上画了一个同样的十字、用在兰斯保存了十个世纪的圣器给他施行和平登极涂油式的那一天，他在兰斯看到的法国，这个法国不久就要重新降临地上。

‘请记住，亲爱的姐妹，’他说，“王国遭受过多少不幸。我是查理十世，但是您记得吗，一位象您一样贞洁的妇女，进军洛塔林的冉·达克，曾护送查理七世到兰斯来加冕登极。我和查理七世一样为梦幻所陪伴，而当大主教拿起十个世纪前由天上的鸽子带来为多神教徒赫洛德维克举行国王登极涂油式的神圣世界的玻璃瓶时，我突然感到，我也是多神教徒，竟对上帝的恩赐发生怀疑，于是在我窗前出现了神圣的法国的形象。我不再忧伤。走到教堂大门口时，我看到有上万个满面病容、憔悴不堪的人在等待我为他们祝福。我于是懂得了神赐的伟大力量。”

玛尔特小姐忧郁地摇摇头说：

‘法国的土地已变得满目疮痍：就象脓痂一样，工厂发出刺鼻的气味，公然冒犯上帝，把烟囱高耸到天空。在那里居住和繁衍的不是人，而是虫。它们破坏乡村的美和城市的幸福，会腐蚀您的宝座的腿。’

亲爱的神甫，我完全理解您对杰出的玛尔特小姐的兴趣。您询问她的猝然身亡。这完全是由微不足道的小事引起的，象通常一样，从人的观点来看是完全不合时宜的，虽然天意的道路当然是不可预知的。在送我们圣洁的玛尔特小姐走上考验之路，把她象金子一样在苦难的熔炉中净化时，上帝没有让她看到她所希望的目标。您可以想象一下，大约18天前，在多年离别后，安图阿内塔来了，她已长成一个如花似玉的美貌女郎，以自己的无忧无虑使玛尔特小姐感到震惊。作为巨额财富的继承人，她大胆地支配着自己的财产。她对姑母宣布，她将嫁给克鲁佐尔子爵，他已买下里昂最大的一家工厂。玛

尔特小姐听到‘工厂’二字时浑身颤抖了一下，和蔼地说，一个贵族是不能当工厂主的，上帝赐予高贵的老爷的肥沃土地是贵族应有的唯一财产形式，她要建议侄女在应允婚事再慎重考虑一下。

安图阿内塔小姐很快活，她象鸟儿一样叽叽喳喳，在花园里哼着一首描写福热尔牧童的歌，使玛尔特小姐听起来很刺耳。接着，护士苏尔比西娅又转达了子爵希望她接见的请求。克鲁佐尔子爵没有被玛尔特小姐接见，但和苏尔比西娅交谈了半个小时。

安图阿内塔走后，晚上，玛尔特小姐感到不舒服了，她吃力地喘着气，由于身体衰弱，悄悄地与世长辞了。她把拉科德尔神甫送给她的圣饼勉强送到渐渐冷却的唇边，举行最后的圣餐礼。她咳嗽了一阵，垂下了头，吐出了那个神的身体。第二天早晨，报纸报道说，甚至最有自由思想的议员也在国会投票赞成把伯纳德修道院的房屋、土地归还原先的主人。《日报》刊登了玛尔特小姐的遗像，称她为‘重新在法国上空升起的上帝的仁慈之星’。

啊！我们的温柔的玛尔特小姐躺在她的圣洁的床上。护士苏尔比西娅为她洗净贞女的躯体。上帝没有给她最后的快乐和最后的失望。古老的贵族之家的代表，破产的克鲁佐尔子爵，现在用从侨民的十亿金币中得到的钱成了里昂工厂主。他做出了极为不理智和不高尚的行为，收买了国会中的自由派资产者。他们投票赞成归还修道院的财产，根本不是由于神的恩赐，而是由于接受了五十万法郎的贿赂。这些钱是白花了。玛尔特小姐仍然不会同意克鲁佐尔先生和安图阿内塔的婚事，她会象十字军骑士一样死在盼望已久的耶路撒冷城门口。主的灵柩要是用资产者的金钱来买，就是被冒渎之手的触摸所玷污。

昨天我参加了婚礼。安图阿内塔幸福而无忧无虑。年轻的子爵身穿礼服，马甲上挂着一条粗金链条。来宾中有四位里昂阔佬坐在桌旁。子爵大人和他们碰杯，竭力模仿他们的举止风度。不瞒您说，里昂丝绸商的礼服、马甲和干杯真使我感到恶心。

亲爱的神甫，这就是您感兴趣的那些问题的答案。也许，我这封信写得太长了。请您原谅！现在轮到您了，亲爱的神甫。来自波兰的消息使我非常担心。也许，您会象我在这封信里一样尽力地告诉我您的印象，一个曾和您的恭顺仆人和谦卑的见习修道士一起远征西班牙的老巴黎人的印象。

菲利贝尔·德古什”

帕格尼尼从华沙回来了。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精力完全衰退的时期又来到了，嗓子又坏了。这种情况第一次发生在他和利平斯基一起在音乐会上演出的那一天。

演出前他喝了一杯凉饮料，结果血液在太阳穴奇怪地跳动起来，嗓子揪得难受。年轻的波兰钢琴家肖邦怀着钦佩之情默默聆听了提琴家的演奏，音乐会第一部分结束后他和利平斯基手挽手地走进演员休息室，看见帕格尼尼闭眼半躺在椅子上。他走近帕格尼尼身边问道，他能否为他效劳。帕格尼尼看了他和利平斯基一眼。利平斯基忿恨地转过身去。帕格尼尼想感谢肖邦，可是说出来的不是感激的话，而是几声嘶哑的声音。肖邦感到又窘迫又惊奇，脸上泛出了红色的斑点……

利平斯基在音乐会的第二部分也拉得不好。虽然有个别人在叫喊“利平斯基万岁！”，但整个大厅都在为帕格尼尼鼓掌。

报纸一个劲地夸大这两位曾在都灵作为朋友同台演出的提琴家之间的仇

隙。

华沙音乐学院院长埃尔兹涅尔 6 月 19 日为帕格尼尼举行宴会。华沙音乐家们送给提琴家一件不大的纪念品——一只金匣子，上面镌刻着题辞：“赠给帕格尼尼先生他的才华的波兰崇拜者”。

第二天早晨，帕格尼尼感到更不舒服了。他开始觉得利平斯基做了什么事来妨碍他在音乐会上演出，——但是身体状况太糟，他连再这样想下去的精神也没有了。如果想破坏帕格尼尼演出的印象，只要花很少的钱就能做到。难道利平斯基打算犯罪，决定给他下毒？

帕格尼尼的病情严重，这时杰伦斯基将军来“卢森堡”旅馆找他，邀请他去彼得堡和莫斯科。帕格尼尼坚决拒绝了这一邀请。由于为阿希利诺而担心和为自己突然变坏的身体感到恐惧，他得赶紧离开华沙。“你们的城徽上有一个美人鱼的形象，”帕格尼尼在白色小板上写道，“你们的城市使我十分人迷。但我早已答应按时回去。”

再次登上邮政马车，再次象来华沙时一样，在网里放着锁着铁链条的皮邮袋，牌子上打着火漆印。邮袋里有一个厚厚的蓝纸信封，上面印着火漆和纹徽。信封里是克萨维里奥·科热涅夫斯基神甫的回信。

“尊敬的修士兄弟：

非常感谢你详尽向我通报玛尔特小姐去世的消息。命运并非枉然地让我来到了我的先辈的祖国。科热涅夫斯基家的三代人都在法国，在耶稣会内受到教育。只有末代子孙、我这个上帝和人们面前的孤儿（我毫无怨言他说出这一点），重新回到了我的先辈的故土。但是，我丝毫没有感到我的血亲们那种爱国主义的激动。对我来说他们现在都是些陌生人，常常是敌视基督教会的人。

我的教友科舍尔斯基助祭告诉我一系列消息，现在我转寄给您，因为它们很快就会对您有用。波兰、立陶宛和彼得堡不久前还是最方便的、我们耶稣会最容易开展活动的地方。但是现在时代不同了。叶卡捷琳娜大帝作为对 1773 年教皇通谕的回答，不允许在女皇的领土上公布消灭耶稣会的消息。正因为如此，我们神圣的会团才能在俄国畅通无阻地存在。女皇陛下不仅不打算服从罗马教廷的错误决定，还想让我们那稣会吸收新会员。

就这样，直到 1815 年以前一切都很顺利，但在那一年您那位不谨慎和过分世俗的（在这方面您是对的）约瑟夫·德梅斯特尔伯爵开始招募古老封号的公爵夫人们——戈利津娜、拉斯托普琴娜、托尔斯泰娅等为那稣会效劳。怎么能这样鲁莽地行事呢？

九年前亚历山大一世下令驱逐我们那稣会的代表。九个春秋流年似水。要是我们那稣会还存在，那就不会在彼得堡，几乎在皇宫门前发生贵族团的暴动，受到上帝诅咒的烧炭党人就不可能在北方筑成自己的巢穴。现在的沙皇未必能对付得了国内的政局。他顾不上我们了。但在波兰我们还不能开展公开活动。正因为如此现在我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法国。我这封信是作为普通邮件交寄的，所以请您注意，我写得十分坦率，我想您一定会把它销毁。

事态的发展就是这样。1825 年在彼得堡枢密院广场上消灭了最后一批烧炭党人。现在，在我们帮助下开始了大搜捕，要在波兰消灭共济会的巢穴。昨天在我们帮助下把暴动部队驱赶到西伯利亚去了。由于在波兰有一个可恶的宪政制，现在的皇帝尼古拉一世在今年 5 月顺利举行加冕典礼之前不得不去和国会制波兰的法院打交道。这个法院使沙皇不满意，而且不见得能使什

么人满意。我是波兰人出身，但认为俄国皇帝要比任何波兰暴动者正确，比那些不想和俄国政府寻找共同语言，却站在凶恶的造反者一边的波兰神甫正确。俄国沙皇在多大程度上协助巩固罗马天主教会，我们和我们的耶稣会就在多大程度上支持沙皇。陛下借皇后、弟弟米哈伊尔和皇太子亚历山大来到华沙。在城堡里，在枢密院大厅里，波兰国王加冕典礼结束以后；尼古拉皇帝宣誓忠于波兰宪法，然后他走向波兰军官们，把十一岁的皇太子亚历山大大公，作为他们的同团战友介绍给他们。小大公身穿波兰步兵团军服，波兰语说得很快，但是很蹩脚。我本人目睹了所有仪式。波兰枢密院成员向尼古拉国王呈递了要求取消宪法中使人为难的条款的请愿书。尼古拉国王宣称，他认为波兰现行拿破仑法典是可恶的法律。他直截了当地说，这部波拿巴法律是建立在革命的基础上的：它把合法的法国国王直接送上了断头台。

事情就是这样。波兰国王尼古拉一世在大多数波兰贵族完全冷漠甚至敌视的情况下离开华沙。我要告诉您，有一个年轻的教授维肯季·斯莫格洛夫斯基把重建以波兰为首的统一斯拉夫国家作为目标。他纠集一帮人成立了青年团，企图在华沙举行加冕典礼庆祝活动的日子里逮捕尼古拉一世。斯莫格洛夫斯基现在和其他许多人一起被驱逐出境了。这些被驱逐者有一部分逃往巴黎。下一次有机会我将他们的名单告诉您。

我把所有这些消息告诉您，是因为我出乎您意料，准确地知道在巴黎正在酝酿一场真正的欧洲革新。我们的笃信宗教的查理十世国王在兰斯加冕登基后，据我所知正准备革新欧洲。过不了多久，神圣的天主教会至圣红衣主教罗增安的祈祷下，将在所有地方建立起胜利的讲坛，而昨天那里还有革命的魔鬼和雅各宾派的巢穴。只要主饶恕现在光荣地被流放伦敦的波利尼雅克侯爵，只要主给予查理十世国王力量把惩处褻读神圣者、恢复财产、开办新学校、把教育法国年青一代的任务完全交给我们等等的法律贯彻到底。

在您谈到玛尔特小姐去世的信中流露出纯粹个人感情的深刻悲痛的情调。我劝您更多地注意斗争的结局，而不是个人的情况。

维也纳宫廷和法国宫廷有共同的任务。请注意以下情况。在巴黎和里昂都有邪恶的魔窟，雅各宾党和烧炭党正在那里重新锻造钉子，企图再次把我们的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正因为这样，我们神圣的、强大的那稣会在巴黎分为两个分会——巴黎分会和里昂分会。在东方，我们也分为维尔纳分会和华沙分会。我要请您注意，波兰现在有一个知识分子的运动，企图证明极端爱国主义是正确的。波兰分裂成了两部分，就象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复兴波兰被认为是宗教事业，这一切不仅蒙蔽了青年的智慧，而且蒙蔽了不少高德劲的老贵族、历来波兰显贵的代表人物。我把所有这些考虑、事实和计划告诉您的目的，只是为了让您了解当地情绪，能够及时告诉我，使欧洲恢复到圣路易时代的法国变革将如何及于何时发生。

我十分赞赏您信上的最后几行话。请注意，波兰怀着希望注视着法国，只有法国国王有能力在波兰恢复教会当局牢固的权力，这对整个苦难深重的人类来说是最为幸福的时代。请记住，我亲爱的，政府和制度会变化，而教会是永恒的。

现在谈一件小事。有一个叫帕格尼尼的来华沙举行音乐会了。我已经写信告诉过您，二十岁的华沙贵族弗雷德里克·肖邦打算到法国的巴比伦去。这个出色的年轻人受到被犹太魔鬼迷住的音尿家齐弗尼的毒害，一方面是教会的真正儿子，另一方面又具有当今时代的魔鬼般的才华，并为不可能得到

的世间幸福而无限忧伤。肖邦先生到巴黎后，请对他加以关注，派一个好的忏悔牧师去找他。或许，我能把他留在波兰，只要上帝的意愿不会在最近六个月内更换欧洲的国王，不会妨碍查理十世国王实现自己伟大的意图——使备受雅各宾主义折磨的人类回到圣路易时代。

我看到了这两个人——肖邦先生和意大利小提琴家帕格尼尼在一起。我偶然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他们的音乐意图和我们的风琴的庄严朴素及上帝所喜闻的音乐差得多么远！肖邦先生和帕格尼尼先生的乐器发出的声音充满了不信神的音乐的精神、魔鬼的诱惑。他们两人都为当今世纪的精神所迷惑，恶魔在他们头顶上张开了翅膀。我亲眼看到，笃信上帝的妇女听完这种魔鬼的音乐会回来后，失去了她们固有的朴实信念，变得充满罪恶的激情。

这一切促使我认真思考。我企图消除这个可怕的提琴家的音乐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我抬出我们的代表来对付他，那就是我们的耶稣会员、提琴家利平斯基。但是，或许由于生病，或许由于别的原因，利平斯基演奏得很不好，他灰黄的脸色说明他病了。因此，共济会员们和靠雅各宾党人的阴谋诡计被任命为华沙音乐学院院长的犹太人叶列亚扎尔于6月19日授予‘帕格尼尼先生’一个金鼻烟壶，上面刻有动人的题辞和魔鬼的标记。

我得到消息说，已作好一切准备让帕格尼尼先生到莫斯科和彼得堡去。他拒绝了，不顾这些建议的有利方面。我还得到消息说，帕格尼尼先生动身到巴黎去了。不要忽视这个危险的恶棍。人们把他叫到巴黎去不是没有原因的。但我觉得，他相当狡猾，不会到这样一个城市去，在那里你们能作好准备，一旦保护着法国的神甫们和神圣的查理十世国王的马尔桑亭计划成功，便能使他永远遭到彻底失败。

我还得到了关于这个人的某些企图的消息。给您的这封信将由我们耶稣会的一个年轻信徒带给您，他带有来自维也纳的极好的介绍信，他是诺维神甫，我先把信寄给他这个第一收信人。他会比我更好地向您叙述，这位提琴家是何许人。诺维和帕格尼尼都是热那亚人。您也知道，这个海港早就因在热那亚坐上帆桨大船的人们不再回到陆上而闻名于世。诺维说得很肯定，我也相信他的话，帕格尼尼先生曾被判刑服苦役，他的脖子上至今还带有铁链的痕迹，这个苦役犯帕格尼尼在一个可怕的夜晚向魔鬼出卖了自己的灵魂。所以您看，很好了解帕格尼尼的魔鬼般才华的来源的同乡，提出了对他不利的证据。

帕格尼尼这个危险的苦役犯回到神圣的天主教徒中，把魔鬼的琴弓在中了魔法的提琴弦上移动，引起人们可怕的叛逆心理和荒唐思想。他的音乐比一百次雅各宾党的宣传还要坏一千倍。我听说，魔鬼已在巴黎出现，几个头脑疯狂的年轻文学家举起了所谓浪漫主义的旗帜。请您记住，今天被称为浪漫主义的东西，明天将披称为革命。这不仅是我的看法，而且是整个神甫会的看法。要是您读过最近的说明，您就会知道，至圣主教罗塔安也是这个看法。诺维受命监视这个提琴手。他将把这封信递交给您，而我请求您尽力做到一切必要的事，使您的新巴比伦在变成世界教会首都之前，魔鬼小提琴的恶劣影响能被教皇的十字架、剑和斧所制止。

请接待我们耶稣会的年轻而勤勉的会员——诺维，倾听他的话并给他安排住处。请给予他充分的可能性，在您的帮助下，完成罗马交给他的任务。

主的奴仆，圣耶稣会副主教

克萨维里奥·科热涅夫斯基神甫”

第二十六章 大河两岸

乌尔班尼和哈里斯陪同帕格尼尼来到了布雷斯劳。

在布雷斯劳，同意大利一些老夫系又接上了头。

那不勒斯一位名叫奥诺里奥，德维托的戏剧界朋友给帕格尼尼写来一封信。乌尔班尼将信交给帕格尼尼，并劝他覆信：“大师，奥诺里奥是一位意大利老朋友，他十分崇敬您的天才。”就这样，同意大利的通信又恢复了。往来信件飞越几个国境。信封都是由乌尔班尼代笔，因为帕格尼尼先生的字写得不怎么样。

奥诺里奥先生将那那不勒斯的朋友们召集在一起。他们在阿尔坚廷剧院后台阅读帕格尼尼先生的来信。看见没有，一个普通的意大利提琴手成了祖国的荣耀，各国帝王竞相邀请他在喜庆节日和加冕典礼上演奏。

诺维先生弄到了帕格尼尼这封信的抄件。随着提琴家声誉的蒸蒸日上，诺维对他的仇恨也与日俱增。但乌尔班尼先生在随时注视着诺维先生。他受命保护帕格尼尼先生，使他免受诺维先生的伤害。不过，乌尔班尼不了解诺维先生是什么人。诺维先生却对乌尔班尼了如指掌。诺维到过哈布斯堡王朝的首都，从那以后只同乌尔班尼见过两次面。诺维和乌尔班尼的思想和行动都受着一个第三者的支配。这个第三者又是在执行另外一个人的意志。诺维先生承担着一项既复杂又艰巨的任务。他感到很惶恐，因为他既承命保护帕格尼尼，而他自己却又恨不得割断帕格尼尼的喉咙。诺维是一个平庸之辈，作为一个天赋不高的人，他对天才充满了本能的仇恨。乌尔班尼的任务是在适当的时机不惜任何代价阻止帕格尼尼在欧洲的活动。但是，时机总不成熟，那稣会的旧教规不允许乌尔班尼擅自采取任何行动。

当帕格尼尼因为见不到自己留在意大利的朋友而深感惆怅的时候，当他怀念为争取意大利自由而斗争，因而身陷囹圄的人们的时候，他越来越多地向彬彬有礼、面带笑容的乌尔班尼倾诉衷肠。帕格尼尼思念祖国，而乌尔班尼知道热那亚的每一个家庭，威尼斯的每一幢房子和帕格尼尼在那那不勒斯的每一个朋友；他还知道这位音乐大师在米兰亲吻过的每一个姑娘；他象一个忠心耿耿地守卫统帅家庭的真正士兵那样保护着阿希利诺免遭不测。帕格尼尼同乌尔班尼相处甚好，他已经习惯同哈里斯、乌尔班尼、阿希利诺和老保姆一起到各处旅行了。

很久以前，还是在热那亚的时候，富有音乐才能的少年卡米尔·西沃里曾求教于帕格尼尼。帕格尼尼只用三天时间就纠正了这位少年提琴手演奏上的缺陷。现在他听说，卡米尔·西沃里将帕格尼尼这位音乐启蒙老师对他的教诲一直铭记在心。大提琴家盖塔诺·詹德利陪伴帕格尼尼一行离开布雷斯劳继续旅行。盖塔诺·詹德利的父亲是一个烧炭党人，死在意大利的监狱里，他自己也离开了意大利，他曾在维也纳学习大提琴，现在他跟随自己敬爱的音乐大师周游各地。他日复一日艰难地维持着生活，拖着疲惫的身子，忍受着饥饿，来向帕格尼尼求教。威尼斯人特里威利曾向他打听年轻的盖塔诺的情况。帕格尼尼象往常那样，通过乌尔班尼回答他说，这次巡回演出到了很多地方，三个月到了20个城市。达姆施塔特、莱比锡（这一次打了败仗）、曼海姆、哈雷、马格德堡、爱尔福特、哥达、哈尔伯施培特、德绍、魏玛、维尔茨堡、鲁道尔施塔特、科堡、班贝格、奥格斯堡、纽伦堡、雷根斯堡、斯图加特、社塞尔多夫，最后抵达法兰克福，并且在法兰克福呆了下来。

年轻的詹德利没有向帕格尼尼提到过自己的贫穷。乌尔班尼有时给他一些钱，但是当邮车费用由乌尔班尼掏腰包，而乌尔班尼又将这笔开支算在帕格尼尼的路费帐上时，詹德利不能再一连几个月住在法兰克福的旅馆里了。何况帕格尼尼先主有言在先，只有在詹德利工作三个月以后，才能让他上台演出。没有办法。詹德利象姑娘般涨红着脸，向哈里斯诉说原委。哈里斯似乎心不在焉地听着詹德利的诉述。他听清楚没有？是的，听清楚了。因为他听完后回答说：

“大师要把法兰克福第一场音乐会的收入赠送给你。”

“您说什么，我并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呀？”

“这件事已决定了。”哈里斯说，“场子已经租好了。”

哈里斯将记事本递给詹德利看，上面帕格尼尼亲笔写着：“到法兰克福不要忘记：第一场音乐会收入归詹德利。”

一个月以后詹德利成了富翁。八千弗罗伦——足够他过两年充裕的生活了。

帕格尼尼又病倒了，一连三个星期卧床不起。就在法兰克福听众渴望已久的音乐会终于将举行的那一天，体态庄重的女教师魏丝豪普特小姐头戴包发帽，领着小男孩来到父亲床前。小男孩迈着矫健的步伐走了进来，一见到父亲他眼睛里立即迸射出快乐的光芒。

“打碎了，打碎了！”他欣喜着狂地叫着，好象干了件了不起的事。

帕格尼尼疑惑不解地看着女教师。女教师不知道父亲对儿子的行为会是个什么态度：阿希利诺故意用铲子把花盆打得粉碎，他还兴致勃勃地将这件事作为一大功绩告诉女教师。父亲听了却写起字来。但他只是画了一些细小的图案：看来，他不知道怎么写。他只会画钩、画圈，还不如就用手指直接蘸墨水在纸上涂抹呢，这样写保管又浓又漂亮。帕格尼尼还没有弄清怎么回事，写字台上的所有信件，以及一些重要的文件、海报、节目单上都已墨迹班班。小男孩开心地大笑起来，自以为比父亲略胜一筹。这欢笑的声音象是在说：“这样写才快呢。”魏丝豪普特小姐被父子俩一唱一和的乖戾举动吓得瞠目结舌。这一对老小变尽法子破坏家里的规矩。

为此帕格尼尼先生很快就尝到了苦头。音乐会开始的时间快到了，他却找不到演出服装。好不容易从枕头下面拽出一只袜子，而掉在衣柜后面的裤子，哈里斯费很大劲才用手杖够了出来，但已又皱又脏，无法上身。时间已到，该登台演出了，但他们还在慌乱地寻找演出服装。小阿希利诺也异常激动，他一会儿伸开双手，一会儿合掌凝思东西可能会在什么地方。他一本正经地帮助父亲寻找，帕格尼尼看到他的样子笑得前仰后合，咳嗽不止，跌坐到圈手椅里。

古老的法兰克福的听众教养有素，帕格尼尼先生的不守时刻使他们感到诧异。一个小时以后，帕格尼尼终于出现在舞台上，他面色红润，神采奕奕。音乐会获得巨大成功：帕格尼尼演奏了莫扎特的作品，罗德的小提琴协奏曲。听众们已忘记了自己的不耐烦，没有一个人退场，只要音乐会不取消，等到天亮他们也心甘情愿。

法兰克福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城市啊！为了它，这次演奏不妨来点小小的破例！帕格尼尼演完了预定的曲目以后，为了报答听众们经久不息的欢呼，重新登上舞台奏起了完全出乎听众意料的乐曲。他第一次看到听众对他的完全理解，第一次激动地感到，他面对的是一个值得他为之演奏的大厅。法兰

克福人有高度的音乐修养。大厅里座无虚席，听众们认为帕格尼尼莅临他们的城市是他们莫大的幸福，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里程碑。一股特殊的亢奋感染了帕格尼尼，使他体验到大厅的情绪。握琴家与听众之间产生了一种无形而又十分牢固的联系，这种联系将他们的感受浑然融为一体。他没有看大厅里的某一个听众，却看到无数只闪亮的眼睛，与其说是看到，不如说是他感受到了全场听众屏声息气中的高尚情趣。他愿意向这些人奉献上自己最心爱的艺术。他演奏了一首短短的那不勒斯民歌。这首歌是他有一次在海边同阿希利诺一起坐在岩石上听到的，歌名叫《噢，妈妈》。这首歌小阿希利诺唱得最动听，他在自以为没有人注意的时候常背着手在房间里一边走一边唱。阿希利诺是唱给自己听的。帕格尼尼却将这首歌奉献给了听众。后来他觉得自己好象被人抛了起来，当他清醒过来时，才发现自己被挤满舞台的乐队队员抬了起来。全体乐队队员放下乐器向他跑去，将他一直抬到马车旁。

这一年里帕格尼尼只离开过法兰克福一次。他到了巴伐利亚，是应一位夫人的邀请。她给他写了封短信，信纸是深蓝色的，上面有巴伐利亚王冠的标记。

随他同行的是他在德国举办音乐会的经理人古廖尔先生。古廖尔中尉事先向慕尼黑各家报纸发了关于帕格尼尼抵达的简讯。这位年轻的中尉有理有节地告诉巴伐利亚首都说，对帕格尼尼先生的种种怀疑猜测都是没有根据的。不论是他的行为，还是他的演出方式，都不带任何恶意，没有任何魔法。恰恰相反，帕格尼尼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音乐家，而且是一个胸怀博大的人，他树立了最纯洁的人性的典范。

音乐会在国王的特根泽城堡举行。狩猎归来的年轻军官都来了，慕尼黑艺术鉴赏家们——画家、音乐家和诗人，还有巴伐利亚人引以为荣的慕尼黑珍宝馆那些收藏家们也都来了。这次音乐会成了一件令人难忘的大事。

宫殿高大的窗户洞开。帕格尼尼正在等待上场，他听到树林、池塘，四面八方一片喧嘩，人声鼎沸。他看见一个宫廷大臣飞跑到女王跟前。他听到这个宫廷大臣对一个头戴蒂罗尔式帽子、身着绿上衣的高个子说：“女王吩咐让大家进来！”

宽敞的大厅里坐满了衣冠楚楚的听众，当帕格尼尼走上舞台时，全场鸦雀无声，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杂乱的脚步声，六百多个硕壮汉子——农民、渔夫和猎人疾步走进大厅。他们打清晨起就激动异常，他们每天听到提琴家到来的消息。他几乎在德国所有的道路上留下了足迹，他们看到他驱车在巴伐利亚各条大道上奔驰。关于这个人的种种传闻使他们惊心动魄，他们请求女王开恩，准许他们看看这个怪人，听听他的演奏。他们拥挤在大厅门旁，帕格尼尼从敞开的窗户看出去，看到池塘旁、树林边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

11月27日他离开了慕尼黑。从波兰频频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在法兰克福杰伦斯基将军（此人本是波兰人，后来成了德国地主）宅邸里他又见到了那个淡蓝色眼睛和浅褐色头发的人。他记得曾在华沙见到过这个人。

这就是波兰钢琴家弗雷德里克·肖邦。他正要到巴黎去。

哈里斯读了遗忘在桌上的字条，感到很吃惊。

“我经常能征服自己的听众，但是我深感窘迫不安，我不满意自己，因为无论怎样热烈的掌声都欺骗不了我自己。当听众为我的演奏欢呼激奋时，我对自己的演奏却比任何时候都更不满意。倘若我能象从前那样有一个健康人的嗓子，那么我就要高声向听众诉说我对自己的不满。我感到莫名的恐惧。

我不知道我究竟是怎么会失去嗓子的。每次演出后我都感到精疲力竭，有时一个小时演奏下来我竟会昏迷一昼夜。每一场音乐会将夺走我一年的生命，然而，但愿大自然对我是慷慨的！为了我的艺术，我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和健康。不过，我到天下第一都去的事，要等到完成了自己的计划之后再说了。”

“就是说，还不会很快就去巴黎。”哈里斯心想。

然而，终于告别了法兰克福，三辆马车一路上扬起滚滚尘土，离法国边境越来越近。

法兰克福各家报纸登载了一则简讯：“不久前纷纷传闻，帕格尼尼将到巴黎。据法国报纸报道，巴黎的广大音乐爱好者热切地期待着他的到来。然而，帕格尼尼突然转道去荷兰，使巴黎公众大失所望。”

“据说他很贪财，而且不容商议，”巴黎的《音乐评论》写道：“不过，他的唯利是图应该得到原谅，因为我们无意间听说，帕格尼尼积攒钱是为了他极其钟爱的四岁的儿子。”

乌尔班尼曾谈到：

“孩子生病时，大师心急如焚。看来，他经受不住这种痛苦的煎熬。他付给医生们许许多多钱，却差一点彻底毁坏了孩子的健康。贪得无厌的冒牌医生包围着孩子，故意延误他的病情。

帕格尼尼先生从来没有请神甫，也从来没有想到祈求上帝；即令在绝望之中，也没有想到要祷告。”

“在法兰克福的时候，有一次大师正巧不在。女仆格莱塔照顾不周，小少爷得了感冒。帕格尼尼先生到家后听说阿希利诺生病了，他飞奔上楼时的神情简直使我感到他发疯了。原来他在亚琛就得悉阿希利诺患病，他中断了音乐会，驾着十二匹马疾驰而归。他猛力敲门，甚至拧断了门把，砸碎了玻璃。他看到自己的小天使安静地躺在花边枕头上，盖着粉红色的被子。魏丝豪普特小姐安慰大师说：阿希利诺的病已经好了。帕格尼尼仍然异常激动，对魏丝豪普特说，小姐，你们伟大的歌德在魏玛公国首相任内曾签署过一个姑娘死刑的判决书，因为她没有照顾好他的孩子。大公本人对是否必须送这个姑娘上断头台还心存疑虑。然而，狩猎归来还身着猎装的歌德先生看到法官们判决死刑的意见之后，立即写上了‘我同意’。姑娘被砍了头。今天我也要对你说：‘我同意，小姐’。他旋即非常粗暴地作了一个要砍掉女教师脑袋的手势。”

乌尔班尼和哈里斯之间日益不和。哈里斯觉得，帕格尼尼先生更信任乌尔班尼。“当然啰，他是意大利人，也许，还是个烧炭党人。”哈里斯暗自思忖。

各家报纸纷纷登载那不勒斯国王抵达巴黎的最新消息。哈里斯也听到了种种传闻。他在午餐时禁不住笑着告诉帕格尼尼说，在巴黎，在奥尔良公爵菲力浦招待那不勒斯国王伉俪的宴会上，有一位客人说了一句俏皮话，现在已传遍整个巴黎。他说：“这是一个真正的那不勒斯夜晚！”“为什么？”查理十世疑惑不解。“因为我们正在火山上举行舞会。”

帕格尼尼沉默不语。

帕格尼尼到德国一些最小的城市举行音乐会。哈里斯揣摩不透帕格尼尼的心思。他很妒忌乌尔班尼，乌尔班尼对演出路线似乎心中有数。经常有一些陌生人送信件来。帕格尼尼已不再同别人通信。哈里斯听到消息说，意大利烧炭党人的温塔组织又死灰复燃了。但是，罗马，以及罗马教皇势力所到

之处都在沸沸扬扬传布着政权将全部归于耶稣会的消息。黑色教皇罗塔安的成名不胫而走。

有一次在亚琛，帕格尼尼先生在一家私人住宅住下之后下今晚点燃壁炉。哈里斯看到大师膝盖上放着一个小皮箱，并将一摞信件扔进了壁炉。

都灵和热那亚现在成为天下最恐怖分子的巢穴，耶稣会分子的大本营就设在热那亚。强大的分支从这两个城市向整个意大利蔓延。最危险的是一个名为“无知僧侣”的组织，它鼓吹暴力封闭学校，焚毁书籍和消灭主张知识自由的最危险的学者。

帕格尼尼知道，关于烙刑、卒磔、肢解的传闻都是确凿无疑的。

维克多·曼努尔一世在意大利工程师大会开幕式上建议炸毁雄伟的波河大桥，因为这座大桥是拿破仑建造的。帕格尼尼中止了同热那亚的通信联系。

丰塔纳·皮诺于父亲逝世后从意大利秘密逃至北方。帕格尼尼同他在一家小旅馆里进行了长谈。皮诺后来去了巴黎，他将全部财产转移到了那里。皮诺告诉帕格尼尼，在热那亚新广场附近麇集了大批特务，他们封锁了广场，公开讨论当天要做些什么，然后分头离去。秘密警察开设妓院和赌窟。从国外携带书报回国者要受到五年以上劳役的处罚，如果查出反对宗教和君主制的法国书籍，就会被判处死刑。安东尼奥·帕格尼尼先生将过去尼科洛·帕格尼尼练琴的房间租给了一个奥地利间谍。

他们正在交谈时，小阿希利诺突然嚷了起来：

“耗子，耗子！”他一边将抖动的门帘穗子指给父亲看，一边抄起烛台向门帘扔过去。一声尖叫。乌尔班尼瘸着腿从门帘后面窜了出来。

“你在那里干什么？”帕格尼尼惊叫道。

“壁炉里往外溅火星，我检查一下这里的通气孔。”乌尔班尼满不在乎地答道，一面用手指吓唬小阿希利诺。

从此以后哈里斯占了上风。皮诺离去以后，帕格尼尼察看了通气孔。的确象乌尔班尼说的那样，火星四溅，满屋都是烟。但是，乌尔班尼为什么偏挑这个时候，正在谈论热那亚、谈论家乡的时候来检查通气孔呢？

开始了令人沮丧的犹豫不定的日子。帕格尼尼没有举行音乐会。突然不再有朋友来访，不再有书信来往。报纸一连四天没有出版，忽然传来了一则简短的消息说，查理十世国王三周前离开巴黎，去向不明，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出任临时执政。谁任命他的，法国发生了什么事情？又过了几天，情况才明朗。七月的巴黎布满了街垒。查理十世政权垮台了。

“神甫们失算了，”帕格尼尼说，“他们得到的不是国王、僧侣的绝对权力，而是炮火和巷战。现在可以考虑去法国的事了。”

然而这个想法无法实现。国境线封锁了。

帕格尼尼就此休息了一段时间。他游览了埃姆斯河，回到法兰克福，又去了上次巴登，然后又回到法兰克福。身体不知不觉地好了起来。在疗养胜地常常能见到祖国来的同胞，在人群中与敌人相遇也没有什么危险。

在法兰克福收到了丰塔纳·皮诺的来信：“为了消除流言蜚语，巴黎之行很有必要。国王已经接见斐迪南·帕叶先生。”帕叶在巴黎的影响很大，他是法国音乐机构督察和宫廷作曲家。新执政的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已称王。他热情接待了帕叶先生。但是帕叶先生听说帕格尼尼名声很坏。一个赌牌输掉了自己提琴的人没有资格重新拿起提琴。这简直是可耻的行为。丰塔纳信中还附有一条从《音乐评论》上剪下来的消息：帕格尼尼先生正在德

国各城市巡回演出，他准备将施波尔的一首乐曲改编成提琴曲在巴黎演奏。施波尔提出抗议，因为他从未授权给帕格尼尼先生改编自己的乐曲。倘若帕格尼尼先生进行剽窃，就要受到有关法律的制裁。

“巴黎在为我准备盛情的接待，”帕格尼尼心想，“但是，怎么对付帕叶这个老头儿呢？首先要让他不再听信谣言，否则还是不去巴黎的好。”他记起，肖邦那里还有一封致帕叶的介绍信呢。

在法兰克福发生一桩奇遇。帕格尼尼认识了科烈夫医生。他的名片上印着普鲁士国王陛下御医的头衔。他是去世不久的失意作曲家阿马德乌斯·霍夫曼的朋友。科烈夫说，霍夫曼在《谢拉皮翁兄弟》这部小说中将他写成了一个名叫文森特的讲故事的人。在这位作家写的一些怪诞离奇的故事里还出现了帕格尼尼的同胞科齐奥伯爵。人们都说他曾野蛮地毁坏过提琴。霍夫曼笔下的顾问官克烈斯佩尔就是指他。

“他才不是这样的呢！”帕格尼尼说。帕格尼尼很想说明老科齐奥的真实形象，但是，科烈夫“对真相漠不关心”。

于是，帕格尼尼打消了向这位有点古怪的名医请教的想法，何况，他的健康情况已大有好转。

传来了法国革命在东方引起出人意料的回响的消息。波兰发生了反对尼古拉一世的暴动。帕斯凯维奇进攻华沙。其他国家也开始骚乱不安。比利时爆发了起义。最后，从意大利悄悄传来了最新消息说，烧炭党人在帕尔马、摩德纳、波伦亚等地纷纷举事。

大家都对使本世纪恢复了青春活力的法国寄予殷切的期望。法国一定会来援助波兰人，会来援助比利时人，会来援助意大利人民。然而，在议会讲台上出现了一个阴阳怪气的巴黎银行家、路易·菲力浦的首相；他宣称，法国人的血只属于法国。法国不准备介入其他国家人民的革命。

这对向往法国的人们简直是当头一棒。

“还去不去法国呢？”帕格尼尼心想。

第二十七章 师生之间

“这么说，关于你的风言风语都是讹传啦？”皇家室内乐指挥斐迪南·帕叶院士问道。

他在房间里来回踱步，面前坐着疲惫苍白的帕格尼尼，他仰靠在圈手椅里，浓密的黑色卷发垂在椅背上。

帕叶身着深紫色家常便服，雪白的领子、白绸领带，镶着紫晶宝石的袖口和白金领带别针熠熠发亮。一双蓝莹莹的眼睛和他给人的整个印象依然如故，仿佛在他的血管里流动的不是血液，而是透明的金属，这金属虽然是活动的，但却是沉重的、冰冷的。只有他的脸上呈现出衰老的样子。

“你使我感到莫大忧伤。每次听到你的消息我都将信将疑。我觉得，你的为人似乎有两副面孔。一副面孔是音乐天才帕格尼尼，他拯救过年轻的詹德利，帮助过成千上万个遭水灾的家庭，而另一副面孔是在寒冷的冬夜将不幸的妻子赶出门外的帕格尼尼，关于你已去世的噩耗一而再，再而三地传来。报纸上登载的关于你的消息是如此荒诞无稽，你的死被描绘得如此令人作呕，以致我不再为你的猝然去世而感到痛惜。我简直弄不明白，你怎么会招致这么多的仇恨。人们还纷纷传说你热衷于土耳其音乐风格。这简直是一派胡言。人们说你肆意毁坏古人精制的提琴。还说你行为放荡，输掉了格瓦尔奈利制作的精致的提琴。当然，皮诺已经向我说明决无此事。我们先把这些怪事说说清楚，然后我们一起去剧院听女歌唱家马里布兰的演出。”

帕格尼尼合上了发青的眼皮。他一个小时以前才抵达巴黎。

前一天他还在里昂。他怀着恐惧的心情回想着这座可怕城市的那些工人哨所。这里有在意大利见不到的装备着各种机器和汽锅炉的庞大工厂，烟囱林立。人们，成千上万的人们，穿着黑色、蓝色的破衣烂衫，个个骨瘦如柴，疲惫不堪，通过警察守卫的大门鱼贯而出。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这是什么地方，是监狱，还是一部分人类残杀另一部分人类的刑场？

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意大利，没有一个城市如此使帕格尼尼惊心动魄。夜幕降临，到处是明亮的煤气路灯。人们似乎贪婪地寻求光明。这种抖动不定的灯光同平静、摇曳的淡黄色鲸蜡烛光、油灯或长明灯的火光迥然不同。人们疯狂地向前奔跑，声音越来越高，越来越响，他们加快步伐，夜空中的亮光显得更为耀眼。

帕格尼尼乘坐的马车行驶在巴黎大街上，他从车窗里好奇地观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年轻人都身穿五颜六色的坎肩。被废黜的国王的拥护者的衣着都带有某种特别标记：扣眼里插一枝绿色花朵，或者绿色的坎肩，或者嫩绿色的帽子；大学生们穿着奇装异服；女人们穿着侍卫官的服装；街上驶过一辆四轮马车，车上坐着一个满脸胡茬的人，人群发狂地鼓掌、欢呼、挥手，向马车抛掷花束。帕格尼尼的车夫说：“这是一个波兰将军，现在巴黎人对波兰人的崇拜已经到了颠狂的地步。”

被种种光怪陆离的现象弄得头昏脑胀的帕格尼尼懒洋洋地听着年迈的老师的教诲。

“你为什么会遭到如此敌视？都说你有不计其数的财富。当然，有些人仇恨你是因为你挡住了他们的生财之道，有些人仇恨你是因为你的才能压倒了他们，这些都不奇怪。不过，你是否在庸常之辈面前过于锋芒毕露？你要

明白，你不能同这些神通广大、三头六臂的资产者闹僵。他们将你看作自己的财富。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这一切并不是无法挽回的。我担心的是另一方面，担心的是你帕格尼尼自己在引火烧身。你要知道，什么污泥浊水没有朝你头上泼来？我可以给你看，”他用手指着书柜说，“他们怎么描绘你身陷囹圄，面壁操琴。我不想再说那些法国新闻记者是如何糟塌你的了。有一个名叫茹尔·雅南的人，他受尽耶稣会的折磨，现在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他将你的音乐比作恼羞成怒的魔鬼。是否有一个面貌与你酷似的人，是否有什么罪犯在冒你的名胡作非为？这也许是一个无处安身、到处游荡的阿格斯菲尔幽灵。告诉我，你能不能向我坦露心曲。我要帮助你安排你的事情，我要保证你在巴黎获得成功，而这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呀！你正在步履维艰地向顶峰攀登，你有可能一下子摔倒了就起不来。告诉我，你同施波尔这个怪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的秘书现在正在巴黎。倘若你确实将施波尔的乐曲改编为提琴协奏曲，那么，首次演出以后你就会吃官司。那时，巴黎全城的人都会蜂涌到法庭旁听，他们对这件丑闻表现出来的兴趣将大大超过对你的演奏的兴趣……你是否有一个什么隐藏着的敌人，你是否得罪过哪一个有权有势的人，你是否同教会闹过什么别扭？在巴黎演出之前，所有这些问题都要考虑到。意大利烧炭党人垮台之后，很多逃亡分子移居到了巴黎，巴黎也正在清查他们。在烧炭党人举行暴动和遭到镇压过程中成千上万意大利青年遭到杀戮，现在正在同特务们算帐。片言只语的诽谤就能断送一个人的性命。”

帕格尼尼从常礼服口袋中摸出丰培纳·皮诺的一封信递给帕叶。

“是的，”帕叶读毕信说，“既然有人往法兰克福去信告诉你巴黎有一个冒名者在扮演帕格尼尼的角色，那么，这个人一定已经给你制造了很多麻烦，所以，首先要弄清你的处境，然后才谈得上演出问题。你的朋友信上说到的这些怪事不是什么好的征兆。他做得对，应该催你早来巴黎。”

他们一起走进餐厅。丽卡尔迪夫人迎接他们，她凤韵犹存，丝毫不见老。她责备帕格尼尼没有把小阿希利诺带来共进晚餐。不过，帕叶说，不带来也好，因为他想晚上同帕格尼尼好好谈谈。

“晚上意大利剧院演出《奥赛罗》。由马里布兰演唱。尽管我的夫人不喜欢我赞赏别人的歌喉，不过，我还是要告诉你，马里布兰和帕斯塔是世界上最杰出的女演员。马里布兰的声音能达到三个八度，她每唱一句都充满了魅力。你别忘了，你以前是碰过她的钉子的！她现正以西班牙女郎炽烈的感情热恋着小提琴家贝里奥。贝里奥正是你的对手。他是一个罕见的天才。除了贝里奥，巴黎还有拉封，听说你过去同他一起演奏过。还有马里布兰的兄弟，亚历山大·马里布兰，他们都是第一流小提琴家，不过，你的首场音乐会就会令他们沮丧。我就不说巴约、克鲁比尼等人了。克莱策去世了，这也是你的运气。你知道他逝世的消息吗？”

帕格尼尼点点头。

“所以，如果再加上克莱策和罗德，那么你最好就不要来巴黎啦。”

帕叶以审视的目光看着帕格尼尼。帕格尼尼不动声色地往面包上涂着黄油，一语不发。

“同你一起来的还有乔治·哈里斯？”丽卡尔迪问。

“是的。”帕格尼尼说。

“他写过一些喜剧和笑话是吗？”

帕格尼尼笑了起来。

“幸好他不在这里。他最不愿意提起自己在文坛上的失败了。不过，他的喜剧还曾在卡塞尔和汉诺威上演过。”

“是谁把他推荐给你的？”帕叶直截了当地问。

“我是在里窝那的英国领事家认识他的。”

“喔，我想起来了。”帕叶说，“跟你在一起的还有谁？”

“乌尔班尼，我们的同胞。”

帕叶没有作声：姓氏对他来说无关紧要。

帕格尼尼忽然陷入沉思，他想起了门帘的事。“他当时想干什么？”帕格尼尼心里想，“为什么近来他经常脸色阴沉？”

帕格尼尼脸上的阴影没有瞒过丽卡尔迪夫人的眼睛。她转换话题，想让帕格尼尼情绪好起来。他们谈起剧院；帕格尼尼提起了罗西尼。帕叶一听到罗西尼的名字，脸上顿时显出了愠色。丽卡尔迪夫人迅速瞧了丈夫一眼，又立即转换话题，分散帕叶和帕格尼尼的注意力。帕格尼尼感到自己有些失礼。

他们吃完饭，离去听歌剧还有两个来小时。帕格尼尼和帕叶又回到小客厅里。帕叶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小册子递给帕格尼尼。

“这就是对你关于罗西尼问题的回答。”他说。

帕格尼尼匆匆翻了几页。通篇都是诬蔑诽谤，大肆渲染两位音乐巨匠之间的敌对。显然，帕叶和罗西尼彼此不能相容。很难说，在这场意外的争吵中谁是谁非，然而显然事出有因。罗西尼到巴黎之后，帕叶的歌剧几乎完全停止上演。罗西尼征服了巴黎。连街头顽童也哼着《塞维利亚理发师》中的咏叹调。斐迪南·帕叶先生的崇高威望第一次出现了动摇。有人利用了这一点，散布他们彼此日益敌视的消息，因此本来并没有发生的事情，很快就发生了。帕叶怀疑这本小册子出自罗西尼的手笔，罗西尼认为，只有帕叶的朋友才能对他罗西尼如此极尽诽谤之能事。两位音乐家都否认自己同这本小册子有什么干系。巴黎音乐界在对这件事的看法上分成两派：一部分利用这本书反对罗西尼，一部分人利用这本书抨击帕叶。

帕格尼尼将书放在桌子上说：

“是啊，亲爱的老师，这些仇恨的根源在哪里？您富有，您地位高，一些平庸的音乐家就必然嫉妒您，他们巴不得您同我年轻的朋友罗西尼之间发生龃龉。”帕格尼尼学着帕叶的腔调继续说道：“您有没有同当局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您有没有什么暗藏的敌人？亲爱的大师，您自己也体会到了，尽管您什么过错也没有，您也会陷入我一向处境的境地……”

“好啦，不要再谈我的事了，”帕叶说，“看来，你不想在巴黎过清闲日子，还是要举行音乐会。你要知道，——不过，也不用我多说——世界性名声始于巴黎，如果你在巴黎受不到欢迎，你就不能象你来巴黎时所想的那样，作为一个光荣的胜利者回到欧洲。因此，你就不如干脆离开巴黎，一场音乐会也不要举行。关于你的种种流言蜚语和假冒你名字的人的种种活动已经引起巴黎人的极大好奇心。我亲眼见到一些记者，当你根本还没有到巴黎来的想法的时候，他们已绘声绘色地描述同你的谈话。你想一想，现在的情况下怎么进行演出？你读到了些什么？你了解了些什么？你现在是什么处境？现在打消演出的念头尚为时不晚。我很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我现在同你说的这些话只是根据一些传闻。请你记住，我是你最好的朋友。”

“我看到您很疲倦。”

帕叶蹙起了眉头。

“你大概以为我对你在巴黎的事夸大了。你要知道，去年青年作家维克多·雨果的剧本《爱尔那尼》上演时发生了一件空前的丑闻。剧本辍演了。形势逼得作者走投无路。青年们和一次机会帮了他的忙。他向观众说了些廉价的想法，使他摆脱了窘境。一些妒贤忌能者的聒噪竟被报刊说成是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的哲学之争。身着征服者制服的青年，化装成中世纪侍从的女子，以及穿着红色坎肩、贼头贼脑和手持痠节累累的拐杖的白痴挤满了剧院，差一点没有大打出手。你也会说，这同为艺术服务毫无共同之处。起先几场演出大获成功，那是因为池座坐满了青年，他们大概让作者破费了不少。然而，《爱尔那尼》的后几场演出都招来唿哨、倒彩，舞台上扔满了果皮、吃剩的东西、破鞋，真是无奇不有。巴黎的什么事都同记者们的嘴皮子有很大关系。你应该坦率地告诉我：欧洲各报刊对你群起而攻之的原因何在？大量荒诞无稽的说法从何而来？这些说法使所有正经的人家、每个循规蹈矩的法国资产者视你为洪水猛兽？你要知道，这种恐惧在巴黎会上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凡是在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出现的危言耸听的丑闻都可能在巴黎引起不堪设想的后果。”

“亲爱的大师，”帕格尼尼说，“我没有敌人。关于我的那些报道，同活生生的帕格尼尼没有任何关系。至少，我不知道，有什么人值得我提心吊胆地加以防范。我觉得自己还是个精力充沛的小提琴家，怎么能剥夺我为之献出了整个生命的东西呢？大自然赋予我巨大的才能，我除了自己以外，为什么还要怕谁呢？您说，人们嫉妒我，而我不敌视任何人，我不想对谁进行报复，我对谁也不怀敌意。我一生从未对谁心怀叵测，耿耿于怀。我还想告诉您：任何一个天才的出现都使我欢欣鼓舞，人们的每一个美好的内心活动都让我感到高兴。我不觉得出现一个同我旗鼓相当的小提琴家对我有什么损害，相反，这还会减轻我的工作，因为每一场音乐会都会减少我一年的寿命。有人来助我一臂之力，来分担我的为艺术服务的炽烈之情，这有什么不好。”

帕叶听了这一番意外的倾诉，膛目结舌，无言以对。就在这短短的几分钟里，他回忆了自从这个羸弱的热那亚经纪人之子在帕尔马逗留六个月以来所消逝的岁月。他想起了自己在威尼斯度过的日子。那时，他的名声越来越大，又建立了美满的家庭。后来他到了维也纳和德累斯顿。他在德累斯顿获得了意外的成功。一天晚上，一个面色泛黄，身材矮小的男人走进宽敞的宫殿大厅，他一只手按在前襟，无名指不时敲打着荣誉军团勋章的金星，用银灰色的眼睛打量了帕叶一下。音乐会结束以后，这个人被将军们簇拥着，他没有朝音乐家看一眼就签署了邀请音乐家同他一起去巴黎的建议。以后就是在巴黎获得盛誉和成功的年月。意大利剧院，技艺平庸的同胞们的嫉妒以及他的大获全胜。后来是波拿巴垮台。波旁王朝复辟。路易十八从巴黎出走。波拿巴又当了一百天皇帝。以后是查理十世国王和力图恢复旧秩序的神甫、僧侣、贵族长期得势。

在这个时期，斐迪南·帕叶的处境十分艰难。意大利的一切都得不到查理国王的赏识。半年以前，街垒、炮击接踵而至，响亮明确的共和要求同意大利原来的自由口号交织一片。一些熟悉的面容、熟悉的姓名在帕叶脑海中闪现，不知从何处出现了一些朋友，帕叶先生这时正象躲避瘟疫一样尽力躲避着他们。音乐家尼科洛·帕格尼尼在这些岁月里战胜了人生征途上的重重障碍和对手，而形形色色荒诞不经的恶毒诽谤也对他紧迫不舍。

种种传闻给人造成的印象是，帕格尼尼是一个倨傲自大、令人讨厌的人，他为了钱财不惜拿生命作赌注。一个把小提琴也输掉的人不配自认为演员。一个用崇高的艺术换取金钱、用自己的天才换取侥幸的小提琴家不能受到老斐迪南·帕叶的亲切接待。而这个人，无论他走到哪里，对他的污言秽语必先期而至。现在，这个人坐在帕叶面前已经好几个小时，帕叶不能中止同他的谈话。这个面色蜡黄的黑发怪人以自己的惊人话语和思想使他折服，而这些话语和思想同报刊对他的评论竟如此格格不入。这个提琴家的最后一番话表明，他有多么宽广的胸怀，这些话同帕叶先生从他周围那些演员口里听到的话迥然不同，在坚决劝阻帕格尼尼在巴黎演出以前必须慎重考虑。

“这么说，你认为自己没有什么敌人。那么，你想怎么办呢？”

“我想经常同您见面，大师。”“那好，”帕叶先生应声道。“今天我们就一起去剧院。你现在不想拉个什么曲子吗？”

帕格尼尼断然地摇摇头。

“我要在音乐会上演奏。”

帕叶皱起眉头。“他是否过于自信了？”他心想，但没有作声。

“我应该先熟悉一下巴黎，”帕格尼尼说，“这座城市使我感到吃惊，街道和广场都这么宽阔，真令人叹为观止。我不明白，这样宽的街道和这样空旷的大广场有什么用。我看到了煤气路灯。这梦幻般的白光表明，法国人渴望在黑暗中出现一片光明。等我了解了这座城市之后，也许要请您帮助我安排音乐会，也许要请您给我介绍几个人为我和哈里斯租赁住处和拟定最合适的音乐会日程。”

“那么演出曲目呢？”

“这我自己会考虑的。”

“你过于自信了！”

帕格尼尼对这句话未予理会。

“巴黎人对当今国王有什么议论，大师？”

“当今国王有什么好议论的！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奥尔良的家产转移到了伦敦自己子孙的名下。波旁公爵是波旁家族中唯一留在巴黎的人，他年迈体衰，深居简出，将自己的遗产留给了路易·菲力浦的长子奥马尔公爵。奇怪的是，老头子立完遗嘱后就在卧室里悬梁自尽了。还有什么可告诉你的呢？巴黎银行家们拥立了路易·菲力浦，拉法夷特把他推荐给闹事的巴黎，以此回答关于建立最好的共和国的叫嚣。当然，我这是对你说，对别人我是不会这样说的。你知道，波伦亚、摩德纳、帕尔马发生那些不愉快事件以后，巴黎当局对所有意大利人都抱有怀疑的态度。你的那位丰塔纳·皮诺……你最好不要同他联系！”帕叶压低嗓门接着说：“此外，你知道，我是竭诚为国王效劳的，很多人求过我。在法国受到庇护的意大利流亡者现在都聚集在里昂和马赛。他们想回意大利，但法国当局不准许，并且让法国警方对他们进行监视。”

帕叶进一步压低声音。

“奥地利军队正在屠杀摩德纳、帕尔马和波伦亚的居民。奥地利军队已经开进罗马努，有消息说，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参与了意大利事务。你在巴黎一定要小心谨慎，特别是在和同胞接触的时候。你会不知不觉地招来一大堆麻烦。”

帕格尼尼异常兴奋地听了《奥赛罗》的演出。苔丝黛蒙娜完全攫住了帕

格尼尼的心。西班牙女歌唱家的歌喉，她那非凡的活力和魅力使帕格尼尼陶醉了几个小时，将帕叶的警告丢在了脑后。

幕间休息后帕格尼尼和帕叶回到自己座位上时，他们已经成为好奇的邻座们注意的目标。第二场结束后，一个蓄着骑兵胡子、有着军人姿态、身材魁梧的年轻人向帕叶走来。他就是小提琴家贝里奥。他很坦率地说，他想请帕叶先生将他介绍给帕格尼尼先生。

帕叶很喜欢这种纯法国人的举止，这种社交场上无拘无束的风度。帕格尼尼从贝里奥简短的几句话中发现，巴黎不同于那个施波尔的迟钝的祖国，它能无私地给予一位演员应得的评价。他将自己的这个看法告诉了老师。帕叶看了他一眼，没有回答。他还没有足够的根据来判断贝里奥的举动。这位巴黎首席小提琴家的法国式社交风度应该可以证明巴黎作为主人对意大利客人的欢迎态度，但是，这也可能是一种暗示：巴黎的音乐家没有为帕格尼尼的到来而诚惶诚恐，他们十分自信，对他的出现并不担心。帕格尼尼的老师立即觉察到了这种微妙之处。这位意大利提琴家觉得是竭诚欢迎，而他的老师却认为是一种极其严重的警告。

1820年2月13日，路易十八国王的侄子、法国王位的唯一继承人贝里公爵从剧院中出来。木匠卢威尔走到他跟前，举起一把菜刀割断了他的喉咙。

1831年2月11日，残余的巴黎显贵，那些把波旁家族的徽记白百合花奉若圣物保存的人们聚集在圣·日尔曼·洛克塞鲁阿教区的贵族教堂。教堂内外挤满了轿式马车和四轮马车。为贝里公爵举行了隆重的祭奠仪式。这是巴黎圣·日尔曼教区对新秩序、对执政的资产阶级以及成千上万个向国王挥舞菜刀的卢威尔的抗议。

祭奠仪式以向波尔多公爵遗像敬献鲜花结束。消息象电波一样传遍巴黎大街小巷。祭奠仪式完毕时，教堂门前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群，人群堵塞了道路，狂怒的巴黎人中有一人将第一个走出来的神甫抓起来扔进了河里。四轮马车、轻便马车载着伯爵夫人、公爵夫人和子爵们纷纷疾驶而去。人群冲进教堂，打砸圣·日尔曼·洛克塞鲁阿圣坛，将圣徒塑像砸得粉碎，用刀砍圣像，将圣餐扔出窗外。教堂里的十字架都被取了下来。神甫住宅和耶稣会神甫会会址也遭到袭击。所有的东西都被砸坏，玻璃窗被打碎、窗框散了架，地板、天花板都被烧了。

人群折腾了一整天。巨人流经过警察和军队严密防守的王宫。人们没有触动国王，他们到处寻找“神甫和波旁家族成员”。随后人群又涌到大主教的宫殿，一些人捣毁宫殿旁的教堂，另一些人击溃那里的国民近卫军，冲进宫殿，砸烂石十字架、桌椅和圣像。人们将从各个房间搜来的大批十字架堆在镶木地板上烧了起来。就在这个时候，大主教宫殿前面驶过一辆轻便马车，一张镶着黑色卷发的丑陋面孔吃惊地朝车外张望。此人面如土色，又黄又灰，眼皮发青，如猫头鹰的翅膀似的分布在两条漆黑的眉毛下面，一双大眼睛闪烁着幸灾乐祸的神色。一个魔鬼来到了巴黎。这个魔鬼就是尼科洛·帕格尼尼先生。

他通过一道关卡，来到唐费尔街，同他的魔鬼侍从乔治·哈里斯这条英国犬一起安顿下来，哈里斯无疑是魔鬼的化身，他赢得了这个意大利提琴大师的心。

……一个身着宽大的黑色常礼服、相貌猥琐的人向警察局副局长报告当天发生的事情。这时，帕格尼尼和帕叶先生正安安稳稳地在听歌剧《奥赛罗》。

警察局通宵达旦地在忙碌。惊慌失措的神甫们不知道谁能保护他们。过去查理治下的警察局同耶稣会有过密切的联系，不过，耶稣会对巴黎银行家的财力了如指掌。他们对巴黎巨商富豪继承人的家产也一清二楚。他们还知道，天主教会将从胜利的飘飘然中清醒过来，将通过它那些秘密的组织重新成为当局必不可少的帮手，然后还会成为法国政治的真正主宰。

警察局密探用枯燥单调的声音向副局长报告自己的侦探结果。密探是受双重领导的，他感到极度乏累，报告时常常把思想动态和民众情绪方面的情况同政治情况和属于警察局本行的刑事案件搅在一起。但是，他也明白，副局长先生本人正想同耶稣会接头，所以不大在乎把他应该向一个警察局副局长报告的事同一个耶稣会副主教所感兴趣的事搅合在一起。“还有什么要说的？”副局长问。

“一群年轻人在‘象征’咖啡馆争论文学方面的问题。其中一个人大嚷大叫普通人的权利。”

“哪又怎么样呢？窃听这种空谈家的高谈阔论有必要吗？”

“他叫嚷什么，没有才气的人们应联合起来。”

副局长一边打哈欠一边说：

“这些疯疯癫癫、游手好闲的毛头小伙子聚在咖啡馆里吵吵嚷嚷，警察局去管它干什么？”“他的叫嚣很引人注目。”

“谁的叫嚣？”

“一个叫米尔日的人。他大声嚷嚷说：‘我捍卫普通人的权利，让天才见鬼去吧！’”

“哎！这倒有点意思！后来怎么样了呢？”

“我请他给我们做事。”

“为什么？”

“这样的人会对我们有用的。”

“他是干什么的，浪漫派？”

“他什么也不是。不过他既然能高喊：‘我捍卫普通人的权利，让天才见鬼去吧，我捍卫卑贱者和手淫者的权利！’就一定帮我们不少忙。我已经给了他一些钱。”“你方才说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我给他注了册，办了证件。他姓米尔日。”“是这样！俄国沙皇的奸细！咖啡馆里还有什么人？”“还有诺迪埃。”

“就是那个文学家？他说些什么？”

“他发言反对煤气路灯。”

副局长兴奋起来。睡意从他脸上消失了。他在圈手椅里挪动了一下身体，坐得舒服一些。

“这很有意思。现在素尔蓬纳学院和医学院的青年学生简直成了滋生蛇和青蛙的泥塘。他们简直无法无天：一会儿在剧院大打出手，一会儿在德拉克鲁瓦先生的画室里用画笔互相画鬼脸，一会儿又在意大利林荫道同姑娘们打闹，拉扯她们的裙子。要注意他们，密切注意！首相先生说得对：‘今天这帮人是浪漫派，明天他们就是革命派啦。’我赞成吸收米尔日这个年轻人。让他既为我们，也为彼得堡熊干活吧，有钱能使鬼推磨……”

“是的，”密探说，“首相先生说：‘只有效义问答手册才能使法国免遭社会主义之灾。’”

“你好象变成个哲学家了！”副局长说，“我对你的工作很满意。米尔

日是块好材料！诺迪埃具体说了些什么呢？”

“诺迪埃还是重复他反对过年时在和平街和维维安区点煤气灯那一套老调，叫嚷什么煤气有毒，会使树木枯死，这种亮得使人睁不开眼的该死的煤气灯发出看不见摸不着的毒气会使咖啡馆的油画变黑。马车会掉进马路当中的坑里去，因为煤气灯会使马睁不开眼。”

副局长从卷宗里找出一个蓝色的厚本子。

“这是个疯子，”他说，“他向政府递了一份禁止使用氢气的备忘录。”

副局长翻阅着本子，密探清楚地看到本子上诺迪埃的签名。

《备忘录》作者写道，巴黎火灾、霍乱、骚动以及种种祸害都是氢气造成的，氢气发出的毒光污染了巴黎的大街小巷。

凌晨四点，这个密探接到了耶稣会副主教的指令。

第二十八章 两两面镜子

帕格尼尼一到巴黎就受到警察局的监视。当时，政治警察和刑事警察的界线尚未明确划分，但他们相互之间的敌对情绪日益明显。1827年，科科·拉库尔取代了巴黎的维多克，人们称他为老牌扒手骑士。他的方法是用小罪犯抓大罪犯，这遭到吉斯基埃先生的反对。吉斯基埃先生想在警察局的政治工作中采用一些新方法，但他遭到了失败，因为路易·菲利浦政府在秘密的警察监视活动中仍然采用老一套办法，如开设赌场，组织吸引青年人参加的破坏小组。

科科·拉库尔直接继承了维多克的衣钵。维多克于1817年按照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精神自告奋勇向警察局长当格莱兹提出组织一个特务小组，小组的活动只受他维多克的领导。正因为他自己曾是一个惯偷集团的成员，因此他的办法一开始非常有效，维多克过去尝过惯偷生涯的滋味，后来跟苦役时又因供出同伙而被宽赦。科科·拉库尔效仿他组织了一个机动小组，并以此开始了自己的工作。吉斯基埃曾提过异议，但最后不得不甘拜下风。此外，作为警察局长，他自己在内务部设立了一个制造可怕的政治毒药的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培养了一批伪政治活动家，他们建立名称稀奇古怪、实行最极端的纲领的秘密社团。这种作法保证了警察局的收入。这种作法事半功倍，为官运亨通的政治特务开创了锦绣前程。

还有另一面镜子反映着秘密的巴黎和秘密的法国。这面镜子的反映日益清晰。威尼斯经验丰富的老牌“制镜匠”磨拭了这块奇异的玻璃，并给它涂上了汞合金。

1829年，罗塔安成为耶稣会会长。这个严厉、冷酷、极其稳健的荷兰人具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干预政治的才能，他善于出其不意地出击，使欧洲那些老谋深算的外交家惊慌失措。

身着世俗服装的耶稣会徒们坐在邮局里。他们的名字甚至出现在秘密检查室的名单上。

1829年，查理十世已经公开走上反动道路，维勒尔首相公布了一份所谓《黑皮书》。路易·菲利浦政府宣布取消秘密检查室，并说维勒尔公布的《黑皮书》纯属谎言。在七月革命中，表面上取消了秘密检查室，而实际上它只是迁到了一幢新房子里。各种刊物、公文副本、各式火漆、各部信笺、法国各贵族的徽记印章和法国银行的外汇应有尽有。送给收信人的信件装在密封的信封里，这样就万无一失。

1831年，巴黎法庭审理拉瓦列尔侯爵小姐的离婚案。拉瓦列尔侯爵小姐的丈夫是索尔蓬纳学院一位可敬的教授。当她知道这位教授是秘书检查室头子之一时，她提出了离婚要求。尽管法庭的判决对她有利，但是巴黎大主教和罗马宗教法庭却不批准离婚。耶稣会只是利用自己的合法地位来办学校、管理耶稣会的财产，然而耶稣会的实力，这个无所不在的庞大机体的财富和秘密意图不仅社会公众不清楚，连耶稣会各下级组织也不知底细。

当意大利烧炭党同耶稣会展开斗争时，为了有利于同这个暗藏的可怕敌人搏斗，也效法耶稣会实行了铁的纪律。耶稣会是欧洲机体上的一个毒瘤。到处都有它的腺体、分支，这些腺体、分支能够膨胀、扩大，一旦罗马的活动瘫痪，它们都能完全独立活动。这是反映巴黎秘密生活的另一面镜子，它也反映了路易·菲利浦的秘密警察的活动。但是，尽管当局花了很大力气，

这面镜子一直未曾落入政府的监视范围。

帕格尼尼在巴黎很引起特别注意，因而在这两面镜子中都反映了一连串人物的活动。

有一天，唐费尔街上出现了一个部里的信差。这件事传到了副局长和吉斯基埃先生耳里。第二天，医生、音乐家、文学家、画家和诗人都来了。拉菲特先生的马车也来了。这位前大臣、法国所有四轮马车的主人、欧洲一家大银行的老板，他找提琴家有何贵干？噢，他谈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拉菲特先生想在自己的旅馆听提琴家演奏；他路过这里，想把这个可爱的孩子、尼科洛先生的儿子用自己的敞篷马车带到帕西或者布洛涅森林去，春天的新鲜空气对孩子大有裨益。

两匹矫健的阿拉伯马佩戴着羽饰和用俄国皮革制作的马具，奔跑在木板马路上，马蹄发出得得的声音。兰朵车上坐着帕格尼尼先生，小阿希利诺和拉菲特先生。拉菲特先生坦率地说，他离开内阁是因为不满意新政府的对外政策。出于对国王的尊敬，他应该指出：国王路易·菲力浦仍然身不由己。

“我是主张街垒战的，”拉菲特郑重其事地说，“我赞成干预您的美丽祖国的事务。早就该将意大利从野蛮人手中解放出来了！”

效游以后，帕格尼尼拒绝了到拉菲特先生住处去的邀请。拉菲特先生的秘书在同哈里斯握别时轻声说，帕格尼尼先生的钱财、资金，以及在巴黎即将得到的巨额收益都可以存到拉菲特先生的银行里去，因为这家银行利率最高。

晚上，哈里斯向帕格尼尼先生谈起这件事时，那个向副局长报告的密探正站在另外一个地方的一张桌子前面。大街上有一块牌子：“公证人布拉乔利尼”。一间闷热的小房间里放着一张写字台。满屋浓烈的烟味。一个办事员同时在和两个顾主谈话。但是，再过去三个房间，在走廊的深处有一间隐蔽的屋子，屋内陈设简陋：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张窄床、一个洗脸盆、一罐水。床上面挂着一个巨大的耶稣受难十字架。一个目光敏锐的老头儿坐在唯一的一把椅子上听着密探的汇报，密探报告说，就在巴黎各寺院和大主教住宅遭到袭击破坏的可怕的那一天，帕格尼尼来到巴黎。

头发花白的老头儿身旁站着面部表情凶狠又带失望神情的诺维先生。密探的到来，打断了为时已久的争论。

老头儿对帕格尼尼没有任何恶意。密探的谈话没有给他留下任何印象。不过，他还是想从中找到一点什么，可以证明诺维极为担心地谈到的情况。

诺维到巴黎来干什么？诺维的使命无需动问：书面指示就在眼前，要诺维通过获取某些人的遗嘱来增加耶稣会的收入，这些人的名字他牢记在心里。老头儿对帕格尼尼抵达巴黎的情况了如指掌。他感兴趣的是，诺维什么时候同这个密探见过面。他仔细打量着诺维，生怕自己估计错误。

密探正在报告所谓秘密小组的新活动。法国的小五金商、铁皮商、古董商、裱糊工和帷幔装饰工一下子都阔了起来，竟纷纷收购巴黎的古老庄园、城堡、贵族荒芜的别墅，而且以惊人的速度摧毁这些建筑。谁是罪魁祸首，谁是后台老板，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呢？”老头儿转身问诺维，“我这里就有一张你关心的提琴家全部旅行路线图。你说他的巡回演出同烧炭党活动有联系，你认为丰塔纳·皮诺是烧炭党人。那么，帕格尼尼又同他有什么关系呢？至少从他那些信件抄本来看，他只不过想摸摸巴黎的底细，仅此而已。我还是希望

他在巴黎财源茂盛。只要他的财产增加，我们就还有很多年能将他的金银财宝送进耶稣会的金库。我们总是可以引而不发，迫使他就范。我们可以使他有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巴黎的医生在我们掌握之中。巴黎最好的法医乔治·贝努瓦·福德雷忠实执行我们的命令。医生罗斯唐、克吕维列和拉赛格都是些医治心灵的高手……”

“是的，”诺维打断他的话头说，“不过，只要乌尔班尼在这个该死的帕格尼尼身边，我们的工作就注定要失败。”

老头儿的目光暗淡下来，变得深不可测，他挥了挥手，没有说什么。

“利用恶习和欲望比利用美德更能驾驭人，”老头儿说，“让社会上一些小小的恶习，我们就可以消除大的恶习。你这个小提琴家容易上钩的最大欲望是什么？”

“他简直是个魔鬼，他无所不欲，无恶不为。”

老头儿摇了摇头。

“你说起话来活象个黄口小儿，你应该老练些。你已经是教会有经验的儿子了。为了对帕格尼尼施加影响，我们该从哪儿着手呢？他若是一个皇家军队的军官，我们可以散布诋毁他的军人荣誉的流言蜚语。他若是一个神甫，我们可以扬言他冒渎神灵。而他偏偏是一个提琴手，一个演员，对这种人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有了！”诺维嚷道，“我们能做些什么？我们可以利用报章杂志置他于死地。我们可以给他的演出设置重重障碍，我们可以使他情绪低落到举不起琴弓！我们用不着花钱太多就能使巴黎各家报社、杂志社将帕格尼尼创作灵感已枯竭的新闻沸沸扬扬地传遍全巴黎。我们要连篇累牍地发表一些文章，用肆意歪曲来使他感到愤懑。我们要让一些刊物出专号，叫一些傻瓜笨蛋为帕格尼尼写生平传记，刊登伪像，刊登监禁帕格尼尼牢房的图片，以及他的情妇们的像片。我们用这些办法使他大动肝火。人们很快就会原谅胡言乱语的评论，而对一个提琴大师的猖傲狂妄却不然。神甫，你懂吗？只有用这种办法我们才能阻止帕格尼尼在巴黎演出！”

老头子站起身来。

“我的孩子，你又回到老路上来了。”他说，“我以耶稣会授予我的权力命令你摒弃陷害帕格尼尼的想法。我们并没有阻止他在巴黎演出的打算，我们也不要使他成为只是耶稣会注意的中心人物。给你的直接命令是利用教会各种便利条件向帕格尼尼展开活动，将他的巨大财富变成耶稣会的财富。行动吧。”

观看《奥赛罗》次日，帕格尼尼一整天都在思索老师的谈话。马里布兰使他如醉似痴。歌剧使他激动不已，使他看到了巴黎的音乐修养达到了何等高的水平。

他在剧院里看到罗西尼，罗西尼从远处向他鞠了个躬，但是没有走近，因为帕格尼尼身旁坐着帕叶。

帕格尼尼翻阅一本小记事本。那里写着：打听拉封的地址，写信邀请达摩罗夫人；以下记录着帕叶提供的情况：洛拉-辛提娅·达摩罗，蒙特尔兰的女儿，30岁，艺名钦蒂。问罗西尼。奥贝尔为她创作了歌剧《黑色的多米诺》。

正当帕格尼尼打算写信给钦蒂夫人，建议同她联合举行音乐会的时候，响起了敲门声。乌尔班尼同巴黎音乐学院的一名信差走了进来。信差送来了帕叶的信：“国王陛下希望今晚在王宫听你的演奏。我们将从那里开始征服

巴黎。我对你充满信心。”

“亲爱的斐迪南先生，”帕格尼尼心想，“我没有看错，您 363 不仅是我的老师，您还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然而，现在要他到王宫去。当争取意大利自由的战争重新爆发的时候，他怎么能到王宫去呢？帕格尼尼转瞬间就作出了决定。他歪歪扭扭地写了一纸短笺，告诉帕叶先生说，自己突然病倒了，所以不能接受国王的邀请。

起初报刊上有关帕格尼尼的报道充满了溢美之词，现在忽然变得含蓄起来。没过两天，已经出现了抨击意大利小提琴家妄自尊大的辛辣文章。

帕叶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他说：

“我对你在巴黎是否能成功已不能肯定。你到巴黎来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国王难堪。这是你做的第一件事。”

当老提琴家痛苦地说出这番话的时候，他那风采如故的脸上出现了细细的僵硬的皱纹，目光呆滞。

帕格尼尼能将自己的想法部向老师倾诉吗？不过，帕叶似乎窥探到了他内心深处的活动。

“你没有接受国王的邀请，是不是因为路易·菲利浦国王拒绝援助我们的祖国？”他孩子般地俯身在帕格尼尼的耳边轻声问，但随即仿佛自问自答地站直身子说：“是啊，不过我读到关于你在巴伐利亚演出的报道。你在巴伐利亚女王的特根泽城堡里演出了！”

帕格尼尼默不作声。

“我说的是实话，当时我病了。”他终于说道。

“路易·菲利浦”，帕格尼尼心想，“是又一条背信弃义的卡里尼亚诺狗！”他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感到自己是一个意大利人。

“那就算啦！”帕叶接着说，“我已经同我们的指挥加别涅克谈过了。你今天到巴黎各个大厅去看看，哪一个地方最适合演奏小提琴。”

整整六天的时间帕格尼尼都在为场地奔波，根本还谈不上场地的好坏。

帕格尼尼每次精疲力尽地迈出马车，上楼走进老师房间，他们的谈话内容都大同小异。

帕叶每次都抬头问道：

“怎么样？”

“没有找到。我和哈里斯跑遍了巴黎。一座音乐厅里正有医科大学学生和妓女举行舞会，他们要跳三天三夜，有 14 支乐队轮流伴奏，另一座音乐厅里正有世界著名钢琴家普拉斯科举行音乐会。”

“哪一个普拉斯科？”帕叶双手一摊，“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第三个大厅里有印度魔术师变魔术，他能使死狗复生；第四个大厅里有“恢复失去的青春”协会召开大会；第五座大厅里有圣西门信徒组织的某个叫昂方丹的人的报告会；第六座大厅里正有外地来的一个无与伦比的著名天才小提琴家阿佛洛狄多举行音乐会，他的音乐会简直使所有的巴黎人莫明其妙。”

帕叶又用拳击桌说：“这是什么蠢货？这个阿佛洛狄多是打哪儿来的？”帕格尼尼继续说道：

“维尼奥里在一个大厅里演讲，自称是世界戏剧天才。萨市莱朗诵他根据维克多生平写的一部新小说。”“岂有此理！”帕叶喊道。

“杜克洛做报告，想证明莎士比亚的愚蠢和无能。”“这更不象话啦，”

帕叶说，“不知名的杜克洛竟比莎士比亚更天才。这一切什么时候才有个完？你到底租到了场地没有？”

帕格尼尼手放在背后站着说：

“亲爱的老师，巴黎的音乐天才比比皆是，这里聚集了这么多杰出的小提琴家！您却向我隐瞒了这一情况。”3月7日，帕叶派了一名信差给他送信，告诉他出任大歌剧院指挥的韦隆先生同意3月9日将剧院提供帕格尼尼演出使用。信差敲了很长时间的门，没有人答应。那时已是下午两点。信差下台阶时碰见一个男孩和一个蓄长胡子的皓发男人。他们身后是一个高大的黑发意大利人和一位老妇人。他们看见他从帕格尼尼住处的门前走下来，就拦住他问道：

“怎么？您敲门没有人答应？”

哈里斯、乌尔班尼和老妇人互相看了一下。

“你们也是来找帕格尼尼先生的？”信差问。哈里斯从口袋里掏出钥匙迅速打开门走了进去。“他难道已经出去了？早晨他还躺在床上叫我们不要叫醒他呢。”

他们稍稍打开一点先生的房门，看到他躺在桌子旁边。头靠在墙上，脖子变得几乎同身子成直角。小提琴在一旁。

阿希利诺惊叫着冲进房间。魏丝豪普特小姐惶恐地拍了一下手。乌尔班尼紧闭着嘴。

“请大夫，快请大夫！”哈里斯嚷道。

乌尔班尼慌忙向楼梯跑去。

送信人放下信，关切地说：

“我现在就去报告院士先生，我们就请大夫来。”

好几位大夫接踵而至。他们不认为是死亡。病状很奇怪，既不象嗜睡症，也不象是人为的强制睡眠，但肯定不是死亡。房间里弥漫着一股令人窒息头晕的甜滋滋的气味，乌尔班尼赶紧打开窗户。

药物按摩、冷敷、热敷都无济于事。年轻大夫让·克吕维列用小刀撬开病人的牙齿，送进几滴药水。三分钟过后帕格尼尼睁开了眼睛。克吕维列将乌尔班尼叫到一旁，详细地询问了情况。当帕格尼尼微弱地说出话来，想吃东西时，大夫快步走到他的跟前，给他号了脉，然后说：

“您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了，我告辞了。”

哈里斯小心翼翼地问大夫要多少酬金。克吕维列摇摇头说：

“不用酬金。我只请求你们在我将情况弄清楚之前，不要将这件奇怪的事情说出去。此外，如果我能得到先生小提琴的托垫作为酬谢，我将衷心感谢。我能挽救这位音乐艺术骄子于垂危之际，是我莫大的幸福。”

话说得并不新鲜，没有人感到诧异。哈里斯耸耸肩膀。帕格尼尼先生很乐意满足这位怪医生的要求。

帕格尼尼记不起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情，什么也说不出。他只说，他做了一个梦，在梦里听到周围有一种古怪的声音。他说他听到自己的安魂曲，并且对自己的过早离开人世表示了哀悼。

这些俏皮话说明，危险的确过去了。

深夜，克吕维列大夫坐在老耶稣会徒的房间里，手里拿着一个黑丝绒提琴托垫。他说：

“全巴黎只有我一个人能说出是怎么一回事儿。盗窃未能得逞纯属偶

然。暗探们正想用配好的钥匙打开房门时，他们同时都回来了。”

“你说什么？！”老头儿打断了他的话。

“我是想说，”克吕维列大夫答道，“我隐约知道，帕格尼尼会遭到抢劫，而抢劫的阴谋正来自巴黎警察当局。”

“为了什么目的？”

“目的我就不清楚了。我只知道，两个月前苏贝朗医生在警察局监狱里开始进行一种药物试验，这种药物会使人完全失去记忆力，失去意识和感觉，它不会致病，副作用不大。他发明的这种药物名叫哥罗芳。他做试验时我曾见过，效果极佳。目前这还是秘密。这一发明用途甚大，因为它将大大减少外科手术的困难。苏贝朗大夫掌握了这种麻醉药的秘密，这事除了警察局和我谁也不知道。警察局曾将这个琴托垫偷走，洒上了哥罗芳。”

“你把提琴家救过来了？”

“是的。”

大夫得意地点点头。

“警察局的做法令人费解。”老耶稣会徒说。“不过，好象不是什么钱财的问题。帕格尼尼先生丢了什么东西没有？”

“是的，哈里斯先生今天未找过我说，被偷了12万法郎。”

“这同我们就没有什么关系了。警察局干的这件事，警察局会找到罪犯的。根据耶稣会的纪律，您不得同任何人谈起这件事。还有一个问题：您说先生昏厥过去时门是锁上的。帕格尼尼先生住宅有没有空无一人时？”

“他的秘书说，住宅里总是有人的。”大夫答道。

“好吧。您要严守秘密。”

3月9日，帕格尼尼在大歌剧院的宽敞大厅里举行了音乐会。

法国人写道：“这是一个难忘的夜晚。”世界之都最华丽的大厅座无虚席。人们对这次音乐会盼望已久，在音乐会的前几天，它成了巴黎人谈论的唯一话题。在这令人目眩的一年里，巴黎接待了各种名声显赫的人物，从威震沙场的军人到宫殿修筑者；从世界闻名的诗人、音乐家到英雄队伍的首领，走出地下的烧炭党人和雅各宾党人那些大规模征战的参加者。

为这个城市举行首次音乐会的帕格尼尼也知道，他应将自己的全部天才力量，全部精神威力倾注到这场音乐会中去。他要用自己精湛的演奏技巧征服全场。他对这个城市要比对任何其它城市更卖力气，他要使这个世界的的心脏停止跳动数分钟。

但现在他忘掉了一切。他倾斜、弯曲着身子，活象一只从庞贝古城挖掘出来的石膏猴子，他向大厅奏出成千上万只银钟、金钟、铜钟、钢钟的声音，人们觉得好象有一阵风吹遍了大厅的每一个角落。有些人觉得，这风来自古寺的排钟之间，是盘旋在古老钟楼周围的旋风，是吹醒沉睡在寺院屋檐下的小鸟的清风。小鸟们苏醒过来，振动着自己的翅膀；它们在睡意朦胧之中还抓着钟铃和钟身的边沿，用尾巴、爪子和羽毛不住地抚弄着钟铃和钟身。它们在晨雾蒙蒙之中用嘴啄到了钟身上的花纹，唤醒安睡着的排钟。钟楼苏醒了。青铜用它悠扬的歌声来回报这一番惊动，因此又发出了警钟的响声。有些人听到了王宫墙外火药桶的爆炸声，从投石党人街垒传来厮杀声。而有些人似乎只看到了蝴蝶动着轻薄的羽翼扑向摇曳不定的烛光。

一把小提琴分成两半，发出了两把小提琴的声音，每一把又迸发出十把小提琴的声音。接着又发出二十把、一百把、一千把小提琴绝妙的声音。这

简直是中国瓷娃娃和手持弓箭的带翼爱情小天使们纷纷落地时发出的声音。这是身着丝绸衣裳，头戴白色扑粉假发的牧童和牧女们跳着拉莫和吕里的小步舞，无意间把这些瓷玩具从架上碰掉下来时发出的声音。舞蹈突然被惊呼声打断，从丝绸窗帘后面爬出了大灰鼠和成千上万只小灰鼠。它们在撕裂这些丝帘。伴随这场袭击而来的是粗野的口哨，吠叫，破裂的声声，打碎玻璃的声音，街灯倒塌的声音，城堡打开了，一股寒风将它席卷而去，无影无踪。琴声荡漾，忽然响起了激昂的凯歌，响起了人民熟悉的起义民众的英勇战歌。接着又是如诉如泣的柔板。

这音乐使许多听众想起不久前离世的诗人拜伦的诗句：

在迷人的腊万纳城郊外，
有一片青青的密林，
那里美好的晨光使我留连。
当年也曾有过硝烟弥漫的轰鸣，
还有未代凯撒的壁垒森严，
让世界时刻不得稍安。
我爱那片四时葱郁的森林，
薄伽丘和德莱顿讴歌过的森林。
寂静的丛林睡得香甜，
只有蝉鸣长短期间；
我的马在打响鼻，还有那钟声
从远处传来，打破沉寂。
四周虽然仍是昏暗，

我的幻想却创造出神奇：
猎手象幽灵在兽群中周旋，
美女如云在天国展现。

在轻柔的短歌之后，突然又传来疾风骤雨般的声音。

当时弗朗茨·李斯特也在听众席上。事后他谈到，听帕格尼尼演奏的那一天改变了他的整个生活。他觉得自己从剧院走出来时变得凝重成熟，勇气百倍。第二天恰巧是他自己举行音乐会。但是，他突然发现，直到昨天他还对生活和艺术一无所知。今天他已成为一个新人。无论多么贫困和孤立无援，必要的话，即使完全得不到人们的理解，也都只能以创作为重，在自己的技巧不能充分表达成熟的思想之前，决不进行演出。让别人随便招摇过市去兜售他们廉价的玩意儿吧，让他们用这类音乐会去换取各种有限的方便和舒适的生活吧。在不能象那个全身心投入音乐、燃烧着心灵和激情的疯狂小提琴家演奏小提琴那样运用自如地掌握钢琴以前，李斯特决不公开演出。

对李斯特来说，这是一堆篝火，他将自己过去的音乐生活全部掷进篝火，燃烧殆尽。

李斯特的邻座却是另一种人。他是清醒理智的评论家路德维希·贝尔纳。幕间休息了，他还激动不已，说不出话来。他搓揉着笔记本的皮封面，颤抖地用铅笔写道：

“这是一种魔鬼的迷惑力。我平生从来没有见过和体验过这种情景。他

的听众被一种疯狂的力量攫住了，无力自控。在他演奏时，大家都屏气凝神，都听到了自己心脏的跳动。听众的心都在颤栗，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当他的琴声响起时，听众个人的生命似乎都停止了。”

晚上贝尔纳回到家里，继续写道：

“帕格尼尼一出台还没演奏，就受到暴风雨般的欢迎。简直无法形容，这个一切舞蹈艺术的强烈反对者的动作竟会那样笨拙可笑。帕格尼尼喝醉酒似的摇摇晃晃，踉踉跄跄。他一会儿将双手高高举起，一会儿又垂了下来，随后挺直了身子向天地祈祷，仿佛请求保佑度过难关。然后他屏住声息，摊开双手，似乎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

当这个魔法师躺在床上，精疲力竭地说不出话来，小阿希利诺轻轻抚摸着他的手的时候，他的名声正到处传扬。皇家科学院推选帕格尼尼为院士的决议传遍了全世界。他赢得了巴黎。

《巴黎评论报》写道：

“这个人在世时已成为奇迹。赞美、欢呼从四面八方涌来，使一些人陷入了绝望，他们原来在世界上所占有的地位被帕格尼尼的演奏剥夺了。他们只好想方设法排挤这位伟大的提琴家。然而这也挽回不了他们昔日的声誉，因为人类已经看到了这位意大利天才无与伦比的成就。

帕格尼尼不仅是一个掌握了这种乐器的一切奥秘的提琴家，而且是一个真正伟大的演员，对他来说，小提琴主要是表现自己天才的手段。他是一个创造家、发明家，他向人们展现了崭新的、前所未见的世界。可以感觉到，为了掌握小提琴世界的奥秘，他以顽强的意志付出了多么巨大的劳动。

帕格尼尼是艺术世界独一无二的负有特殊使命的现象，他的对手们不得不用一句古老的谚语来自我安慰：不是人人都能生为阿波罗那样的美男子。从帕格尼尼的技法来看，他的手指、手掌、腕关节特别发达。他的双手如闪电般在提琴上疾驰，提琴宛如径自悬挂在空中一样，它是提琴家伟大心脏的延伸，它能用人的活泼语言倾诉，这种特殊的语言谁都能懂，然而，能够用这种语言说话的只有这位伟大的演员。

在帕格尼尼举行音乐会的几小时内，人们在巴黎大歌剧院看到和听到的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只有把帕格尼尼的提琴和琴弓比作人类征服全世界的魔杖才最为合适。

我们为没有听到这场音乐会的人深感惋惜。难道生活中这样的天才是常见的吗？难道不应该趋之若鹜，一睹他的风采！难道我们的生活已如此丰富，以致可以放弃这些对未来的希望和永恒的象征——它们象一只从遥远国度飞来的小鸟，使我们蓦然醒悟和感到，在我们现在的世界上有一个多么美妙的，谜一般的未来世界！

帕格尼尼惊人的朴实，这是一个伟人的朴实。”

巴黎被征服了。从这一天起，帕格尼尼的每一场音乐会都是一次胜利的进军。

费底斯写道：

“小提琴在帕格尼尼的手里就象是一件活物，而小提琴家本人则象是专为这种美妙绝伦，独一无二的演技所创造的机体，一个同小提琴一道出世的机体。帕格尼尼把丰富的、充满灵感的幻想同精深的音乐知识和对乐器一切技术奥秘的掌握结合起来了。坚韧不拔的意志是帕格尼尼的性格特点，只有这样的意志才能使一个人为了崇高的目的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去克服极大

的、非人力所能承担的困难。他是我们这个世纪罕见的典范，他将机械的计算同天才的激情结合起来，他能够为了崇高的艺术而燃烧自己的生命，他以摧残自己个人的身体换得了成功，这成功就是达到了崇高而惊人的目的。”

卡斯蒂尔·布拉兹于帕格尼尼在巴黎的第三场音乐会之后声称：“帕格尼尼是一个学者。他的乐曲就象发现新天地一样意义非凡。它们仿佛是超人类的音乐设计和知识的结晶……”

3月27日，帕格尼尼举行了告别音乐会。辛提娅·达摩罗接受帕格尼尼的邀请在这场音乐会上参加了演唱。贝里奥整日同帕格尼尼在一起，如师生那样形影不离。以辛提娅·达摩罗、马里布兰、贝里奥和帕斯塔为代表的巴黎音乐界聚在这位贵宾的周围，对他关怀备至。

然而，对帕格尼尼的另一个包围圈，一个隐秘的包围圈仍未消失。

在巴黎的收益已高达五位数。哈里斯为了防止钱财被盗，想尽了办法。帕格尼尼先生对前次的失窃虽然记忆犹新，但还是不听哈里斯的建议和恳切劝告，他吩咐将四万法郎带到住处，而没有存入拉菲特先生的银行。哈里斯觉得，帕格尼尼先生近来的举止很奇怪。几天来他竭力避免开诚布公地交谈，甚至没有问过哈里斯为何忧心忡忡。乌尔班尼已经一个多星期不露面了，帕格尼尼竟然毫无察觉。哈里斯先生惶恐不安，也不知道是否该向警察局报告。

告别音乐会结束后，丰塔纳·皮诺先生深夜来访。他同帕格尼尼先生谈了很久，好象讨论了什么“意大利事件”。

“当然，这样做不大合适。”哈里斯心想，但是，从门缝中射出来一束煤气灯光，灯光中飘散着灰尘。灯光投射到前厅的一面镜子上。这面镜子有一人高，是很久以前这座古老宅邸的前主人安放在这里的。这是一面优质的威尼斯镜子，镶着银边，框子上端模压有细小的爱神。“纯巴洛克式的爱神。”哈里斯心想，他自诩是一个意大利艺术的行家。

这样当然不大好：应该去把门关上，但是眼睛却紧盯着镜子。帕格尼尼先生取出一大捆钞票和一小袋金子。丰培纳·皮诺先生将钞票和金子放进一个皮旅行袋里，接着听到了轻轻的话音：

“好吧，为了解放意大利的神圣事业。再见！”

哈里斯听不清这话是谁说的。他不熟悉丰塔纳的声音，他说起话来也同帕格尼尼先生一样，嗓音嘶哑，嘟嘟啾啾。

丰塔纳·皮诺离去了。帕格尼尼先生准备到英国去，为办护照延误了三天。

第二十九章 搏风击浪

对帕格尼尼的行为，哈里斯深为迷惑不解。身体这样糟糕，还沉湎于巴黎一些龌龊的地方，如佩尔什隆小酒馆和“塔巴科夫咖啡馆”。这个咖啡馆是女歌唱家施雷德尔—德弗里安和辛提娅·达摩罗拉他去的，她们想让他看看巴黎的俄国角落。关于施雷德尔—德弗里安女士风言风语很多。她在一本书里描写自己的风流韵事，还配上了不堪入目的插图，甚至没人敢出版，真不明白，怎么能同这样的女人在一起！帕格尼尼先生越来越忧郁和脾气暴烈。有一次，他气乎乎地从塔巴科夫咖啡馆回来。

“哈里斯，你看，世界上竟有这样荒诞的事情！”他大声嚷嚷，“这个塔巴科夫在占领军撤出以后带着自己的情妇在巴黎呆了下来，开了这个污秽魔窟，供那些有伯爵、公爵封号的俄国白熊寻欢作乐。我们称之为管风琴的乐器，这些大风箱将空气送进金属或木质的管子，发出扣人心弦的庄严声音，有人竟将它们变成带风箱的蹩脚乐器，最后又变成了可憎的俄国手风琴——塔巴科夫称之为‘加尔莫’。它发出的响声简直是对音乐的侮辱。一个将管风琴变成手风琴的国家是多么的不幸啊！用这种破乐器为自己排忧解难的穷困潦倒的人们是多么不幸啊……我现在多么怀念肖邦，我在想俄国宪兵在华沙制造的种种酷刑！还有什么比这个老大的国家更可怕的呢！”

“您是在为别的事生气，”哈里斯说，“您能不能告诉我，为了使您免遭不幸，需要做些什么？”

“为一件事我心烦，它关系到我朋友们的命运。”帕格尼尼从牙缝里挤出了这句话，看了哈里斯一眼。

哈里斯没有朝他看，突然惊慌起来：他看到书桌上有一个画着骷髅和骨头的大黑信封。他慢慢向书桌走近，想赶快把这封新来的恐吓信藏起来，不让帕格尼尼看见。但是，已经晚了：帕格尼尼刹那间朝哈里斯看的方向瞥了一下，疾步向书桌走去。哈里斯用祈求的目光看着帕格尼尼，用手掌盖住了信。

“不要看，看在上帝份上，不要看！”

但是，帕格尼尼已经拆开了信封。

哈里斯惊恐不定地注视着他。他蹙着额头读了几行后猛地解开领子。

“丰塔纳！”帕格尼尼嘶哑地喊道，他连声咳嗽，吐出一口带血的痰，嘴角还留着血迹。“丰塔纳……无赖！阿希利诺在哪里？阿希利诺！”

“轻点，大师，孩子在睡觉，我刚去看过他。”

“太好啦！”帕格尼尼蹶喘道。他脸上显出了悲戚的微笑，看样子极其衰弱。

“他们想干什么都行，只要给我留下儿子。对我怎么都行。”

哈里斯向书桌俯下身子，哀求地看了帕格尼尼一眼。“为了孩子，平静一些吧，让我看看信，好吗？”他看了几句后读道：

“我不得不绝望地出走是因为我感到，您对我有怀疑。我无法容忍这种怀疑。您认为我参与了对您住宅的盗窃。现在我向您证明，是丰塔纳·皮诺先生偷了您的钱，他已被抓获，现关在圣·佩拉吉监狱，明天将要解往拉福尔斯监狱。彻底揭露这个盗贼使我十分高兴。他讲了您很多坏话，我获准看到了警察局的记录。”

哈里斯额头上青筋暴出。这个打击对帕格尼尼太沉重了。不过，他为什

么提到阿希利诺？哈里斯继续读道：“丰塔纳还想拐骗您的儿子，但我及时制止了他的计划，为此我不得不默默地忍受着您的怀疑目光。只要您在晨报刊登一则征求第777号斯特拉狄瓦利小提琴的启事，我就会马上回到您的身边。我决心为您效劳到最后一口气，并不遗余力地保证阿希利诺的安全。

遭到诽谤的您的忠实奴仆

菲多·乌尔班尼”

“请你马上去报馆，马上登启事！”帕格尼尼沙哑地对哈里斯说。

哈里斯从未见到他这样惊慌失措。

“丰塔纳！”帕格尼尼反复说，“‘好朋友’，丰塔纳，意大利自由的捍卫者。”

乌尔班尼坐在白发苍苍的副主教对面，手里拿着晨报，报纸的最后一版上大字登载了帕格尼尼先生征求第777号斯特拉狄瓦利小提琴的启事。

诺维先生同耶稣会年迈的副主教仍在争论不休。这一次诺维终于使老头儿心里也产生了很大的疑惑，不过，他的计谋尚未获全胜。

“我的孩子，我总觉得你办这件事只是出于个人的仇恨，耶稣会的教友是不该有这种感情的。鉴于你的义愤掺杂了个人感情，我倾向于让你完全回避这件事情，不过，”他转向乌尔班尼说：“我们决定了结帕格尼尼这件事情。我们忍耐得已很久了，你说丰塔纳·皮诺这个无耻的阴谋家和危险的叛党分子从这个疯子手里拿走四万法郎来反对当局和教会，为此我们必须给以致命的打击。警察局已经花了帕格尼尼很多钱。听说安托妮娅·比扬基女士成了警察局长吉斯基埃先生的情妇。她要钱用，警察局帮她从丈夫卧室里偷出了几袋金子。这是他们的事情，但是钱却从我们耶稣会的手边溜过去，落到了耶稣会敌人的黑手里，丰塔纳明天就要被处死。你告诉帕格尼尼先生，丰塔纳在就刑前也没有忏悔，法国政府是根据他的叛乱罪行和阴谋治他的罪的，并不是因为他盗窃了帕格尼尼的钱财。然后，你随帕格尼尼先生一起到伦敦去，随时向我们报告所有情况。”

北上的旅途很不顺利。“大师已精疲力竭”，哈里斯思忖。他看到帕格尼尼局促不安地拥抱了乌尔班尼，吻了他的肩头，握了他的手。乌尔班尼时刻不离先生。他一路上喋喋不休地讲述他受到的种种威胁，以及他如何克服了这些恐怖威胁。每次谈话结束时他总是说：

“大师，您一定得同教会和解。耶稣会对您很生气，这会给您造成很大的危害。哪怕做些和解的姿态：向教会捐点款，去望望弥撒。”

帕格尼尼对这些劝告越来越生气。

“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不想同这些神甫们和解！”他愤愤地说。

当帕格尼尼独自一人的时候，他会目无旁顾地高举双手，紧握拳头喊道：

“无赖，无赖！”

他突然显出一副特别贪财的样子，仿佛横下一条心似的。他拒绝哈里斯提出的一切主意。哈里斯装做同意，但仍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不过在举行音乐会时，如在布洛涅那样，帕格尼尼对收入的款项仍然从不过问。

帕格尼尼的行动显得急迫起来。他似乎突然悟到了嫉恨的可怕。乌尔班尼利用了这一点，每一次都火上加油。他只要出其不意地插上一句话，就会惹起帕格尼尼的满腔怒火。这种无可奈何的发作，结果每每是使他的嗓子完全嘶哑，他又取出了象牙记事板。

他突然想起来要写信答复施波尔。施波尔给同帕格尼尼签约的戏院老板

拉波特写了一封信。信中对帕格尼尼大肆攻击。拉波特不知深浅地将信交给了帕格尼尼。

施波尔写道：“世界上最美好和最崇高的东西都同基督教分不开。当代最杰出的音乐家都为教堂谱写赞美歌。哪一位古典作曲家没有创作过圣乐和弥撒曲。莫扎特的安魂曲，巴赫的圣乐，亨德尔的弥撒曲都可以证明，上帝和欧洲同在，我们的文化依赖耶稣的厚爱和仁慈。现在竟然出现了一个离经叛道的小提琴家。他用他的行为，他的贪得无厌和诱人堕落的毒果在人间制造惊慌，把人们引向地狱。帕格尼尼在戮害圣婴。”

哈里斯费了很多唇舌才使帕格尼尼打消了给施波尔写信的念头。

帕格尼尼预定在伦敦皇家剧院举行六场音乐会。第一场音乐会原定5月21日举行，但是，同乌尔班尼谈话之后，帕格尼尼突然感到身体不舒服。先是昏迷不醒，醒来后又极度虚弱，有时脉搏都摸不到了，于是不得不取消了这场音乐会。

《和声》杂志突然将欧洲各报刊关于帕格尼尼贪婪成性的种种传闻进行了综合报道，英国几乎所有城市的报纸都转载了这篇文章。巴黎《音乐评论》说了些公道话，但也于事无补，该报驻英国记者写道：“英国报纸竟将帕格尼尼描绘成一个蛮横无礼的人。”这家报纸还说：“问题全在于伦敦意大利剧院的经理拉波特唯利是图，老奸巨滑，他将剧院最差座位的票价也提高了一倍，按照英国惯例，这类座位是不涨价的。”

第一场音乐会直到6月3日才举行。英国人争先恐后地赶来听帕格尼尼演奏。他的演奏更完美，更细腻，更纯净了，技巧更惊人了。小提琴家变幻无穷的才华更加发挥得淋漓尽致。然而，他的情绪也出现了令人惊骇的波动。有一次音乐会，当帕格尼尼在英国小提琴家乔治·斯马特陪同下走上舞台准备演奏时，边座上有一人嚷道：“喂，怎么啦，我们都等着哪！”

“这是怎么回事？”帕格尼尼跺脚，大声问斯马特。他几乎拖着小提琴走下了舞台。听众一片喧哗。伦敦名流的几位代表请求帕格尼尼继续演出。帕格尼尼不同意，他当着众人的面大声对斯马特说：

“把钱退还，音乐会不举行了。”

斯马特脸色发白，嘴唇哆嗦，哀求帕格尼尼不要损害自己已经给伦敦留下的美好印象，还是上台演奏吧。帕格尼尼最后同意了。这时又有人喊：

“亲爱的帕格尼尼先生，喝一杯威士忌，重新开始吧。”

帕格尼尼闻声转过身来，将小提琴放下说：

“不，我无法演奏。”

不过，大约过了五分钟，他又自动走上了舞台，当听众的欢呼声一停下来，他就开始奏出了第一个音符。在霍兰勋爵家里举行了一场私人音乐会，听众只有少数文学艺术界的佼佼者和贵族。帕格尼尼高高兴兴地去了。但是，象牙记事板上记满了关于已故拜伦的各种问题。帕格尼尼的神经看来十分紧张。当他们谈起拜伦时，帕格尼尼的眼泪夺眶而出，这使性格内向的霍兰勋爵深感惊异。以前有一次，在听贝多芬作品演出时，帕格尼尼想到这位世界最伟大音乐家的逝世，也禁不住泪流满面；现在他听着拜伦的往事，又伤心地背过身去，用手帕拭擦眼泪。这却给霍兰勋爵留下了矫揉造作的印象。

沉醉于繁忙的创作活动，帕格尼尼的情绪慢慢稳定下来。他又恢复了诙谐的性格。他平静得多了。只是他的健康状况使哈里斯惶惶不安。

他们来到了布里斯托尔。象有一次在维也纳一样，帕格尼尼在这里受到

突然袭击！布里斯托尔大街上张贴着巨幅海报。

“公民们，我怀着无法抑制的厌恶心情向你们预告某个帕格尼尼先生即将在我市举行音乐会。在这个时运不济、痛苦不幸的年头我们为什么要听这个魔鬼的演奏！正当霍乱在欧洲吞噬人们生命的年头，谁能不去拯救不幸的患者，而恬不知耻地去听音乐？这个可怕的瘟疫很可能正是这个外国小提琴家带到英国来的，他在大英帝国各地搜刮本可用于援救病人的钱财。大家不要干蠢事，不要去听这个音乐怪物的演奏，他贪得无厌，从别的国家到这里来欺骗天真的约翰牛。”落款人：“费拉德尔福斯”。

音乐会举行了，不过海报的目的也达到了。帕格尼尼受到极大的冷落。

当他们返回伦敦时，哈里斯在乌尔班尼房间的桌上发现了五张这样的海报，他很吃惊。

“您要这些干什么？”他问乌尔班尼。

“会有用的。必须找到写海报的这个坏蛋。”

哈里斯摇摇头。

在伦敦又遇到新的不愉快。从爱尔兰和苏格兰演出归来，帕格尼尼写信给帕叶说：

“我公开演出了不下三十次。我想，英国人对我的外貌感到好奇也总该得到满足了吧。但是，尽管有大量肖像，可英国人仍不满足于这种视觉印象。我不敢迈出寓所一步（幸好不是旅馆），因为一出门就有一大群人围观。过去在旅馆的情形简直可怕。我连走廊里也不敢露面。可现在在大街上更为糟糕。成群结队的人跟着我，同我摩肩接踵，包围我，把我的路堵住。人们还围着我转，好象我是一根柱子，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们触摸我，似乎想知道我是否是肉身，并且向我提出各式各样的荒唐问题，而我根本听不懂他们的话。他们并不都是英国的平民百姓。一些看来是有教养圈子里的人也这样对待我。”

帕格尼尼第一次感到自己如此孤独。他尽量不住旅馆。他接受了拉波特的一个朋友的建议，住到了卡尔森街沃森先生的家里。在沃森先生家里他才感到了完全的平静，只是很久以后，他才为这次对命运的屈从付出了代价。

在伦敦期间他那奇怪的矛盾性格表现得最为突出。他慷慨应允去贵族家里授课，长时间认真细心地指导学生，并且发现自己的教学才能绽放异彩，但是他也粗暴地回绝了乔治四世要他去王宫演奏的邀请。

国王陛下请帕格尼尼晚上去温莎演奏，表示要付给他一笔不多的酬金。帕格尼尼回信说，陛下可以买伦敦歌剧院池座任何一排的票，这样陛下就能更省些钱。

沃森先生被这一举动吓坏了。谁也不敢象这个狂妄的小提琴家那样嘲讽国王。

离开英国的日子快到了。帕格尼尼将重返巴黎。帕格尼尼在准备动身的三天里天天都听到隔壁房间里有一个姑娘在嘤嘤哭泣。沃森小姐正躲着小提琴家，因为她同父亲极为不和，不好意思哭得满脸红肿地出现在小提琴家面前。她甚至没有出来同帕格尼尼告别。载着帕格尼尼、阿希利诺、哈里斯、乌尔班尼、魏丝豪普特小姐的马车顺利抵达多佛尔码头。乌尔班尼突然不知去向，过一会儿他回来了，领着一个抽泣的女人。她从眼睛上取下手帕，扑到帕格尼尼跟前。

“先生，救救我！”她双手拉住他苦苦哀求。

“是这样的，大师，” 乌尔班尼说，“我取票时看见了这个姑娘。她在伦敦时就曾求我帮助她。”

“怎么回事？” 帕格尼尼问。

姑娘承认是从家里逃出来的，因为她在家里已无法忍受下去，早就请求乌尔班尼帮助她。乌尔班尼先生心地善良，他答应帮姑娘在法国找一个教授英语的工作。帕格尼尼冷淡地耸耸肩。

在海滨的布洛涅，帕格尼尼一行在旅馆已经住了三天。

帕格尼尼感到身体不舒服。他患了感冒，脑袋疼得睁不开眼。乌尔班尼提出让沃森小姐来服侍他，帕格尼尼还没有来得及回答，沃森小姐的父亲便暴跳如雷地同一名警官冲进了房间。一场丑剧发生了。帕格尼尼吃力地睁开眼睛劝说道，一定要爱护孩子。

“我对我的阿希利诺从来没有动过一根指头，而您却打一个已该出嫁的姑娘。”

“流氓！” 沃森朝警官叫道，“他是个贼，强盗！把他抓起来。”

警官作了记录。乌尔班尼溜走了。

记录中写道，在伦敦时帕格尼尼先生答应付给沃森小姐父母四千基尼，赠给沃森小姐本人钻石头饰和金刚石项链。这些东西已经买好了，并且就在帕格尼尼先生的箱子里。

惊慌失措的帕格尼尼不知如何是好。他打开箱子，根本没有什么妇女首饰和礼品。但是，警官相信大英帝国公民的话，1834年6月26日布洛涅报纸写道：

“我们十分敬重并赞之为演奏家的大名鼎鼎的帕格尼尼，据揭露原来品行不端，他在生活中有形形色色极为丑恶的行径。他在伦敦同某个沃森先生谈妥，沃森先生提供他在伦敦舒适安静的居住条件。帕格尼尼恩将仇报，离开伦敦时，不仅不付给沃森先生预先谈好的酬金，反而勾引他的女儿，偷偷地带着她逃离了伦敦。”

乌尔班尼将报纸拿给小提琴家，连哈里斯也认为应当发表一个声明，帕格尼尼写给布洛涅《评论报》的声明说：

“尊敬的先生，您诬蔑我拐骗16岁的姑娘，玷污了我的名誉。我现在要求您澄清事实。

事实是，对我进行诽谤的沃森先生是第二次结婚，您诬蔑我拐骗的那位小姐的后母不仅自己虐待前妻之女，而且唆使父亲对女儿百般挑剔。而我根本没有干预他们的家事。

我的每一场音乐会以后，沃森先生都以正常方式向我借钱，而当我要离开时，这些钱自然也就成为我付给他的房租。当时我对这件事并未介意。

事实是，沃森先生和他的继室韦尔斯女士之间的关系表明，他们同某些正在监狱服刑的人有着秘密联系，而这对沃森先生的女儿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顺便说一下，这位姑娘不是16岁，而是18岁。沃森先生家里的情况完全不象正常的家庭，是一个堕落的环境。我本来没有什么理由说明这些情况，但是我现在认为有必要维护一位姑娘的名声，她是不得已才从这样的家庭逃出来的。我在码头上快要登上邮船的甲板时才无意之中碰见这位姑娘，难道我应该不顾良心谴责对她弃之不理吗？她真心诚意地请求我援助，我从未劝她从家里出走，也从未要她随我到什么地方去。然而，我不止一次大力资助沃森先生，请他安排自己的女儿独立生活，倘若他和自己现在的妻子觉

得她是一个累赘的话。我做此事是光明正大的，也从未同沃森小姐商量过。”

帕格尼尼重犯了过去在维也纳犯过的错误：欧洲各家报纸整整两个月纷纷转载了帕格尼尼的声明，对之妄加评论，肆意歪曲，并称它为辩护词，而《评论报》本身还刊登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反驳帕格尼尼的声明：

“我们在此答复帕格尼尼先生。尽管他狡猾地玩弄颠倒黑白的把戏来为自己辩解，然而除了姑娘是18岁，而不是16岁，她不是随他一起离家，而是在半路上同他相会的以外，他什么也回答不出来。

事实胜于雄辩。世界各国都有保护年幼无知者不受侵犯的法律，制止那些不信宗教、不守基督教信义的人凭自己的社会地位、借教育之名接近无知少女，以行道德沦丧之实。我们不得不愤怒地指出，这种所谓‘保护’，只是滥用名义，其目的是在损害保护对象。

帕格尼尼先生这个道德败坏的外国人恬不知耻地侵犯了沃森家庭，他竟敢冒充父辈的角色，而实际上他自己过着荒淫颓废的生活，正需要给以管教才成。

请注意帕格尼尼如何为自己辩护：他好象并未觉察沃森小姐有离开伦敦的打算。不过，我们有证据说明，他的名叫乌尔班尼的随从在登船之前到处寻找沃森先生的女儿，通知她启程的时间，并且硬把她领上甲板。最后，我们认为，帕格尼尼与其发表如此拙劣的声明，不如保持沉默。”

不得不推延去巴黎的日期。不过，帕格尼尼也没有受到法庭审讯，因为事态发生了奇怪的变化。

乌尔班尼突然不知去向。哈里斯愤怒异常，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他终于弄清了乌尔班尼行为的秘密。沃森先生和乌尔班尼露出了破绽。哈里斯截获了他们写的条子，将条子拿给帕格尼尼。帕格尼尼恍然大悟。沃森见到帕格尼尼的巨额收入十分眼红，同乌尔班尼之间进行了一场激烈讨价还价的交易。联想起乌尔班尼以前的所作所为，帕格尼尼猛然意识到自己成了一场大规模讹诈的受害者。他也看到了哈里斯紧张的工作，他日复一日，兢兢业业，不声不响地工作着。

沃森先生同乌尔班尼阴谋策划夺取帕格尼尼的钱财。他们商定，乌尔班尼劝说乖戾成性，而又受狠心后母折磨的女儿离家出走，扮演被这位到处飘流的小提琴家拐骗，同他一起私奔的角色。姑娘很喜欢扮演这个角色，而乌尔班尼又装作代表帕格尼尼，百般劝说她逃离家庭，她听从了他的话，来到了多佛尔码头。乌尔班尼故意在众目睽睽之下将她带去见帕格尼尼。

事先知道详情的沃森雇了几个伙计，同帕格尼尼同时抵达多佛尔。但是，他同乌尔班尼之间产生了分歧：乌尔班尼阴谋让帕格尼尼身败名裂，落得个坐牢的下场。沃森的打算比较简单：他并不关心帕格尼尼先生的命运，他只要攫取大量金钱，然后带女儿回伦敦去过安逸的生活。他认为这种发财办法最合算，不愿意在布洛涅和巴黎长期打官司，免得还要花旅馆钱和生活费。

哈里斯将揭露沃森丑行的证明交给了布洛涅警察局，这样一来沃森只好马上同女儿回伦敦去。授命乌尔班尼给帕格尼尼以“致命打击”的那个组织的阴谋计划也就此失败。乌尔班尼也只好溜之大吉。

这场丑剧发生后，帕格尼尼被迫不断更换旅馆：所到之处都有一些高贵的旅客要求他从现住的旅馆搬走。这样一直继续到这场风波完全平息。一获准离境后，帕格尼尼迅即启程去巴黎。

马车在唐费尔街上停下，不到一个小时以后，帕格尼尼已经到了斐迪

南·帕叶先生家里。

在这段时间奥帕叶苍老了许多，他热诚欢迎自己的学生。

他询问了帕格尼尼在英国的情况，也向帕格尼尼谈了法国各城市日益高涨的骚动，谈到了里昂、格勒诺布尔、巴黎发生的事情，然后帕格尼尼这位年迈的老师提起了他最关心的问题。

他递给帕格尼尼一篇青年作曲家柏辽兹写的文章：

“他为什么要同你作对？你看，登在《欧洲文学》上。史密森小姐是什么人？”

“史密森小姐？我不知道。”

“可是，柏辽兹谴责你，说她现在孤苦伶仃。”

“这可真是新闻，”帕格尼尼说，“我同柏辽兹只谈过一次话。”他突然想起来，阴沉着脸说，“他来跟我谈歌剧《玛丽亚·斯图亚特》的女中音部。我说，这部分音乐我不喜欢，并建议他将整部作品改写一下。”

帕叶点点头。

“他的确改写了。那么史密森女士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你说你没有拒绝过她的什么请求？”

“没有人向我提出过什么请求。”

“柏辽兹谴责你，说你拒绝在她的纪念会上演奏一小段咏叹调。”

“如果这样说的话，那么世界上所有的演员都可以谴责我不在他们的纪念会上演奏。”

帕叶放声大笑起来。

“柏辽兹结婚了，”他说，“他在举行婚礼的那一天竟创作了他那首著名的《走向刑场进行曲》，你说怪不怪？他改写了《玛丽亚·斯图亚特》，现在这个作品名为《哈罗尔德在意大利》。我很怀疑，是不是你对拜伦的痴迷传染了柏辽兹。”

“我不知道这种传染能有多远，”帕格尼尼闷闷不乐地说。“不过，我知道，现在柏辽兹对我采取敌对的态度。老师，您知道）”帕格尼尼站了起来，“过去我对日常的交往不太在意，现在我真想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巴黎使我厌倦了。生活以飞快的速度前进，体力也不断随之消失。您知道我现在是多么古怪地打发时间的吗？我几乎得整日卧床，哈里斯坚持按巴黎医生们的意见办。最令我感到奇怪的是，所有出于友善愿望的想法都被说成是出自私利的考虑）。一切想为人们做些好事的行为往往被看作恶意。我感到自己总有一天会为了让人认为是做好事而做起损人的事情来。”

“你还是象以前一样会开玩笑，”帕叶微笑道，“不过，我还是应当向您祝贺：你有追随者和崇拜者。李斯特正努力将你的小提琴曲改编为钢琴曲。舒曼也是这样。令人惊奇的是，你的追随者主要都是钢琴家，在你以后，小提琴怕要销声匿迹了。我听李斯特的演奏感到是莫大的享受。你对这个人的影响很大。”

巴黎报纸对帕格尼尼在巴黎举行的两场音乐会没有任何反应。

“会不会是故意沉默？”帕叶很纳闷。

9月15日《争鸣报》上发表了茹尔·雅南先生一篇冗长的讽刺文章。通篇是人身攻击，既尖酸又恶毒。茹尔·雅南对伟大小提琴家贪得无厌和怪吝表示愤慨。

帕格尼尼对记者的这些攻击感到惊讶，他刚举行了两场义演，收入全部捐献给赈济巴黎及水灾地区贫民委员会了。茹尔·雅南对两场义演只字不提，反而进行恶毒的攻击，使帕格尼尼不能置之不理。他同哈里斯一道找到《争鸣报》编辑部。

这个制造文学舆论和政治谣言的工厂给帕格尼尼第一个印象是积满灰尘、烟雾腾腾的房间，肮脏的楼梯，到处都是桌子，拥挤不堪。

茹尔·雅南坐在一张硕大的斜面写字台前的一把高椅上，写字台上堆满了小样和手稿。每张桌子上都有剪刀、装着刷子和胶水的铁罐，一摞摞报纸，地上到处是七零八碎的纸片；茹尔·雅南是这间厨房主要掌勺的，他竟制造了一个如此浪漫的环境。显然，他的性格中融合了索尔蓬纳学院大学生的邈邈和一个老光棍的习气，不过，从周围那一伙人来看，他又不象一个单身汉。他高高地坐在自己的椅子上，活象一只趾高气扬的雄鸡坐在听它摆布的鸡笼子里。

哈里斯锐利的目光扫了一下屋角，三个漂亮女子聚在那里看一封什么人的来信。姑娘们尖声嘲笑地说：“这个蠢货还以为会给他发表哩！这个白痴，他竟然还想进行反驳！”

帕格尼尼和哈里斯出现时，姑娘们还在尖叫。坐在栖架上的雄鸡看到了他们俩。

“安静，姑娘们！”他嚷道。

他活动一下发麻的腿站了起来，如见到老朋友一般向帕格尼尼伸过手去。他立即认出了帕格尼尼，没有丝毫发窘和诧异，似乎早就料到帕格尼尼会来兴师问罪，并且乐意答应小提琴家的要求。

谈话很简短。雅南先生两次在听到“讹诈”这个字眼时皱了眉头。帕格尼尼不动声色地说，他就准备回热那亚去，他举行了两场音乐会，没有收取一个法郎。

茹尔·雅南以记者的熟练技巧，快速记下了帕格尼尼的谈话，打上句号后递给帕格尼尼过目。帕格尼尼点了点头。看来取得了谅解。帕格尼尼和他的秘书一离开，这个编辑部鸡笼里又响起了噼噼喳喳的喧闹声。这几个制造社会舆论和调节这位妄自尊大的记者情绪的姑娘听到帕格尼尼来信要在第二天见报的简短而坚决的命令大为吃惊。雅南对帕格尼尼从来没有过什么好评。

茹尔·雅南翻阅新来的邮件，喘了口气说：

“这个司卡潘和加尔贝贡为法国灾民举行两场音乐会会有什么稀罕，我们驻意大利的记者报道说，在阿里亚尼先生协助下帕格尼尼先生买下了帕尔马城外的益容别墅。他将住进自己的别墅享受公爵般的豪华生活。他如同扔给狗一样扔给法国灾民一根骨头有什么稀罕。”

哈里斯确实说服了帕格尼尼开始洽谈买一座住宅，以结束长期颠沛流离的生活。旅馆、路边酒店和邮车越来越有损于小提琴家的健康。哈里斯看到帕格尼尼日益消瘦十分惊恐不安。过去嫌窄的衣服现在穿在身上象一个口袋，两只袖子空荡荡的象套着两根棍子，每件衣服的领子都嫌大了。

令人惊诧的是，帕格尼尼的体力虽日益不支，而他的琴艺却日益精湛。当帕格尼尼闭上眼睛的时候，你会以为他是一个躺在太平间的死人，或是一个巴黎瓦斯工厂的遇难者，一个被水银毒死的威尼斯镶玻璃工，一个为了制造精美彩色玻璃，在世界上最好的玻璃工厂，在穆拉诺岛那些大玻璃炉旁肺

部受损伤而死的吹玻璃工。不过，当这双眼睛睁开的时候，它们却充满创作激情和毅力的火光。这位艺术家毫不怜惜自己的身体。他不断增加自己每昼夜的工作时间。哈里斯经常看到，他深夜身着长大的白睡衣，更显得象一个幽灵，他拿起小提琴，琴弓在琴弦上无声地滑动，灵巧的手指象小白鼠顺着小木桥在笼子中间跑来跑去一样。随后，帕格尼尼用下巴夹着小提琴，拿起铅笔在窄细的五线谱上流利地写下各种娟秀的音符。一部新的天才作品又从这些复杂的符号中产生了。

哈里斯一天早晨在自己笔记本上写道：

“有一次我刚坐下写信，他拉起了精妙绝伦的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的序曲。我沉浸在音乐之中，无法继续写他让我写的信。我将笔搁了下来。帕格尼尼问我是否知道他拉的什么曲子，我作了肯定的回答。他就说，‘在我们离别之前，我一定还要将这个曲子从头到尾拉给你听。’后来我觉得他似乎忘记了自己的诺言。有一天他的老师的两位学生，年轻的钢琴家来访。没想到其中一位在帕格尼尼的授意下坐在钢琴旁弹了起来。我发现演奏的正是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于是全神贯注地谛听起来。我永远不会忘记帕格尼尼当时苍白瘦削和疲倦的脸上露出的笑容，他脸上的每一个特征都说明他的身体经受着莫大痛苦。他演奏着贝多芬的这个协奏曲，他是如此尽心尽力，使人感到他已身心俱裂，使人忘却了人间的一切，忘却了自己的存在。他拉着，拉着，当他拉完最后一个音符，人们还沉醉在音乐声中，他已经不辞而别，悄然回到自己的卧室。每一场音乐会夺去他一年的生命。他究竟患的什么病，没有一个医生能够确定。”

第三十章 心力交瘁

1835年7月28日，热那亚忽然意识到它是世界驰名小提琴家的故乡。热那亚，这个在帕格尼尼童年时对他如此冷酷无情的城市，如今全城都为享有世界伟大小提琴家故乡这个荣誉而忙碌，隆重地欢迎帕格尼尼从北欧归来对市长和全城父老来说都是莫大的光荣。詹卡洛·狄涅格罗侯爵慷慨解囊，专为盛大欢迎这位举世无双的大师归来建立起一座“人间天堂”。

世间一切奢华在狄涅格罗的各个大厅和花园里都应有尽有。

……华丽的热带风光花园的门口竖立着一座大理石胸像。帕格尼尼将在农牧之神和山林女神守卫的台阶上受到隆重接待。小提琴家还没有出来，他早已准备好开始演奏，但还是没有走出房间。他充满疑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惆怅。他远离意大利，在驿车、音乐厅、旅馆里度过了整整六年。如今帕格尼尼先生买下了公爵官邸般的豪华宅第，安置了新家，故乡张开双臂欢迎他的归来，他是否能从此结束漂泊的生活呢？

是故乡吗？往日的辛酸涌上了心头。六年来发生了很多变化，似水流年带走了亲属间的情谊。母亲故世了。父亲曾经三次给哈里斯写恐吓信，嫌每个月寄去的赡养费太少，实际上那些钱养活四个父亲也绰绰有余。母亲死了以后，父亲对帕格尼尼的嫂子有过非份的想法。具有意大利人刚烈气质的哥哥勃然大怒。父子大打出手，还动了刀子。在左邻右舍吵吵嚷嚷声中，当着吓得瑟瑟发抖的孙儿们的面，老头子被用绳子捆着赶出家门。家庭四分五裂，老头子也死了。

对帕格尼尼来说，最为难过的是不得不同哈里斯分手。临别前，他们促膝长谈，不胜依依，强颜欢笑，互相鼓励。哈里斯未老先衰，现已两鬓斑白，额头出现了令人心碎的皱纹。再一次告别，再一次紧紧握手。哈里斯略拱着背，走出巴黎城关，一步一步远去。阿希利诺现在有可靠的人照看。在热那亚一个当过玛丽娅·路易莎侍从的奥地利中尉和他的儿子整日跟随在帕格尼尼左右。热那亚人都以为这个男孩就是阿希利诺，这也给帕格尼尼免去了很多麻烦和担心。每天有一封电报送到狄涅格罗侯爵府上帕格尼尼下榻的房间。电报只有简短几个字，表示阿希利诺身体很好，守护严密，除了一个人以外，谁也不知道孩子在哪里。

法国皇帝的未亡人玛丽娅·路易莎公爵夫人虽然失去了儿子，但没有失去朱诺女神的快乐和雍容大度。她从帕尔马给小提琴家寄来一个钻石别针，一个很大的金质鸡心项饰，里面放着一缕缠在一起的拿破伦·波拿巴和她自己的头发，还有她去世的儿子，未及登基的拿破伦二世雷赫施塔特公爵的一缕浅色头发。

富有的帕格尼尼先生从伦敦带回来的大马车三次从去盖容别墅的路上拐弯。他三过家门而不入。改建修缮完毕的这所住宅还没有见到自己的主人。道路两旁松柏耸立，翠绿葱葱。远处一片空旷，有田野、有森林，林中小路蜿蜒，曲径通幽。现在，他两次在自己住宅前面拐弯，根本忘了盖容别墅的存在。第三次他从马车窗口仔细察看着每条小路，他脑中突然浮现可能永远看不到这座将结束自己飘荡生活的住宅的想法，不由得心头一阵颤栗。

帕格尼尼的健康每况愈下，然而他内在的精神力量沉稳充沛。他感到自己的创作精力旺盛。他从未象现在这样感到过小提琴将对人们产生无穷的魔力，没有任何困难能阻挡帕格尼尼达到艺术的顶峰。

每一个琴音都使嗓子受到一次针刺般的疼痛，琴音越纯净细腻，疼痛也就越剧烈。然而，当这位大师的嗓音越来越小的时候，他的琴技越来越达到炉火纯青的佳境。盲人的触觉经验不断丰富。失去嗓音的帕格尼尼通过小提琴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

他在热爱他的听众一片掌声和欢呼声中走出来了。他下了台阶来到花园，走进凉亭，所到之处都有成千的听众。

帕格尼尼拿起琴弓向听众们致敬，往事一幕幕清晰地呈现在他面前。他奏起贝多芬的作品。那是陌生国度辽阔的土地，也可能是一个个还未诞生的世界，到处响着命运敲门的可怕声音。这是“命运之歌”。犹如在酷热的七月正午天空出现了乌云，犹如死神的呼喊突然打断缭绕久远的优美旋律，接着是一个古怪的闻所未闻的延长音。这一个幽远婉转的长音不禁使千百个听众凝神息气，令人始而默默赞叹，继而感到莫名的痛苦。这个异常的经久不息的声音，这个最后延长音符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人们感到，这个音符仿佛已被琴弓急速的移动消耗得精疲力竭，马上即要中断。但是，出人意料，它再度聚起了充沛的精力，以汹涌澎湃的气势使听众感到热血沸腾。恐惧、迷惑、疲乏的听众诧异地面面相觑，想看看别人是不是同自己的印象一样，想看看这个神奇的、令人陶醉的声音究竟是梦幻，还是现实。这是真正的贝多芬，这是命运之歌，这是世界上空前绝后的一次用小提琴演奏的命运之歌。帕格尼尼第一次创作了毁灭和消逝的音乐，他自己也似乎从中听到了死神恐怖的声音。命运之歌变成了尸骨的击撞声，变成了土块敲打棺盖的沉闷声音。

陡然间，没有间歇，没有过渡，响起了接连不断的钟声，听众紧张得都惊呆了：在花园锦簇的田野上，身着天蓝色、烟色、玫瑰色、浅蓝色、淡绿色衣衫的牧童、牧女们灵巧、轻盈、敏捷地翩翩起舞。漂亮的牧童们身穿坎肩、头戴白色假发，手持木杖和花带；优雅的牧女们面敷美容膏，戴着半截面罩。这幅毫无贝多芬乐曲痕迹的图景，象黄昏的海市蜃楼一样消失了，在灰蒙蒙的云雾中突然又响起男低音似的琴音。接着又是傍晚熙熙攘攘的街道，嘈杂的贫民窟，乞讨者布满皱纹、瘦骨嶙峋的双手，牲口贩子吆喝声响彻市场。随后又听到吱吱的声音和刺耳的老鼠尖叫。有人沿着木楼梯向阁楼跑去，但是他遇到千万头猛兽的袭击。搏斗开始了，猛兽撕咬着热乎乎的新鲜人肉。鼓声取代了野兽的吼声。这哪里还有一点贝多芬的痕迹？帕格尼尼用荒诞的幻想使这首威严的乐曲更为雄伟庄重。扣人心弦的拍击声攫住了人们。人们更为神情专注，不再左右顾盼。头顶上是布满星星的热那亚晴朗的夜空。远处海浪拍岸声清晰可闻。但是，没有一个人觉察到这迷人夜晚的魅力，目光都集中在一个黑点上——帕格尼尼幽暗的身影。他头向左边一倾，倏地把琴弓扣在四根弦上，犹如刽子手挥刀砍下了人头，琴弦顿时发出一声令人颤抖的尖叫。

……医生在侯爵的房间里两手扶住帕格尼尼。小提琴家睡着了，但不能留下他独自一人，他的脉搏极其微弱，心脏几乎不跳。曾有一刹那他昏死过去，只有放在唇边的一面小镜子上可以见到些许呼气的痕迹。

一个矮个子男人在院门外徘徊，手里拿着四张按古式印制的羊皮纸公证书。他说，帕格尼尼先生一清早就吩咐为他办好遗嘱拿来签字。他出示了帕格尼尼先生给热那亚首席公证人的亲笔信。大师的委托已经完成，公证处办事一向认真，所以已办妥了。

人们不让他进门。他声称，某个神通广大、到处畅行无阻的贵人马上就

来，他等一会儿同这个人一起进去，帕格尼尼先生要在自己遗嘱上签字。这些遗嘱是先生一直惦记在心的，他吩咐印在羊皮纸上，为的是一旦上帝拯救他的灵魂脱离苦海，他的亲属们都能感到满意。

半小时过去了，没见有人来。矮小的职员所说的那个人有什么事耽搁了。过了一个小时，一个身穿黑披风的人在狄涅格罗侯爵陪同下乘马车离开了。

穿过无数小巷，最后到了一个不通的巷子，只有穿过一家住宅的过道才能走出这条巷子。这里就是加塔莫拉隘口。曾几何时，有一个男孩尼科洛就在这里乞求过多给他一点通心粉，饥饿和过重的劳动拖垮了他的身体，留下的病患多年以后成为终生痼疾。瘦小身体里伟大的精神力量取得了胜利，然而报应的时刻终于来到，所消耗的每一丁点力量都须付出代价。

母亲就是在这所房子里逝世的。这男孩子就是从这里逃到瑞士的阿尔卑斯去的。他就是在这里艰苦地用一把歪歪扭扭的小琴弓去和顶大沉重的小提琴交锋，废寝忘食地每天苦斗十四个小时。

黑色马车在热那亚黑夜的街道上行驶，帕格尼尼感到有点气闷。他遣走了马车夫，沿着大理石台阶来到广场，正象当年他在赌窟里第一次发狂似的赢到钱，内心满怀独立自由的心情从父亲手掌中逃出来那样。帕格尼尼悄悄地沿着墙，走过第一个街区。万籁俱寂，街上阒无一人。“只有在故乡，只有在这引起童年回忆的地方，才会如此强烈地感到自己末日的临近。”帕格尼尼一面听着自己的脚步声和由远及近的浪涛声，一面心想。一种对生活在这幸福岸边的普通居民的羡慕之情油然而生。他加快脚步迎着欢畅的滚滚波涛走去。他没有觉察到，这时有一个矮小的人影象老鼠般从旁溜过，疾步向白色防波堤尽头皇家船坞的灯塔跑去。

帕格尼尼脱下披风，解开上衣领口，取下领带扔进了大海。他敞开心怀迎着咸涩的海风，迈着坚定的步伐向石防波堤走去。由巨石筑成的狭长防波堤从两面抵挡海浪的冲击。水花溅在长满青苔和被风吹得斑剥陆离的巨石锚环上。帕格尼尼不顾岸边的高浪，踩着高低不平的岩石向前走去。他听到了大海的歌声，呼吸着海上新鲜的空气，感到仿佛又回到了童年。他没有注意到，一个一辈子与他为敌，对他抱着疯狂恶意的人就站在防波堤尽头灯塔高柱的旁边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帕格尼尼没有看见他，径直向他走去。而诺维却感到，帕格尼尼不仅看到了他，而且他那双乌黑的眼睛正看着这里。如果说帕格尼尼完全没有料到现在防波堤上不是只有他一个人，那么诺维此时却是一个仇恨和恐惧的化身。他蓦地感到末日来临，这个他跟踪了一辈子的人即将走到跟前，用他那刚劲有力的双手掐住自己的喉咙。难以名状的恐惧使诺维嗓子不听使唤，想喊却喊不出来。他想扑到帕格尼尼脚下，手脚却象灌了铅似的沉重。

海浪滔滔，惊醒的海鸥在灯塔上空自由翱翔，这一切都离帕格尼尼越来越近，使陶醉于大海景色和海的音乐的小提琴家听不到其他动静，他没有看到那个矮小的身影恐惧地向后退缩，想躲到灯塔后面去；他没有看到，这个人没有走稳，一个趔趄，竟从防波堤上摔了下去，发出了一声海鸥般的尖叫。帕格尼尼走到灯塔跟前，然后反身往回走，丝毫没有觉察到，这几秒钟间一个人从堤上摔下去断了气。

……清晨来临，帕格尼尼感到很惬意。沙滩上一个瘦削、满脸皱纹和长着鹰钩鼻的老渔夫在劳作，他腰里拴着网绳，系着皮围裙，围裙上的渔具晃来晃去。他年幼的儿子高声唱着渔歌，帮助父亲干活。日出时平静下来的海

湾里海水清澈透明，闪闪发亮，海面上弥漫着晨雾。

帕格尼尼认出这老头就是“避难所”的那个机灵的帕斯卡列里，他认出了这个没有左耳，左眉上有一道伤疤的童年伙伴。然而，老渔夫没有认出帕格尼尼。他不止一次地朝坐在石头上的人张望，仍然聚精会神不慌不忙地干活，一如童年时他往加塔莫拉隘口的水洼里放小纸船那样。

早餐时帕格尼尼从自己房间出来朝狄涅格罗豪华住宅的大饭厅走去。他推错了门，意外的场面使他立即关上了房门。房间里有十来个人正在热烈地谈话。帕格尼尼听到一个尖利的、不怀好意的声音说到自己的名字。他认出了这个穿宽大浅蓝色衣衫的女人。安托妮娅夫人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至少帕格尼尼没有发现她有什么变化，有一刹那他们的目光正好相遇。

早餐时狄涅格罗侯爵显得局促不安。帕格尼尼撇下最后一张菜叶，直视侯爵问道：

“请说吧，是怎么一回事？”

狄涅格罗满脸绯红。他递给帕格尼尼一叠法国报纸，上面登载着关于帕格尼尼先生在故乡热那亚因患霍乱猝然身亡的消息。报纸中间还夹杂着一个棕色大信封，上面盖了好几个邮戳，贴了许多邮票。这是魏丝豪普特小姐的来信，信上还有几行孩子写的粗大的字。阿希利诺由于惊吓生病了，现在病情已经好转。

一小时后，帕格尼尼的马车往北疾驶而去。

第三十一章 走向冥府

斐迪南·帕叶先生病了。曾以美妙的歌喉使英国为之倾倒的马里布兰没能从英国回来。在曼彻斯特的一场音乐会上，她演唱一首咏叹调最后一个音时身子摇晃了一下，轻轻地倒在了为她伴奏的贝里奥手上。死神一瞬间就轻易地夺走了她的生命。罗西尼离开了巴黎，同音乐永远分手了。

阿希利诺比以前更健康和幸福。关于父亲去世的谣言纯属无中生有。不过，安托妮娅夫人却一路跟踪，暗中监视。她焦急地等待着帕格尼尼去世。“真是形影不离！”帕格尼尼心想，“看来到冥国去她也要寸步不离了。”

帕叶责备帕格尼尼不辞而别离开巴黎，责备他长时间杳无音讯。他说自己已垂垂老矣。

哈里斯不在了，这位忠诚无私的朋友克尽了自己秘书的职守！帕格尼尼先生雇用了一个好管家，使他有了一个厚厚的帐本和一个大大的上等山羊皮包，里面登记着帕格尼尼的财产，准确记载着黄金将通过几家银行渠道源源不断而来。拉菲特和罗特希尔德争先恐后要为伟大小提琴家效劳。罗特希尔德更是大献殷勤。他派自己的巴黎银行经理给帕格尼尼先生送去一只镶满红宝石和钻石的领带别针。

但是，帕格尼尼的敌人也无时不在注视他的行动。

一天，两位绅士来找帕格尼尼先生，他们是塔尔第夫·德佩蒂维尔和卢梭—德梅洛特里。他们建议帕格尼尼参加筹建天下第一都的音乐宫。这座音乐宫，用意大利话说就是音乐之“卡扎”，那就叫它“卡吉诺”吧。这座音乐爱好者共同建立的音乐宫将敞开大门。象艺术宫一样，在这座音乐宫中文学、美术、音乐、舞蹈、建筑都将占有一席之地。总之，这是一座以世界头号艺术家帕格尼尼先生名字为荣的综合机构。一切准备就绪。德佩蒂维尔先生买下了“若马尔”大厦。啊，这真是个好地方，它座落在当丹公路旁！法国革命时期曾是金融家佩列戈先生的地产。

“我们选择这个地方，”这两个复姓的人对帕格尼尼说，“是因为佩列戈先生是意大利人，后来这个地方又归了帕多瓦公爵阿里基，说实在的，您的经济代理人拉菲特先生的第一家银行就开设在那里。您只要在章程上和这些文件上签个字就行了。”

1837年11月25日，巴黎人第一次在这个“卡吉诺”聚会。柏辽兹在《音乐报》最后一版的巴黎新闻栏写了一篇怒气冲冲的文章，恶毒攻击说这是帕格尼尼先生的又一项投机活动。

“著名小提琴家帕格尼尼参加这个奇怪的‘卡吉诺’无非说明他在天气好的时候又可以在花园里走走了……”

“这个人想干什么？我几乎竭尽全力帮助过他。”帕格尼尼耸耸肩说。

在音乐方面他对柏辽兹有求必应，他回复柏辽兹的每一封来信。然而在一些友好之间还是免不了流言蜚语盛行，甚至如谚语所说，最大的叛徒出自朋友。柏辽兹先生对帕格尼尼的崇拜者，年轻的李斯特也不顾情义，对他仇恨，妒忌，对帕格尼尼本人更是如此。帕格尼尼的名字甚至引起他一种迷信般的恐惧。

柏辽兹比起音乐界其他很多朋友对帕格尼尼更有发言权。当然啦，贝尔伦先生，这位巴黎金融巨头，《争鸣报》的老板，供茹尔·雅南吃住的人，了解关于帕格尼尼先生的一切谣言。这家报纸有大量署名或匿名的记者为之

效劳。邮局每天都送来有关帕格尼尼先生生活逸事的稿件。编辑部甚至掌握一些这位伟大小提琴家决不会料到的材料。而贝尔伦先生与此有直接关系，因为根据雨果先生和柏辽兹先生剧本排演的歌剧《艾丝美拉达》同贝尔伦先生不无关系。他的女儿参加了这部歌剧的演出，倘若柏辽兹造帕格尼尼的谣，那么巴黎人更有理由造柏辽兹同贝尔伦先生女儿之间关系的谣。但是柏辽兹先生已经结婚，他结婚过于轻率，考虑不周，因为当时他还不认识贝尔伦小姐。而如今柏辽兹先生生活很苦，他常为付清洗衣女工工钱而伤脑筋。他迫不得已担任《音乐报》新闻栏的编辑，经常在茹尔·雅南处吃早饭，在贝尔伦先生那里吃午饭，不吃晚饭就饥肠辘辘地躺下睡觉。睡前照例翻阅一下巴尔扎克可笑的小说《驴皮记》。唉，这个自私自利的拉法埃利同帕格尼尼先生多么相似啊，不过，奇妙万能的小提琴也不能挽回他的健康！

于是柏辽兹给帕格尼尼邮寄去一本《驴皮记》。

帕格尼尼读着拉法埃利悲惨的历史。这个可怜的巴黎人象他一样，有一次走进了令人作呕的赌窟，押下了最后一文钱。后来是古玩店的奇遇。这块计算着时日的驴皮在拉法埃利每一个愿望实现以后就缩小一些。后来他的一切愿望都实现了，有了巨大的财产，而他的生命也接近了尽头。日月如梭，仿佛一张张日历随风飘去，光阴一分钟一分钟地飞逝，消磨着人的生命，墙上挂的那张原先很大的野驴皮眼看着越来越小。白墙上留下的红印是它过去的轮廓，现在它只剩下这么大了。粗糙发亮的驴皮上有用古文写的天书，这张皮象征着拉法埃利残余的生命。柏辽兹给了帕格尼尼致命一击。他的阴谋成功了。帕格尼尼猛然感到自己的命运同拉法埃利的命运何等相似。

帕格尼尼回到巴黎以来所发生的一些事显示出异乎寻常的一致性。

警察局监督长西蒙涅先生，警察局长首席秘书马列瓦尔先生，《音乐报》，宗教界人士，巴黎的律师、医生、记者和评论家们——忽然他们都变成一个统一的有明确目标的计划的执行者。

住在英国的哈里斯接到一封谈到帕格尼尼先生对哈里斯管理他的财务有几点疑问的信。哈里斯写信给帕格尼尼表示愿意再为他效劳，并澄清事实真相。帕格尼尼没有收到这封信。于是哈里斯对听到的消息信以为真，就不再有什么表示，在布赖顿过着简朴的生活。他只是给在纽约的英国朋友写信，建议他们邀请帕格尼尼去美国，想将他从必置他于死地的欧洲拯救出来。

帕格尼尼很快得到消息说，将为他派出一艘大海轮，接他去新大陆。十一岁的阿希利诺听到这个消息欣喜着狂，帕格尼尼开始为旅行作准备。但是，他不慎将自己的计划张扬了出去，结果使想置他于死地而后快的一些人得以策划阴谋破坏他的计划。

假如需要一个医生，就会出现一个专业医生；假如需要一个律师，就会有一个专门律师上门，假如需要一个评论家和出版代理人，那么一个心怀叵测，既扮过医生，也扮过律师的人又会戴上另一种假面具出现。

1837年是他受到致命打击的一年，是预兆帕格尼尼横遭非难和彻底毁灭的一年。能言善辩的律师 NN** 在所有的十字路口，在一切职业活动场所大肆叫嚷帕格尼尼利令智昏。“帕格尼尼还不满足于自己的巨大财富，竟同巴黎的投机商、股票商、黑市买卖人勾结在一起，在一块空地上不花分文盖起一座‘卡吉诺’”。

到处沸沸扬扬传播这位大名鼎鼎的律师的声明。如果帕格尼尼多注意一下人们的流言蜚语，读一下巴黎的广告和报纸报道，他就会发现这样的说法：

创办“卡吉诺”决不是什么纯洁高尚的举动，而是为了赚钱，“卡吉诺”是帕格尼尼一手操纵的。“卡吉诺”和帕格尼尼是一回事。

为了建立这个艺术宫，帕格尼尼第一次就慷慨解囊捐款六万法郎，自认为是对世界音乐文化之都聊表心意。而在此期间，冒险家们挥霍完了小提琴家的钱，又打着他的招牌借债，后来债台高筑，胆子越来越大，竟致完全违背帕格尼尼的意愿，使他面临彻底破产的威胁。

巴黎法律界名流故意不介入此事，等待帕格尼尼自己找上门来求援。其中有些人等着事情闹得更大，使帕格尼尼不得不付出更大的代价。而“卡吉诺”则越来越象一个装满灾难的潘朵拉盒子。

卢梭—德梅洛特里先生只是执行塔尔第夫·德佩蒂维尔先生的命令，是他的代理人。塔尔第夫先生突然离开巴黎。

帕格尼尼先生必须天天在“卡吉诺”演出，这是事先向听众许下的诺言，他们热切地等待着他的演出。至于帕格尼尼先生身患疾病，他们就不管了。

这一切简直荒唐可笑。这种恶作剧，法国的法律总该干涉吧，它应当维护这位乐意同法国人合作的伟大小提琴家。这不是很清楚的吗？帕格尼尼写信给巴黎警察局长首席秘书马列瓦尔，结果得到通知说，帕格尼尼先生不要以为法国法律会保护一些身份不明的人的猖狂投机活动：帕格尼尼要为“卡吉诺”的设施立即付款 20 万法郎，不然，他不仅将受公众的谴责，还将受到警察当局的干涉。

3 月 7 日，经济法庭开庭审判。帕格尼尼莫名其妙地被判决支付马列瓦尔信中所列的巨额款项。

帕格尼尼去见 NN** 先生。NN** 先生耸耸肩膀说，事情很难办，一切都不那么简单。NN** 先生态度和蔼，答应帮助帕格尼尼先生。他没有食言，从此以后，每天都到帕格尼尼先生住处来讲这讲那。他给帕格尼尼先生带来《法院公报》。他将报上登载的关于帕格尼尼先生的消息读给他听。巴黎警察和法院认为，帕格尼尼先生是一个十足的骗子。他老奸巨滑，招摇撞骗，他建立“卡吉诺”是为了发财，愚弄了可尊敬的公众。帕格尼尼先生将受到刑事法庭的审判。

“使您免除这样重的处罚是要付出昂贵代价的。” NN** 说，“您已经知道，佩蒂维尔席卷了‘卡吉诺’一切钱财逃之夭夭。他同老警犬弗列里有勾结。这个弗列里现在正在受审。西蒙涅先生也对您不满，他已向司法大臣提出控告您的诉状，警察局长秘书马列瓦尔先生也向司法大臣提出了同样的诉状。他们都将您寄给他们、向他们行贿的‘卡吉诺’股票作为您行骗的物证呈交给司法大臣。”

帕格尼尼象一个面临无底深渊的人那样目瞪口呆。他猛然发疯似的跺着脚将 NN** 赶了出去，他决定自己来办。

3 月 16 日，巴黎各报刊登了判决结果。“卡吉诺”的主持人帕格尼尼先生每周至少要在“卡吉诺”免费举行两场音乐会。不演出的话，帕格尼尼先生要为每一场音乐会支付六千法郎罚款。“卡吉诺”的全部资金宣布查封作为担保。

到美国去的打算已成为泡影。帕格尼尼先生出具了不离开巴黎的甘结。这样一直继续到 8 月。帕格尼尼象关在笼中的野兽一样躁动不安。疾病加重了，每夜发烧，做噩梦，吐血。

一些人持警察局的特别许可证占据了“卡吉诺”的房子。星期二谢肉节

那天，某一个叫桑·费利切的女人拿着伪造的帕格尼尼的信在“卡吉诺”登台演出。随后她同出纳员一起将“卡吉诺”的余款席卷而逃。这件事发生以后，巴黎警察局长吉斯基埃的妻弟 NN**先生由律师变成了原告。他到法院告帕格尼尼，要求他支付一大笔为他经办案件的律师费。帕格尼尼拒绝 NN**的要求，法院判决帕格尼尼罚款。NN**胜诉了。帕格尼尼写信给司法大臣，于是案子转到高等法院审理。

高等法院是一架运转不灵的机器，经常丢失案件有关材料和文件。帕格尼尼的申诉就象写在冰片上似的，太阳一照就溶化了，倒是法国和欧洲各国的杂志经常登载一些关于帕格尼尼历险的消息。这些消息有的表示同情，但却使帕格尼尼感到窒息。伟大的小提琴家已不存在，他成了一个卷入诈骗漩涡的人，一个身患重病的人。医生们都纷纷担心帕格尼尼先生的健康状况。

帕格尼尼竭力想摆脱巴黎这个鬼地方。他写信给拉波特，表示想去伦敦演出。英国报纸已登出举行音乐会的日期和时间。帕格尼尼已作了离境的准备，但未能成行：高等法院记起帕格尼尼曾提出要求审理他的案子，向帕格尼尼先生发出了函件，阻止他前往伦敦。

伦敦报纸登我的帕格尼尼不在伦敦举行音乐会的消息传到了巴黎，就在这一天帕格尼尼得到通知说：高等法院改在 12 月审理他的案件。帕格尼尼茫然不知所措，他已经精力衰竭了。

6 月 24 日，《音乐报》刊登了帕格尼尼的一封信，这家报纸认为，这封信说明帕格尼尼先生患了严重的癡狂症。信是道格拉斯·洛夫德先生好意提供的，帕格尼尼先生曾教授他女儿小提琴。帕格尼尼先生竟然向道格拉斯·洛夫德先生索取两万六千四百法郎的酬金。又一次群情激愤。帕格尼尼成了报刊恶毒诬蔑的牺牲品。不久前听了帕格尼尼音乐会为之倾倒的人们都惊讶地说：“这个人是怎么回事？教授小提琴一个月竟要两万六千法郎！他是疯了吧！”当有些天真的人表示怀疑真情不是如此时，一些自以为聪明的人就会摇着头说：“你们对这个人不了解。”

帕格尼尼为了刊登自己的声明整整奔波了六个星期，一无所获。最后，他提出了令人万分吃惊的证据，并扬言要直接向路易·菲力浦国王申诉，结果产生了作用，报纸被迫刊登了帕格尼尼事前收到的道格拉斯·洛夫德先生的一封信。

洛夫德在信中要求在他家住了三个月的帕格尼尼先生付给房费四万法郎。此外，由于洛夫德小姐在伦敦曾教授小阿希利诺钢琴，——总共只教了十天——道格拉斯·洛夫德先生要求帕格尼尼先生付给两万法郎学费，并以控告相威胁。道格拉斯·洛夫德的信措词强硬，要帕格尼尼先生于三日之内付给他六万法郎。

同这封信一起发表的还有帕格尼尼的补充：

“我从未教授过道格拉斯·洛夫德的女儿小提琴。我回答他时只是简单地说明，你如果任意杜撰，则我也可以随心所欲地杜撰，比如虽然我没有教过她女儿小提琴，也可以向他索取两万六千四百法郎，或者随便什么我想到的数字。我还没有涉及另一个问题，”帕格尼尼写道：“那就是，我的秘书和朋友哈里斯先生及时制止了洛夫德先生兄弟的来访，洛夫德先生称其兄弟为英国著名的医生。我不知道此人是否有医学院的文凭，不过，令我奇怪的是，服用了他开的一些药以后，我的健康情况急剧恶化。哈里斯告诉了我这个骗局。哈里斯对这位名医提出的每次他到洛夫德家来为我看病要收费 100

法郎的要求吃惊不已。因为有时他来只是问问：‘过得还好吗？’我不得不尽快离开洛夫德先生家。哈里斯同他结了账，还拿到了他签的收条。”

一个时期以来，帕格尼尼很害怕请巴黎医生看病。1837年12月16日，尽管他病得很重，还是去听了柏辽兹的音乐会。去听这个古怪的、对帕格尼尼如此蔑视的音乐家的作品！可是，他的作品真是精美绝伦。

“这是奇迹！”帕格尼尼听着《哈罗尔德在意大利》，不禁说道。

第二天早晨，柏辽兹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说：“帕格尼尼这个伟大高尚的演奏家走到我跟前说，他被音乐会深深地打动了，他说这场音乐会使我达到了贝多芬的水平。刚才还发生了一件使我深受感动的事。五分钟以前帕格尼尼可爱的12岁的儿子阿希利诺交给我一封他父亲的信，里面有一张罗特希尔德银行的支票。我现在有两万法郎财产啦！帕格尼尼在信中写道：

‘我亲爱的朋友！

贝多芬已不在人间，而昨天，柏辽兹，只有柏辽兹使他复苏了。昨天听着您奇妙无比的作品，我感到无上幸福。请允许我完成对天才的职责：您可在罗特希尔德男爵处取到两万法郎，请接受我的感激之情。

永远忠于您的朋友

尼科洛·帕格尼尼’”

《争鸣报》上出人意料地登出了一则启事：

“世界上没有比我写的反对帕格尼尼的文章更残酷、更不公正和更阴险的了。我感到无地自容。我完全错了，我由衷地同意那些颂扬帕格尼尼名字的社会舆论。

茹尔·雅南”

雅南的这个含糊不清的声明中没有一个字提到他不再诽谤帕格尼尼的真实原因。

巴黎一些庸俗报刊围绕着柏辽兹音乐会上发生的事情大做文章。关于两万法郎的童话更成为对帕格尼尼进行冷嘲热讽的材料。风言风语说，帕格尼尼给柏辽兹的不是自己的钱，而是贝尔伦小姐背着父亲——《争鸣报》发行人，请小提琴家转给柏辽兹的馈赠，对《争鸣报》编辑雅南先生的声明，也做了类似的解释。

李斯特在给奥尔特格的信中也谴责这一施舍举动。其他一些人更是赤裸裸地扬言，帕格尼尼给柏辽兹的钱是偷来的。

“赌博赢得的钱不会给柏辽兹带来什么好处，”在意大利林荫道出版的一家小报这样写道。

但是，柏辽兹沉浸在幸福之中。他能过三年轻松、自由、愉快的生活了。他正在完成《罗密欧与朱丽叶》。

柏辽兹在给姐姐的信里写道：

“我去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孤独地呆在一间大厅里。你知道，他的嗓子已经说不出话来。不通过他的儿子阿希利诺，人们便不知道帕格尼尼想说什么。他见到我时，眼中涌出了泪水，我真想痛哭一场。帕格尼尼哭了，这个吸血鬼和凌辱妇女的人拥抱着我哭了。‘不用说话，我不需要您的安慰！我比您更感到愉快！’他对我说。‘您使我感到了早已失去的真正的音乐艺术。’随后，他拭去眼泪，忽然笑着敲了一下桌子，嘴唇开始迅速蠕动，一双饱经忧患的眼睛深沉地望着我。阿希利诺将这几句无声的话翻译给我听：

‘我很幸福，’帕格尼尼说，‘我感到无比满足。现在这群反对您的畜

牲再也不敢污蔑您了。我是音乐权威，我要宣告，您是一位伟大的音乐家。’”

柏辽兹感动至极，说不出话来。作曲家在穷困潦倒的日子里所失去的一切可能性有了实现的希望，这使他同帕格尼尼谈话时欣喜若狂，不能自己。当他稍微平静了一些之后，探问了帕格尼尼的身体情况。他惊恐地看到，舞台上的帕格尼尼显得很健康，而现在，在他面前站着的帕格尼尼却疲惫不堪，极为衰弱。尽管帕格尼尼现在只应该关心自己的健康，却毫无私心地给予他如此高的奖赏。

当柏辽兹提到伟大的帕格尼尼何以达到如此登峰造极的魔幻般境界时，小提琴家摇摇头。阿希利诺转述爸爸的话说：

“我的秘密不在于机遇，而是在于长期幸劳的结果。要研究自己乐器的性能。首先要想到你对它的了解还远远不够。小提琴的性能比我们先辈所想象的要丰富得多。”

“人们称您为埃及女神伊西达的祭司。”柏辽兹说。

“不，”帕格尼尼回答。“我的神只是小提琴。”

柏辽兹犹疑良久，不知是否要将他同巴黎新闻界交往中获悉的一些情况告诉帕格尼尼。他想提醒帕格尼尼注意新的危险，他感到自己有责任这样做，但同时又觉得，在拜访这个慈善高尚的人的时候怎么能谈这种令人不快的事情。柏辽兹踌躇再三，最后忐忑不安地告辞了。他一走到街上就感到帕格尼尼在这里，在巴黎即将大祸临头。他想大声疾呼救救帕格尼尼。那些暗中进行的活动，一个指挥部通过各种不为人知的渠道变换花样策划着打击帕格尼尼的勾当，使柏辽兹感到毛骨悚然。不过，柏辽兹沉浸在满足、幸福、自由的欢乐中，为帕格尼尼的担心倏然而逝。他想到罗特希尔德银行的支票，想到闪闪发亮的金酒杯，想到为了不事张扬——音乐家都是忌妒的，要举行一个人数不多的精致的晚会……“说到底，我又能为这个怪人做些什么呢？”柏辽兹就这样自忖自语。

帕格尼尼的朋友和崇拜者们为他请来的拉列曼大夫确认了帕格尼尼的病情恶化。

“全巴黎都在关心您的健康情况。”他对帕格尼尼说。

“是的，”帕格尼尼心想，“我知道全巴黎是怎么一回事。案子又被第一高等法院搁置下来，我又受到威胁。”他忧郁严肃地看着医生，嘴唇蠕动，说了些同健康无关的话。

《争鸣报》和《音乐报》编辑部发出的帕格尼尼健康情况恶化的消息渐渐地传开了。

拉列曼大夫请来了巴黎四位名医会诊。对帕格尼尼进行仔细的诊视以后，医生们聚在另一个房间里商量。

发现迫害狂是一种严重疾病的年轻医生拉赛格认为，帕格尼尼患的正是这种病。德高望重的老精神病医生福维尔曾发表研究夸大妄想狂的论文，他坚持说，帕格尼尼得的是夸大妄想狂。只有让·克吕维列指出，帕格尼尼有神经极度劳损的症状，并且认为患者的坎坷经历是根源，他对帕格尼尼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了如指掌，使同行们很诧异。

“我已经来过一次，”克吕维列解释道，“那天有人想在我们的身上试验一下苏贝朗医生发明的那种药。”

“什么？怎么回事？”罗斯唐医生吃惊地问，一面用手扶了扶眼镜。

“就是这么回事。”克吕维列说，“一帮盗匪用哥罗芳使主人昏迷不醒，

从他家里偷走了一袋黄金。”

“不过，我想这对他并没有什么影响。”罗斯唐说，他想到巴黎流传的种种关于帕格尼尼非常有钱的说法。

拉赛格医生说：

“这个人的基本特性是竭力反对一切常规。我认为，这个名为帕格尼尼先生的自然之子拥有反对一切违背自己本性的现象的巨大力量。他是一个天生的音乐家。我自认为在音乐方面还略知一二，我有幸告诉诸位同行，帕格尼尼演奏音乐大师们的小提琴曲，几乎每一首都作了重新加工，极其鲜明地体现了他自己个人的特点，所以那些作曲家完全有理由对他感到不满。在我们这位病人身上，这种恣意对待他人作品和火山爆发般地倾泻自己的思想感情的做法，是同个人的膨胀分不开的，结果正象我们看到的那样，他的神经力量被他自身的火焰所燃烧。每次演出都是在燃烧，而且越来越炽烈。”

“我认为他已病入膏肓，”克吕维列医生突然插了一句。“他童年时饱受痛苦的折磨，再加上非人的过度劳累，种下了病根，现在爆发出来了，一发而不可收拾。帕格尼尼先生已经垮了。这是从喉部蔓延开的米里亚德结核病，它很快就会引起机体各部分组织的质变。帕格尼尼就象一把铅壶落入北极圈。这种坚韧的金属在北极的严寒作用下会化成齏粉。毫无办法。每一次音乐会将夺去他五年寿命。我想只要举行十次音乐会，第十一次音乐会上他就会扔下小提琴咽气。”

“他有继承人吗？”拉赛格冒失地问。

克吕维列没有作声。

“看来，”福维尔医生打破了沉默，“听说，他的事情很糟糕。我耳闻他给司法部写了信，但是没有下文。拉菲特首相是对的，他说，银行家们将执政。在我国政府中掌权的金融贵族们不会喜欢其他营垒的人也去用帕格尼尼先生的办法发财。帕格尼尼先生雇了佩蒂维尔和卢梭这两个冒险家，想让他们出面在巴黎进行投机活动。事情败露后，帕格尼尼受到控告。如果他仅仅是当众侮辱了什么人，恐怕还能得到原谅，而要想在巴黎发财，况且采用这种办法，那是得不到宽容的。”

“原来如此！”克吕维列应声道，“对他是怎样判决的呢？”

“不过，我们离题了。”福维尔提醒说。

克吕维列不再继续问下去，因为他了解的情况要比同行们多得多。罗斯唐医生从钱夹中抽出一张叠成四折的漂亮信笺，看了一眼，又叠好放回去。

“那么，我们只好判处患者死刑了。我将使拉菲特先生感到难过，他写信要我尽力帮助帕格尼尼。”

医生们相互对视。

“拉菲特先生的信是写给谁的？”克吕维列问。

尽管问得唐突，罗斯唐还是回答说：

“是的，你问得对，信是寄给医学院的，而不是寄给我个人的。”

克吕维列低下头。

“现在除了请我们来会诊的拉列曼似外，大家都已经发表了意见。”福维尔医生说。一直伺立在窗旁沉默不语的拉列曼说：

“我去向医学院汇报这次会诊的情况，罗斯唐医生就不用去了。巴黎医学院要对小提琴家的生命负责。”“那当然，那当然！”医生们异口同声地说，面带尴尬的微笑。

“从今天起应绝对禁止一切演出。”克吕维列说。“但是，亲爱的同行们！”拉列曼大夫叹道，“在法国首都怎么能容许……”拉列曼停下来，不知怎么说是好。“医学不干涉私事，”福维尔生气地说，“患者的疾病是自己造成的，而巴黎的司法部门又给患者制造了未必对他有利的环境，我们这些巴黎医生又有什么办法呢！”拉列曼医生示意魏丝豪普特小姐取来几个装着支票的信封。医生们唧唧喳喳地走了出去。只剩下了拉列曼一个人，他坐到帕格尼尼卧榻前，下决心说服帕格尼尼听从医学院的劝告，放下小提琴。

“亲爱的朋友，尊敬的大师，”拉列曼说，“自从您答应我同音乐分手之日起，您的小提琴一直放在您的朋友阿里亚尼那里。把小提琴还存放在那里，您同我一起到南方去吧！我向您保证，不出半年，您一定会完全恢复健康。您愿意到什么地方去住一阵子？”

“我要问问自己的主人。”帕格尼尼在记事板上写道。

帕格尼尼的主人被召唤来了。他玩得很起劲，快活地笑着跑了进来。他举着一束从魏丝豪普特小姐手中夺来的信。他听到拉列曼医生要他们到法国南部，到海边去的建议，高兴得在房里跳来跳去，把信扔了一地。

小阿希利诺在父亲面前镶木地板上跳来跳去的时候，有四个衣冠楚楚的人正等在下面大门口。门外还有四辆马车，马车夫靠着街灯柱子海阔天空地神聊，什么阿尔及利亚战争、阿拉伯人暴动，还有什么马车夫的侄女芳珊塔巧妙地在里沃利大街上勾引了一个当理发师的小伙子。

头戴各色大礼帽，身着考究常礼服的医生们走下台阶了，车夫们各向自己的马车跑去。

那几个衣冠楚楚的人向医生们走去，他们是雨果、拉马丁、缪塞和乔治·桑。他们惶惶不安地想找他们中间一个比较好说话的人。

“您是哪一位？”当缪塞走近克吕维列时，克吕维列正想要问。随即，他客气地张嘴满脸堆笑，向乔治·桑伸出了手，又向缪塞弯了弯腰。

“他最多只能活一两个月，”克吕维列说。

乔治·桑击了一下掌。这时从拐角处走出一个中等身材，头发很长，双眼炯炯有神的人：这是李斯特，他差一点误了约定的时间。

……帕叶已在弥留之际。他在昏迷中不断呼唤帕格尼尼的名字。在他略微清醒些时，第一件事就是翻阅卧榻旁边那一张大桌子上的文件，找出其中的一份装进一个灰色的大信封里，然后摇了下桌上的铃。丽卡尔迪夫人进来了，她又为丈夫不让把桌子搬离卧榻而责备了他几句，拿起信封走了出去。帕叶预感到自己即将离开人世，等不及帕格尼尼回信就将帕格尼尼初到巴黎高兴时写的那封信寄给巴黎音乐学院了。当天傍晚，斐迪南·帕叶与世长辞。在音乐学院，关于帕格尼尼先生在巴黎逗留期间的情况，保留了帕格尼尼本人的声明，他的开头很平常：“尊敬的先生们，法国各界对我的接待表明，我不会使人们在我来巴黎前所抱的希望落空。

如果对自己的成功还有什么疑问的话，那么巴黎街上张贴的那些象我或不象我的肖像也足以把它打消了。不过问题是，肖像画家们的功夫并没有局限于把肖像画画好。今天，我路过意大利林荫道，看见一张多年前见到过的把我画成在监狱里的石印画。‘非常明显，’我这样想，‘有人以为可以利用这个已经加在我头上十五年的罪名来发财’。看来，关于我的监禁，有很多故事可以用作各种绘画的材料。譬如，说什么我撞见我的情妇同另一个男子在一起，我从背后将他打死，而当时他正无力还手。还有人散布说，我后

来就将疯狂的嫉妒发泄在情妇身上。只是在一点上说法不一：我是用什么办法将这个漂亮女人送归西天的。有的说我用三棱刀将她捅死，有的说我是用的毒药。至于我，我想，既然有人恬不知耻地编造和传播关于我的各种谣言，那么，一些画画的人借题发挥，任意出我的洋相，也就毫不足怪了。

这里不妨举十五年前在帕多瓦发生的一件事为例。我在那里举行了几场音乐会。我感到，音乐会是成功的。在一场音乐会的次日早餐时，我象往常一样悄悄坐在不引人注目的地方，我亲耳听到邻座在谈论这次音乐会。一个人很赞赏，另一个人也不惜溢美之词。‘我认为帕格尼尼的艺术没有什么稀奇，’突然第三个人插言道，‘我想，他蹲了八年监狱，在这期间没有没收他的小提琴，那么，他从早到晚又能干些什么呢？至于他坐牢，那是因为他以最卑鄙的方式杀了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是他的情敌。全城居民都对帕格尼尼这一可耻行径义愤填膺。’

谁也没有料到我会介入这场谈话。我只是对那个自称最了解内情和讲述我的罪行的人说话。然而所有在座的人都一下子朝我看来。当时的效果和人们的震惊可想而知。餐厅里所有的人都把我当成了一个罪孽深重的罪犯和流氓。那个讲故事的人局促不安。原来，他所说的被打死的人根本不是他的朋友，是他从第三者、第四者，甚至第五者口里听到的。他满脸通红，可怜巴巴地说，他听到的可能是误传。

尊敬的先生们！您可以看见，一个演员的名誉受到了何等残酷的践踏。懒惰成性的人们不可能理解，一个胸怀远大目标的人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可以在各种条件下刻苦努力，他可以在夜间长时间紧张地埋头苦干，甚至谈话时，闭目养神和在街头漫步时，他也在下功夫。所以社会上的这些懒汉和寄生虫，只有把他们关进单人牢房，他们才能理解一个身居闹市仍能静心创作的人独自苦思冥想时的创作孤独。

在维也纳，我亲眼目睹了另一件怪事。尊敬的先生们，这是怎么回事呢？是我的演奏激情使人眼花缭乱，还是他们别有用心呢？在维也纳我演奏了题为《女魔法师》的几首小提琴变奏曲，它们产生了空前的反响。然而，我看到一个留着大胡子，长着一个鹰钩鼻的年轻人，他面色苍白，目光迷惘，露出一一种不自然的兴奋表情。他看着我，大声对邻座说，他对我的演奏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因为他清清楚楚地看到我背后站着一个小魔鬼，他操纵着我两手的动作和琴弓的强度。

‘您看，’年轻人说，‘这个小魔鬼酷似帕格尼尼本人。魔鬼和帕格尼尼的脸一模一样，这是一张脸分成了两张脸。他们完全一样，只是一个穿着黑衣服，另一个穿的是红衣服。您朝帕格尼尼背后看去，就会看到一个穿红衣服的东西，长着角和山羊胡子，下唇突出，面带笑容，并发出嘿嘿的笑声。他那条红尾巴还拍打着帕格尼尼先生的皮鞋。’

尊敬的先生们！听了这些话以后我自己都疑惑起来了。从此很多人都将我技艺的秘密说成是我籍借一股阴险毒辣冒渎神灵的魔鬼力量。尊敬的先生们！这些血口喷人的谣言使我十分恼火，深受折磨。我曾竭力证明这些说法的荒唐可笑。我的身世是简单的，悲惨的。尊敬的先生们！我自十四岁起就不断地公开演出。在卢卡我担任了十五年的宫廷乐师和指挥。此外，据说我还因为杀死情妇和情敌坐过八年牢，请您们说一说，按照简单的数学算法，我犯罪、杀人、服刑、在船上服劳役那一年正是我刚满七岁的时候。我一个七岁孩子就有情妇和情敌了。

在著名的艺术之都维也纳，我曾迫不得已求祖国的公使为我证明。他给了我一份证明书，他以光荣的意大利公使身份证明，他认识我已二十年，我是一个品行端正的人。而我自己则随时都可以证明，加给我的一切罪名纯属彻头彻尾的诽谤。”

第三十二章 北风呼啸

法国南方城市的风呼啸着掠过田野、闯入小城镇的街巷，树枝被狂风折断，树叶缩瑟成团，广场上的路灯被刮倒。它使高树低头，巨石摇滚。在山谷中，在弯弯曲曲的小巷以至阁楼的天窗里，这风突然发出沉闷浑厚的管风琴声。这是从西北刮来的风，南方人称之为“普罗旺斯的神风”，神风过后必有晴天。参天大树象芦苇般被它吹倒，卵石和小石块被它卷起在空中旋转。如果有人在路上遇到这种象古代老僧一般横冲直撞的活石柱，就会遭殃。这种不知从何而来的人形小旋风能够把行人卷入路边的深沟。一听到这种怪风的声音，羊群就会紧缩成一团飞跑。

帕格尼尼不听拉列曼大夫的劝阻，乘第三辆马车出发了，拉列曼大夫是想使他少受尘土之苦，他却一定要让阿希利诺的马车走在中间，他好随时看见这辆马车。

拉列曼给年长的同行们写道：

“帕格尼尼已形销骨立，他的嗓音已完全丧失，再也不可能恢复，只有他那炽热的眼睛和我们见惯的笨拙手势使我们能够了解他的意思。他不顾我的劝阻，接受了在马赛演出贝多芬四重奏的请求，他还向阿里亚尼订购了格瓦尔奈利和斯特拉狄瓦利的小提琴。他的这个代理人现在同他一起下了马车。原因是马提尼克岛有许多人死于突然灾祸。帕格尼尼不顾我的劝阻，同意在马赛义演。”

1839年5月12日，“四季社”在巴黎引起整个法国的注意。在布尔·拉贝大街上一队暴动者抢占了武器商店，暴动首领们号召巴黎人拿起武器。暴动者在高等法院门前被击退，他们在格雷奈特大街筑起了街垒，傍晚时分枪声才停止。巴尔贝斯、布朗基、贝尔纳和金博遭逮捕，开始审理“四季社”的案子。而在南方一个新的烧炭党组织“青年意大利同盟”又在跃跃欲试。

当高等法院根本顾不上帕格尼尼的时候，竟又发生一件指控小提琴家的诉讼。正在重审的案件突然又节外生枝。在帕格尼尼缺席的情况下，开始对他过去的一切罪行进行补充调查，初级法院的判决被批准了。

拉列曼大夫不知是否该将此事告诉帕格尼尼，他怕突然的打击会导致他猝然身亡。判决的内容是，除了交付各种一次性罚款以及没收帕格尼尼的财产以偿还组建“卡吉诺”的各种费用以外，帕格尼尼还必须进行演奏，即举行无报酬音乐会，以赔偿由他投机活动造成的一切意外损失。皇家法院勒令“尼科洛·帕格尼尼先生在巴黎‘卡吉诺’进行演奏，每周至少两次，最好每天举行。”如有缺演，则“按规定每周两次计，每缺演一次罚款六千法郎。”

拉列曼看到这个判决，不禁毛骨悚然。他抓起铅笔计算起来。他以为自己是不是看错了。他又读了一遍骇人听闻的判决书，不，数字没有错。如果有一行写错了，下一行就会纠正，而判决书中处处写的都是每缺演一场罚款六千法郎。

拉列曼在一张纸上计算，一年有365天，共要演120场音乐会。如果一年不演，就会剥夺帕格尼尼先生一半财产。根据拉列曼大夫掌握的情况，只要一年时间，阿希利诺·帕格尼尼就会变成乞丐，而两年不举行音乐会就会使帕格尼尼本人破产。“听说他有三百万法郎的财产，”拉列曼大夫思忖，“这项判决将使父亲每生存一无就使儿子向破产跨进一步。因为，如果帕格尼尼今天或明天死去，对他的要求也就失效了。每一场音乐会对父亲来说都

是一剂毒药，而每缺演一场音乐会对儿子来说都是破产。父亲一死，财产就不受侵犯。这真是一条毒计。这些人十分清楚帕格尼尼目前的身体情况，只要几场音乐会就会送了他的命。”

政府有很多麻烦事。布尔·拉贝大街上发生的事表明，法国坐在火山上。政府中有谁现在能来过问这种小事，使住在尼斯的塞尔让先生家的世界著名小提琴家免遭暗算？

帕格尼尼的房东塞尔让先生不大乐意提起自己的往事。他当过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在法国的自由之星跌落在第一执政脚下的那些日子，他曾自愿离开法国。他是罗伯斯庇尔和马拉的伙伴，当夏洛特·罗伯斯庇尔同瘦削的波拿巴中尉在海边鬼混那几年，他正在尼斯。那时谁会想到，这个中尉竟会上法国皇帝！现在塞尔让老头儿身着深绿色常礼服和洁白的荷兰衬衫，在海边安度晚年，将房间租给了帕格尼尼。

每当晚间拉列曼医生同老头儿坐在花园长凳上的时候，塞尔让就向医生叙述郊外海对岸大理石十字架的故事。罗马教皇保罗三世成了波拿巴的俘虏后，曾在去萨沃纳的路上在尼斯逗留了几天。当时尼斯刚根据波拿巴的命令归属法国。瓦尔河就在这个地方成为意法的交界线，河上有一架小桥将两地连结。罗马教皇就在这里看到了对岸跪着一个妇人。他独自走下马车，朝这个妇人走去。就在这大理石十字架旁，罗马教皇见到了波拿巴专制的另一个牺牲者——爱特露丽王后，他们的邂逅扣人心弦。王后也是这一年被逐到尼斯来的。

“1814年2月9日”，塞尔让回忆道，“北方炮声隆隆。波拿巴被推翻，另一个俘虏教皇庇护七世也获得了自由，回到罗马。”

塞尔让对当地居民卑躬屈膝地竖立的这座大理石十字架十分憎恶。

“这里的居民很迷信。”他对拉列曼大夫说，“不过，我多年前就已经发誓永远不谈论政治。”

报上登载了“卡吉诺”一案已恢复审理和整个案件交皇家法院办理的消息，医生一连好几天为此惶惶不安，而帕格尼尼的身体却略见好转。

帕格尼尼翕动嘴唇，含混嘶哑的声音中出现了清晰可辨的音调，拉列曼虽然确信这只是回光返照，但仍然对这个普通人，这个勤勉的热那亚人的非凡毅力感到吃惊。这个形容枯槁，青筋嶙嶙的人在欧洲跋涉的路程远远超过了拿破仑那些将军们的征程。这些日子帕格尼尼自己也常喜欢说：“可以测量一下从一个舞台到另一个舞台，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的距离，直到最后一棵棕榈树。”他在马车、旅馆、音乐厅、路边酒馆和豪华饭店度过了一生，他饥一顿饱一顿，处处随遇而安。

帕格尼尼利用能说些话的机会，向拉列曼大夫谈了自己对音乐的见解，自己的计划——身体康复后为意大利建造一座规模宏大的音乐学院。他极其兴奋地谈到近代艺术的原则，眼睛里闪烁着睿智大度、聪慧明亮的光芒，以致使拉列曼对他的身体能最终战胜疾病又有了信心。

拉列曼记录了帕格尼尼关于音乐节奏的见解：“帕格尼尼先生认为节奏是一个过程的内在规律。他说，时间是物质运动的形式，一个过程的内在规律在时间上表现为不断通过声音实现节奏。音乐是无形的节奏，是最细腻的物质运动形式，音乐最适于表现过程的内在规律。”

“我是走了很多弯路才得出这个结论的。”帕格尼尼说，“我到处都看到了它的痕迹。有一种克服空间的方法就是在时间上加快运动。我为了到处

播下新音乐的种子，就是这样做的。真，善，美，能够在他人的情感中获得反映的一个人的内心格调，整个人类相互关系的世界，就是一条有节奏的长链。有善与恶，有真、美、节奏、匀称以及不谐调，也就是无节奏。历史的节奏发生混乱，就会造成人类社会的风暴、骚乱和不和谐，如同音叉摆得不对，把石松子粉洒在唱片上，你到处都可以发现节奏。你看大自然是如何有节奏地安排四季更替。”

这几句话帕格尼尼说得声音比较大，但他突然停住了。房门吱扭一声开了一条缝，就又没有声音了。塞尔让先生站起来到隔壁一间屋子看了看，那里没有人。

“没有人，”他回来说，又坐到敞开的窗前扶手椅上。厚丝绒窗帘从两边斜卷着，阳光明媚的南方景色从窗口射入眼帘，五彩缤纷，鸟语花香，海风宜人，涛声频传。树枝在轻风中摇曳，丝绒窗帘也在微微抖动。

病人住的几间房同一些古老大厅紧挨在一起。四周一片寂静。小提琴放在天鹅绒扶手椅上。帕格尼尼疲倦地仰起头。

“这样说来您认为，宇宙的绝对原则并不是善和上帝的仁慈啦？那么，教会处在什么地位呢？”

帕格尼尼摇了摇头：他好象没有听懂。

一个黄发碧眼的男孩在小提琴家窗下花园里玩掷环游戏。金黄色的套环飞进窗口打在丝绒窗帘上弹跳了一下，落在帕格尼尼盖腿的毛毯上。响起了叩门声。魏丝豪普特小姐站在门口，脸色惊慌，紧张地看着帕格尼尼。

“怎么啦，小姐，进来吧，别害怕！”帕格尼尼说。

老妇人默不作声。拉列曼医生不安地站起来走到她跟前。随后平静地转过身来对帕格尼尼说：

“尼斯市大主教安东尼奥·加利瓦尼阁下派副主教来访。这位神甫说是您请他来的。神圣的教会深为您的健康担心，愿意帮助您，为您做忏悔、赎罪和圣餐仪式。”

塞尔让站起身来。帕格尼尼摇摇头。

“做做样子也好，”医生走到卧榻前，小声说。

“做样子更没有必要，”帕格尼尼嘶哑地说。他眼睛里闪耀着愤怒的火花，将头仰倒在枕头上。

拉列曼不知所措。他猛然想到，帕格尼尼先生太大意了，他刚才清清楚楚而且大声地说过什么四季更替的节奏。现在整个巴黎人心惶惶，到处都在搜查秘密团体“四季社”的成员。他还蒙在鼓里，若无其事！医生越寻思越紧张。拉列曼医生除了巴黎医学院以外，同什么组织都没有关系。他诚心诚意地想帮助病人，他不了解围绕帕格尼尼展开的那些可怕阴谋，这也说明了那帮人的狡狴，他们把一个人置于死地，并且坚信他再也爬不起来。他们安排这个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一点也不了解内情的人来作帕格尼尼死亡的见证人。拉列曼医生为帕格尼尼的固执深感不安。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医生，内心深处是一个完全彻底的无神论者，然而，他深知罗马教会在法国南部的无边威力。

沿海渔村的渔民们，尼斯城那些卖羊奶、鲜花、葡萄酒和葡萄的小市民们都熟悉警察局长先生，更熟悉住在他们街上的警察局代理人。他们都熟悉加利瓦尼大主教阁下，也更熟悉当地教堂的神甫。但是他们对从前拉过小提琴的这个肺病病人一无所知，也根本不想知道。他们有理由还不了解一个刚

被送到里维耶拉这块宝地来的肺病病人。然而，如果神甫和警察告诉他们这个丑陋的无赖是教会的敌人，他们就会争先恐后地拣起一切拣得起来的东西，掷向住着这个行将就木的帕格尼尼的房子的玻璃。

“怎么回他话呢？”医生激动不安地问。

帕格尼尼睁开眼睛。他看到一张老人的惊恐的脸，想起神甫还在下面等回音，于是大声说道：

“如果您不知道说什么好，那就告诉他，为时尚早，我还不死呢。”

“给他点什么吧，”塞尔让小声对医生说。

医生疑惑地看了塞尔让一眼，没有听懂他的意思。

“对，对，”他猛然醒悟，赶紧去找放钱的匣子。

匣子找不见了，医生去问魏丝豪普特小姐。老妇人打开自己的房门说：

“我拿走了。新来的女仆老注意这个匣子。”小姐一面说，一面熟练地点出了给神甫的钱。她把钱递给医生说：“先生对自己的钱从来心中无数。他总忘不了领儿子下马车，拿小提琴，就是总想不起钱匣子。在布拉格，有一次我们出了城，忽然发现身上没有钱，原来先生将钱匣子忘在马车上了。马车已回到布拉格马车库，我们不得不返回去寻找。”

拉列曼回来了，神甫非常谦逊，这使他很高兴。这个神甫没有什么恶意，样子很憨厚。

过了三天，这次来了两个神甫，等在前厅里。帕格尼尼病情严重，从嗓子、鼻子，甚至耳朵都往外渗血。蜡黄的双手紧紧抓住被子，有时昏迷不醒。医生没有告诉病人这两个神甫如何纠缠不休。他们很粗鲁。其中一人大声擤鼻涕，往地毯上吐痰。小阿希利诺很害怕，他眼圈发青，语无伦次地诉说道，花园里有人大声吓唬他说父亲快死了。

“他们为什么诅咒父亲？”阿希利诺问医生。

下午三点钟，帕格尼尼的情况进一步恶化，一直神志不清。轻微的呻吟变成间隔很久的大喘气。帕格尼尼稍一恢复知觉，就伸手去够小提琴，结果将放水壶的桌子弄翻了，自己也从床上跌了下来。没有人来照看他，因为当时警察局长助理正用木锤敲着大门。警察交给拉列曼医生一份通知，由于帕格尼尼没有出庭接受皇家法院的传讯，他必须偿付五万法郎。同时还有地方当局的命令，要求帕格尼尼立即向警察局报到，然后去巴黎服刑十年。判决经皇家法院于1840年1月4日决议批准。

“可是他在生病，病得非常厉害！”拉列曼医生喊道，惊奇而愤怒地看着警察。

警察耸耸肩走了。医生把通知揉成纸团，向帕格尼尼房间走去。那是1840年5月27日下午4时。

他发现帕格尼尼已经停止呼吸，法国皇家法院的通知来迟了。

然而，比扬基夫人没有来晚，当晚她就到了尼斯。这位寡妇痛哭流涕，搂住自己可爱的小阿希利诺，眼泪都滴在他的头上！她恳求警察局长助理允许她打开遗嘱看一下。

两个宪兵和四名警官把守着房子的各个出口，警察局长助理在所有的材料、书信、乐谱、文件和各种匣子杂物上面打了结实的火漆印。他恨不得将放孩子衣物的篮子也打上火漆印。

帕格尼尼房子周围聚集了一大堆看热闹的人。“死了一个不会说话的怪物，”一个花匠说。“一个该死的恶魔，他不肯让神甫为他举行忏悔仪式，

死得象一条丧家犬。他的尸体玷污了我们的城市。”

安托妮娅·比扬基夫人再三请求神甫为自己逝世的亲爱丈夫举行安息仪式，但是，没有一个神甫愿意来。人们脸上都是疑惑不解的神色。比扬基夫人心神紧张不宁。

次日凌晨来了一些陌生人。巴黎《音乐报》刊登了1840年5月27日发出的快讯：

“著名小提琴家帕格尼尼在尼斯逝世。他留下遗言将自己伟大的名字和巨额财产传给自己的独子，一个14岁的美少年。帕格尼尼的遗体已作防腐处理，现正送往小提琴家的故乡热那亚。但愿这个消息也象过去几次关于帕格尼尼去世的消息一样，只是讹传。”

《音乐报》这次报道并不是讹传。情况属实，只有关于遗体运往热那亚安葬这一点不确实。

第三十三章 难以安息

“我把必需的物品都带来了。”医生离开了两天以后回来说。

帕格尼尼枯瘦的遗体躺在硬木床上。床边有一张铺着漆布的桌子。桌上放着几个罐子、量杯和一个粗重的玻璃注射器。医生麻利地操作起来，很快就做完了。他有条不紊地往帕格尼尼遗体的肌肉、皮下、动脉、静脉里注射了汉纳尔医生的制剂。这就是氯化锌溶液，两小时以后肌肉自然地鼓了起来，皮肤绷紧，皱纹也减少了。拉列曼没有动死者的脸。头部最大的针孔被后脑勺的肌肉和头发盖住了。帕格尼尼的面容很安详。他的遗体不会腐烂，它会越来越枯干，但会完好地保存下来。

比扬基夫人从旅馆里来了两次。她日益忧郁。不知什么人把阿希利诺吓坏了，他抽起风来，又跺脚，又用头叩地，嘴上都是白沫，两个小时以后才昏昏沉沉地睡着。

夫人订购了一个金属棺材，但其它事却处处碰壁。可怕的沉寂表明，有人正在暗中进行什么活动，拉列曼医生的预防措施更见十分必要。

幽暗的大厅两头两支蜡烛在燃烧。三天以后，夫人才得到通知，当地神甫断然拒绝前来为帕格尼尼做宽恕祈祷。一双强有力的手紧紧抓住帕格尼尼不放，不让他的遗体安葬，夫人苦苦哀求了两天没有结果，只好向尼斯市大主教阁下提出申诉。第三天，她被召到当地修道院的会见室，隔着栅栏远远看到一个板着脸的年轻人，他措词激烈地告诉她，帕格尼尼生前是一个浪荡子，至死不信上帝，他不单蔑视神圣全能教会的恩泽，而且还粗暴地拒绝了对他宽大为怀的建议，不肯同教会和解，使神圣的教会蒙受侮辱。这个隔着栅栏象诅咒一般说出来的文绉绉的长句，以中世纪应答祈祷响亮激昂的音调顿时使比扬基夫人明白了事态的严重。

她觉得自己在这个人生前就离开了他是做得太对了。不过，还有遗嘱呢？！

遗嘱终于打开了。遗嘱早在 1837 年 4 月 27 日就写好了。哈里斯在离开之前，为保护自己朋友和尊敬的大师的财产竭尽了全力。几百万法郎都买了英国和两个西西里王国的股票和公债，足以供养帕格尼尼爱子和继承人阿希利诺许多年的生活。遗嘱还将一笔可观的款项赠给卢卡市的某夫人作为专用，用途另有遗嘱，只限她一个人知道。这位夫人将出示信物、徽记和公债券，但不必暴露身份。遗嘱对此都有详细说明、图案和记载。

“孩子的母亲，”遗嘱继续写道，“请你们务必以我的名义终身给予年金一千二百法郎。请热那亚人劳伦佐·帕伦托侯爵、詹巴蒂斯塔·乔丹尼先生、拉扎罗·列比佐先生和皮埃特罗·陶里亚尼先生作我遗嘱的见证人和保护人。”

“这个帕格尼尼真是个怪人，”《音乐报》评论道，“他一生荒诞无稽，至死也怪诞至极。还有什么比这份遗嘱更可笑的呢。真可谓疯子的遗嘱，怪人的遗嘱。”

的确，读者也会问，供养一个给丈夫带来莫大危害的女人岂非怪事？帕格尼尼先生为什么将自己八把价值连城的小提琴不仅遗赠给自己的朋友，而且还遗赠给自己的敌人？请看这些出自阿马蒂、格瓦尔奈利和斯特拉狄瓦利之手的稀世珍品落到了谁的手里？得到这些小提琴的八位小提琴家是：贝里奥、恩斯特、利平斯基、麦泽德尔、莫利克、奥列·布尔、维也坦，最后还

有施波尔。是的，施波尔也是胸怀宽广的帕格尼尼的一个遗产继承人。

“我现在只有一个希望，”帕格尼尼曾写信给帕叶说，“希望在我生前因为我在小提琴方面获得的成就而残酷对待我的那些人，在我死后能让我安静，在我躺在故乡的土地上时能不诋毁我的名声。”

帕格尼尼先生估计错了。他躺下了，可是还在遭受打击。医生刚刚脱下白大褂，遗体注满氯化锌以后穿上衣服，放进了锌制的灵柩。在世界上经过激烈角斗之后，这位小提琴勇士躺进了棺材。大家都屏息凝神等待着，以为门一打开，会有一个黑衣勇士走进来，他将除下脸甲大声说：

“是的，是我同这个人角逐了一辈子。”

门打开了，但出现在门口的不是取下脸甲的残忍傲慢的黑衣勇士，而是一个手持一张揉皱的纸片的矮小肮脏的僧人。他后面跟着两个不速之客。他们是帕格尼尼的姐夫。一个姐姐帕格尼尼生前曾有回忆，而另一个姐姐帕格尼尼却只是听说过。然而，帕格尼尼在立遗嘱时回忆良久，将她们俩都提到了。还来了一个叫安德雷亚·帕格尼尼的人，他自称是帕格尼尼的嫡系亲属，虽然故去的小提琴家从未提到过他。这个天主教市井小民之家的成员们都赶来瓜分小提琴家的遗产。

目光故作温和的僧人活象一头穿了衣衫的野兽。他逡巡着房间四周，眼睛来回转，看样子想找什么，两手放在腹部，一根手指快速地在另一根手指周围转动。他环顾了一番之后问道，谁是这座房子的主人。他不见应声，于是带着一种神秘和威胁的神情走到房门口。他打开一扇门，稍稍掀开一点门帘和帷幔，看到阿希利诺·帕格尼尼，就用手指招呼他进来。男孩进了屋子，顺手拉开了门帘，他睁大眼睛盯着僧人，左手还拉着门帘。僧人犹豫了一下，离开房间，奔向大门出去了。不一会儿，传来他对人群声嘶力竭的叫喊声。塞尔让先生脸色苍白，嘴唇哆嗦地走进房间。他走近阿希利诺·帕格尼尼，小声说了一句简短的话。阿希利诺面颊通红，向塞尔让先生房子的里屋走去。

这时，帕格尼尼生前居住过的这所房屋大门外的景象简直令人吃惊。邈邈矮小的僧人站在最高一层台阶上向聚在台阶下的人群喊叫着，说什么门里躺着一个冒渎上帝的怪人，他拒绝了神圣教会的庇护和帮助；他有魔法，是一个巫师；他生前吃童男童女的脑子，还用受尽他的折磨、被他杀死的妻子的肠子做小提琴弦。僧人竭尽诬陷诽谤之能事，主要的意思是，这个人竟敢拒绝神圣教会的帮助，他不仅因此玷污了自己的遗体，而且玷污了他住过的房子，他死去的地方，他住过的城市和即将埋葬他尸体的墓地。他说话不长，却声色俱厉，人群越聚越多，人们的情绪被煽动起来，激昂至极。

房子被包围了。理发师、店员、僧侣、妓女、卖油橄榄和羊奶的商贩，种葡萄的农民，所有虔诚的天主教徒都愤慨异常，他们组成了一个锁链，紧紧包围了这幢该诅咒的房子，一个魔鬼躺在里面的锌制棺村里。他们要求焚尸扬灰。他们捡起路边的破砖乱瓦，手持矛、铲等利器向伟大小提琴家最后一个住处聚拢，叫喊着要削平这所停着这具该诅咒的尸体的房子。

尊敬的塞尔让先生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石块已向窗户砸过来，附近一些养鸽子的孩子既沟气又胆大，都已经爬上了他家的屋顶。窗框、玻璃被砸坏打碎，房子被包围，而房子里却是一摊全然无辜的骸骨和注满氯化锌的筋肉，这是惨遭法国金融巨头和罗马教会迫害而死的，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小提琴家尼科洛·帕格尼尼。

“这个怪物在哪里？”有人喊道，“把他拖出来示众！”

“我们马上就把他拖出来示众：”从大街另一头传来另一群人的喊叫。

就在这一刹那，一个神奇场面阻止了人群。一个身着粉红色衣衫的年轻美貌的夫人出现在众人面前。她站在房前最高一级台阶上，手持一大株棕榈枝。

“请安静，”这位夫人说，她抬高嗓子继续道：“你们的激愤是多余的：死去的是我的丈夫，伟大的小提琴家帕格尼尼，他躺在房里，你们看，我不是好好的吗？他并没有用妻子的肠子做琴弦。我是故世小提琴家的妻子。由于医生们的疏忽，他未能接受圣餐仪式和重归教会，这不是我的过错。我请你们散开，让死者安息吧。”

人群渐渐退去。从屋顶上掉在人行道上的瓦片以及玻璃碎片足以说明发生的骚动。

塞尔让先生坐立不安。关于魔法、巫术的说法传遍整个海岸，有必要采取一些措施。

塞尔让先生不由得想起往事。他曾守护在被杀害的马拉的遗体旁，安慰西蒙娜·埃弗拉尔，她出生在巴黎郊区，曾陪伴人民之友——伟大的马拉经历种种艰难险阻，度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现在他也自认为有责任保护备受磨难的帕格尼尼的可怜遗孀。想当年，十七岁的年轻近卫军塞尔让公民决心为革命市区献出自己的全部热血，而一旦祸从天降，女贵族夏洛特·科尔德用尖刀刺进了人民之友的心脏，他也不惜流尽自己的最后一滴鲜血。

可是现在，这个身穿墨绿色常礼服的老头子在房间里跑来跑去，却不知如何是好。帕格尼尼灵柩两侧的蜡烛发出幽光。比扬基夫人不停地哭泣。可怜的小阿希利诺！……他真是出众的男孩！而小小的年纪却已经遭到如此巨大的创痛……体格健壮、面颊丰润的安托妮娅·比扬基夫人一点也不象西蒙娜·埃弗拉尔。

凌晨，大门前又聚集了人群。当塞尔让先生走出房子时，一个蛮横粗鲁的教会中学学生将一块鹅卵石击中了他的眼睛。塞尔让先生立即倒了下来，人群接二连三地向他投来鹅卵石，人越来越多，十分钟以后，被打得头破血流、骨折的塞尔让先生被送进了医院。

幸好第二天遗嘱执行人就抵达，开始同尼斯教会当局进行正式交涉。

晚上有三个陌生人到比扬基夫人下榻的旅馆访问，他们建议说，由于安葬帕格尼尼先生的事情很复杂，看来，夫人对故世丈夫生前的情况也不甚了解，所以还是立即将先生的遗体悄无声息地送到法兰西王国中部某个偏僻的小地方去安葬为好。等两三个星期风波过去以后，也就不会再提起这些伤心的事了。

其中一个皮肤白皙、身材削瘦的男人，面容和善，稳重开朗，很有魅力，比扬基夫人完全被他征服了。

“那好吧，”她说，“我同意。”

接着，她象一个有经验的女主人那样问道：

“这样的话，我应该感谢哪一位，而且怎么感谢呢？”

那个和蔼稳重的人接茬说：

“夫人，您知道，我将把您的丈夫葬在自己的土地上，我得遵照我们那些神甫的吩咐办事。没有办法，我同意了，我只是为了养家。”

“请等一下，”夫人说完就走出了房间。

阿希利诺正在旅馆的另一个房间里睡觉。在这几天里孩子似乎长大了很

多，他深深感到自己前途未卜。自从受惊吓大喊大闹一场以后，他变得十分忧郁安静，他已经充分领教了教会的威力，它有生杀予夺大权，一个人即使拼命反抗也是枉然。

母亲唤醒他，让他穿着小睡衣，光脚穿着鞋走过来了。“阿希利诺，”比扬基夫人说，“我们俩都是你发疯的父亲的牺牲品。”

阿希利诺垂头不语，他等着听这个女人还要说些什么。“那么，”夫人说，“你们看这个人，”她尖刻地指着自己的亲生儿子说，“钱都是这个人的。”

阿希利诺抬起眼，看了一下母亲在跟谁说话。比扬基夫人向阿希利诺解释道：

“他愿意将父亲悄悄地安葬在法国中部某一个地方。”小阿希利诺向这个人瞅了一眼。

“那就这么办吧。虽然父亲留下遗言要把他安葬在热那亚。他大概不知道，这是多么困难。”

比扬基夫人对儿子说：

“不过，要付酬劳。”

“要多少？”

铅笔很快在纸上写下一个数字。夫人读道：“两个半。”这是一个两字，然后是一个表示半的分数。

“我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她说。

“两个半法郎？”阿希利诺问，童稚之心暴露无遗。来访三人互相看了一下，脸上掠过一丝讪笑。那个在纸上写出这个数字的人沙哑地大笑起来。

“两千五百法郎？”帕格尼尼夫人期待地问。

还是没有回答。

三个人站起身来。

“夫人，还有您，年轻的先生，要付给两百五十万法郎，也就是您接受的全部遗产。不然，对您和您故世的父亲都将后患无穷……”

……遗嘱没有被认可。帕格尼尼先生的遗嘱执行人

——热那亚几个循规蹈矩的资产者又到处奔波，还有两个竭诚相助的人——塞卓尔侯爵、德梅斯特尔伯爵，他们自认为是法国南方正统主义党派的权威人士，也为之操心。塞卓尔和德梅斯特尔建议帕格尼尼指定的遗嘱执行人向尼斯民事法庭提出诉讼。他们认为，时至19世纪中叶，居然还诬陷帕格尼尼是魔法师、巫师和有妖术，这简直是中世纪野蛮的愚昧的余孽。然而，尼斯市法庭完全同意尼斯市大主教安东尼奥·加利瓦尼阁下的决定，甚至加重了处罚。全法国形成了一个封锁线。下达了各种密令、文件和通知，禁止在法国任何有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地方安葬帕格尼尼的遗体。

“不得以任何借口将帕格尼尼埋葬于任何城市、私人、国家、地主、农民、贵族和伯爵的墓地，以及任何森林、田野、葡萄园、果园、贵族庄园或商业城镇。如发生私自掩埋，凡是教会忠实之子均可将此魔鬼尸体掘出，焚尸扬灰，恕其无罪。”

警察局长和一个矮小的僧人宣布塞尔让先生的房子收归市管。在塞尔让先生住院期间，对所有房间进行了搜查，尼斯市警察局长先生狐假虎威，穷凶极恶地将帕格尼尼的棺材拖了出来，送进了市中心医院。可是，主任医生也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他仇恨拉列曼医生，对音乐一窍不通，而且十分自私，

他用圣水为农民治病，用蓖麻油为市民治病。他要求立即将棺材抬出医院，声称医院是使人恢复健康的地方，不是埋葬卑鄙死人的场所。

沿海边石路行走十分艰难。八个人和提灯走在前面的小阿希利诺护送灵柩踏上了征途。小阿希利诺疲惫不堪，双膝因受伤而颤抖。

帕格尼尼的遗体在风雨交加、雷电轰鸣和波涛滚滚声中从尼斯向东方移动。

天空一抹灰白色，晨雾蒙蒙。中午灼热太阳下空气发烫，呼吸困难。脚伕们走到山隘处已精疲力尽。小帕格尼尼眼望着不久前父亲还眺望过的大海。他在心中称为后母的比扬基夫人正在附近同一个漂亮的黑胡子送殡人谈话。这个小伙子戴着黑色大礼帽，衣服上饰有银带，直勾勾地看着比扬基夫人，手指着路边不远的山洞。晚上一行人就在山洞里过了夜。

弗兰克别墅，医院，医院里的太平间是专门停放溺水者、渔夫、被教皇宪兵或拦路抢劫的强盗打死的人尸体的。在这个太平间里，在杀人犯、盗匪和妓女的尸体中间停着一口锌制棺材。但是棺材在那里存放不能超过两天。阿希利诺独自一人到热那亚郊外的波利切维拉去了一次，请求准许将父亲遗体送往有名的热那亚公墓，那里的名人墓前都有精致的纪念碑、大理石雕像。波利切维拉并不知道帕格尼尼先生是何许人，可是他们被霍乱吓破了胆，生怕外来的人带来传染病。

孩子请求当局，也求遍了社会名流。他们或傲慢或故作宽厚地从头到脚打量来访的少年。

“帕格尼尼？我们没有听说过。”

最后，花了很多钱才在弗兰克别墅地窖里给帕格尼尼先生灵柩找到一席之地。地中海岸长途跋涉。沉重的、暗无天日的生活。

比扬基夫人觉得自己同小儿子很不投契，突然甩掉了那送殡人，同波利切维拉的一个公证人一起跑了。小阿希利诺成了孤身一人。一个象是理发师的高个子男人和他走在一起，他同父亲住在巴黎唐费尔街时，此人曾来找过父亲。他是安德雷亚·帕格尼尼先生。他拍着阿希利诺的肩膀说：

“忍耐些，我们会有好日子过的！”

从马赛到西班牙海岸，从马赛到热那亚，一路上不断打点。

一天夜里，在到西班牙海岸路上已经接近西班牙国境的地方，突然冒出来一个浓眉高个的肮脏男人。他认为这群奇怪的漂流者正象当年查理五世的母亲伊莎贝拉·卡斯蒂尔伴送亡夫的灵柩四处漂泊，一心等待着他的复活。

这时在北方一个国家的首都，一个忧郁寡欢的黑眼睛男子，天才的帕格尼尼事业的继承人李斯特叹道：

“帕格尼尼是不会复活的！”

但是，那个浓眉的怪人向孩子和他的同伴建议，他想用三万法郎换取先生的遗体。

“不出一年，”他说，“这位小提琴家就会在欧洲重现。我知道他，他一定会复活的。”

阿希利诺身体瘦弱，劳累已极，眼圈发紫，脸上显出许多黄斑，他听了这个怪人的话感到十分恐怖。

翌晨，又一个人走进帕格尼尼家族的送殡行列，他说：

“这是一个怪物，一个偷猎者。他简直就是犹太的流浪汉阿格斯菲尔再世。他养着一群活古董。您还好没有听他的，不然，这场交易非但不能使您

的父亲复活，反而会复活那些谣言，什么已故的帕格尼尼是个巫师啦，他毒害了欧洲和我国的清新空气，使葡萄都不能生长啦，等等。”

最后，终于看见了海岸，波涛汹涌中屹立着一座岛屿。

水手们在岸上生起篝火，请他们歇歇脚，一起吃海产做的简单晚餐。阿希利诺和安德雷亚先生在篝火旁坐了下来。

入夜，一艘不知名的轮船船长吩咐将帕格尼尼的灵柩送到圣费雷奥尔岛上。如果有人到了地中海的这个地方，他一登上这孤零零的小岛，大概就能看到一个是特意开凿的山洞，里面悬吊着帕格尼尼的棺材。

当局得悉阿希利诺将父亲安葬在岛上的消息。不过小帕格尼尼随时都在提防。现在他已变成一个郁郁寡欢、半疯半痴的少年，这几年一直四处漂泊。

阿希利诺的青春年华完全耗用于阅读各类羊皮纸古书、羊皮纸装订的教皇道谕、训谕和宗法规古今各种版本。他在罗马竟日逐条逐点逐章逐节地进行研究，研究了各种注释、推论和论据，以证明自己有权安葬父亲遗体。

罗马教皇的大管事马尔克泽请他赴宴。美酒佳酿，美味佳肴，轻歌曼舞；迷人的女郎侍候在侧，千娇百媚，分文不取，扰乱了阿希利诺在特拉斯特维勒的平静。耳边有人轻轻地说道：阿希利诺是个傻瓜。其实只要付钱给罗马教会就是了。这样父亲就得安葬，儿子也能称心如意。

“真的吗？只要钱就行？”阿希利诺问。

没有回答。

又是小木船，帆船，在甲板上过夜。火把微弱的光亮，烟草，烈酒，鱼骨头和醉醺醺的水手的咒骂声。

博尔迪格拉、圣雷莫、莫里斯港，最后终于到了萨沃纳。

“你死后就象罗马教皇生前那样到处周游。”安德雷亚拍着阿希利诺的肩，用拳头打着伟大小提琴家的棺木说。

不过，现在阿希利诺·帕格尼尼先生已经捐到了侯爵的头衔。他是一位大人了。嘲讽他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他是全意大利研究宗法规的杰出专家之一。

1853年，“斯特卡塔”教堂为罪孽深重的罪人举行了宽恕祈祷，110万法郎通过罗马教廷宗教事务所的渠道源源不断流走了。再流下去，阿希利诺就赤贫如洗了。

阿希洛·帕格尼尼侯爵已是一个有点孤僻和高傲的成熟男子了。他请求罗马教皇澄清亡父身后遭遇的问题。令人奇怪的是，罗马教皇竟不顾过去的一切决议，责令两位大教堂神甫从罗马外出查明阿希洛侯爵的亡父，这个名声不好、默默无闻的小提琴家究竟有多大罪过。这样做是为了他的儿子，教会忠实的儿子，有声望的阿希洛·帕格尼尼，他是帕尔马“斯特卡塔”教堂的神甫和罗马教会的执事长。

“这只是走走形式。”罗马教会对阿希洛侯爵说。

不过，这个形式一走就是12年。在这期间阿希洛先生将亡父灵柩埋葬以后而又挖出来不下三四次。

这12年里，两位大教堂神甫访遍帕格尼尼先生举行过音乐会的各个城市，阿希洛先生脸上的皱纹越来越多了。

1876年来临。灵柩从波列弗里别墅的墓穴里挖出，偷偷运到了帕尔马，头一回放进公墓的石制墓穴。但是又过了17年，罗马教皇才准许安葬。

到了1896年，盖容别墅的主人第一次——但却是躺在锌制棺材中——进

入自己的庄园。

一个头发灰白、脸色泛黄，眼皮浮肿、眉毛下垂的瘦高老头手持蜡烛站在松柏中间，他就是圣乔治勋章获得者阿希洛·帕格尼尼侯爵。小小的墓地上竖立着八根圆柱，圆柱上架着一个轻巧的圆顶，山墙上题着“尼科洛·帕格尼尼”几个大字。

比扬基夫人早已被埋葬在法国北部。

阿希洛·帕格尼尼侯爵在等候神甫。旁边站着蹩脚的匈牙利小提琴手昂德里切克，他演奏着撕裂人心的纪念帕格尼尼的乐曲。后来小提琴手走了。阿希洛先生担心地顾盼着。蜡烛已燃一半，而神甫依然未来。难道又有了新的麻烦？

命运的主宰终于来了。神甫严肃笨拙，动作生硬，对自己能操纵一个人命运的权利深信不疑。安葬仪式按照圣罗马天主教会一切规定进行。

突然安德雷亚·帕格尼尼先生奔跑进来说：

“这个热那亚的无赖，不愿意给 20 万里拉，说这些勋章、奖章、佩针、别针、袖扣对他没有什么大用处。这些不要脸的，他们想要我们怎么样啊？”

“轻点，”阿希洛·帕格尼尼阻止他，“你干扰我父亲已经够多了。”

安葬完毕。盖容别墅大厅里聚集着客人。父亲已逝世 56 年。阿希洛·帕格尼尼侯爵终于以惊人顽强的毅力达到了目的——将父亲灵柩安葬入土，而且是在祖国的土地上。神甫就座后说，没有忏悔的罪人的灵魂现在得到了上帝的宽恕，他也会感到天使般的喜悦。

阿希洛侯爵心情激动，凄然泪下，悄悄地用手帕拭擦眼睛。他在结算剩余的一点钱时恐惧地想到，为了重归天主教会，人们要付出多大代价，父辈的罪孽给子孙带来多大的灾难。

